

陶渊明集卷之一 诗四言

停云并序

[说明]

这首诗共四章，约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（404）春，当时诗人四十岁，闲居于家乡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）。

“停云”，凝聚不散的云。本诗和下面的《时运》、《荣木》都是模仿《诗经》的形式，从首句中摘取二字为题，题目与诗的内容无关。这首诗的内容，就是序中所说“思亲友也”。诗中运用比兴的手法和复沓的章法，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烘托描写，和不能与好友饮酒畅谈的感慨，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。同时，诗中“八表同昏”、“平路伊阻”、“平陆成江”等诗句，则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。

《停云》，思亲友也。罇湛新醪⁽¹⁾，园列初荣⁽²⁾，愿言不从⁽³⁾，叹息弥襟⁽⁴⁾。

霏霏停云，濛濛时雨⁽⁵⁾。
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⁽⁶⁾。
静寄东轩，春醒独抚⁽⁷⁾。
良朋悠邈，搔首延伫⁽⁸⁾。
停云霏霏，时雨濛濛。
八表同昏，平陆成江⁽⁹⁾。
有酒有酒，闲饮东窗。
愿言怀人，舟车靡从⁽¹⁰⁾。
东园之树，枝条载荣⁽¹¹⁾。
竞用新好，以抬余情⁽¹²⁾。
人亦有言：日月于征⁽¹³⁾。
安得促席，说彼平生⁽¹⁴⁾。
翩翩飞鸟，息我庭柯⁽¹⁵⁾。
敛翮闲止，好声相和⁽¹⁶⁾。
岂无他人，念子实多⁽¹⁷⁾。
愿言不获，抱恨如何⁽¹⁸⁾！

[注释]

(1)罇(zūn)：同“樽”，酒杯。湛(zhàn)：沉，澄清。醪(láo)：汁滓混合的酒，即浊酒，今称甜酒或醒糟。

(2)列：排列。初荣：新开的鲜花。

(3)愿：思念。言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从：顺。不从：不顺心，不如意。

(4)弥(mí)：满。襟：指胸怀。

(5)霏霏(fēi)：云密集貌。濛濛(méng)：微雨绵绵的样子。时雨：季节雨。这里指春雨。

(6)八表：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。泛指天地之间。伊：语助词。阻：阻塞不通。

(7)寄：居处(chù)，托身。轩：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室。抚：持。

(8)悠邈：遥远。搔首：用手搔头，形容等待良朋的焦急情状。延伫(zhù)：长时间地站立等待。

(9)平陆：平地。

(10)靡（m 米）：无，不能。

(11)载：始。荣：茂盛。

(12)新好：新的美好景色，指春树。这两句说，东园的春树竞相以新的美好景色，来招引我的爱怜之情。

(13)于：语助词。征：行，这里指时光流逝。

(14)促席：彼此坐得很近。促：迫近。席：坐席。平生：平时，这里指平生的志趣、素志。

(15)翩翩：形容飞鸟轻快飞舞的样子。柯：树枝。

(16)翩（hé 核）：鸟的翅膀。敛翩：收敛翅膀。止：停留。相和：互相唱和。

(17)子：您，古代男子的尊称，这里指朋友。

(18)如何：意为无可奈何。

[译文]

《停云》这首诗，是为思念亲友而作。酒樽里盛满了澄清的新酒，家园内排列着初绽的鲜花，思念亲友而不得相会、叹息无奈，忧愁充满我的胸怀。

阴云密密布空中，
春雨绵绵意迷濛。
举目四顾昏沉色，
路途阻断水纵横。
东轩寂寞独自坐，
春酒一杯还自奉。
良朋好友在远方，
翘首久候心落空。

空中阴云聚不散，
春雨迷濛似云烟。
举目四顾昏沉色，
水阻途断客不前。
幸赖家中有新酒，
自饮东窗聊慰闲。
思念好友在远方，
舟车不通难相见。

东园之内树成行，
枝繁叶茂花纷芳。
春树春花展新姿，
使我神情顿清朗。
平时常听人们言，
日月如梭走时光。
安得好友促膝谈，
共诉平生情意长。

鸟儿轻轻展翅飞，

落我庭前树梢头。
收敛翅膀悠闲态，
鸣声婉转相唱酬。
世上岂无他人伴，
与君情意实难丢。
思念良朋不得见，
无可奈何恨悠悠。

时运并序

[说明]

这首诗共四章，当与《停云》诗作于同一年的暮春，内容写暮春独游。诗人投身于美好的大自然之中，欣赏、赞美着大好的春光，并在其中领略了陶然自乐的无限喜悦；然而时世的艰难，不禁使得诗人伤今思古，感慨身世，心头排遣不去的孤独之感，给诗人带来了无限的惆怅，这就是诗序中所说的“欣慨交心”。

《时运》，游暮春也。春服既成⁽¹⁾，景物斯和⁽²⁾，偶影独游⁽³⁾，欣慨交心。

迈迈时运，穆穆良朝⁽⁴⁾。
袭我春服，薄言东郊⁽⁵⁾。
山涤余霭，宇暖微霄⁽⁶⁾。
有风自南，翼彼新苗⁽⁷⁾。
洋洋平泽，乃漱乃灌⁽⁸⁾。
邈邈遐景，载欣载瞩⁽⁹⁾。
人亦有言，称心易足⁽¹⁰⁾。
挥兹一觴，陶然自乐⁽¹¹⁾。

延目中流，悠想清沂⁽¹²⁾。
童冠齐业，闲咏以归⁽¹³⁾。
我爱其静，寤寐交挥⁽¹⁴⁾。
但恨殊世，逸不可追⁽¹⁵⁾。
斯晨斯夕，言息其庐⁽¹⁶⁾。
花药分列，林竹翳如⁽¹⁷⁾。
清琴横床，浊酒半壶。
黄唐莫逮，慨独在余⁽¹⁸⁾。

[注释]

(1)春服既成：语出《论语·先进》，意思是说，春天的服装已经穿得住了。成：就，定。

(2)斯：则，就。和：温和，和暖，指春天的气息。

(3)偶影：与自己的身影为伴，形容孤独。

(4)迈迈：行进貌。时运：四时运转。穆穆：淳和美好貌。朝：早晨。

(5)袭：衣上加衣，这里是“穿”的意思。薄：迫近，此处意为：到……去。言：语助词。

(6)滌：洗。蔼：云气。余霭：残余的云气。宇：四方上下，这里指天空。暧：昏暗不明的样子。霄：云气。一说雨后的虹。

(7)翼：鸟翅，这里作动词，有吹拂。扇动的意思，形容新苗在南风的吹拂下像羽翼似的微微摆动。新苗：新长的嫩苗。

(8)洋洋：形容水的浩瀚、盛大。泽：湖。漱（shù 术）：含水洗口。濯（zhuó 浊）：洗。

(9)邈邈（miào 秒）：远貌。遐（xiá 霞）：远。载：语助词，这里有“乃”的意思。矚（zhǔ 主）：注视。

(10)称（chèn 衬）心：符合心愿。易足：容易满足。

(11)挥：倾杯而饮的动作。觞（shāng 伤）：古代饮酒器，犹今之酒杯。陶然：快乐的样子。

(12)延目：放眼，向远处看去。悠想：遥想。沂（yí 夷）：水名，流经山东曲阜县南。

(13)童：儿童。冠：指成年人。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礼，表示成年。齐业：都已习完功课。此二句事出《论语·先进》。《论语·先进》记孔子的学生曾点谈自己的理想时说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（乘凉）乎舞雩（yú 鱼），咏而归。”意思是说：暮春之时，穿青春服，五六个成年男子和六七个儿童一道，在沂水沐浴，到舞雩（鲁国祭天求雨的场所）乘凉，然后唱着歌儿往回走。

(14)静：指曾点的清静闲雅之风。寤（wù 悟）：睡醒。寐（mèi 妹）：睡眠。寤寐：犹言日夜。交挥：交互奋发，是说时刻向往。

(15)殊世：异代。

(16)斯、言：皆语助词。息其庐：在家中休息。

(17)分列：指分排栽种。翳（yì 意）如：茂密的样子。

(18)黄唐：黄帝、唐尧，指上古和平的时代。逮：及、赶上。

[译文]

《时运》这首诗，是暮春纪游之作。穿上春天的服装，到大自然中去领略和煦的春光；与影为伴独自闲游，内心交织着欣喜与悲慨。

四时运转不停，
春日晨光融融。
穿上我的春服，前往东郊踏青。
山间云气已尽，
天宇横跨彩虹。
南风习习吹来，
嫩苗展翅欢迎。

平湖涨满春水，
漱洗神情顿清。
眺望远处风景，
赏心悦目驰情。
此景此情相惬，
我心欢畅无穷。
举杯一饮而尽，
自得其乐融融。

放眼湖中清流，

遥想曾点沂游。
课罢携友远足，
归来放开歌喉。
我心爱其闲静，
日思夜想同游。
只恨今昔异代，
遥遥隔世难求。

平居朝朝暮暮，
静守家园之中。
花卉草药分行，树木竹林葱葱。
素琴横卧床上，
半壶浊酒尚浓。
黄唐盛世难追，
我独慨叹无穷。

荣木并序

[说明]

这首诗共四章，写作年份当与前两首诗相同，时已当夏季。

这首诗是诗人为感念老之将至而作。诗人由朝开夕落的木槿花而产生了关想与感悟：第一章写人生短暂的悲哀，第二章写依道从善的心愿，第三章写无所作为的内疚，第四章写自强不息的壮志。此诗虽为“念将老”而作，但诗人并非一味叹老嗟衰，而是以此为契机，激励自己发奋图强，实现宏伟的理想志愿。诗歌语言果断坚毅，颇有催人奋进的力量。

《荣木》，念将老也。日月推迁⁽¹⁾，已复九夏⁽²⁾，总角闻道⁽³⁾，白首无成⁽⁴⁾。

采采荣木，结根于兹⁽⁵⁾。
晨耀其华，夕已丧之⁽⁶⁾。
人生若寄，憔悴有时⁽⁷⁾。
静言孔念，中心怅而⁽⁸⁾。

采采荣木，于兹托根。
繁华朝起，慨暮不存。
贞脆由人，祸福无门⁽⁹⁾。
匪道易依，匪善奚敦⁽¹⁰⁾？

嗟予小子，稟兹固陋⁽¹¹⁾。
徂年既流，业不增旧⁽¹²⁾。
志彼不舍，安此日富⁽¹³⁾。
我之怀矣，怛焉内疚⁽¹⁴⁾。
先师遗训，余岂之坠⁽¹⁵⁾。

四十无闻，斯不足畏⁽¹⁶⁾。
脂我名车，策我名骥⁽¹⁷⁾。
千里虽遥，孰敢不至⁽¹⁸⁾。

【注释】

(1)推迁：推移，迁延，即运行之意。

(2)九夏：即夏季。夏季三个月，共九十天，故称“九夏”。

(3)总角：古代未成年男女的发式，因将头发结成两个髻角，故称。这里代指童年。道：指圣贤之道和做人的道理。

(4)白首：指老年，老人头发变白。无成：无所成就。

(5)采采：繁盛的样子。荣木：即木槿(jīn jǐn)，属木本植物，夏天开淡紫色花，其花朝开暮落。兹：此，这里。

(6)耀：形容木槿花开时的艳丽，光彩夺目。“华：同“花”。丧之：指木槿花枯萎凋零。

(7)人生若寄：人生在世，好像旅客寄宿一样。这是比喻人生的短暂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”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飙至。”憔悴(qiāocuì 瞧粹)：枯槁黄瘦的样子。

(8)静言：静静地。言：语助词。孔：甚，很。念：思念。中心：内心。怅而：即怅然。而：语尾助词。

(9)贞脆：坚贞和脆弱，指人的不同禀性。祸福无门：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。”意思是说，祸与福的降临，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门径，而是人们行为的好坏所招致的必然结果。

(10)匪：同“非”。易：同“何”。依：遵循。奚：何。敦：敦促，勤勉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不遵循正道还遵循什么？不勤勉为善还勤勉做什么？

(11)嗟：叹词。予：我。小子：作者自指。原意指地位低下、无德无能之人，这里是自谦之辞。禀：禀性，天性。固陋：固执鄙陋。

(12)徂(cú 粗阳)年：过去的岁月。徂：往，逝。流：流逝。业不增旧：是说学业比过去没有增加。

(13)彼：指上章所说“道”与“善”。不舍：孜孜不倦，奋斗不息。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弩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”安：习惯于。日富：指醉酒。《诗经·小宛》：“壹醉日富。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我本来的志向是孜孜不倦地依道、敦善，可我现在却安于酣饮的生活。

(14)怀：心怀，思量。怛(dá 达)：痛苦，悲伤。内疚：内心感觉惭愧不安。

(15)先师：指孔子。遗训：留下的教导。之坠：动宾倒装，即“坠之”。坠：跌落，即抛弃。

(16)此二句语出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四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闻：闻达，有所成就而名声在外。斯：这。畏：害怕，恐惧。

(17)脂：油，这里用作动词，以油脂润滑车轴。策：鞭，这里用作动词，以鞭赶马。骥：千里马。名车、名骥：以车、马比喻功名，是说准备驾驭车马去建立功名。

(18)孰：谁。按：晋元兴三年二月，刘裕起兵勤王，打败桓玄。陶渊明于本年夏季出任刘裕镇军府参军。这一章诗就表现了诗人出任镇军参军前的思想动力和决心。

【译文】

《荣木》这首诗，是为感念衰老将至而作。日月更替，时光流逝，又到了木槿花盛开的夏季。我从童年就开始聆听圣贤之道，可如今白发已生，衰老将至，却一事无成。

当夏盛开木槿花，
泥土地里把根扎。
清晨绽开艳丽色。
日暮凋零委泥沙。
人生一世如过客，
终将枯槁黄泉下。
静思默念人生路，
我心惆怅悲年华。

当夏木槿花开盛，
于此扎根长又深。
清晨繁花初怒放，
可怜日暮竟无存。
坚贞脆弱皆由己，
祸福哪得怨别人。
圣贤之道当遵循，
勤勉为善是本心。

叹我无德又无能，
固执鄙陋天生成。
匆匆岁月已流逝，
碌碌学业竟无增。
我本立志勤求索，
谁料沉溺酣饮中。
每念及此心伤痛，
惭愧年华付东风。

先师孔子留遗训，
铭刻在心未抛弃。
我今四十无功名，
振作精神不足惧。
名车名骥皆已备，
扬鞭策马疾驰去。
千里路途虽遥远，
怎敢畏难而不至！

赠长沙公并序

【说明】长沙公原是晋大司马陶侃的封号（长沙郡公）。当时的制度是父爵子袭。据《晋书·陶侃传》载，陶侃的五世孙陶延寿袭了长沙郡公的爵位，他与陶渊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。陶渊明是陶侃的四世孙，比陶延寿长一辈。

这首诗共四章，诗人以长者的身份，一方面感叹宗族的悠久历史，赞美

宗族的传统美德，另一方面赞扬长沙公能继父业，并勉励他不断进德修业，希望日后常通音讯。整首诗在态度和藹、言恳意切之中，体现了诗人重视立身处世的积极人生观和一种长者的风度。

余于长沙公为族⁽¹⁾，祖同出大司马⁽²⁾。昭穆既远⁽³⁾，以为路人⁽⁴⁾。经过浔阳⁽⁵⁾，临别赠此。

同源分流，人易世疏⁽⁶⁾。
慨然寤叹，念兹厥初⁽⁷⁾。
礼服遂悠，岁月眇徂⁽⁸⁾。
感彼行路，眷然踟躇⁽⁹⁾。

放穆令族，允构斯堂⁽¹⁰⁾。
谐气冬暄，映怀圭璋⁽¹¹⁾。
爰采春华，载警秋霜⁽¹²⁾。
我曰钦哉，实宗之光⁽¹³⁾。

伊余云邁，在长忘同⁽¹⁴⁾。
笑言未久，逝焉西东⁽¹⁵⁾。
遥遥三湘，滔滔九江⁽¹⁶⁾。
山川阻远，行李时通⁽¹⁷⁾。

何以写心，贻此话言⁽¹⁸⁾。
进篚虽微，终焉为山⁽¹⁹⁾。
敬哉离人，临路凄然⁽²⁰⁾。
款襟或辽，音问其先⁽²¹⁾。

[注释]

(1)于：犹“与”。族：宗族，家族。

(2)祖：陶延寿是陶侃的玄孙，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（非嫡系），这里的“祖”兼指对方的曾祖父辈与自己的祖父辈。大司马：东晋名臣陶侃，曾任太尉，封长沙郡公，后拜大将军。死后追赠大司马。

(3)昭穆：指同宗世系。古代贵族宗庙制度，二世、四世、六世居于左，叫作昭；三世、五世、七世居于右，叫作穆。既远：指世次相隔已远。

(4)路人：过路之人。指关系疏远，彼此陌生。

(5)浔阳：地名，在今江西九江市。这里是陶渊明的家乡。

(6)同源分流：同一水源分出的支流，比喻同一宗族的不同后代。人易：人事变更。世疏：世系疏远。

(7)寤：通“悟”，觉悟，醒悟。厥（jué觉）：其。厥初：当初的始祖。语本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：“厥初生民，实维姜源。”

(8)礼服：服丧的礼服，这里指宗族关系。古人因血缘亲疏关系不同，丧礼之服也有别，有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缟麻等五种。悠：远，指关系的疏远。眇：同“渺”。眇徂：指年代久远。

(9)行路：行路之人。眷然：恋慕的样子。踟躇（chóu chú愁锄）：犹豫不决，徘徊不前。

(10)於（w 乌）穆：赞叹之辞。《诗·周颂·清庙》：“於穆清庙。”毛传：“於，叹辞也；穆，美。”令：美，善。允构斯堂：指儿子能够继承父业。允：诚信，确能。堂：正室，喻父业。《尚

书·大诰》：“若考作室，既底法，厥子乃弗肯堂，矧肯构？”（若考：其父。底法：屋基的大小宽长。厥子：其子。矧：况且，何况。）意思是说，父亲已经奠定建房的规模，他的儿子不肯为堂基，又怎肯继续建造房屋？这里是反用其意。

(11)谐气：和谐的气度。冬暄（调 xu n 宣）：像冬天的阳光般和暖。暄：暖和。映：辉映。怀：胸怀。圭璋（gu zh ng 规章）：宝贵的玉器。这句是说长沙公的胸怀与可与美玉相映生辉。这两句赞美长沙公气度温和，品德高尚。

(12)爰：语助词。采：光彩。华：同“花”。爰采春华：光彩如同春花。这里是形容长沙公风华正茂，功绩卓著。（宋书·高帝纪）载：“义熙五年（409），慕容超率铁骑来战，命咨议参军陶延寿击之。”可知陶延寿于义熙间颇立功业。载：通“再”，又。警：惕。载警秋霜：惕于秋霜之微。是说长沙公立身处事机敏练达而小心谨慎。

(13)钦：敬。实宗之光：实在是宗族的荣光。

(14)伊。云：语助词。遘（gòu 够）：遇。长：长辈。指作者为长沙公的长辈，同：指同宗。

(15)逝：往，去。这里指分别。

(16)三湘：泛指湖南，这里指长沙公将返封地长沙。九江：指作者所在地。

(17)行李：使者。行李时通：经常互通音讯。

(18)写：抒发，倾泄。贻：赠送。

(19)赏（kuì 愧）：盛土的竹器。为山：指建立功业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加一筐土虽然很少，但积少成多，最终亦能成山。这里是勉励长沙公不断进德修业，最终可以建成伟大的功业。

(20)敬：有“慎”的意思。离人：离别之人，指长沙公。临路：上路，登程。

(21)款：诚，恳切。款襟：畅叙胸怀。辽：远。音问其先：是说可以常通音讯。

[译文]

我与长沙公是同一宗族，祖先都是大司马陶侃的后裔。由于世次相隔已远，彼此也互不相识。他这次路过温阳而得相会，临别之际，以此诗相赠。

同一源头分支流，
世系渐远人相疏。
感悟此理深慨叹，
因念彼此同初祖。
血缘宗亲渐疏远，
岁月悠悠不停仁。
感叹族亲成陌路，
犹豫徘徊心恋慕。

君为同族美名扬，
弘扬父志功辉煌。
温文尔雅谦和态，
美德生辉映圭璋。
风华正茂光灿灿，
立身谨慎防秋霜。
可钦可佩令我赞，
君为我族增荣光。

彼此偶然一相逢，

我愧辈长忘同宗。
笑语欢言尚未久，
君将离去各西东。
三湘遥遥君归处，
九江滔滔我意浓。
远隔山川路途阻，
频将音讯互为通。

如何表达我心意，
且送几句肺腑言。
积土可以成高山，
进德修业是圣贤。
愿君此去多保重，
相送登程意凄然。
路途遥远难再晤，
愿得音讯早早传。

酬丁柴桑⁽¹⁾

[说明]

柴桑县是陶渊明的家乡，柴桑县令刘程之于元兴二年（403）弃官归隐，接替他的便是诗题中姓丁的县令。由此可以推知此诗约作于义熙元年（405）前后，陶渊明约四十一岁左右。

这首诗分为两章，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，其中也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；次章写他们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，浓郁的情意之中，透露出和谐的喜悦。

有客有客，爱来宦止⁽²⁾。
秉直司聪，惠于百里⁽³⁾。
治胜如归，聆善若始⁽⁴⁾。
匪惟谐也，屡有良游⁽⁵⁾。
载言载眺，以写我忧⁽⁶⁾。
放欢一遇，既醉还休⁽⁷⁾。
实欣心期，方从我游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酬：以诗文相赠答。如唱酬，酬对。

(2)爱：乃，是。宦：做官。止：语助词。

(3)秉直：秉公持正。秉：持。直：正直。司聪：为朝廷听察民情。司：掌管。聪：听闻。惠：恩惠，好处。百里：指一县所管辖的区域。

(4)治胜：同“餐”，吃。胜：胜理，至言，指正确的道理、中肯的言论。治胜如归：意思是采纳正确的意见就像回家一样喜悦。聆：听。始：开始，这里有“新鲜”的意思，表示认真的态度。

(5)匪：同“非”。匪惟：不只是，不仅仅。谐：和谐，融洽。良游：指

愉快地游赏。

(6)载：且，又。写：宣泄，抒发。

(7)放欢：放开欢畅的胸怀。

(8)心期：两心契合，知心。

[译文]

有客来自他乡，
来到此地做官。
秉公正，察民情，
恩惠遍及乡县。
欣然采纳至理，
虚心听取善言。
彼此岂只投缘，
常常携手畅游。
且欢言，且眺望，
消除内心烦忧。
放开欢畅胸怀，
不醉怎能罢休？
知音令我欣慰，
愿得与我共游。

答庞参军并序

[说明]

此诗当作于宋少帝景平二年(424)，本年八月改元，为宋文帝元嘉元年，陶渊明六十岁。这年八月，谢晦任荆州刺史，进号卫将军。诗题中的庞氏，即为谢晦卫军参军。庞参军曾于，这一年的春天奉刘义隆之命由河阳出使江陵，与陶渊明有唱和（见陶渊明五言诗《答庞参军》）。此时值冬季，庞参军又从江陵奉使赴京都，途经浔阳有诗赠渊明，渊明即以此诗作答。

这首诗共六章，首章自叙隐居之乐，次章写与友志同道合，三章写与友相处之乐，四至六章均为送别之辞。整首诗叙述了他们交往的经过和彼此结下的诚挚的友情。

庞为卫军参军⁽¹⁾，从江陵使上都⁽²⁾，过浔阳见赠⁽³⁾。

衡门之下，有琴有书⁽⁴⁾。
载弹载咏，爰得我娱⁽⁵⁾。
岂无他好，乐是幽居⁽⁶⁾。
朝为灌园，夕僵蓬庐⁽⁷⁾。

人之所宝，尚或未珍⁽⁸⁾。
不有同好，云胡以亲⁽⁹⁾？
我求良友，实靓怀人⁽¹⁰⁾。
欢心孔洽，栋宇惟邻⁽¹¹⁾。

伊余怀人，欣德孜孜⁽¹²⁾。
我有旨酒，与汝乐之⁽¹³⁾。
乃陈好言，乃著新诗⁽¹⁴⁾。
一日不见，如何不思⁽¹⁵⁾。

嘉游未斁，誓将离分⁽¹⁶⁾。
送尔于路，衔筋无欣⁽¹⁷⁾。
依依旧楚，邈邈西云⁽¹⁸⁾。
之子之远，良话曷闻⁽¹⁹⁾。

昔我云别，仓庚载鸣⁽²⁰⁾。
今也遇之，霰雪飘零⁽²¹⁾。
大藩有命，作使上京⁽²²⁾。
岂忘宴安，王事靡宁⁽²³⁾。
惨惨寒日，肃肃其风⁽²⁴⁾。
翩彼方舟，容裔江中⁽²⁵⁾。
勛哉征人，在始思终⁽²⁶⁾。
敬兹良辰，以保尔躬⁽²⁷⁾。

[注释]

(1)参军：古代官职名，是王、相或将军的军事幕僚。

(2)江陵：地名，在今湖北江陵县。使：奉命出行。上都：京都，中央政权所在地，当时在建康（今南京市）。

(3)见赠：有诗赠给我。

(4)衡门：横木为门，代指简陋的房屋。衡：同“横”。衡门之下：语出《诗经·陈风·衡门》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”（栖迟：游息。）

(5)载：且，于是。爰：乃。

(6)好：爱好，喜尚。幽居：幽静的居处，指隐居。

(7)灌园：在园中浇水种菜。《高士传》记楚王遣使聘陈仲子为相，仲子逃去，为人灌园。这里特指隐居的生活。偃（yǎn 掩）：仰卧，指休息。蓬庐：茅舍，简陋的房屋。

(8)《礼记·儒行》说：“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。”诗中二句即指此；是说别人以为宝贝的，我却看得很轻，不以为珍贵。

(9)同好：共同的爱好，这里指志同道合。意本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儒有合志同方，营道同术，并立则乐，相下不厌。”云胡：如何。

(10)觐（gòu 够）：遇见。怀人：所思念的人，指庞参军。

(11)孔：甚，很。洽：和谐。栋宇：房屋。惟：语助词。此二句有双关意：一是庞参军曾与诗人为邻居。陶渊明五言诗《答庞参军》诗序中有“自尔邻曲，冬春再交”语可证。二是以德为邻，即“不有同好，云胡以亲”之意。

(12)伊：语助词。欣德：喜悦于德操。孜孜（zī 资）：努力不怠。

(13)旨酒：美酒。

(14)陈：陈述，指交谈。

(15)此二句本《诗经·王风·采葛》：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”三秋：三年。如三秋，如同隔了三年那样长。陶诗此二句中间省略，意思是：一日不见，尚如三秋，何况我们这么久没见了，怎

能让我不思念呢？

(16)嘉游：美好的、令人愉快的游赏。教(yì译)：满足，厌烦。誓：同“逝”，发语同。

(17)尔：你。衔：含。衔筋：指饮酒。

(18)依依：依恋的样子。旧楚：指江陵。江陵是古代楚国的国都郢，所以称江陵为“旧楚”。

邈邈：遥远的样子。西云：西去的云。

(19)之子：此人，指庞参军。之远：走向远方。曷：同“何”，怎么。

(20)云：语助词。仓庚：黄莺。载：始。黄莺始鸣在春天，此处点明上次分别的季节。

(21)霰(xiàn 现)：小雪珠。以上四句仿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以渲染离情别绪。

(22)大藩：藩王，指谢晦。时谢晦封建平郡王。谢晦有檄京邑书云：“虽以不武，忝荷蕃任。”上京：同“上都”，京都，参见注(2)。

(23)宴安：逸乐。王事：指国家的事情。靡宁：没有停息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难道谁还会忘记安逸享乐的生活，只是国家的事情无休无止，使你不得安宁。

(24)惨惨：暗淡无光的样子。肃肃：疾速的样子。

(25)翩：轻快前进的样子。方舟：两船相并。容裔：犹容与，形容船行悠闲的样子。

(26)勛(xùn 序)：勉励。征人：远行之人，指庞参军。

(27)敬：戒慎。躬：身体。

[译文]

庞君担任卫军将军的参军，从江陵奉命去京都，途经浔阳，赠我以诗。

房屋虽简陋，
有琴也有书。
边弹琴边咏唱，
我心乃得欢娱。
岂无其他爱好，
最是乐此幽居。
日出浇水园中，
日入仰卧茅庐。

世俗金玉以为宝，
我意鄙之不足珍。
若非志同道合者，
如何相近得相亲？
我待寻觅知心友，
恰遇意中所念人。
两相欢心甚融洽，
屋宇相接为近邻。

君为我所思念者，
乐修德操勤不止。
我今有美酒，
与君同乐之。
知心话语互倾诉，
言志抒情谱新诗。

一日不见如三秋，
如何教我无忧思！
同游甚乐未尽兴，
君行匆匆又离去。
送你来到大路上，
举杯欲饮无欢意。
江陵故地心依恋，
遥望西云深情寄。
斯人离我去远方，
知心话语难再叙。

昔日你我相离别，
当春黄莺始啼鸣。
今日你我喜相遇，
雪珠雪花正飘零。
王公大人既有命，
遣君出使赴上京。
谁人不想获安逸，
王事繁多无安宁。

寒日惨淡暗无光，
寒风肃肃刺骨凉。
君乘方舟伏轻波，
驶向江中态安详。
远行之人当自勉，
最终归处先思量。
值此良辰多谨慎，
保重身体得安康。

劝农

[说明]

这是一首劝勉人们重视和从事农业劳动的诗歌。诗歌共分六章：第一章写上古先民的朴素生活；第二章写古代圣君贤臣皆白躬耕，十分重视农业劳动；第三章写古代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和劳作者勤苦而自逸的生活，第四章写即使贤达之人也勤作于农田之中，众人更不可游手好闲；第五章旨在劝勤勉而戒懒惰；第六章说孔子、董仲舒专心学业，不事农耕的行为高不可攀，借以批评那些既不劳作又不进德修业的人。整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本农思想，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；但诗中以“哲人”为民之主宰的认识，则是陈旧落后的。

悠悠上古，厥初生民⁽¹⁾。
做然自足，抱朴含真⁽²⁾。

智巧既萌，资待靡因⁽³⁾。
谁其贍之？实赖哲人员⁽⁴⁾。

哲人伊何？时惟后稷⁽⁵⁾。
贍之伊何？实曰播植⁽⁶⁾。
舜既躬耕，禹亦稼穡⁽⁷⁾。
远若周典，八政始食⁽⁸⁾。

熙熙令德，猗猗原陆⁽⁹⁾。
卉木繁荣，和风清穆⁽¹⁰⁾。
纷纷士女，趋时竞逐⁽¹¹⁾。
桑妇宵兴，农夫野宿⁽¹²⁾。

气节易过，和泽难久⁽¹³⁾。
冀缺携俚，沮溺结耦⁽¹⁴⁾。
相彼贤达，犹勤垄亩⁽¹⁵⁾。
蚓兹众庶，曳裾拱手⁽¹⁶⁾！

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⁽¹⁷⁾。
宴安自逸，岁暮奚冀⁽¹⁸⁾？
担石不储，饥寒交至⁽¹⁹⁾。
顾尔特列，能不怀愧⁽²⁰⁾？

孔耽道德，樊须是鄙⁽²¹⁾。
董乐琴书，田园不履⁽²²⁾。
若能超然，投迹高轨⁽²³⁾。
敢不敛衽，敬赞德美⁽²⁴⁾。

[注释]

(1)悠悠：遥远。厥初生民：当初的人民。厥：其。生民：人民。

(2)傲然：逍遥自在的样子。做：同“敖”，游戏，闲游。自足：指衣食自给，犹言丰衣足食。
抱朴：本于《老子》：“见素抱朴。”襟怀质朴、朴素。含真：秉性自然、不虚伪。

(3)智巧：与上文“朴”、“真”相对而言，指狡诈与奸巧。资待：赖以生活的资料。资：资给，给济。待：需求。靡因：无来由。即没有来源。没有依靠。

(4)其：语助词。贍（shàn 善）：供给，供养；使充裕。哲人：旧时称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人，即贤智之人。

(5)伊何：是谁？伊：语助词。时惟：是惟，即是为。后稷（jì 记）：相传为虞舜时的农官，始教民耕种。

(6)贍之伊何：如何使民富足呢？植：种植。

(7)舜、禹：远古时的君主。躬耕：亲自耕种。（史记·五帝本纪）：“舜耕历山。”稼：播种五谷。穡（sè 色）：收获谷物。稼穡：播种和收获，泛指农业劳动。（论语·宪问）：“禹稷躬稼，而有天下。”

(8)周典：指《尚书》中的《周书》。八政始食：《周书·洪范》：“八政：一曰食，二曰货，三曰祀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七曰宾，八曰师。”食列第一，故曰“始食”。

(9)熙熙：和乐的样子。《老子》：“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台。”令德：美德。猗猗(yī)：美盛的样子。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：“绿竹猗猗。”这里指茂盛的禾苗。原陆：指田地。田野。

(10)卉(huì)：草的总称。穆：淳和，温和。《诗经·大雅·蒸民》：“吉甫作颂，穆如清风。”清穆：即“穆清”，喻清平之时。

(11)纷纷士女：众多男女。趋时：指赶农时。竞逐：你追我赶。

(12)宵兴：指天未亮即起身操作。宵：夜。野宿：宿于田野。以上四句写农人紧张的劳动情景。

(13)和：和风。泽：雨水。这两句说，时令节气容易过去，和风泽雨不会长久。意思是劝人抓紧农时。

(14)冀缺：春秋时晋国人。初，安贫躬耕，后为晋卿，理国政。携俚(lì)：事见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，是说冀缺在田里锄草，他的妻子给他送饭，夫妻相待如宾。俚：配偶。沮溺结耦(jū)：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长沮、桀溺耦而耕。”长沮、桀溺，代指春秋时的两位隐士，他们结伴并耕。

(15)相(xiàng)：视，观察。彼：他们，指冀缺、长沮、桀溺等人。贤达：旧指有才德、声望的人。勤：指勤于耕作。

(16)蚬(shěn)：何况。兹：此，这些。众庶：一般百姓。曳(yè)裾(jū)拱手：犹言“袖手”，把两手放进衣袖里，曳：拖，拉。据：衣袖。拱手：两手相合。这句形容人们懒惰、闲散的样子。

(17)此二句本《左传宣公十二年》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(huì)。”民生：人生。匮：缺乏，不足。

(18)奚冀：何所希望，指望什么。

(19)担。石：皆米谷的容量单位。

(20)传(chóu)列：同伴，指那些勤于耕作的人。

(21)孔：孔子。耽(dān)：沉溺，迷恋，喜好过度。樊须是鄙：即鄙视樊须。樊迟，即樊迟，孔子的学生。《论语·子路》记载，有一次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，待樊迟出，孔子便讥讽他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。”鄙视他胸无大志。

(22)董：董仲舒，汉代学者。田园不履(lǚ)：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说他专心读书，“三年不窥园”，有三年没到园中去。履：踩踏。

(23)超然：犹超脱，高超脱俗，超出于世事之外。高轨：崇高的道路，指行事与道德。

(24)敛(liǎn)袂(mèi)：犹敛袂，整一整衣袖，表示恭敬。

[译文]

遥远上古时，
当初之先民；
逍遥自在衣食足，
襟怀朴素含性真。
狡诈奸巧一旦生，
衣食乏匮成艰辛。
谁能供给使充裕？
全靠贤达之哲人。
哲人知为谁？
其名曰后稷。
后稷何以使民富？
教民耕田种谷米。

舜帝亲自耕垄亩，
大禹亦曾事农艺。
周代典籍早记载，
八政排列食第一。

先民和乐美德崇，
田园禾稼郁葱葱。
花草树木皆茂盛，
于时清平送和风。
男男女女趁农时，
你追我赶忙不停。
养蚕农妇夜半起，
农夫耕作宿田中。

时令节气去匆匆，
和风泽雨难留停。
冀缺夫妇同劳作，
长沮桀溺结伴耕。
看看这些贤达者，
犹能辛勤在田垄。
何况我等平常辈，
焉能缩手入袖中。
人生在世须勤奋，
勤奋衣食不乏匮。
贪图享乐自安逸，
岁暮生计难维系。
家中若无储备粮，
饥饿寒冷交相至。
看看身边辛勤者，
内心怎能不羞愧！

孔丘沉溺在道德，
鄙视樊须问耕田。
董氏仲舒乐琴书，
三载不曾践田园。
若能超脱世俗外，
效法斯人崇高贤；
怎敢对之不恭敬，
当颂礼赞美德全。

命子

[说明]

据此诗内容推断，当为诗人初得长子俨时所作。时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

(393)，陶渊明二十九岁。

《册府元龟》录此诗题作《训子》。《命子》也就是训示儿子的意思。这首诗共十章，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，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；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，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。全诗言辞恳切，感情厚重，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。

悠悠我祖，爰自陶唐⁽¹⁾。
邈焉虞宾，历世重光⁽²⁾。
御龙勤夏，豸韦翼商⁽³⁾。
穆穆司徒，厥族以昌⁽⁴⁾。

纷纷战国，漠漠衰周⁽⁵⁾。
风隐于林，幽人在丘⁽⁶⁾。
逸虬绕云，奔鲸骇流⁽⁷⁾。
天集有汉，眷予愍侯⁽⁸⁾。

放赫愍侯，运当攀龙⁽⁹⁾。
抚剑风迈，显兹武功⁽¹⁰⁾。
书誓山河，启土开封⁽¹¹⁾。
亶亶丞相，允迪前踪⁽¹²⁾。

浑浑长源，蔚蔚洪柯⁽¹³⁾。
群川载导，众条载罗⁽¹⁴⁾。
时有语默，运因隆窞⁽¹⁵⁾。
在我中晋，业融长沙⁽¹⁶⁾。

桓桓长沙，伊勋伊德⁽¹⁷⁾。
天子畴我，专征南国⁽¹⁸⁾。
功遂辞归，临宠不忒⁽¹⁹⁾。
孰谓斯心，而近可得⁽²⁰⁾？

肃矣我祖，慎终如始⁽²¹⁾。
直方二台，惠和千里⁽²²⁾。
放皇仁考，淡焉虚止⁽²³⁾。
寄迹风云，冥兹愠喜⁽²⁴⁾。

嗟余寡陋，瞻望弗及⁽²⁵⁾。
顾惭华鬓，负影只立⁽²⁶⁾。
三千之罪，无后为急⁽²⁷⁾。
我诚念哉，呱闻尔泣⁽²⁸⁾。

卜云嘉日，占亦良时⁽²⁹⁾。
名汝曰俨，字汝求思⁽³⁰⁾。
温恭朝夕，念兹在兹⁽³¹⁾。

尚想孔伋，庶其企而⁽³²⁾。

厉夜生子，遽而求火⁽³³⁾。
凡百有心，奚特于我⁽³⁴⁾。
既见其生，实欲其可⁽³⁵⁾。
人亦有言，斯情无假⁽³⁶⁾。

日居月诸，渐免于孩⁽³⁷⁾。
福不虚至，祸亦易来⁽³⁸⁾。
夙兴夜寐，愿尔斯才⁽³⁹⁾。
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⁽⁴⁰⁾。

[注释]

(1)爰：乃。陶唐：指帝尧。尧初居于陶丘（今山东定陶县），后迁居于唐（今河北唐县），因称陶唐氏。

(2)虞宾：指尧的后代。相传尧禅位给舜，尧的后代为宾于虞，因称虞宾。重光：谓家族的光荣相传不绝。

(3)传说陶唐氏的后代，在夏朝时为御龙氏，在商朝时为豸（sh 史）韦氏。勤：服务，效劳。翼：辅佐。

(4)穆穆：仪表美好，容止端庄恭敬。司徒：指周时陶叔。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记周灭商以后，周公把殷余民七族分给周武王的弟弟康叔，陶氏为七族之一，陶叔为司徒。以上是叙述唐尧、虞舜、夏、商、周时，陶氏的光荣历史。

(5)纷纷：骚乱的样子。漠漠：寂寞的样子。衰周：周朝的衰落时期，指东周末年。

(6)幽人：隐士。这两句是说，在战国和周朝末年，陶氏人才像凤凰隐蔽在山林一样，隐居山丘而不仕。

(7)逸虬（qiú 球）绕云：奔腾的虬龙环绕着乌云。虬：传说中无角的龙。奔鲸骇流：惊奔的鲸鱼掀起巨浪激流。这两句形容战国、周末群雄战乱、狂暴纵横的乱世。

(8)天集：上天成全。有汉：即汉朝。有：名词词头。眷：顾念，关心。愍侯：汉高祖时右司马愍侯陶舍。

(9)放（w 乌）赫：赞叹词。运：时运。攀龙：指追随帝王建功立业。旧时以龙喻天子。

(10)抚剑：持剑。风迈：乘风迈进，形容英勇威武。显兹武功：显扬了如此的武功。陶舍曾追随汉高祖刘邦击燕代，建立了武功。

(11)书誓山河：指封爵盛典。《汉书》记汉高祖与功臣盟誓曰：“使黄河如带，泰山如砺，国以永宁，爰及苗裔。”启土开封：陶舍封地在开封（今属河南），称开封侯。启土：指分封土地。

(12)夬夬（w i 伟）：勤勉不倦的样子。丞相：指陶舍之子陶青。（汉书·百官公卿表）记：孝景二年八月，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，七年六月免。允：诚然，确实。迪：追踪。这两句说陶青确实能继承父亲的功业。

(13)浑浑：大水流动的样子。蔚蔚：草木茂盛的样子。洪柯：大树。这两句用涛涛的大河和茂盛的大树比喻陶氏祖先的兴盛。

(14)载：开始。罗：罗列，布列。这两句用群川始导于长源、众枝条皆布列于洪柯，比喻陶氏家族的后代虽枝派分散，但都导源于鼻祖。

(15)时：指时运。语默：代指出仕与隐逸。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语或默。”语，显露；默，隐没。隆：高起、兴盛。窞（w 蛙）：低洼。隆窞：谓地势隆起和洼下，引申为起伏、高下，或盛衰、兴替。

(16)中晋：晋世之中，指东晋。融：光明昭著。长沙：指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。陶侃在晋明帝时因功封长沙郡公。

(17)桓桓(huán环)：威武的样子。伊：语助词。

(18)畴：使相等。《后汉书·祭遵传》：“死则畴其爵邑，世无绝嗣。”李贤注：“畴，等也；言功臣死后子孙袭封，世世与先人等。”专：主掌。南国：南方诸侯之国。陶侃曾镇武昌；都督荆、湘、江等州军事；平定湘州刺史杜弼、广州刺史王机、交州梁硕的叛乱，进号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(19)遂：成。辞归：《晋书》本转载，陶侃逝世的前一年，曾上表逊位。临宠不忒(tè特)：在荣宠面前不迷惑。忒：差错。

(20)斯心：指“功遂辞归，临宠不忒”的思想境界。近：近世。这两句是说，像陶侃那样的思想境界，在近世是难以得到的。

(21)肃：庄重，严肃。慎终如始：谓谨慎从事，善始善终。

(22)直：正直。方：法则。二台：指内台外台。据《汉官仪》：御史台内掌兰台秘书，外督诸州刺史，故以御史台为内台，刺史治所为外台。千里：为郡守所管辖的区域。陶渊明的祖父陶茂，曾任武昌太守。这两句说，陶茂的正直严明是朝廷内外官员的楷模，他的恩惠使全郡百姓和悦。

(23)於皇：赞叹词。皇：美，正。仁考：仁慈的先父。考，是对已死的父亲的称谓。淡焉虚止：即恬淡无为的意思。焉、止，皆语助词。

(24)寄迹风云：暂时托身于仕途。古人常把做官叫作风云际会。冥兹温喜：没有欢喜和恼怒的界限。即得官没有欢喜之情，失官亦无恼怒之色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，三已之，无温色。”这两句是诗人说自己的先父不以做官为意的态度。

(25)嗟：感叹。寡陋：见闻狭窄，学识浅薄。瞻望弗及：谓不如前辈。

(26)华鬓：花白的头发。负影只立：只身单影，孤独一人。

(27)三千之罪：《尚书》：“五刑之属三千。”意谓犯五刑罪的有三千种之多。无后为急：《孟子·离娄》：“孟子曰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”无后，即无子。急，指最重要的。

(28)呱(g姑)：婴儿啼哭声。

(29)卜(b补)：占卜，古人用火的龟甲，视其裂纹作为吉凶的预兆。这两句是说，儿子的出生时日，为吉日良辰。

(30)俨(yn眼)：恭敬)庄重。古人的名与字多取相近的意义。陶渊明给长子起名与字取义于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毋不敬，俨若思。”

(31)温恭：温和恭敬。念兹在兹：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一年》：“《夏书》曰：‘念兹在兹，释兹在兹。’”原指念念不忘于某一件事情，这里是诗人希望儿子要念念不忘自己名字的含义。

(32)孔伋(jí极)：字子思，孔子之孙。相传孔伋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的儒学思想。陶俨字求思，含有向孔伋学习的意思。庶：庶几，表示希望之词。企：企及，赶上。而：语助词。

(33)厉：同“疠”，患痲病的人。遽(ju据)：急，骤然。此二句

本《庄子·天地篇》：“厉之人夜半生其子，这取火而视之，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。”这两句的意思是作者唯恐儿子像自己一样寡陋。

(34)凡百：概括之辞。《诗经·小雅·雨无正》：“凡百君子，各敬尔身。”凡百是“凡百君子”的简语。心：指对儿子的希冀之心。奚：古疑问词，何。特：独。

(35)可：合宜，好。

(36)斯：此，这。

(37)日居月诸：语出《诗经·邶风·日月》：“日居月诸，照临下土。”意思是说时光一天天天地过去。居、诸，皆语助词。孩：幼儿。

(38)这两句是诗人告诫儿子应小心谨慎地处世，懂得幸福不会凭空而来，灾祸却容易招来。

(39)夙兴夜寐：早起晚睡，形容勤奋不懈。愿尔斯才：希望你成才。

(40)亦已：也就罢了。焉哉：感叹词。

[译文]

我家祖先甚遥远，
帝尧之世称陶唐。
其后为臣宾于虞，
历世不绝显荣光。
御龙效力于夏世，
豕韦亦曾辅佐商。
周世陶叔甚端庄，
我祖由此得盛昌。

乱世纷纷属战国，
衰颓冷落彼东周。
凤凰隐没在林中，
隐士幽居在山丘。
虬龙奔腾绕乌云，
鲸鱼奔窜掀激流。
上天成全立汉代，
顾念我祖封愨侯。

赫赫愨侯声威扬，
命中注定辅帝王。
英勇威武仗剑行，
屡立战功在疆场。
汉帝盟誓泽子孙，
我祖受封甚荣光。
陶青勤勉任丞相，
先人功业得弘扬。

涛涛大河源头长，
茂盛大树干粗壮。
群川支流共来源，
众枝虽繁依树长。
时运有显有隐没，
起伏盛衰岂有常？
在我东晋鼎盛日，
长沙郡公业辉煌。

威武英姿长沙公，
功勋卓著道德崇。
天子赐爵永世袭，
分掌军权司南征。
功成不居愿辞归，

心明无须恃荣宠。
谁说如此高尚心，
近世能得再遭逢？

我祖严肃且稳重。
谨慎善始亦善终。
正直严明树楷模，
恩惠遍郡似春风。
可赞先父仁慈心，
恬淡无为不求名。
暂时托身于仕途，
不喜不怒得失同。

叹我寡闻学识浅，
仰望前辈难企及。
自顾华发心惭愧，
孤身一人负影立。
刑罚罪过有三千，
身后无儿数第一。
我心为此甚忧虑，
欣然听你叭叭啼。

我子降生我占卜，
皆曰吉日兼良时。
为你取名叫做俨，
为你取字叫求思。
温和恭敬朝夕处，
名字含义须牢记。
孔子贤孙名孔伋，
愿你效法能企及。

癫病患者夜生子，
急取灯火瞧仔细。
凡百君子皆有心，
并非唯独我自己。
既见我儿喜降生，
实愿将来有出息。
人们经常这样讲，
此情真诚无假意。

日月如梭去匆匆，
我儿渐渐会成长。
幸福不会凭空至，
灾祸容易身边降。

早起晚睡须勤奋。
愿你未来成栋梁。
如你竟然不成才，
休矣休矣我心枉。

归鸟

[说明]

这首诗共四章。诗人采取了《诗经》中“比”的艺术手法，以鸟喻己，即通过对归鸟的歌颂，来表现自己的归隐之情，同时也展现出其孤高脱俗的情趣与芳洁而自由的心志。

翼翼归鸟，晨去于林⁽¹⁾。
远之八表，近憩云岑⁽²⁾。
和风不洽，翻融求心⁽³⁾。
顾禔相鸣，景庇清阴⁽⁴⁾。

翼翼归鸟，载翔载飞⁽⁵⁾。
虽不怀游，见林情依⁽⁶⁾。
遇云颡颡，相鸣而归⁽⁷⁾。
遐路诚悠，性爱无遗⁽⁸⁾。

翼翼归鸟，驯林徘徊⁽⁹⁾。
岂思天路，欣反旧栖⁽¹⁰⁾。
虽无昔侣，众声每谐⁽¹¹⁾。
日夕气清，悠然其怀⁽¹²⁾。

翼翼归鸟，敢羽寒条⁽¹³⁾。
游不旷林，宿则森标⁽¹⁴⁾。
晨风清兴，好音时交⁽¹⁵⁾。
矰缴奚施？已卷安劳⁽¹⁶⁾！

[注释]

(1)翼翼：形容鸟飞翔的样子，具有一种闲适从容之态。去：离开。

(2)之：到，往。八表：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。泛指天地之间。憩（qì气）：休息。云岑（cén）：高耸入云的山峰。

(3)洽：融合，这里是“顺”的意思。翻翻：掉转翅膀。求心：追求所向往的。

(4)禔：同伴。景：同“影”，身影，指归鸟。庇（bì必）：隐藏。清阴：指清凉树荫。

(5)载：语助词。

(6)怀游：眷念于远游。依：依恋，留恋。。

(7)颡颡（xiéháng 协杭）：鸟上下翻飞的样子。

(8)遐路：远去的道路，指天空。悠：远。性爱无遗：天性喜爱而不愿舍弃（旧巢）。

(9)驯：渐进之意。《周易·坤》象曰：“履霜坚冰，阴始凝也；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”

(10)天路：暗喻通往腾达的仕途之路。旧栖：旧居，喻归隐之所。

(11)昔侣：旧伴。这两句是说，旧居虽然已无过去的伴侣，但众鸟在一起鸣叫着，声音仍很和谐。

(12)悠然：闲适的样子，指心情淡泊。

(13)戢（jì及）羽：收敛翅膀。条：树枝。

(14)旷：空阔。森标：高枝。

(15)清兴：雅洁淡然的兴致。

(16)矰缴（zengzhu6 曾浊）：猎取飞鸟的射具。矰，拴有丝绳的短箭。缴，系在箭上的丝绳。奚施：何所施用。卷：同“倦”，收藏。安劳：焉劳，何劳。这两句以归鸟的远离矰缴的伤害，比喻人的脱离世俗官场的倾轧迫害与束缚。陶渊明《感士不遇赋》：“密网裁而鱼骇，宏罗制而鸟惊；彼达人之善觉，乃逃禄而归耕。”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。

[译文]

归鸟翩翩自在飞，
清晨离巢出树林。
天空辽阔任飞翔，
就近歇息在云岑。
和暖春风迎面吹，
掉转翅膀求遂心。
且看同伴相鸣叫，
身影藏在清树荫。

归鸟翩翩自在飞，
自由翱翔任飞飞。
如今已无远游志，
每见丛林情依依。
上下翻飞因云阻，
相呼相唤结伴归。
青云之路虽诱人，
天性恋巢难舍弃。

归鸟翩翩自在飞，
悠然林间任盘旋。
谁还寻思登天路，
返回旧林心喜欢。
昔日伴侣虽已去，
群鸟谐鸣欣欣然。
薄暮斜晖气清爽，
闲适惬意戏林间。

归鸟翩翩自在飞，
收敛双翅落寒条。
空阔林间尽游乐，
夜来止宿高树梢。

晨风吹拂添清兴，
众鸟谐鸣乐陶陶。
赠缴已无施用处。
射者藏之莫操劳！
陶渊明集卷之二 诗五言

形影神并序

[说明]

这是三首富于哲理性的组诗。形指人的肉体，影指人的影子，神指人的精神、灵魂。此诗约作于晋义熙九年（413），时诗人四十九岁。

东晋时期社会动乱，宗教神学泛滥。而陶渊明的家乡庐山，正是当时南方传播佛教的中心。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，大力宣扬净土宗教义，在此之前撰有《形尽神不灭论》及《万佛影铭》等，宣扬人死之后精神可以离开形、影而独立存在，并通过轮回获得来生的幸福。陶渊明与慧远有过一些交往，这三首诗就是针对慧远而发的。诗歌通过形、影、神三个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形象和他们之间的生动的对话，反映了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，并表达了不同于佛教哲学的观点。诗中虽表现了对人生短促、不能长生久视的苦闷与悲哀，但最终仍是采取了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”的达观人生态度。

贵贱贤愚⁽¹⁾，莫不营营以惜生⁽²⁾，斯甚惑焉⁽³⁾。故极陈形影之苦⁽⁴⁾，言神辨自然以释之⁽⁵⁾。好事君子⁽⁶⁾，共取其心焉⁽⁷⁾。

形赠影⁽⁸⁾

天地长不没，山川无改时⁽⁹⁾。
草木得常理，霜露荣悴之⁽¹⁰⁾。
谓人最灵智，独复不如兹⁽¹¹⁾。
适见在世中，奄去靡归期⁽¹²⁾。
奚觉无一人，亲识岂相思⁽¹³⁾？
但余平生物，举目情凄而⁽¹⁴⁾。
我无腾化术，必尔不复疑⁽¹⁵⁾。
愿君取吾言，得酒莫苟辞⁽¹⁶⁾。

[注释]

- (1)贵贱贤愚：泛指各种各样的人。
(2)营营：原是形容往来不绝。忙碌奔波的样子，这里指千方百计地谋求、惜生：爱惜自己的生命。
(3)斯：这，指代“营营以惜生”的人。惑：迷乱，这里作“糊涂”解。
(4)极陈：详尽地陈述。
(5)辨：辨析。自然：指自然之理。释：开释，排遣。
(6)好事君子：关心此事的人们。君子：对人的尊称。

(7)其心：指这组诗所阐明的道理。

(8)这首诗写形对影的赠言：天地、山川之形可以永存，草木虽枯犹能再生，而只有人的形体必然要死亡消失，所以应当及时饮酒行乐。

(9)长不没：永远存在，不会消亡。无改时：永恒不变。

(10)常理：永久的规律。荣悴之：使它开花与衰落。之：指草木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秋冬之季，寒霜使草木凋零枯萎；春夏之季，雨露又使它们重新繁茂。

(11)谓人最灵智：是说人在天地万物中最为尊贵、杰出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人，天地之性最贵者也。”《礼记·礼运篇》：“人者，其天地之德，阴阳之交，鬼神之会，五行之秀气也。”又说：“人者，天地之心也，五行之端也，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。”不如兹：指不能像天地草木那样。

(12)适：刚才。奄去：忽然消失，指死亡。奄；忽然。靡：无，没有。

(13)奚觉：谁会感觉到。无一人：少了一人。岂：犹言“其”，“岂不”的意思。

(14)余：剩余，留存。平生物：指生前所用之物。而（ér 儿）：流泪的样子。

(15)腾化术：修炼成仙的法术。尔：那样，指死去。

(16)苟：草率，随便。

[译文]

天地长久不会消亡，
山川永恒不变模样。
草木依顺自然规律，
秋冬凋零春夏再长。
虽说人是万灵之尊，
唯独不能长存世上。
刚才见他活在人间，
转眼逝去再见无望。
谁会感觉缺少一人？
亲友至交才会心伤。
只剩生前所用物件，
睹物心伤泪流成行。
你我既无升仙法术，
必将死灭莫再彷徨。
愿你听取我的衷言，
得酒便饮莫要辞让。

影答形⁽¹⁾

存生不可言，卫生每苦拙⁽²⁾。
诚愿游昆华，邈然兹道绝⁽³⁾。
与子相遇来，未尝异悲悦⁽⁴⁾。
憩荫苦暂乖，止日终不别⁽⁵⁾。
此同既难常，黯尔俱时灭⁽⁶⁾。
身没名亦尽，念之五情热⁽⁷⁾。
立善有遗爱，胡为不自竭⁽⁸⁾？
酒云能消忧，方此诟不劣⁽⁹⁾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写影对形的回答：生命永存既不可能，神仙世界亦无路可通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尽力立下善德，留给后人，这岂不比饮酒行乐要高尚得多。

(2)存生：使生命永存。《庄子·达生》：“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，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，则世奚足为哉！”卫生：保护身体，使人健康长寿。拙：愚笨，指无良策。

(3)昆华：昆仑山和华山，传说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邈然：渺茫。

(4)子：您，指形。未尝异悲悦：悲哀与喜悦从来没有相异过，即指形悲影也悲，形喜影也喜。

(5)憩(qì气)荫：在荫影下休息。乖：分离。止日：在阳光下。

(6)黯(an暗)尔：黯然，心神沮丧的样子。

(7)五情：《文选·曹植 上责躬应诏诗表》：“形影相吊，五情愧赧。”刘良注：“五情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怨。”亦泛指人的情感。

(8)立善：古人把立德、立功、立言叫做三不朽，总称为立善。遗爱：留给后世的恩惠。胡为：为什么。竭：尽，谓尽力、努力。

(9)方：比较。诘(jù巨)：岂。

[译文]

长生不老本无指望，
养身延年苦无良策。
甚想访游神仙世界，
虚无飘渺道路断绝、
自从与你相遇以来，
彼此一致悲哀欢悦。
荫影之中暂时分离，
阳光之下再无分别。
形影不离既难长久，
黯然伤神同时毁灭。
身死之后名声亦尽，
每念及此激荡情怀。
立下善德留惠后世，
为何不能自勉尽力？
虽说饮酒能消忧愁，
与此相比岂不拙劣！

神释⁽¹⁾

大钧无私力，万理自森著⁽²⁾。
人为三才中，岂不以我故⁽³⁾！
与君虽异物，生而相依附⁽⁴⁾。
结托善恶同，安得不相语⁽⁵⁾！
三皇大圣人，今复在何处⁽⁶⁾？
彭祖爱永年，欲留不得住⁽⁷⁾。
老少同一死，贤愚无复数⁽⁸⁾。
日醉或能忘，将非促龄具⁽⁹⁾？
立善常所欣，谁当为汝誉⁽¹⁰⁾？

甚念伤吾生，正宜委运去⁽¹¹⁾。
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⁽¹²⁾。
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⁽¹³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神针对形、影的苦衷和不同观点进行排解。认为长生永存的幻想是靠不住的，人生终将一死；但饮酒使人短寿，立善也无人为之称誉，过分担忧生死之事反而会损伤自己的生命；因此莫如顺应自然，以达观的态度等闲视之，不必为之多虑。

(2)大钧：指运转不停的天地自然。钧本为造陶器所用的转轮，比喻造化。无私力：谓造化之力没有偏爱。万理：万事万物。森：繁盛。著：立。

(3)三才：指天、地、人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“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材而两之。”以：因为。我：神自谓。故：缘故。

(4)君：你们，指形和影。

(5)结托：结交依托，谓相互依托，共同生存。安得：怎能。

(6)三皇：指古代传说中的三个帝王，说法不一，通常称伏羲、燧人、神农为三皇。

(7)彭祖：古代传说中的长寿者，生于夏代，经殷至周，活了八百岁。爱：当是“受”字之讹，谓彭祖享受了八百岁高龄。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受寿永多，夫何久长？”王逸注：“彭祖至八百岁，犹自悔不寿，恨枕高而眠远也。”永年：长寿。留：留在人间，不死。

(8)复：再。数：气数，即命运。这两句是说，寿长、寿短同是一死，贤人、愚人也并无两种定数。

(9)日：每天。忘：指忘记对死亡的担忧。将非：岂非。促龄：促使人寿短。具：器，指酒。

(10)当：会，该。为汝誉：称赞你。

(11)甚念：过多地考虑。委运：随顺自然。

(12)纵浪：放浪，即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大化：指自然的变化。

(13)无；同“毋”，不要。

〔译文〕

天地自然并无偏爱，
万物生存自有其处。
人与天地并称三才，
岂非因了我的缘故！
我与你们虽不相同，
有生以来相互依附。
交深情厚好恶一致，
怎能不将衷言倾诉！
古代三皇人称大圣，
时至今日皆在何处？
彭祖虽然享得高寿，
想要永存已成灰土。
长寿短命同样一死，
贤达愚昧亦无定数。
整天醉酒或可忘忧，
饮酒伤身使人短寿。
树立善德令人欣慰，

身死之后谁会赞誉？
过分担忧伤我生命，
莫如听凭命运摆布。
置身自然无拘无束，
既不欣喜亦不忧惧。
命有定数当尽便尽，
不必独自苦苦思虑。

九日闲居并序

〔说明〕

九日，即农历九月九日，重阳节。此时菊花盛开，古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，认为可以益寿延年。陶渊明于酒有着特殊的嗜好，他在《读山海经》其五中说：“在世无所须，惟酒与长年。”然而值此重阳佳节，诗人面对满园盛开的菊花，却无酒可饮，看来已是生活拮据，酒米乏绝。因而诗人深为感慨，写下此诗以寄情怀。从诗中“空视时运倾”、“淹留岂无成”等句可以看出，尽管诗人闲居，但内心并没有完全平静，他还是有所关心、有所追求的。

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⁽¹⁾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⁽²⁾，空服九华⁽³⁾，寄怀于言。

世短意常多，斯人乐久生⁽⁴⁾。
日月依辰至，举俗爱其名⁽⁵⁾。
露凄暄风息，气澈天象明⁽⁶⁾。
往燕无遗影，来雁有余声⁽⁷⁾。
酒能法百虑，菊解制颓龄⁽⁸⁾。
如何蓬庐士，空视时运倾⁽⁹⁾！
尘爵耻虚曩，寒华徒自荣⁽¹⁰⁾。
敛襟独闲谣，缅焉起深情⁽¹¹⁾。
栖迟固多娱，淹留岂无成⁽¹²⁾？

〔注释〕

(1)爱重九之名：农历九月九日为重九；古人认为九属阳之数，故重九又称重阳。“九”和“久”谐音，有活得长久之意，所以说“爱重九之名。”

(2)醪(láo 劳)：汁滓混合的酒，即浊酒，今称甜酒或醪糟。靡(mi 米)：无。靡由，即无来由，指无从饮酒。

(3)九华：重九之花，即菊花。华同“花”。

(4)世短意常多：人生短促，忧思往往很多。这句本《古诗十九首》其十五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之意。斯人：指人人。乐久生：喜爱活得长久。

(5)依辰至：依照季节到来。辰：指日、月的交会点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日月之会是谓辰。”举俗爱其名：整个社会风俗都喜爱“重九”的名称。魏文帝曹丕《九日与钟繇书》说：“岁往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”

(6)露凄：秋霜凄凉。暄风：暖风，指夏季的风。气澈：空气清澈。天象明：天空明朗。

(7)这两句是说，南去的燕子已无踪影，从北方飞来的大雁鸣声不绝。以上四句写秋之佳景。

(8)祛(qu 区)：除去。制：止。颓龄：衰暮之年。

(9)蓬庐士：居住在茅草房子中的人，即贫士，作者自指。空视：意谓白白地看着。时运：时节，这里指重九节。倾：尽。

(10)尘爵耻虚罍(lei 雷)：酒杯的生尘是空酒壶的耻辱。爵：饮酒器，指酒杯。因无酒而生灰尘，故曰“尘爵”。罍：古代器名，用以盛酒或水，这里指大酒壶。此句意本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瓶之罄矣，惟罍之耻。”寒华：指秋菊。徒：徒然，白白地。荣：开花。

(11)敛襟：整一整衣襟，指正坐。谣：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。《诗经·魏风·园有桃》：“我歌且谣。”毛传：“曲合乐曰歌，徒歌曰谣。”这里指作诗。缅：遥远的样子，形容后面的“深情”。

(12)栖迟：游息，指闲居。

淹留：久留，指长期隐退。淹留岂无成：反用《楚辞·九辨》“蹇淹留而无成”，意谓长期隐退，难道就一事无成！

〔译文〕

我在家闲居，喜爱“重九”这个名称。秋菊满园，但无酒可饮，徒然地欣赏秋菊，写下此诗，寄托我的情怀。

短暂人生愁绪多，
世人无不好长生。
日月运转又重九，
举世人人爱其名。
夏去秋来霜露冷，
秋高气爽天空明。
南去燕子无踪影，
北来大雁阵阵鸣。
饮酒能消百般虑，
品菊可使年寿增。
悲哉茅屋清贫士，
空叹佳节去匆匆。
酒杯生尘酒壶空，
秋菊徒然自繁荣。
整襟独坐闲歌咏，
遐想顿时起深情。
隐居闲适多乐趣，
难道竟无一事成！

归园田居五首

〔说明〕

这组诗大约是陶渊明由彭泽令任上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，即晋安帝义熙二年(406)所作，当时诗人四十二岁。

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的陶渊明，已实在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，他坚决地辞官归隐，躬耕田园，且从此终身不再出仕。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，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，还有清静的田园、淳朴的交往、躬耕的体验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，也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真朴、

静淡、旷达的风格。

其一(1)

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(2)。
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(3)。
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(4)。
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(5)。
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(6)。
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(7)。
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(8)。
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(9)。
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(10)。
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(11)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辞职归田的愉快心情和乡居的乐趣。诗中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平和静穆的田园风光，表现了诗人对于官场的厌恶及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趣。

(2)适俗韵：适应世俗的气质、品性。性：禀性，本性。丘山：指大自然。

(3)尘网：世俗的罗网，比喻仕途、官场。三十年：疑当为“十三年”。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初仕江州祭酒，至辞彭泽令归田，前后恰好十三年。

(4)羁(jī 基)鸟：被束缚在笼中的鸟。池鱼：养在池塘中的鱼。这两句以羁鸟、池鱼比喻自己过去在仕途生活中的不自由，以旧林、故渊比喻田园。

(5)守拙：保持拙朴、愚直的本性。是说自己不肯投机逢迎，不善于做官。

(6)方宅：住宅方圆四周。

(7)罗：排列。

(8)暧(ai 爱)暧：昏暗不明的样子。依依：轻柔的样子。墟里：村落。

(9)此二句化用汉乐府《鸡鸣行》“鸡鸣桑树颠，狗吠深宫中”而来。颠：顶端。

(10)虚室：虚空闲寂的居室。比喻心室纯净而无名利之念。语本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“瞻彼阒者，虚室生白。”

(11)樊笼：关鸟兽的笼子。比喻不自由的境地。

〔译文〕

从小即无随俗气韵，
生性喜爱山川自然。
谁知落入仕途俗网，
一去便是一十三年。
笼中之鸟怀恋旧林，
他养之鱼思念故渊。
南郊野外开垦荒地，
恪守拙性归耕田园。
住宅方圆十余亩地，
简陋茅屋有八九间。
榆柳树荫遮蔽后檐，
桃树李树排列院前。
远处村落依稀可见，

飘荡升腾袅袅炊烟。
深巷传来犬吠之声，
雄鸡啼鸣桑树之巅。
户内庭院清洁幽雅，
心中纯净无比安闲。
久困笼中渴望自由，
我今又得返回自然。

其二⁽¹⁾

野外罕人事，穷巷寡轮鞅⁽²⁾。
白日掩荆扉，虚室绝尘想⁽³⁾。
时复墟曲中，披草共来往⁽⁴⁾。
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⁽⁵⁾。
桑麻日已长，我土日已广⁽⁶⁾。
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⁽⁷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诗人归隐田园后的生活情趣。诗中表现出对纯朴的田园劳动生活的热爱，同时也反映出对世俗仕宦生活的鄙弃。

(2)野外：郊野，指乡居。罕：少。人事：指世俗交往。穷巷：“僻巷。寡：少。轮鞅(yang 央)：代指车马。轮指车轮，鞅是套在马颈上的皮套子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住在郊野，很少与世俗交游往来；偏僻的巷子里，很少有车马来往。

(3)掩：关闭。荆扉：柴门。绝尘想：断绝世俗的念头。

(4)时复：常常。墟曲：偏僻的村落。犹“墟里”。曲：隐僻的角落。披：拨开。共来往：指和村里人相互来往。

(5)杂言：世俗尘杂的言谈。但道：只说。

(6)日：一天天地。我土：指自己开垦的土地。

(7)霰(xiǎn 线)：小雪珠。草莽：草丛。

〔译文〕

乡居少与世俗交游，
僻巷少有车马来往。
白天依旧柴门紧闭，
心地纯净断绝俗想。
经常涉足偏僻村落，
拨开草丛相互来往。
相见不谈世俗之事，
只说田园桑麻生长。
我田桑麻日渐长高，
我垦土地日渐增广。
经常担心霜雪突降，
庄稼凋零如同草莽。

其三⁽¹⁾

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⁽²⁾。

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⁽³⁾。
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⁽⁴⁾。
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⁽⁵⁾。

〔注释〕

- (1)这首诗通过对躬耕田园的具体描写，表现对田园生活的热爱。
(2)南山：指庐山。稀：稀疏。形容长势不佳。
(3)晨兴：早起。理：管理，治理。秽（hui 会）：指田中的杂草。带月：在月光下。带同“戴”。荷（hè 贺）：扛，肩负。
(4)狭：狭窄。草木长：草木丛生。夕露：即夜露。
(5)不足：不值得。愿：指隐居躬耕的愿望。违：违背。

〔译文〕

南山脚下把豆种，
杂草茂盛豆苗稀。
晨起下田锄杂草，
日暮月出扛锄归。
道路狭窄草茂密，
傍晚露水湿我衣。
我衣沾湿不足惜，
但愿不违我心意。

其四⁽¹⁾

久去山泽游，浪莽林野娱⁽²⁾。
试携子侄辈，披榛步荒墟⁽³⁾。
徘徊丘陇间，依依昔人居⁽⁴⁾。
井灶有遗处，桑竹残朽株⁽⁵⁾。
借问采薪者：“此人皆焉如⁽⁶⁾？”
薪者向我言：“死歿无复余⁽⁷⁾。”
“一世异朝市”，此语真不虚⁽⁸⁾！
人生似幻化，终当归空无⁽⁹⁾。

〔注释〕

- (1)这首诗通过描写游历废墟以及同采薪者之间的对答，表达了诗人不胜沧桑、人生无常的感慨。其中流露出的感伤情怀，虽不免消极悲观，但这正是诗人内心痛苦的反映。
(2)去：离开。山泽：山川湖泽。浪莽：放纵不拘之意。
(3)试：姑且。披：分开。拨开。榛（zhen 针）：树丛。荒墟：荒废的村落。
(4)丘陇：这里指坟墓。依依：隐约可辨的样子。
(5)残朽株；指残存的枯木朽株。
(6)借问：请问。采薪者：砍柴的人。此人：这些人，指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人。焉：何，哪里。如：往。
(7)歿（mò 末）：死。
(8)一世异朝市：意思是说，经过三十年的变迁，朝市已面目全非，变化很大。这是当时的一句成语。一世：三十年。朝市：朝廷和集市，指公众聚集的地方。
(9)幻化：指人生变化无常。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“因形移易者，谓之化，谓之幻。……知幻化

之不异生死也，始可与学幻矣。”空无：灭绝。郗超《奉法要》：“一切万有归于无，谓之为空。”

〔译文〕

离别山川湖泽已久，
纵情山林荒野心舒。
姑且带着子侄晚辈，
拨开树丛漫步荒墟。
游荡徘徊坟墓之间，
依稀可辨前人旧居。
水井炉灶尚有遗迹，
桑竹残存枯于朽株。
上前打听砍柴之人：
“往日居民迁往何处？”
砍柴之人对我言道：
“皆已故去并无存余。”
“三十年朝市变面貌”，
此语当真一点不虚。
人生好似虚幻变化，
最终难免抵灭空无。

其五⁽¹⁾

怅恨独策还，崎岖历榛曲⁽²⁾。
山涧清且浅，遇以濯我足⁽³⁾。
滴我新熟酒，只鸡招近局⁽⁴⁾。
日入室中暗，荆薪代明烛⁽⁵⁾。
欢来苦夕短，已复至天旭⁽⁶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从内容上看，此诗似与上一首相衔接。诗人怀着怅恨的心情游山归来之后，盛情款待村中近邻，欢饮达旦。诗中虽有及时行乐之意，但处处充满纯朴之情。

(2)怅恨：惆怅烦恼。策：策杖，拄杖，这里作动词用。崎岖：地面高低不平的样子。历：走过。榛曲：树木丛生的曲折小路。

(3)濯(zhuo 浊)：洗。

(4)漉(lu 鹿)酒：用布过滤酒。滤掉酒糟。近局：近邻。(5)日入：太阳落山。荆薪：烧火用的柴草。

(6)苦：恨，遗憾。天旭：天亮。

〔译文〕

独自怅然拄杖还家，
道路不平荆榛遍地。
山涧流水清澈见底，
途中歇息把足来洗。
滤好家中新酿美酒，
烹鸡一只款待邻里。

太阳落山室内昏暗，
点燃荆柴把烛代替。
兴致正高怨恨夜短，
东方渐白又露晨曦。

游斜川并序

〔说明〕

此诗写于宋武帝永初二年（421），陶渊明五十七岁。诗歌在赞美斜川一带自然风光的同时，抒发了诗人晚年苦闷的心境。其中虽然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消极不满情绪，但诗人那种孤高不群、坚贞挺拔的情操，却卓然可见。此诗的序文是一篇精美的山水游记，言情并茂，充满诗情画意，与诗歌交相辉映，自然浑成。

辛丑正月五日⁽¹⁾，天气澄和⁽²⁾，风物闲美⁽³⁾，与二三邻曲⁽⁴⁾，同游斜川⁽⁵⁾。临长流，望曾城⁽⁶⁾。鲂鲤跃鳞于将夕⁽⁷⁾，水鸥乘和以翻飞⁽⁸⁾。彼南阜者⁽⁹⁾，名实旧矣⁽¹⁰⁾，不复乃为嗟叹。若夫曾城，傍无依接⁽¹¹⁾，独秀中皋⁽¹²⁾，遥想灵山⁽¹³⁾，有爱嘉名⁽¹⁴⁾。欣对不足⁽¹⁵⁾，率尔赋诗⁽¹⁶⁾。悲日月之遂往，悼吾年之不留。各疏年纪、乡里⁽¹⁷⁾，以记其时日。

开岁倏五日，吾生行归休⁽¹⁸⁾。
念之动中怀，及辰为兹游⁽¹⁹⁾。
气和天惟澄，班坐依远流⁽²⁰⁾。
弱湍弛文纺，闲谷矫鸣鸥⁽²¹⁾。
遇泽散游目，缅然睎曾丘⁽²²⁾。
虽微九重秀，顾瞻无匹侍⁽²³⁾。
提壶接宾侣，引满更献酬⁽²⁴⁾。
未知从今去，当复如此不⁽²⁵⁾？
中筋纵遥情，忘彼千载忧⁽²⁶⁾。
且极今朝乐，明日非所求⁽²⁷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辛丑：指宋武帝永初二年（421）。按录钦立本“丑”作“西”。

(2)澄和：清朗和暖。

(3)风物：风光，景物。闲美：闲静优美。

(4)邻曲：邻居。

(5)斜川：地名。据骆庭芝《斜川辨》，斜川当在今江西都昌附近湖泊中。

(6)曾城：山名。曾同“层”。一名江南岭，又名天子鄣，据说上有落星寺，在庐山北。

(7)鲂（fang 房）：鱼名。

(8)和：和风。

(9)南阜：南山，指庐山。

(10)名实旧矣：旧与新对应，有熟悉之意。这句意思是说，庐山的美名和美景、我久已熟悉了。

(11)傍无依接：形容曾城高耸独立，无所依傍。

(12)独秀中皋（gao 高）：秀丽挺拔地独立在泽中高地。皋：近水处的高地。晋代庐山诸道人《游石门诗序》说：鄣山“基连大岭，体绝众阜，此虽庐山之一隅，实斯地之奇观”。(13)灵山：指

昆仑山最高处的曾城，又叫层城。古代神话传说，昆仑山为西王母及诸神仙所居，故曰灵山。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昆仑之山三级：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桐；二曰玄圃，一名阊风；上曰层城，一名天庭，是谓太帝之居。”所以，灵山又称层城九重。这是诗人游斜川时，由目前所见之曾城，而联想到神仙所居的昆仑曾城，故曰“遥想灵山”。

(14)嘉名：美名。眼前之曾城与神仙所居之曾城同名，因爱彼而及此，故曰“有爱嘉名”。

(15)欣对不足：意思是说，高兴地面对曾城山赏景，尚不足以尽兴。

(16)率尔：本是形容贸然、轻率的样子，这里作“即兴”解。

(17)疏：有条理地分别记载。乡里：指籍贯。

(18)开岁：一年开始，指元旦。倏（shu 书）：忽然，极快。行：即将，将要。休：生命休止，指死亡。

(19)动中怀：内心激荡不安。及辰：及时，趁着好日子。兹游：这次游赏，指斜川之游。

(20)气和：天气和暖。天惟澄：天空晴朗。班坐：依次列坐。依：依傍，顺着。远流：长长的流水。

(21)弱湍：舒缓的水流。驰：快速游动。文鲂：有花纹的鲂鱼。闲谷：空谷。矫：高飞。鸣鸥：鸣叫着的水鸥。

(22)迥（jiōng 窘）泽：广阔的湖水。迥，远。散游目：纵目远望，随意观赏。缅然：沉思的样子。睇（dī 弟）：流盼。曾丘：即曾城。

(23)微：无；不如。九重：指昆仑山的曾城九重。秀：秀丽。顾瞻：即瞻前顾后，放眼四周。匹俦：匹敌，同类。

(24)壶：指酒壶。接：接待。引满：斟酒满杯。更：更替，轮番。献酬：互相劝酒。

(25)从今去：从今以后。不：同“否”。

(26)中筋（shang 商）：饮酒至半。纵遥情：放开超然世外的情怀。千载忧：指生死之忧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之十五：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”

(27)极：指尽情。

[译文]

辛丑年正月初五日，天气晴朗和暖，风光景物宁静优美。我与两三位邻居，一同游览斜川。面对悠然远逝的流水，眺望曾城山。夕阳中，鲂鱼、鲤鱼欢快地跃出水面，鳞光闪闪；水鸥乘着和风自由自在地上下翻飞。那南面的庐山久负盛名，我已很熟、不想再为它吟诗作赋。至于曾城山，高耸挺拔，无所依傍，秀丽地独立于平泽之中；遥想那神仙所居的昆仑曾城，就更加喜爱眼前这座山的美名。如此欣然面对曾城赏景，尚不足以尽兴，于是即兴赋诗，抒发情怀。岁月流逝不返，使我感到悲伤；美好的年华离我而去不再停留，使我内心哀痛。各位游伴分别写下年龄，籍贯，并记下这难忘的一天。

新岁匆匆又过五日。
我的生命终将止休。
想到这些胸中激荡，
趁此良辰携友春游。
天气和暖碧空如洗，
依次列坐偎傍溪流。
缓缓流水鱼儿驰游，
静静空谷高翔鸣鸥。
湖泽广阔纵目远眺，

凝视曾城沉思良久。
秀美不及曾城九重，
目极四周无与匹涛。
提起酒壶款待游伴，
斟满酒杯相互劝酬。
尚且不知自今以后，
能否如此欢乐依旧？
酒至半酣放开豪情，
全然忘却千载忧愁。
今朝欢乐姑且尽兴，
明日如何非我所求。

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⁽¹⁾

〔说明〕

此诗作于晋义熙十二年（416），陶渊明五十二岁。

萧统《陶渊明传》说：“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，与学士祖企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《礼》，加以讎校。所住公廨，近于马队。是故渊明示其诗云：‘周生述孔业，祖谢响然臻。马队非讲肆，校书亦已勤。’”从诗中“意中人”等语中可以看出，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。陶渊明认为他们校书讲《礼》，十分勤苦，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，值得赞扬；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，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，未免滑稽可笑。所以诗中有称扬，也有调侃，最终以归隐相招，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。

负痾颓檐下，终日无一欣⁽²⁾。
药石有时闲，念我意中人⁽³⁾。
相去不寻常，道路邈何因⁽⁴⁾？
周生述孔业，祖谢响然臻⁽⁵⁾。
道丧向千载，今朝复斯闻⁽⁶⁾。
马队非讲肆，校书亦已勤⁽⁷⁾。
老夫有所爱，思与尔为邻⁽⁸⁾。
愿言海诸子，从我颖水滨⁽⁹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周续之：字道祖，博通五经，入庐山事释慧远，与刘遗民、陶渊明号称“浔阳三隐”。祖企、谢景夷：据萧统《陶渊明传》所记，二人皆为州学士。郎：对男子的尊称。逯本此诗题作《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》，按“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”语本萧统《陶渊明传》，后人引以为注，遂讹添诗题，不足信。

(2)痾·（婀）：病。颓檐：指破败的房子。颓：倒塌，衰败。欣：欢喜。

(3)药石：治病的药物和贬石。泛指药物。闲：间，间断。意中人：所思念的人，指周续之等三人。

(4)寻、常：古代计量长度的单位，八尺为寻，两寻为常。邈：遥远。这两句是说，我和你们相隔很近，但为什么道路显得那么遥远？

(5)周生：指周续之。生，旧时对读书人的称呼。述孔业：传授孔子的儒教。祖、谢：祖企、谢

景夷。响然臻（zhen 真）：响应而至。臻：至，到。

(6)道：指孔子的儒家之道。向：将近。复斯闻：“复闻斯”的倒装。斯：这，指“道”。

(7)马队：指马厩，养马之处。讲肆：指讲堂，讲舍。校（jiao 较）书：校对。订正书籍。勤：勤苦。

(8)老夫：作者自指。尔：你们。

(9)言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诤：劝说。颖（ying 影）水：河名，发源于河南登封县境，入安徽省境淮水。晋时皇甫谧《高士传》记，传说尧时有位隐士叫许由，隐居于颖水之滨，箕山之下，尧召他出来做官，许由不愿听，洗耳于颖水。陶此诗意在以隐居相召。

〔译文〕

破败茅屋抱病居，
终日无事可欢欣。
药石时而得间断，
经常思念我友人。
彼此相隔并非远，
路途遥遥是何因？
周生传授孔子业，
祖谢响应遂紧跟。
儒道衰微近千载，
如今于此又听闻。
马厩岂能作讲舍，
尔等校书太辛勤。
我虽年迈有所好，
愿与你们作近邻。
真心奉劝诸好友，
随我隐居颖水滨。

乞食

〔说明〕

此诗当是诗人晚年所作。诗中记叙了一次由于饥饿而出门借贷，并得人遗赠、留饮的活动。前四句通过具体的动作和内心状态，形象地传达出诗人复杂的心情；中间六句写受到主人的盛情款待，由“谈谐”而“情欣”，由酣饮而赋诗的情景；末四句对主人表示感激之情，写得悲愤而寄慨遥深。这首诗不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晚年贫困生活的一个侧面，而且也真实地反映出陶渊明朴拙真率的个性。

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⁽¹⁾。
行行至斯里，叩门拙言辞⁽²⁾。
主人解余意，遗赠岂虚来⁽³⁾？
谈谐终日夕，觞至辄倾杯⁽⁴⁾。
情欣新知欢，言咏遂赋诗⁽⁵⁾。
感子漂母惠，愧我非韩才⁽⁶⁾。
衔戢知何谢，冥报以相贻⁽⁷⁾。

[注释]

(1)驱我去：逼迫我走出家门。竟：究竟。何之：往何处去。之：往。

(2)斯：这。里：居民聚居的地方，指村里。拙言辞：拙于言辞，不知该怎么说才好。这里表现一种羞于启齿、欲言又止的复杂心理活动。

(3)解余意：理解我的来意。遗(wèi 位)：赠送。岂虚来：哪能让你(指诗人)白跑一趟。

(4)谈谐：彼此谈话投机。觞至辄倾杯：每次进酒总是一饮而尽。辄：就，总是。

(5)新知：新交的朋友。言咏：吟咏。

(6)感：感激。子：对人的尊称。漂母惠：像漂母那样的恩惠。漂母，在水边洗衣服的妇女。事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当年韩信在城下钓鱼，有位漂母怜他饥饿，给他饭吃，韩信发誓日后报答此恩。后来韩信帮助刘邦灭了项羽，被封为楚王，果然派人找到那位漂母，赠以千金。非韩才：没有韩信的才能。

(7)衔戢(jí 集)：谓敛藏于心，表示衷心感激。戢：藏。冥报：谓死后在幽冥中报答。贻：赠送。

[译文]

饥饿驱我出门去，
不知究竟去哪里。
前行来到此村落，
敲门却难致词语。
主人理解我心意，
慷慨相赠来不虚。
畅谈终日话投机，
斟酒即饮不客气。
新交好友心欢畅，
即席赋诗表情意。
感你恩深似漂母，
无韩信才我心愧。
牢记胸中如何谢，
死后报答君恩惠。

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⁽¹⁾

【说明】

此诗写同几位友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的情景。在“天气佳”的背景下，此次游赏处处充满着轻松与欢乐，以至于使诗人完全忘情而酣饮欢歌。但就在这轻松、欢乐的背后，却隐藏着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：“余襟良已殫”。清代王夫之说此诗“笔端有留势”，即谓此诗在艺术上貌似轻快而内含深忧，具有含蓄深厚的特点。

今日天气佳，清吹与鸣弹⁽²⁾。
感彼柏下人，安得不为欢⁽³⁾？
清歌散新声，绿酒开芳颜⁽⁴⁾。
未知明日事，余襟良已殫⁽⁵⁾。

[注释]

(1)诸人：众人。周家墓：据《晋书·周访传》载：陶侃当初乡居未显达时，遭父母丧，将要下葬，家中忽失一牛。陶侃寻牛时遇一老父，老父说：“前冈见一牛，眠山污中，其地若葬，位极人臣矣。”又指一山说：“此亦其次，当出二千石。”于是陶侃葬父母于前一山。将另一山指示给周访，访葬其父，果为刺史。陶、周两家世婚。陶渊明这次所游之地，也许就是周访家墓。

(2)清吹：指管乐器。鸣弹：指弦乐器。

(3)感：感悟，有感于。柏下人：指葬在柏树下的墓中人。安得：怎能。

(4)清歌：清亮的歌声。散：发出。绿酒：新酒。新酿之酒呈绿色，故称。开：启。芳颜：美好的容颜。指笑逐颜开。

(5)明日事：指将来之事，包括生死之忧。襟：心怀。良：甚。殚(d n丹)：竭尽。

【译文】

今日天气多美好，
管乐清吹鸣琴弹。
感慨柏下长眠者，
人生怎能不为欢？
清歌一曲发新声，
新酒使人开笑颜。
未知明日生死事，
快意当前且尽欢。

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⁽¹⁾

〔说明〕

此诗写于晋义熙十四年(418)，陶渊明五十四岁。

这首诗以哀怨悲伤为基调，历述自己从少年以来所遭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，过着饥寒贫困的痛苦生活。诗人“结发念善事”，本指望从善而得福，但一生的不幸遭遇和现实的穷愁困顿，使他不能不对天道产生了怀疑，并进而归结到无钟子期那样的知音而慷慨悲歌，从而更加深了哀怨悲伤之情。

诗人以直抒胸臆的手法，述遭遇，则如泣如诉，历历在目；抒怀抱，则跌宕起伏，凄怆感人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天道幽且远，鬼神茫昧然⁽²⁾。
结发念善事，g 俛六九年⁽³⁾。
弱冠逢世阻，始室丧其偏⁽⁴⁾。
炎火屡焚如，螟螣恣中田⁽⁵⁾。
风雨纵横至，收敛不盈廛⁽⁶⁾。
夏日长抱饥，寒夜无被眠⁽⁷⁾。
造夕思鸡鸣，及晨愿乌迁⁽⁸⁾。
在己何怨天，离忧凄目前⁽⁹⁾。
吁嗟身后名，于我若浮烟⁽¹⁰⁾。
慷慨独悲歌，钟期信为贤⁽¹¹⁾。

【注释】

(1)怨诗楚调：汉乐府相和歌辞中有楚调。王僧虔《技录》：“楚调曲中有《怨歌行》。”本诗

就是模仿这种体裁，以抒发哀怨悲伤之情。庞主簿：即庞遵，字通之，诗人的朋友。主簿是其官职。邓治中：事迹不详，亦为诗人之友。治中是其官职。

(2)天道：犹言天命。古人迷信认为，人的福祸命运是由上天主宰、支配的。幽且远：深邃而玄远。茫昧然：幽暗不明的样子。

(3)结发：犹“束发”，谓年轻的时候，一般指十五岁以上。《大戴礼·保傅》：“束发而就大学。”注：“束发谓成童。”又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成童舞象。”注：“成童，十五以上。”念善事：打算做好事、积善德。g 倦(m nmi n敏免)：勤勉，努力。六九年：五十四岁。

(4)弱冠：指二十岁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二十曰弱，冠。”弱，年少。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。世阻：世道险阻。陶渊明二十岁时，是晋孝武帝太元九年(384)，当时北方的前秦大举入寇，时局动乱；同时江西一带又遭灾荒。这就是“逢世阻”的具体内容。始室：指三十岁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三十而有室(妻)，始理男事。”丧其偏：这里指丧妻。古代死去丈夫或妻子都叫“丧偏”。

(5)炎火：炎日似火。指旱天烈日。焚如：火烧一般。螟螣(míng yù 冥域)：侵食禾苗的两种害虫。《吕氏春秋·任地》：“又无螟螣。”高诱注：“食心曰螟，食叶曰螣。”恣：恣意，放纵。中田：即田中。

(6)纵横：形容狂风暴雨之猛烈。收敛：收获。不盈廛(chán 蝉)：不够交纳田税。盈，满。廛，古代一夫之田。亦指田税。孙治让《周礼正义·遂人》：“《诗》所云‘三百廛兮’者，自是三百家之税。”

(7)抱饥：谓挨饿。寒夜：指冬夜。

(8)造夕：到了傍晚。思：盼。乌迁：太阳迁逝，即太阳落山。古代传说日中有三足乌，所以太阳为金乌。这两句意思是说，由于饥寒交迫，度日艰难，所以一到傍晚就盼望天明，而刚至早晨又希望太阳快些落山。

(9)离忧：遭遇忧患，离，通“罹”。凄：凄然，悲伤。

(10)吁嗟(xū jiē 虚阶)：感叹词。浮烟：飘浮的云烟，喻不值得关心的事物。

(11)钟期：即钟子期，是古代音乐家伯牙的知音。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，钟子期曰：峨峨然若泰山。志在流水，曰：洋洋然若江河。子期死，伯牙绝弦，以无知音者。”许人在这里借钟子期指庞主簿、邓治中，表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这首悲歌的深意。信：确实。

【译文】

天道幽深而玄远，
鬼神之事渺难算。
年少已知心向善，
五十四岁犹勤勉。
二十岁上遭时乱，
三十丧妻我独鳏。
旱天烈日似火烧，
害虫肆虐在田间。
风雨交加来势猛，
收获不足纳税钱。
夏日缺粮长饥饿，
冬夜无被受冻寒；
夜幕降临盼天亮，
日出却愿日落山。
我命自苦难怨天，
遭受忧患心熬煎。

死后名声何足叹，
在我视之如云烟。
慷慨悲歌孤独心，
唯有知音晓哀怨。

答庞参军并序

〔说明〕

这首五言诗与另一首同题的四言诗皆作于同一年，当为宋少帝景平二年（424），本年八月改元，为宋文帝元嘉元年，陶渊明六十岁。诗题中的庞氏，为当时荆州刺史刘义隆的镇军参军。这年春天，他由得阳出使江陵，有诗赠渊明，渊明即以此诗作答。

从诗序及诗中可以看出，尽管陶渊明与庞参军相识并不太久，但相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为知交；尽管他们在出仕与归隐之间有所分歧，但也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淳真的友谊。所以这首诗不仅表达了诗人对庞氏的深挚友情，而且也申明了自己隐而不仕的决心。

三复来贶⁽¹⁾，欲罢不能。自尔邻曲⁽²⁾，冬春再交⁽³⁾，款然良对⁽⁴⁾，忽成旧游⁽⁵⁾。俗谚云：“数面成亲旧”⁽⁶⁾况情过此者乎？人事好乖⁽⁷⁾，便当语离⁽⁸⁾，杨公所叹⁽⁹⁾，岂惟常悲⁽¹⁰⁾？吾抱疾多年，不复为文⁽¹¹⁾；本既不丰⁽¹²⁾，复老病继之。辄依《周礼》往复之义⁽¹³⁾。且为别后相思之资⁽¹⁴⁾。

相知何必旧，倾盖定前言⁽¹⁵⁾。
有客赏我趣，每每顾林园⁽¹⁶⁾。
谈谐无俗调，所说圣人篇⁽¹⁷⁾。
或有数斗酒，闲饮自欢然⁽¹⁸⁾。
我实幽居士，无复东西缘⁽¹⁹⁾。
物新人惟旧，弱毫多所宣⁽²⁰⁾。
情通万里外，形迹滞江山⁽²¹⁾。
君其爱体素，来会在何年⁽²²⁾？

〔注释〕

(1)三复来贶（kuàng 况）：再三展读所赠之诗。贶，赠送。

(2)自尔邻曲：自从那次我们为邻。尔：那，如此。邻曲，邻居。

(3)冬春再交：冬天和春天再次相交。横跨两个年头，实际只一年多。再，第二次。

(4)款然：诚恳的样子。良对：愉快地交谈。对：对话、交谈。

(5)忽：形容很快。旧游：犹言“故友”。游；交游，游从。

(6)数面：几次见面，成亲旧：成为至亲好友。

(7)好（hào 耗）乖：容易分离。这里有事与愿违之意。乖，违背。

(8)便当：即将要。语离：话别。

(9)杨公所叹：杨公，指战国初哲学家杨朱。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：“杨子见逵路而泣之，为其可以南，可以北。”高诱注：“道九达曰逵，悯其别也。”所叹：指所感叹离别之意，亦寓有各奔前程之意。

(10)岂惟常悲：哪里只是一般的悲哀。

(11)为文：指作诗。六朝以有韵为文，无韵为笔。

(12)本：指体质。 丰：指强壮。

(13)辄依：就按照。《周礼》往复之意：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礼尚往来。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；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”

(14)资：凭借，寄托。

(15)相知：相互友好，互为知音。旧：旧交，旧友。倾盖：《史记·邹阳列传》：“谚曰：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”盖指车盖，状如伞。谚语的意思是说：有些人相互交往到老，却并不相知，如同陌路新识；有些人一见如故，即成知音。后遂以“倾盖”代指一见如故。定前言：证明前面所说的“数面成亲旧”、“相知何必旧”是对的。

(16)客：指庞参军。顾：光顾。林园：指作者所居住的地方。

(17)谈谐：彼此谈话投机。说(yuè月)：同“悦”，喜欢。圣人篇：圣贤经典。

(18)或：有时，间或。闲：悠闲。

(19)幽居士：隐居之人。东西：指为求仕而东西奔走。缘：缘分。

(20)物新人惟旧：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迟任有言曰：‘人惟求旧，器非求旧，惟新。’”物新：事物更新，诗中寓有晋宋易代之意。人惟旧：人以旧识为可贵，谓继续保持我们的友谊。弱毫：指毛笔。多所宣：多多写信。宣，表达，指写信。

(21)这两句是说：尽管我们远隔千山万水，但可以通过书信传达情意。形迹：形体，指人身。滞江山：为江山所滞。滞，不流通，谓阻隔。

(22)体素：即素体，犹言“玉体”，对别人身体的美称。来会：将来相会。

〔译文〕

我再三展读您的赠诗，爱不释手。自那次我们成为邻居，至今已是第二个冬春了，诚挚愉快地交谈，很快使我们成为了老朋友。俗话说：“几次见面便成至亲老友”，更何况我们的交情又远比这深厚呢？人生常常事与愿违，现在又要彼此话别，正如杨朱临歧而叹，哪里只是一般的悲哀！我患病多年，不再写诗；体质本来就差，又加上年老多病。就按照《周礼》所说“礼尚往来”的意思，同时也作为别后相思时的慰藉，而写下此诗。

相互知心何必老友，
倾盖如故足证此言。
您能欣赏我的志趣，
经常光顾我的林园。
谈话投机毫不俗气，
共同爱好先圣遗篇。
偶尔酿得美酒数斗，
悠闲对饮心自欢然。
我本是个隐居之人，
奔走求仕与我无缘。
时世虽变旧友可贵，
常常写信以释悬念。
情谊能通万里之外，
虽然阻隔万水千山。
但愿先生保重贵体，
将来相会知在何年？

五月旦作和戴主簿⁽¹⁾

〔说明〕

此诗写于晋义熙九年（413），陶渊明四十九岁。

诗人从时光的流逝、季节的回环往复和景物的荣衰更替，而体悟到人生有始亦必有终的道理。认为人们只要认识到了这种自然的规律，便可以逍遥任性，随顺自然，无喜无忧，以终天年，从而也不必去求仙访道了。

虚舟纵逸掉，回复遂无穷⁽²⁾。
发岁始俯仰，星纪奄将中⁽³⁾。
南窗罕悴物，北林荣且丰⁽⁴⁾。
神萍写时雨，晨色奏景风⁽⁵⁾。
既来孰不去？人理固有终⁽⁶⁾。
居常待其尽，曲肱岂伤冲⁽⁷⁾。
迁化或夷险，肆志无窟隆⁽⁸⁾。
即事如已高，何必升华嵩⁽⁹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五月旦：五月一日。和（hè 贺）：和诗。依照戴主簿所赠之诗的题材、格律而写诗。戴主簿：诗人的朋友，事迹不详。主簿：官名，主管文书簿籍。

(2)虚舟：空船。逸：快。掉（zhào 赵）：船桨。这两句化用《庄子·列御寇》“若不系之舟，虚而邀游者也”之意，比喻迅速流逝的时光。

(3)发岁：开岁，一年之始。俯仰：俯仰之间，形容时间短暂。星纪：星次名，这里指癸丑年（413）。古代星岁纪年法，把周天划为十二分次，每分次有一专名，星纪即其中之一。岁星运行一个分次，就是一年。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：“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，于辰在丑。”晋义熙九年即为癸丑岁。奄：忽然。将中：将到年中，指五月。

(4)罕：罕见，稀少。悴：憔悴，指干枯之物。荣且丰：繁荣茂盛。

(5)神萍：雨师。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萍起雨，何以兴之？”王逸注：“萍，萍翳，雨师名也。”写：同“泻”，倾注。奏：进：奉献。景风：古代指祥和之风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四时和为通正，谓之景风。”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景凤翔，庆云浮。”也指南风或东南风，如《说文·风部》：“南方曰景风。”《史记·律书》：“景风居南方。景者言阳气道竟，故曰景风。”《淮南子·墜形训》：“东南曰景风。”

(6)来，去：指生，死，人理：人生的道理。

(7)居常待其尽：安于贫困，等待命终。晋代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：“贫者，士之常也；死者，命之终也。居常以待终，何不乐也？”曲肱（gōng 公）：“曲肱而枕之”的省略，即弯曲胳膊作枕头。语本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饭蔬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”岂伤：哪里妨害。冲：虚，淡泊，指道的最高境界。《老子》：“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”；“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”。

(8)迁化：指时运的变化。夷：平坦。肆志：随心任性。窟（w 蛙）隆：谓地形佳下和隆起，引申为起伏。高下。

(9)即事：就事，对眼前事物的认识。华嵩：华山和嵩山，传说为神仙所居之地。

〔译文〕

时光流逝日月如梭，
往复回环于是无穷。

新年刚过转眼之间，
忽然又到一年之中。
南窗之外枯木稀少，
北面树林一片繁荣。
雨神及时降下甘雨，
清晨吹拂祥和南风。
人既生来谁能不死？
人生规律必然有终。
处于穷困等待命尽，
安贫乐贱何妨道隆。
时运变化有顺有险，
随心任性并无卑崇。
倘能遇事达观视之，
何必访仙祈求长生。

连雨独饮⁽¹⁾

〔说明〕

此诗当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（404），陶渊明四十岁。这首诗在饮酒中议论人生哲理。诗人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，世间并无长生久视的神仙，人应该听任自然，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。诗中既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达观态度，也表现了诗人愿独守“任真”的信念。

运生会归尽，终古谓之然⁽²⁾。
世间有松乔，于今定何间⁽³⁾？
故老赠余酒，乃言饮得仙⁽⁴⁾。
试酌百情远，重觞忽忘天⁽⁵⁾。
天岂去此哉？任真无所先⁽⁶⁾。
云鹤有奇翼，八表须臾还⁽⁷⁾。
自我抱兹独，g 俛四十年⁽⁸⁾。
形骸久已化，心在复何言⁽⁹⁾！

〔注释〕

(1)连雨：连日下雨。

(2)运：天运，指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。生：指生命。会：当。归尽：指死亡。终古：自古以来；往昔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规律，是有生必有死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

(3)松：赤松子，古代传说中的仙人。《汉书·张良传》：“愿弃人间事，欲以赤松子游耳。”注：“赤松子，仙人号也，神农时为雨师。”乔：王子乔，名晋，周灵王的太子。好吹笙，作风鸣，乘白鹤仙去。事见刘向《列仙传》。定何间：究竟在何处。

(4)故老：老朋友。乃：竟，表示不相信。饮得仙：谓饮下此酒可成神仙。

(5)试酌：初饮。百情：指各种杂念。远：有忘却，断绝之意。重觞：再饮。忘天：忘记上天的存在。

(6)去此：离开这里。任真：听任自然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郭象注：“任自然而忘是非者，其体

中独任天真而已，又何所有哉！”无所先：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《列子》：“其在老耄，欲虑柔焉，物莫先焉。”

(7)云鹤：云中之鹤。八表：八方之外，泛指极远的地方。须臾(yú于)：片刻。

(8)独：指任真。g 俛(m nmi n敏免)：勤勉，努力。

(9)形骸(hái孩)：指人的形体。化：变化。心在：指“任真”之心依然不变。

【译文】

自然运化生必会死，
宇宙至理自古而然。
古代传说松乔二仙，
今在何处谁人看见？
故旧好友送我美酒，
竟说饮下可得成仙。
初饮一杯断绝杂念，
继而再饮忘却苍天。
苍天何尝离开这里？
万事莫过听任自然。
云鹤生有神奇翅膀，
遨游八荒片刻即还。
自我抱定听任自然，
勤勉至今已四十年。
身体虽然不断变化，
此心未变有何可言？

移居二首

【说明】

陶渊明约四十一岁时，从老家浔阳柴桑迁居于浔阳上京。晋安帝义熙四年(408)六月，诗人在上京之居遭火灾，房屋焚毁。两年之后，即义熙六年(410)九月后，又迁居南村，实现了他想往已久的愿望。这两首诗，就是他这次迁居后的抒怀之作。当时诗人四十六岁。

其一(1)

昔欲居南村，非为卜其宅(2)
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(3)。
怀此颇有年，今日从兹役(4)
弊庐何必广？取足蔽床席(5)。
邻曲时时来，抗言谈在昔(6)。
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(7)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迁居南村的原因和迁居后的乐趣。诗中热情赞美了南村“素心”人，表现了志同道合的高雅而纯洁的志趣。诗人与这些纯朴的“素心”人朝夕相处，无拘无束，叙谈往事，品评文章，感情融洽而欢乐无限。

(2)非为卜其宅：语出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：“非宅是卜，惟邻是卜。”古人在建宅前，先用占卜的方法选取吉祥之地。这句诗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为了选择好的宅地，而是要选择好的邻居。

(3)素心人：心地纯朴的人。数（shu 暑）晨夕：谓朝夕相处。

(4)从兹役：进行这次劳动，指移居。

(5)弊庐：破旧的房屋。指移居后的住房。取足蔽床席：只要能遮蔽床和席就足够了。意谓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。

(6)邻曲：邻居。抗言：直言不讳地谈论。在昔：过去，这里指往古之事。

(7)奇文：指好的文章。疑义：指疑难问题。

〔译文〕

从前便想居南村，
非为选择好住宅。
闻道此间入纯朴，
乐与相伴共朝夕。
我怀此念已很久，
今日迁居南村里。
陋室何必要宽大？
遮蔽床靠愿足矣。
邻居常常相往来，
直言不讳谈往昔。
美妙文章同欣赏，
疑难问题共分析。

其二⁽¹⁾

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赋新诗⁽²⁾。
过门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⁽³⁾。
农务各自归，闲暇琢相思⁽⁴⁾。
相思削披衣，言笑无厌时⁽⁵⁾。
此理如不胜？无为忽去兹⁽⁶⁾。
衣食当须纪，力耕不吾欺⁽⁷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移居南村后，与邻居们同劳作、共游乐，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。同时，对躬耕自岭的生活也表示了适意与满足。

(2)登高：登山，指游赏。赋新诗：即作新诗。

(3)更相呼：相互招呼。斟酌：指饮酒。斟：执壶注酒。酌：饮酒。

(4)农务：指农忙时。与下句“闲暇”相对，辄：就，总是。

(5)披衣：谓披上衣服去串问。

(6)此理：指上述与邻居交往的乐趣。将：岂，难道。胜：强。高。无为：不要。去兹：离开这里。

(7)纪：经营，料理。不吾欺：即“不欺吾”。

〔译文〕

春秋之季多朗日，

登高赏景咏新诗。
经过门前相呼唤，
有酒大家共饮之。
农忙时节各归去，
每有闲暇即相思。
相思披衣去串门，
欢言笑语无厌时。
此情此趣岂不美？
切勿将它轻抛弃。
衣食须得自料理，
躬耕不会白费力。

和刘柴桑

〔说明〕

刘柴桑，即刘程之，字仲思，彭城（今江苏铜山县）人，曾做过柴桑县令，故称；入宋后隐居不仕，人又称之刘遗民。他与周续之、陶渊明被称为“浔阳三隐”。

晋安帝义熙十年（414）七月，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等人结白莲社，刘程之为社中十八贤之一。他们招陶渊明入社，渊明不肯，此诗就是他写给刘程之的一首和诗。诗中以坦诚的态度，表明自己对躬耕足以自给、饮酒足以自慰的隐耕生活已经十分满足，且已把生死、身名等事置之度外，别无他求，因而不愿入庐山事佛。陶渊明时年五十岁。

山泽久见招，胡事乃踌躇⁽¹⁾？
直为亲旧故，未忍言索居⁽²⁾。
良辰入奇怀，擘杖还西庐⁽³⁾。
荒涂无归人，时时见废墟⁽⁴⁾。
茅茨已就治，新畴复应畚⁽⁵⁾。
谷风转凄薄，春醪解饥劬⁽⁶⁾。
弱女虽非男，慰情聊胜无⁽⁷⁾。
栖栖世中事，岁月共相疏⁽⁸⁾。
耕织称其用，过此奚所需⁽⁹⁾？
去去百年外，身名同翳如⁽¹⁰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山泽：山林湖泽，代指隐居之处。这里指刘遗民劝作者隐居庐山。胡事：为何。乃：竟。踌躇（chóu chú 筹除）：犹豫不决；住足不前。

(2)直：只，但。故：缘故。索居：独居，孤独地生活。

(3)良辰：指良辰之美景。奇：不寻常。擘（qiè 窃）杖：持杖，拄杖。擘：提。西庐：指作者在柴桑的上京里旧居。柴桑在九江县西南二十里，故称“西庐”。

(4)涂：同“途”，道路。

(5)茅茨（cí 词）：茅屋，茨：用芦苇、茅草盖的屋顶。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：“如茨如梁。”郑玄笺：茨，屋盖也。”已就治：已经修补整理好。就，成。新畴：新开垦的田地。畚（yú 余）：第三

年治理新垦的田地。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田，一岁曰苗（z 资），二岁曰新田，三岁曰畚。”

(6)谷风，即“穀风”，指东风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东风谓之穀风。”凄薄：犹“凄紧”，寒意逼人的意思。薄：迫。春醪（láo 劳）：春酒。劬（qú 渠）：劳累。

(7)弱女：比喻薄酒。晋嵇含《南方草木状·草》：“南人有女数岁，即大酿酒……女将嫁，乃发陂取酒以供宾客，谓之女酒。”男：喻醇酒。

(8)栖栖：忙碌不安的样子。共相疏：谓己与“世中事”相互疏远。

(9)称（chèn 衬）：适合。奚：何。

(10)去去：指岁月的渐渐流逝。百年外：指死后。翳（yì 缢）如：隐没，消失。

[译文]

久已招我隐庐山，
为何犹豫仍不前？
只是为我亲友故，
不忍离群心挂牵。
良辰美景入胸怀，
持杖返回西庐间。
沿途荒芜甚凄凉，
处处废墟无人烟。
简陋茅屋已修葺，
还需治理新垦田。
东风寒意渐逼人，
春酒解饥消疲倦。
薄酒虽不比佳酿、
总胜无酒使心安。
世间之事多忙碌，
我久与之相疏远。
耕田织布足自给，
除此别无他心愿。
人生百岁终将逝，
身毁名灭皆空然。

酬刘柴桑⁽¹⁾

[说明]

刘柴桑，即刘程之，见前诗[说明]。

此诗与《和刘柴桑》诗当作于同一年，即义熙十年（414），陶渊明五十岁。从诗意来看，《和刘柴桑》作于冬春之交，而此诗作于秋天。

诗中以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人生无常，及时行乐的道理来酬答刘柴桑，尽管其中带有消极的思想，但在朴素纯和之中，却洋溢着田园生活的乐趣。

穷居寡人用，时忘四运周⁽²⁾。
空庭多落叶，慨然已知秋⁽³⁾。
新葵郁北牖，嘉穉养南畴⁽⁴⁾。

今我不为乐，知有来岁不(5)？
命室携童弱，良日登远游(6)。

[注释]

- (1)酬：以诗文相赠答。
(2)穷居：偏僻的住处。人用：指人事应酬。用：为。四运：四时运行。周：周而复始，循环。
(3)空：此字诸本多有不同，或作“门”，或作“桐”，或作“阁”，或作“檐”，今从焦本。
(4)牖(y u 有)：或作“墉”，今从和陶本、焦本。牖：窗户。葵：冬葵，一种蔬菜。穉：同“穗”。畴：田地。
(5)不：同“否”。(6)室：指妻子。登：通“得”。

[译文]

隐居偏远少应酬，
常忘四季何节候。
空旷庭院多落叶，
悲慨方知已至秋。
北窗之下葵茂盛，
禾穗饱满在南畴。
我今如若不行乐，
未知尚有来岁否？
教妻带上小儿女，
趁此良辰去远游。

和郭主簿二首

[说明]

郭主簿事迹未详。主簿为官职，主管簿籍文书。从诗中“弱子戏我侧，学语未成音”句推测，此二诗约作于晋安帝元兴元年（402）前后，时作者约三十八岁左右。

这两首诗非同时所作，但主要都是写景寄怀，表现恬淡闲适的情趣与贞洁清高的品格。

其一(1)

蔼蔼堂前林，中夏贮清阴(2)。
凯风因时来，回飏开我襟(3)。
息交游闲业，卧起弄书琴(4)。
园蔬有余滋，旧谷犹储今(5)。
营己良有极，过足非所钦(6)。
春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(7)。
弱子戏我侧，学语未成音(8)。
此事真夏乐，聊用忘华簪(9)。
遥遥望白云，怀古一何深(10)！

[注释]

(1)这一首诗作于仲夏之季。诗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触，充分展示了闲适自足的乐趣。忘却功名富贵，享受天伦之乐，也只有古代圣贤方能牵动自己的情怀。

(2)蔼蔼(ǎi 矮)：茂盛的样子。贮(zhù 注)：储存，积蓄，这里用以形容树荫的茂密浓厚。

(3)凯风：指南风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南风谓之凯风。因时：按照季节。回飏(bi o 标)：回旋的风。

(4)息交：停止官场中的交往。游：优游。闲业：指书琴等六艺，与仕途“正业”相对而言。

(5)余：多余，过剩。滋：生长繁殖。犹储今：还储存至今。

(6)营己：经营自己的生活。良：很。极：极限。过足：过多。钦：羡慕。

(7)舂(ch ō ng 冲)：捣掉谷类的壳皮。秫(shú 熟)：即粘高粱。多用以酿酒。自斟：自饮。斟：往杯中倒酒。

(8)弱子：“幼小的儿子。戏：玩耍。学语未成音：刚学说后，吐字不清。

(9)真：淳真，天真。聊：暂且。华簪(z n)：华贵的发簪。这里比喻华冠，指做官。

(10)白云：代指古时圣人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夫圣人……天下有道，则与物皆昌；天下无道，则修德就闲。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。”怀古：即表示自己欲仿效古时圣人。一何：多么。

[译文]

堂前林木郁葱葱，
仲夏积蓄清凉荫。
季候南风阵阵来，
旋风吹开我衣襟。
离开官场操闲业，
终日读书与弹琴。
园中蔬菜用不尽，
往年陈谷存至今。
超过需求非所钦。
我自舂秫酿美酒，
酒熟自斟还自饮。
幼子玩耍在身边，
咿哑学语未正音。
生活淳真又欢乐，
功名富贵似浮云。
遥望白云去悠悠，
深深怀念古圣人。

其二(1)

和泽周三春，清凉素秋节(2)。
露凝无游氛，天高肃景澈(3)。
陵岑耸逸峰，遥瞻皆奇绝(4)。
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列(5)。
怀此贞秀姿，卓为霜下杰(6)。
衔觞念幽人，千载抚尔诀(7)。
检索不获展，厌厌竟良月(8)。

[注释]

(1)这一首诗作于秋季。诗中通过对秋景的描绘和对古代幽人的企慕，既表现了诗人对山林隐逸生活的热爱，也衬托出诗人芳洁贞秀的品格与节操。(2)和泽：雨水和顺。周：遍。三春：春季三个月。素秋：秋季。素：白。古人以五色配五方，西尚白；秋行于西，故曰素秋。（见《礼记·月令》）

(3)露凝：露水凝结为霜。游氛：飘游的云气。肃景：秋景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“秋气肃杀。”澈：清澈，明净。

(4)陵：大土山。岑(cén)：小而高的山。逸峰：姿态超迈的奇峰。遥瞻：远望。

(5)开：开放。耀：耀眼；增辉。冠岩列：在山岩的高处排列成行。

(6)贞秀姿：坚贞秀美的姿态。卓：直立。此处有独立不群意。霜下杰：谓松菊坚贞，不畏霜寒。

(7)衔觞：指饮酒。幽人：指古代的隐士。抚尔诀：坚守你们的节操。抚：保持。尔：你们。诀：法则，原则，引伸为节操。

(8)检素：检点素志；回顾本心。展：施展。厌厌：精神不振的样子。竟：终。良月：指十月。《左传·庄公十六年》：“使以十月入，曰：‘良月也，就盈数焉。’”

[译文]

雨水调顺整春季，
秋来清凉风萧瑟。
露珠凝聚无云气，
天高肃爽景清澈。
秀逸山峰高耸立，
远眺益觉皆奇绝。
芳菊开处林增辉，
岩上青松排成列。
松菊坚贞秀美姿，
霜中挺立真豪杰。
含杯思念贤隐士，
千百年来守高节。
顾我素志未施展，
闷闷空负秋十月。

于王抚军座送客⁽¹⁾

[说明]

此诗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（421）秋，陶渊明五十七岁。

王抚军，即江州刺史王弘。永初二年秋，庾登之入京都，谢瞻赴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，王弘在溢口（今九江市西）为他们设宴送别。陶渊明亦应邀在座，此诗便是当时所作。

诗中将凄厉肃杀的秋景同感伤悲愁的别绪融为一处，层层点染，情感真挚，既表达又惜别之情，也传达出诗人旷达的情怀。

秋日凄且厉，百卉具已腓⁽²⁾。
爰以履霜节，登高饯将归⁽³⁾。
寒气冒山泽，游云倏无依⁽⁴⁾。
洲诸四缅邈，风水互乖违⁽⁵⁾。

瞻夕欣良宴，离言幸云悲(6)。
晨鸟暮来还，悬车敛余辉(7)。
逝止判殊路，旋驾怅迟迟(8)。
目送回舟远，情随万化遗(9)。

[注释]

(1)王抚军：王弘。义熙十四年（418），王弘以抚军将军监江州、豫

州之西阳、新蔡二郡诸军事，任江州刺史。客：兼指庾登之和谢瞻。庾登之：原任西阳太守，此次征人为太子庶子、尚书左丞。谢瞻：原任相国从事中郎，此次赴任豫章太守，途经得阳。按谢瞻永初二年（421）为豫章太守，次年瞻死，则此诗即当作于永初二年。

(2)卉（huì 会）：草的总称。腓（féi 肥）：草木枯萎。

(3)爰：于是。履霜节：指秋九月。《诗经·幽风·七月》：“九月肃霜。”饯：以酒食送行。将归：将要离去之人。指庾登之、谢瞻。

(4)冒：覆盖。倏（shū 书）：忽然，疾速。

(5)洲诸：水中陆地，大者为洲，小者为渚。《尔雅·释水》：“水中可居者，洲；小洲曰渚。”
邈邈：遥远的样子。风水互乖违：风向和水流的方向相反。乖违：违背，有分离之意。

(6)离言：离别的话语，告别之辞。聿：语助词，无义。

(7)悬车：也作“县车”。古代记时的名称，指黄昏前的一段时间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[日]至于悲泉，爰止其女，爰息其马，是谓县车。至于虞渊，是谓黄昏。”敛余辉：收敛了残余的光辉。谓夕阳光渐暗。

(8)逝：去，指离去的客人。止：留，指送客的人。判：分开。旋驾：回车。迟迟：缓慢的样子。

(9)回舟：归去的舟。回：还，归。万化：万物变化，指宇宙自然之化迁。遗：忘，消失。

[译文]

秋日凄寒风凌厉，
百草皆衰成枯萎。
眼见霜降至九月，
登高饯别送客归。
寒气肃肃宠山泽，
游云飘忽无委依。
洲诸四望天遥远，
风向水流正相背。
傍晚欣逢设佳宴，
离别话语使人悲。
晨出之鸟暮飞归，
夕阳落日残光辉。
客去我归路不同，
回车惆怅意徘徊。
目送归舟去遥远，
情随自然归空寂。

与殷晋安别并序

[说明]

此诗作于晋安帝义熙七年（411），陶渊明四十七岁。

殷氏名铁，字景仁，原先任江州晋安郡南府长史掾，故称殷晋安。殷景仁在晋安南府时，住在浔阳，与陶渊明有交往。义熙七年，刘裕任太尉职，辟殷景仁为参军。景仁离浔阳东下时，陶渊明作此诗赠别。

诗人与殷景仁是隐。仕殊途，“语默自殊势。亦知当乖分”，报负不同，势必要各奔前程。但二人在为时不长的交往、游从之间，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诗中着重表现了对往日交情的留恋，依依惜别之情，以及诗人旷达的胸怀。

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⁽¹⁾，因居浔阳⁽²⁾，后作太尉参军⁽³⁾，移家东下⁽⁴⁾。作此以赠。

游好非少长，一遇尽殷勤⁽⁵⁾。
信宿酬清话，益复知为亲⁽⁶⁾。
去岁家南里，薄作少时邻⁽⁷⁾。
负杖肆游从，淹留忘宵晨⁽⁸⁾。
语默自殊势，亦知当乖分⁽⁹⁾。
未谓事已及，兴言在兹春⁽¹⁰⁾。
飘飘西来风，悠悠东去云⁽¹¹⁾。
山川千里外，言笑难为因⁽¹²⁾。
良才不隐世，江湖多贱贫⁽¹³⁾。
脱有经过便，念来存故人⁽¹⁴⁾。

[注释]

(1)南府：是晋安郡分设的南郡。长史掾（yuàn 院）：郡丞的书记。长史指郡丞；掾是掌书记之职。

(2)浔阳：地名，在今江西九江市。

(3)太尉：官名，指刘裕。

(4)东下：由浔阳去建康，顺江东下。

(5)游好：谓交游、相好。尽：极。殷勤：情意恳切深厚。

(6)信宿：连宿两夜。《诗经·幽风·九罭》：“公归不复，于女（通‘汝’）信宿。”毛传：“再宿曰信；宿犹处也。”亦兼有流连忘返之意。《水经注·江水二》：“流连信宿，不觉忘返。”酬：应对，交谈。清话：谓无世俗之谈。益复：更加。

(7)去岁：指义熙六年（410）。南里：即南村。诗人于去岁迁居于此。参见《移居二首》。薄：语助词，无义。少：短。

(8)负杖：持杖。负：凭恃。肆：肆意，纵情。游从：相伴而游。淹留：久留，指流连忘返。宵：夜。

(9)语默：说话与沉默，代指仕与隐。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”殊势：地位不同。乖分：分离。

(10)未谓：没有想到。谓：以为。事：指分离之事。及：到，来临。兴：起，动身。言：语助词，无义。这两句是说，没有想到离别的事就来了，（您）在今年春天就动身。

(11)这两句比喻殷景仁的离去。

(12)难为因：难得有因由。因：因缘，机会。这一句是说，难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。

(13)良才：指殷景仁。江湖：指隐居于江湖。贱贫：作者自指。

(14)脱：倘或，或许。存：存间，探望。故人：老朋友，作者自指。

[译文]

殷景仁原先任江州晋安郡南府长史掾，因而住在污阳。后来作太尉参军，迁移全家东下。我作这首诗赠给他。

好友相交并不久，
一见如故意诚恳。
流连忘返对畅谈，
更加知心相亲近。
去岁迁家至南村。
你我短时为近邻。
持杖游乐相伴从，
随兴所至忘时辰。
仕隐地位自不同，
我知早晚当离分。
不料离别已来到，
动身就在此年春。
飘飘西来风，
悠悠东去云。
千里山川相阻隔，
再度相逢难有因。
贤才出仕能通达，
江湖隐者多贱贫。
倘若有便相经过，
勿望来看老友人。

赠羊长史并序

[说明]

晋安帝义熙十三年（417），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后秦，破长安，灭姚泓，驻军关中。驻军京都的左将军朱龄石得到捷报后，派遣长史辛松龄前往祝贺。陶渊明写此诗赠给他，时年五十三岁。

长安已破，九州统一，诗人是为之高兴的，希望可以了却游历中原、瞻仰先圣遗迹的夙愿。然而刘裕的胜利，陶渊明并不为之乐观，诗歌在灵复抒发对上古盛世和古代圣贤的仰慕之中，透露着令不如昔的慨叹，暗寓着对现实的忧心忡忡，并表示了隐居的决心。此诗曲折深婉，含蓄蕴藉，感事忧时而不露痕迹，被清代方东树誉为“陶诗当以此为冠卷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四）。

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⁽¹⁾，作此与之。
愚生三季后，慨然念黄虞⁽²⁾。
得知千载上，正赖古人书⁽³⁾。
贤圣留余迹，事事在中都⁽⁴⁾。
岂忘游心目？关河不可逾⁽⁵⁾。
九域甫已一，逝将理舟舆⁽⁶⁾。

闻君当先迈，负疴不获俱⁽⁷⁾。
路若经商山，为我少踟躇⁽⁸⁾。
多谢绮与角，精爽今何如⁽⁹⁾？
紫芝谁复采？深谷久应芜⁽¹⁰⁾。
驷马无贯患，贫贱有交娱⁽¹¹⁾。
清谣结心曲，人乖运见疏⁽¹²⁾。
拥怀累代下，言尽意不舒⁽¹³⁾。

[注释]

(1)左军：指左将军朱龄石。羊长史：指羊松龄，当时是左将军的长史。长史：官名，将军的属官，主持幕府。衔使：奉命出使。秦川：指关中一带。

(2)愚：自称的谦辞。三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的末期。《汉书·叙传下》：“三季之后，厥事放纷。”颜师古注：“三季，三代之末也。”黄虞：指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黄帝和虞舜。

(3)千载上：指千年以前的事情。赖：依赖，依靠。

(4)余迹：犹遗迹。中都：中州，泛指洛阳、长安一带的中原地区。

(5)游心目：游心并游目的合称。游心：犹涉想，谓心神向往。游目：谓目光由近及远，随意观览瞻望。逾(yú于)：越过。

(6)九域：九州，指全国。甫：开始。一：统一。逝：发语词，无义。舟舆：船和车。这两句是说：全国已经统一，我将整理车船到中原去。

(7)先迈：先行，指去关中。负疴(k科)：抱病。不获俱：不能同往。

(8)商山：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。少：稍。踟躇：驻足，停留。

(9)绮与角(1ù路)：指崎里季和角里先生。角亦作“角”。他们同东园公，夏黄公为避秦时乱而隐居商山，至汉初时都有八十多岁，须眉皆白，被称为“商山四皓”(事见晋·皇甫谧《高士传》)。精爽：精神魂魄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：“心之精爽，是为魂魄。”

(10)紫芝：蕈的一种，跟灵芝相似，菌盖和菌柄皆呈黑色。传说四皓在商山隐居时常采而充饥。

(11)驷(Sì四)马：四匹马拉的车。贯(shì世)：赦免，免除。患：祸患。交娱：连接不尽的欢乐。交，前后相接，《高士传》记“四皓”作歌说：“莫莫高山，深谷逶迤，晔晔紫芝，可以疗饥。唐虞世远，吾将安归？驷马高盖，其忧甚大，富贵之畏人兮，不如贫贱之肆志。”陶渊明此诗以上四句。就是用此歌之意，是说四皓已亡，紫芝无人再采，深谷也久已荒芜；但富贵不能免祸，不如贫贱为乐。

(12)清谣：清新的歌谣，指上引《四皓歌》。结心曲：牢记于内心深处。乖：违背，相离。运见疏：谓因时代相隔而被疏远了。运：指时代。

(13)拥怀：怀有感慨。累代，许多代。意不舒：意未尽。舒：舒展。

[译文]

左将军长史羊松龄奉命出使秦川，我作此诗赠给他。

我处三代衰微后，
古之盛世我思慕。
了解千年以前事，
全靠阅读古人书。
古代圣贤留遗迹，
桩桩都在中州处。
岂能忘记去瞻仰？
无奈山河远隔阻。

九州今始定一统，
我将整装登征途。
听说你先奉命去，
我今抱病难同赴。
如果路途经商山，
请你为我稍驻足。
多谢商山贤四皓，
未知精魂今何如？
紫芝有谁还在采？
深谷应是久荒芜。
仕途难免遭祸患，
岂如贫贱多欢娱？
四皓歌谣记心内，
不见古人叹命苦。
数代之下怀感慨，
言不尽意难倾诉。

岁暮和张常侍⁽¹⁾

[说明]

从此诗所写内容来看，当作于晋义熙十四年（418）的除夕，陶渊明五十四岁。

这一年的十二月，宋王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，篡晋之势甚显。陶渊明此诗以双关的笔法，从岁暮著笔，将市朝的变化。风云的严厉，同岁暮的凄冷、暮年的悲伤融为一处，使全诗笼罩着浓重的悲凉感伤的气氛。其中不仅抒发了诗人穷困愁苦。憔悴悲慨的“深怀”，而且深刻地寄托着对行将易代的忧虑与悲愤。

市朝凄旧人，骤骥感悲泉⁽²⁾。
明旦非今日，岁暮余何言⁽³⁾！
素颜敛光润，白发一已繁⁽⁴⁾。
阔哉秦穆谈，旅力岂未愆⁽⁵⁾！
向夕长风起，寒云没西山⁽⁶⁾。
厉厉气遂严，纷纷飞鸟还⁽⁷⁾。
民生鲜长在，矧伊愁苦缠⁽⁸⁾！
屡阕清酣至，无以乐当年⁽⁹⁾。
穷通靡攸虑，憔悴由化迁⁽¹⁰⁾。
抚己有深怀，履运增慨然⁽¹¹⁾。

[注释]

(1)岁暮：指除夕。张常侍：当指张野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说陶渊明“既绝州郡觐谒，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、羊松龄、庞遵等，或有酒要之，或要之共至酒坐”。又据《莲社高贤传》记：张野，字莱民，居碍阳柴桑，与渊明有婚姻契；征拜散骑常侍，不就。因此称张常侍。

(2)市朝：本指人众会集之处，这里指朝廷官府，《华阳国志》：“京师，天下之市朝也。”作

者《感士不遇赋》调“阊阖懈廉退之节，市朝驱易进之心。”凄：悲。旧人：有双关意，一指亡故之人，一指仕晋僚臣。骤骥：疾奔的千里马，这里指迅速运行的太阳。悲泉：日落之处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（日）至于悲泉，爱止其女，爱息其马。”这两句是说，人生易逝，光阴迅速。

(3)旦：早晨。何言：有什么话好说。

(4)素颜：谓脸色苍白。敛光润：收敛起光泽，指面容憔悴，没有光泽。一：语助词、无义。繁多。

(5)阔：迂阔。秦穆：即秦穆公，秦国的国君。旅：同“膂”，脊梁骨。旅力，即体力。愆（qi n 牵）：丧失。《尚书·秦誓》记秦穆公说：“番番（pó 婆）良士，旅力既愆，我尚有之。”（番番：同“皤皤”，白发貌）是说头发花白的将士，已经丧失了体力，而我尚有力。陶诗此二句反用其意，是说年老衰弱，体力怎能不丧失呢？所以说秦穆之谈为迂阔。

(6)向夕：将近傍晚。长风：犹“强风”。没：湮没，遮盖。

(7)厉厉：同“冽冽”，形容寒冷的样子。严：重。

(8)鲜：少。矧（sh n 审）况且。伊：语助词，无义。

(9)屡网：经常缺。阕，同“缺”。清醕：指酒。

(10)穷通：穷困与通达。靡：无。攸：所。憔悴：面色黄瘦。这里指衰老。由化迁：听随大自然的变迁，深怀：深刻的感怀。

(11)抚己：检点自己，回顾自身。履运：指逢年过节之时。慨然：感慨、感叹的样子。

[译文]

人生易逝悲命短，
荏苒光阴增伤感。
明晨一至非今日，
岁暮我又有何言！
脸色苍白无光泽，
花白头发更增添。
穆公之语甚迂阔，
人老岂能力不减！
薄暮之时长风起，
寒云阵阵笼西山。
北风凛冽寒气重，
众鸟纷纷疾飞还。
人生很少能长寿，
何况愁苦相纠缠！
清贫常缺杯酒饮。
无以行乐似当年。
穷困通达无所念，
衰颓憔悴任自然。
顾我本自怀深感，
逢兹换岁增悲叹。

和胡西曹示顾贼曹⁽¹⁾

[说明]

由诗中后六句可见，诗人已经躬耕，但仍有盛时难再，欲及时有为的志

向，说明此诗为初躬耕时之作。诗人开始躬耕在晋安帝元兴二年癸卯(403)。这首诗疑即此年所作，时陶渊明三十九岁。

此诗前八句描写仲夏五月的田园风光，清新自然之中，流露着欢欣之情；后八句由感物之盛衰而联想到自身的盛时难再，故希望能及时有所作为，然而面对困顿的生活，却不免悲恨交加。

蕤宾五月中，清朝起南飏⁽²⁾。
不驶亦不迟，飘飘吹我衣⁽³⁾。
重云蔽白日，闲雨纷微微⁽⁴⁾。
流目视西园，烨烨荣紫葵⁽⁵⁾。
于今甚可爱，奈何当复衰⁽⁶⁾！
感物愿及时，每恨靡所挥⁽⁷⁾。
悠悠待秋稼，寥落将赊迟⁽⁸⁾。
逸想不可淹，猖狂独长悲⁽⁹⁾。

[注释]

(1)胡西曹、顾贼曹：胡、顾二人名字及事迹均不详。西曹、贼曹，是州从事官名。《宋书·百官志》：“江州又有别驾祭酒，居僚职之上……别驾、西曹主吏及选举事……西曹，即汉之功曹书佐也。祭酒分掌诸曹兵、贼、仓、户、水、销之属。”示：给某人看。

(2)蕤(ruí)宾：指仲夏五月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仲夏之月……律中蕤宾。”古代以乐律的十二管同十二月之数相配合，十二管之一的蕤宾与五月相合，故称五月为蕤宾。清朝：清晨。飏(s思)：凉风。

(3)驶：迅捷，疾速。迟：迟缓，缓慢。

(4)重云：层层乌云。闲雨：指小雨。

(5)流目：犹“游目”，随意观赏瞻望。烨烨(yè叶)：光华灿烂的样子。荣：开花。

(6)奈何：无可奈何。

(7)感物：有感于物。靡所挥：没有酒饮。挥，形容举杯而饮的动作。

(8)悠悠：长久。待秋稼：等待秋收。寥落：稀疏。赊(sh奢)迟：迟缓，渺茫，引申为稀少。无所获。

(9)逸想：遐想。淹：滞留，深入。猖狂：恣意放纵，这里指感情激烈。

[译文]

时当仲夏五月中，
清早微觉南风凉。
南风不缓也不疾，
飘飘吹动我衣裳。
层层乌云遮白日，
濛濛细雨纷纷扬。
随意赏观西园内，
紫葵花盛耀荣光。
此时此物甚可爱，
无奈不久侵枯黄！
感物行乐当及时，
常恨无酒可举觞。

耐心等待秋收获，
庄稼稀疏将空忙。
遐思冥想难抑制，
我心激荡独悲伤。

悲从弟仲德⁽¹⁾

[说明]

从诗中“衔哀过旧宅”句看，此诗与《还旧居》大约作于同一时期，即晋义熙十三年（417），陶渊明五十三岁。这首诗是诗人回条桑旧居时；凭吊已故从弟仲德的旧宅有感而作。诗人以极其哀痛的心情，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“空馆”内外的萧条，将凄凉悲伤的感情同萧条荒凉的环境融为一处，情状交现，悲伦靡加，表达了诗人对这位亲人的深切悼念。

衔哀过旧宅，悲泪应心零⁽²⁾。
借问为谁悲？怀人在九冥⁽³⁾。
礼服名群从，恩爱若同生⁽⁴⁾。
门前执手时，何意尔先倾⁽⁵⁾。
在数竟未免，为山不及成⁽⁶⁾。
慈母沉哀疚，二胤才数龄⁽⁷⁾。
双位委空馆，朝夕无哭声⁽⁸⁾。
流尘集虚坐，宿草旅前庭⁽⁹⁾。
阶除旷游迹，园林独余情⁽¹⁰⁾。
譬然乘化去，终天不复形⁽¹¹⁾。
迟迟将回步，恻恻悲襟盈⁽¹²⁾。

[注释]

(1)从弟：同祖父的弟弟，即堂弟。仲德：苏写本作“敬德”。按渊明另一位从弟名“敬远”，当以“敬德”为可信。其生平事迹不详。

(2)衔哀：满怀哀伤。衔：含。过：访，探望。这里有凭吊之意。旧宅：指柴桑仲德的旧居。应：随着。零：落下。

(3)怀人：所怀念的人。九冥：犹“九泉”，指阴间。

(4)礼服：指五服亲疏关系。古代按血统的亲疏关系，把服丧的礼服分为五个等级，叫五服。群：众。从：指堂房亲属。如堂兄弟称从兄弟，堂伯叔称从伯叔。同生：同胞。

(5)执手：握手告别。何意：哪里料到。尔：你。倾：指死。

(6)在数：由于无数。数，指自然的定数。竟未免：终未免于死。为山：指建立功业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篲。”篲（kuì 愧）：盛土的筐子。

(7)疚（ji 救）：内心痛苦。二胤（yìn 印）：两个孩子。胤：子嗣，后代。

(8)双位：夫妻灵位，指仲德与其妻之灵位。委：置。

(9)流尘：指灰尘。集：聚，落满。虚坐：空座。坐，通“座”。宿草：隔年的草。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朋友之墓，有宿草而不哭焉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宿草，陈根也，草经一年则根陈也。朋友相为哭一期，草根陈乃不哭也。”后用为悼念亡友之辞。旅：寄生。

(10)阶除：台阶。旷：空缺，荒废。游迹：行走的踪迹。指仲德而言。独：唯有。余情：遗留下来的情意。

(11)翳(yì 缢)然：隐晦的样子，即暗暗地。乘化去：顺应自然的变化而逝去。终天：终古，永久。形：指形体。

(12)迟迟：这里形容不忍离去而行走迟缓的样子。侧侧：悲痛的样子。襟盈：满怀。襟：襟怀。盈：满。

[译文]

凭吊旧宅含悲痛，
心伤难止泪纵横。
问我如今为谁悲？
我悲之人已命终。
与我为亲堂兄弟，
恩情不减同胞生。
当年门前分手时，
谁料我先把你送。
天数命定不免死，
建功立业竟未成。
慈母哀伤心沉痛，
二子尚且是幼童。
夫妻灵位置空馆，
朝夕寂寞无哭声。
灰尘堆积在空座，
隔年杂草生前庭。
台阶荒废无踪迹，
唯有园林留遗情。
暗随自然消逝去，
终古不再见身影。
脚步沉重缓缓归，
忧伤悲痛满胸中。

陶渊明集卷之三 诗五言

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⁽¹⁾

[说明]

陶渊明四十岁时、即晋安帝元兴三年(404)，出任镇军将军、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。这首诗就是他在赴任途中所作。

诗人生性自然，本无志于仕途，只是生计维艰，迫不得已，于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中，便抱着随时归隐的态度而出仕了。所以诗中反复抒发对田园自由生活的深深怀念之情，并决心保持纯真的本性，打算最终要返归田园。

弱龄寄事外，委怀在琴书⁽²⁾。
被褐欣自得，屡空常晏如⁽³⁾。
时来苟冥会，宛辔想通衢⁽⁴⁾。
投策命晨装，暂与园田疏⁽⁵⁾。
咄咄孤舟逝，绵绵归思纡⁽⁶⁾。

我行岂不遥，登降千里余(7)。
目倦川途异，心念山泽居(8)。
望云惭高鸟，临水愧游鱼(9)。
真想初在襟，谁谓形迹拘(10)？
聊且凭化迁，终返班生庐(11)。

[注释]

(1)始作：初就职务。曲阿：地名，在今江苏省丹阳县。

(2)弱龄：少年。弱：幼。寄事外：将身心寄托在世事之外，即不关心世事。委怀：寄情。

(3)被：同“披”，穿着。褐(hè 贺)：粗布衣。《老子》：“是以圣人，被褐怀玉。”欣自得：欣然自得。屨空：食用常常空乏，即贫困。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，屨空。”是说颜回的道德学问已是差不多了，但常常食用缺乏。诗人在这里即以颜回自比。晏如：安乐的样子。

(4)时来：机会到来。时：时机，时运。苟：姑且，暂且。冥会：自然吻合，暗中巧合。郭璞《山海经图赞·磁石》：“磁石吸铁，琥珀取芥，气有潜通，数亦冥会。”。宛：屈，放松。辔(pèi 配)：驾驭牲口的缰绳。憩(qì 气)：休息。通衢(qú 渠)：四通八达的大道。这里比喻仕途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偶然遇上了出仕的机会，姑且顺应，暂时游迹于仕途。

(5)投策：丢下手杖。命晨装：使人早晨准备行装。疏：疏远。这里是分别的意思。

(6)眇眇：遥远的样子。：去，往。绵绵：连绵不断的样子。归思：思归之情。纒(y 于)：萦绕。

(7)登降：上山下山，指路途跋涉艰难。

(8)目倦：谓看得厌倦了。川途异：指途中异乡的景物。山泽居：指山水田园中的旧居。

(9)这两句是说，看到云中自由飞翔的鸟，和水中自由游玩的鱼，我内心感到惭愧。意谓一踏上仕途，便身不由己，不得自由了。

(10)真想：纯真朴素的思想。初：原本。形迹拘：为形体所拘。形迹：指形体所为。拘：拘束，约束。此句即《归去来兮辞》中所说“既自以心力行役”的反意，表示内心本不愿出仕。

(11)凭：任凭，听任。化迁：自然造化的变迁。班生庐：指仁者隐居之处。班生指东汉史学家。文学家班固，他在《幽通赋》里说“里上仁之所庐”，意谓要择仁者草庐居住。庐，房屋。

[译文]

年少寄身世事外，
我心所好在琴书。
身穿粗衣情自乐，
经常贫困心安处。
机会来临且迎合，
暂时栖身登仕途。
弃杖命人备行装，
暂别田园相离去。
孤舟遥遥渐远逝，
归思不绝绕心曲。
此番行程岂不远？
艰难跋涉千里余。
异乡风景已看倦，
一心思念园田居。

云端飞鸟水中鱼，
见之使我心惭羞。
真朴之念在胸中，
岂被行为所约束？
且顺自然任变化，
终将返回隐居庐。

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⁽¹⁾

[说明]

庚子岁是晋安帝隆安四年（400），陶渊明三十六岁，此时在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府中任职。此前，陶渊明奉桓玄之命出使京都建康（今南京市），完成使命后，返途中路过江西，准备顺道回家省亲，然而被风阻在途中。这两首诗就是写在途中受阻时的情景。

其一⁽²⁾

行行循归路，计日望旧居⁽³⁾。
一欣侍温颜，再喜见友于⁽⁴⁾。
鼓棹路崎曲，指景限西隅⁽⁵⁾。
江山岂不险？归子念前途⁽⁶⁾。
凯风负我心，戢楫守穷湖⁽⁷⁾。
高莽眇无界，夏木独森疏⁽⁸⁾。
谁言客舟远？近瞻百里余⁽⁹⁾。
延目识南岭，空叹将焉如⁽¹⁰⁾！

[注释]

(1)规林：地名，今地不详。据诗中“识南岭”句可知距浚阳不远。

(2)这首诗写盼望归家的急切而又喜悦的心情，但由于被风所阻而产生怅惘之情。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就更深刻地抒发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路途多险的担忧。

(3)亏行：走着不停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”循：沿着，顺着，计日：算计着日子，即数着天数，表示急切的心情。旧居：指老家。

(4)一欣：首先感到欢欣的是，温颜：温和慈祥的容颜。诗人这里是指母亲。侍温颜：即侍奉母亲。友于：代指兄弟。《尚书·君陈》：“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”

(5)鼓棹（zhào 照）：划船。棹：摇船的甲具。崎曲：同“崎岖”。本指地面高低不平的样子，这里用以比喻处境困难，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：“燕北迫蛮貉，内措齐晋，崎岖强国之间。”指：顾。景：日光，指太阳。限西隅（y 愚）：悬在西边天际，指太阳即将落山。限：停止。隅：边远的地方。

(6)归子：回家的人，作者自指。念：担忧。前途：前路，指回家的路程。涂同“途”。

(7)凯风：南风，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南风谓之凯风。”负我心：违背我的心愿。戢（jí 集）：收藏，收敛。楫（yì 曳）：短桨。穷：谓偏远。

(8)高莽：高深茂密的草丛。眇：通“渺”，辽远。无界：无边。独：特别，此处有挺拔的意思。森疏：繁茂扶疏。

(9)瞻：望。百里余：指离家的距离。

(10)延目：放眼远望，“南岭”指庐山。诗人的家在庐山脚下。将：当。焉如：何往。

[译文]

归途漫漫行不止，
计算日头盼家园。
将奉慈母我欣欢，
还喜能见兄弟面。
摇船荡桨路艰难。
眼见夕阳落西山。
江山难道不险峻？
游子归心急似箭。
南风违背我心愿，
收起船桨困湖边。
草丛深密望无际，
夏木挺拔枝叶繁。
谁说归舟离家远？
百余里地在眼前。
纵目远眺识庐山，
空叹无奈行路难！

其一(1)

自古叹行役，我今始知之(2)。
山川一何旷，夔坎难与期(3)。
崩浪贴天响，长风无息时(4)。
久游恋所生，如何淹在兹(5)。
静念园林好，人间良可辞(6)。
当年诟有几？纵心复何疑(7)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慨叹行役之苦，思念美好的田园，因而决心辞却仕途的艰辛，趁着壮年及时归隐。

(2)行役：指因公务而在外跋涉。《诗经·魏风·涉站》：“嗟！予子行役，夙夜无已。”

(3)一何：多么。旷：空阔。巽(xùn)坎：《周易》中的两个卦名，巽代表风，坎代表水。这里借指风浪。难与期：难以预料。与：符合。

(4)崩浪：滔天巨浪。聒(guō)天响：响声震天。聒：喧扰。长风：大风。

(5)游：游宦，在外做官。所生：这里指母亲和故乡。淹：滞留。兹：此，这里，指规林。

(6)人间：这里指世俗官场。良：实在。

(7)当年：正当年，指壮年。当：适逢。诟(jù)：曾，才。潘岳《悼亡诗》：“尔祭诟几时。”
纵心：放纵情怀，不受约束。

[译文]

自古悲叹行役苦，
我今亲历方知之。
天地山川多广阔，
难料风浪骤然起。
滔滔巨浪震天响，
大风猛吹不停止。
游宦日久念故土，

为何滞留身在此！
默想家中园林好，
世俗官场当告辞。
人生壮年能多久？
放纵情怀不犹疑！

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⁽¹⁾

[说明]

辛丑岁是晋安帝隆安五年（401），陶渊明三十七岁，此时仍在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府中任职。此前，诗人告假还家，至七月假满，从家返江陵赴职，这首诗便是在途中所作。

此诗主要表现对田园自由生活的依恋，和对世俗官场的厌倦。其中对途中景象的描绘，恬静可爱，衬托着诗人那颗澄清静穆之心。

闲居三十载，遂与尘事冥⁽²⁾。
诗书敦宿好，林园无世情⁽³⁾。
如何舍此去，遥遥至西荆⁽⁴⁾！
叩牒新秋月，临流别友生⁽⁵⁾。
凉风起将夕，夜景湛虚明⁽⁶⁾。
诏昭天宇阔，晶晶川上平⁽⁷⁾。
怀役不遑寐，中宵尚孤征⁽⁸⁾。
商歌非吾事，依依在耦耕⁽⁹⁾。
投冠旋旧墟，不为好爵索⁽¹⁰⁾。
养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⁽¹¹⁾。

[注释]

(1)赴假：犹今言“销假”，谓假满赴职。江陵：当时的荆州镇地，在今湖北省江陵县。涂口：地名，在今湖北省安陆县境内。

(2)三十载：诗人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，“三十载”是举其成数。尘事：指世俗之事。冥：冥漠，隔绝。

(3)敦：厚。这里用作动词，即加厚，增加。宿好：昔日的爱好。宿：宿昔，平素。世情：世俗之情。

(4)如何：为何。舍此：指放弃田园生活。西荆：逮本作“南荆”，今从《文选》改。西荆指荆州，治所在湖北江陵，因其地处京城建康（今南京市）之西，故称西荆。

(5)叩：敲，击。牒（yì 曳）：船舷。《楚辞·九歌·湘君》：“佳耀兮兰楫。”王逸注：“楫，船旁板也。”临流：在水边。友生：朋友。《诗经·小雅·棠棣》：“虽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？”

(6)将夕：将近傍晚。湛（zhàn 战）：澄清，清澈。虚明：空阔明亮。

(7)昭昭：光明，明亮。晶晶（xi o 小，又读 ji o 皎）：洁白光明的样子。川上平：指江面平静。

(8)怀役：犹言负役，身负行役。不遑（huáng 皇）：不暇，没有工夫。中宵：半夜。独征：独自远行。

(9)商歌：指自荐求官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三宁戚之讴歌兮，齐桓闻以该辅。”王逸注：“该，备也。宁戚修德不用，退而商贾。宿齐东门外，桓公夜出，宁戚方饭牛，叩角而商歌，桓公闻之知其贤，举用为客卿，备辅佐也。”商：声调名，音悲凉。商歌非我事：意谓像宁戚那样热心于求官，不

是我所愿意做的事。依依：依恋、留恋的样子。耦（u 偶）耕：两人并肩而耕。这里指隐居躬耕。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长沮、桀溺耦而耕。”长沮、梁溺代指两位隐士。

(10)投冠：抛弃官帽，即弃官，旋：返回。旧墟：这里指故乡旧居。好爵：指高官厚禄。索：缠绕，束缚。

(11)养真：养性修真，保持真朴的本性。衡茅：指简陋的住房。衡：同“横”，即“横木为门”。茅：茅屋。庶：庶几。差不多。这里有希望的意思。

[译文]

在家闲居近三十年，
因与世俗互不相通。
诗书加深平素爱好，
园林没有世俗之情。
如今为何舍此而去，
路途遥远去那西荆！
叩舷面对新秋孤月，
告别友朋漂荡江中。
临近傍晚凉风微起，
夜中景象澄澈空明。
天宇空阔明亮如昼，
皎洁江面一片宁静。
身负行役无暇安睡，
夜半尚且独自远行。
追求官禄非我所好，
我心依恋田园躬耕。
弃官返回家乡旧居，
不能被那官禄系情。
安居茅舍养性修真，
愿能保我善良名声。

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

【说明】

癸卯岁是晋安帝元兴二年（403），陶渊明三十九岁。两年前，即晋安帝隆安五年（401）的冬天，陶渊明因遭母丧而离桓玄幕府之职返回家乡。这两首诗作于同一年的春天，这时诗人已经开始躬耕。“怀古田舍”，就是在田舍中怀古。诗人通过怀古言志，表现了对归耕田园的喜悦，以及远离污浊世俗的决心。

其一(1)

在昔闻南亩，当年竟未践⁽²⁾。
屡空既有人，春兴岂自免⁽³⁾？
夙晨装吾驾，启涂情已缅⁽⁴⁾。
鸟哢欢新节，冷风送余善⁽⁵⁾。
寒草被荒蹊，地为罕人远⁽⁶⁾。
是以植杖翁，悠然不复返⁽⁷⁾。

即理愧通识，所保诤乃浅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写一年之始的春耕，展现了田野景象的清新宜人，抒发了诗人内心的喜悦之情。通过田园躬耕，诗人初步体验到了古代“植杖翁”：隐而不仕的乐趣，并表示像颜回那样既贫穷而又不事耕稼的行为则不可效法。

(2)在昔：过去，往日。与下句“当年”义同。南亩：指农田。未践：没去亲自耕种过。

(3)屡空：食用常缺，指贫穷。既有人：指颜回。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”诗人用以自比像颜回一样贫穷。春兴：指春天开始耕种。兴：始，作。

(4)夙(s 速)晨：早晨。夙：早。装吾驾：整理备好我的车马。这里指准备农耕的车马和用具。启涂：启程，出发。涂通“途”。缅：遥远的样子。

(5)啁(1óng)：鸟叫。伶(líng 零)风：小风，和风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冷风则小和。”陆德明释文：“冷风，冷冷小风也。”余善：不尽的和美之感。善：美好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。”

(6)被荒蹊：覆盖着荒芜的小路。地为罕人远：所至之地因为人迹罕至而显得偏远。

(7)植杖翁：指孔子及弟子遇见的一位隐耕老人。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耜(diào 吊，一种竹器，古代芸田所用)。子路问曰：‘子见夫子乎？’丈人曰：‘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’植其杖而芸。”植：同“置”，放置。杖：木杖。悠然：闲适的样子。不复返：不再回到世俗社会。

(8)即理：就这种事理。指隐而耕。通识：识见通达高明的人。这里指孔子和子路。《论语·微子》记桀溺劝子路的话说：天下动乱不安，到处都是这个样子，到底跟谁一起来改变现状呢？与其跟随（孔子那种）避开恶人的志士，倒不如跟随（我们这种）避开人世的隐士。子路将此话告诉孔子，孔子怅然叹道：鸟兽不可跟它们同群，我不跟世上人群相处又跟谁相处呢？如果天下清明，我就不跟他们一起来改变现状了。又《论语》同上篇记载子路针对荷ò丈人的话说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这两段记载孔子和子路的话，都是说明仕而不隐的道理。陶渊明认为自己坚持隐而不仕的行为，与这种“通识”相比是有“愧”的。而实际上陶渊明在这里表现出了与儒家传统不一致的思想，所以在下一首诗中，诗人又以“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。瞻望邈难逮，转欲志长勤”来进一步申明了这一思想。所保：指保全个人的名节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：后汉末，“庞公者，南郡襄阳人也。……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，不能屈，乃就候之。谓曰：‘夫保全一身，孰若保全天下乎？’庞公笑曰：‘鸿鹄巢于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栖，鼯鼯穴于深渊之下，夕而得所宿。夫趣舍行止，亦人之巢穴也。各得其栖宿而已。天下非所保也。’因释耕垄上，而妻子耘于前。”诤(j 巨)：岂。浅：浅陋，低劣。

[译文]

往日听说南亩田，
未曾躬耕甚遗憾。
我常贫困似颜回，
春耕岂能袖手观？
早晨备好我车马，
上路我情已驰远。
新春时节鸟欢鸣，
和风不尽送亲善。
荒芜小路覆寒草，
人迹罕至地偏远。
所以古时植杖翁，

悠然躬耕不思迁。
此理愧对通达者，
所保名节岂太浅？

其一(1)

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(2)。
瞻望逸难逮，转欲志长勤(3)。
秉耒欢时务，解颜劝农人(4)。
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(5)。
虽未量岁功，即事多所欣(6)。
耕种有时息，行者无间津(7)。
日入相与归，壶浆劳近邻(8)。
长吟掩柴门，聊为陇亩民(9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认为像孔子那样“忧道不忧贫”未免高不可攀，难以企及，不如效法长沮、桀溺洁身守节，隐居力耕。诗中对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描写，十分生动传神，充满浓郁的情趣。

(2)先师：对孔子的尊称。遗训：遗留的教导。忧道不忧贫：君子担忧的是道不能行，而不担心自己的贫困。道：指治世之道。此句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曰：君子于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(n i，饥饿)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

(3)瞻望：仰望。逸难逮：高远而难以达到。逸：远。逮：企及。志：立志于。长勤：长期勤苦。指耕作。

(4)秉：持。耒(l i 耒)：古代称犁上的木把。这里代指农具。时务：按时节应做的农务。解颜：笑颜。劝：劝勉，勉励。

(5)平畴(chóu 筹)：平坦的田野。怀新：含有新的生机。

(6)量岁功：估量一年的收成。即事多所欣：谓做农活本身就令人欢欣。

(7)行者无问津：没有过路之人寻问渡口在哪里。典出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”诗人在这里是以古代隐士长沮、桀溺自比。津：渡口。

(8)日入：太阳落山。相与：相伴，一道，指与农夫。壶浆：指酒。劳：慰劳。

(9)聊：姑且。陇亩民：田野之人，即农夫。

【译文】

先师孔子留遗训：
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。
仰慕高论难企及，
转思立志长耕耘。
农忙时节心欢喜，
笑颜劝勉农耕人。
远风习习来平野，
秀苗茁壮日日新。
一年收成未估量，
劳作已使我开心。
耕种之余有歇息，
没有行人来问津。
日落之时相伴归，

取酒慰劳左右邻。
掩闭柴门自吟诗，
姑且躬耕做农民。

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

[说明]

癸卯岁是晋安帝元兴二年(403)，陶渊明三十九岁。敬远是渊明的堂弟，他们自幼关系亲密，成人后亦志趣相投，感情融洽。这一年敬远二十三岁，同渊明住在一起，并一道读书躬耕。然而一年的收获不足自给，使他们过着贫困饥寒的生活。这首诗就是在年终腊月之时，渊明写给敬远，以寄托深刻的慨叹之情。

寝迹衡门下，逸与世相绝(1)。
顾盼莫谁知，荆扉昼常闭(2)。
凄凄岁暮风，翳翳经日雪(3)。
倾耳无希声，在目皓已洁(4)。
劲气侵襟袖，革瓢谢屡设(5)。
萧索空字中，了无一可悦(6)。
历览千载书，时时见遗烈(7)。
高操非所攀，谬得固穷节(8)。
平津苟不由，栖迟诎为拙(9)？
寄意一言外，兹契谁能别(10)！

【注释】

(1)寝迹：埋没行踪，指隐居。衡门：横木为门，指简陋的居室。逸：远。世：指世俗。官场。绝：断绝往来。

(2)顾盼：犹言看顾、眷顾。莫：无，没有。荆扉：用荆条编成的柴门。

(3)翳翳(yì yì)：阴暗的样子。“经日雪：下了一整天的雪。

(4)倾耳：侧耳细听的样子。无希声：没有一点声音。《老子》：“听之不闻名曰希。”河上公注：“无声曰希。”

(5)劲气：猛烈的寒气。箪(dān)瓢：即箪食瓢饮。简：竹编的盛饭容器。瓢：剖开葫芦做成的舀水器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子曰：贤哉。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回，指孔子学生颜回。谢：辞绝。屡：经常。设：陈设。箪瓢谢屡设：意思是说，像颜回那样一箪食、一瓢饮的日子也很难得，我(们)箪瓢常空，无食可陈于面前。

(6)萧索：萧条，冷落。空字：空荡荡的房屋。形容一无所有。了无：一点也没有。可悦：可以使人高兴的事情。

(7)遗烈：指古代正直、刚毅、有高尚节操的贤士。

(8)谬：误，谦辞。固穷节：固守穷困的气节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曰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

(9)平津：平坦的大道，喻仕途。津：本义为渡口，这里指道路。苟：如果。由：沿看，遵循。栖迟：游息，指隐居。《诗经·陈风·衡门》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”诎(jū)：岂。(10)契：契合，指志同道合。别：识别。

〔译文〕

隐居茅舍掩踪迹，
远与世俗相隔绝。
无人知晓来眷顾，
白日柴门常关闭。
岁暮寒风正凄冷，
阴沉整日天降雪。
侧耳细听无声响，
放眼户外已皓洁。
寒气猛烈侵襟袖，
无食箪瓢常空设。
萧条冷落空室内，
竟无一事可欢悦。
千年古书皆历览，
常常读见古义烈。
高尚操行不敢攀，
仅能守穷为气节。
平坦仕途若不走，
隐居躬耕岂算拙？
我寄深意在言外，
志趣相合准识别！

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

〔说明〕

乙巳岁是晋安帝义熙元年（405），陶渊明四十一岁。

去年，即晋安帝元兴三年（404），刘敬宣迁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得阳。陶渊明前往任刘敬宣的参军。本年三月，渊明奉命出使京都，途经钱溪（今安徽省贵池县梅根港）时，写下这首诗。诗中主要通过途中景物的描绘，抒发思乡之情和归隐之念。

我不践斯境，岁月好已积⁽¹⁾。
晨夕看山川，事事悉如昔⁽²⁾。
微雨洗高林，清飙矫云翻⁽³⁾。
眷彼品物存，义风都未隔⁽⁴⁾。
伊余何为者，勉励从兹役⁽⁵⁾？
一形似有制，素襟不可易⁽⁶⁾。
园田日梦想，安得久离析⁽⁷⁾？
终怀在归舟，谅哉宜霜柏⁽⁸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践：踏，经由。斯境：这个地方。好：甚。已积：已经很久。积：多。

(2)悉：都。如昔：如同昔日。

(3)飙（bi o 标）：疾风，暴风。矫：举起。这里指高飞。云融（hé 合）：云中的鸟儿。翻：鸟的翅膀，这里代指鸟。

(4)眷：眷顾，顾念。品物：指景物。义风：适宜的风，犹“和风”。未隔：无所阻隔。谓风雨适时，万物并茂，无所阻隔。

(5)伊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何为：为何，为什么。勉励：这里有勤苦努力的意思。兹役：这种差事。

(6)一形：一身，诗人自指。形：身体。制：限制，约束。素襟：平素的志向。襟：胸襟。易：改变。

(7)日：每天。离析：分开。

(8)归舟：逯本作“壑舟”，今从诸本改。谅：诚。霜柏：霜中的松柏。比喻坚贞的品行、节操。

[译文]

未再踏上这片地，
岁月很长时难记。
早晨傍晚看山川，
事事没变如往昔。
微雨洗尘林木爽，
疾风吹鸟更高飞。
顾念山川万物茂，
风雨适时不相违。
我今不知是何为，
勤苦从事这差役？
身体好似受拘束，
怀抱志向不可移。
日日梦想回田园，
哪能如此久分离？
最终仍将归故里，
霜中松柏自挺立。

还旧居

[说明]

此诗约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（417），陶渊明五十三岁。

诗题“旧居”指柴桑旧居。陶渊明始居柴桑，约四十一岁时迁居于上京。在上京居六年，又迁居南村。诗人居上京时。尚常往来于柴桑之间，所以此诗说“畴昔家上京，六载去还归”，然迁至南村后，已多年未回柴桑。这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柴桑故地，见物是人非，大有沧桑之悲。在感慨万千之中，尤觉岁月易逝。人生无常，于是写下这首凄凉哀怨的诗歌。

畴昔家上京，六载去还归⁽¹⁾。
今日始复来，恻怆多所悲⁽²⁾。
阡陌不移旧，邑屋或时非⁽³⁾。
履历周故居，邻老罕复遗⁽⁴⁾，
步步寻往迹，有处特依依⁽⁵⁾。
流幻百年中，寒暑日相推⁽⁶⁾。
常恐大化尽，气力不及衰⁽⁷⁾。

拨置且莫念，一筋聊可挥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畴昔：往昔，从前。畴：语助词，无义。时间约为义熙元年（405），诗人由彭泽归田那一年，从旧居柴桑迁往上京居住。上京：地名，当距柴桑旧居不远，六载：即诗人在上京居住的时间。去还归：谓常来常往。指经常回柴桑探望。

(2)今日：指写此诗的时间，始复来：诗人由上京迁居南村后，已多年（约为七年）未回柴桑旧居，所以称这次返回为“始复来”，恻怆（cè chuàng 测创）：凄伤悲痛。

(3)阡陌：田间小路，这里指农田。不移旧：没有改变原先的样子。邑屋：村庄房舍，或时非：有的与从前不同。

(4)履历：所经过之处，周：全，遍。邻老：邻居家的老人。罕复遗：很少有还活着的。

(5)往迹：过去的踪迹，有处：有些地方。依依：依恋不舍的样子。

(6)流幻：流动变幻，指人生漂流动荡，踪迹不定，百年中：即指人的一生，寒暑日相推：寒来暑往，日月相互交替，形容岁月流逝得很快。

(7)大化尽：指生命结束。大化：原指人生的变化，《列子·天瑞》：“人自生至终，大化有四：婴孩也，少壮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”后遂以“大化”作为生命的代称，气力：指体力。不及：不待。衰：衰竭。古人以五十岁为入衰之年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五十始衰。”诗人此时已五十余岁。这两句是说，我常担心死亡到来，还没等我体力完全衰竭。

(8)拨置：犹弃置，放在一边，挥：一饮而尽的动作。

[译文]

从前家庄上京时，
六载之间常来归。
时隔多年今再来，
凄凉哀痛多伤悲。
田地未改旧模样，
村舍时有面目非。
故居四周走访遍，
邻里老人少存遗。
漫步寻觅旧踪迹，
不时使我情恋依。
人生漂荡多变幻，
寒来暑往岁月催。
常恐生命忽终止，
身体气力未尽衰。
抛开此事莫再想，
姑且饮酒干此杯。

戊申岁六月中遇火

[说明]

戊申岁是晋安帝义熙四年（408），陶渊明四十四岁。

此时渊明居上京，六月中旬，一场火灾将其居室焚烧殆尽，便只好住在门前的船中。至新秋之时，写下这首诗。房屋焚毁，似乎并没有使诗人感到

更多的痛苦，他安居舟中，依旧悠然地生活。真正使他感到痛苦、忧伤的是生不逢时，没能赶上古之太平盛世。因此诗人在表示要保持贞刚品性的同时，也更加加强了他隐居躬耕的信心。

草庐寄穷巷，甘以辞华轩⁽¹⁾。
正夏长风急，林室顿烧爝⁽²⁾。
一宅无遗宇，舫舟荫门前⁽³⁾。
迢迢新秋夕，亭亭月将圆⁽⁴⁾。
果菜始复生，惊鸟尚未还⁽⁵⁾。
中宵伫遥念，一盼周九天⁽⁶⁾。
总发抱孤介，奄出四十年⁽⁷⁾。
形迹凭化往，灵府长独闲⁽⁸⁾。
贞刚自有质，玉石乃非坚⁽⁹⁾。
仰想东户时，余粮宿中田⁽¹⁰⁾。
鼓腹无所思；朝起暮归眠⁽¹¹⁾。
既已不遇兹，且遂灌我园⁽¹²⁾。

[注释]

(1)寄：寄托，依附。甘：自愿。辞：拒绝，告别，华轩：指富贵者乘坐的车子。轩：古代一种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轻便车，“华轩”在这里是代指仕途之功名富贵。

(2)当：时当，恰在。长风：大风。林室：林木和住宅。从此诗“果菜始复生”句可知，大火不仅焚毁了房屋，连同周围的林园也一并遭灾。顿：顿时，立刻。爝（fán 烦）：烧。

(3)宇：屋檐，引申为受覆庇、遮盖处。舫（fáng 仿）：船。荫门前：谓遮荫于门前。林室皆焚毁，只有门前的舫舟内尚有遮荫处。

(4)迢迢：遥远的样子。这里形容秋夕景象的空阔辽远。新秋夕：初秋的傍晚。亭亭：高貌。曹丕《杂诗》：“西北有浮云，亭亭如车盖。”

(5)始复生：开始重新生长。惊鸟：被火惊飞的鸟。

(6)中宵：半夜。伫（zh 住）：长时间地站立。遥念：想得很远。盼：看。周：遍，遍及。九天：这里指整个天地。

(7)总发：即“总角”，称童年时代。古时儿童束发于头顶。陶渊明《荣木》诗序：“总角闻道，白首无成。”孤介：谓操守谨严，不肯同流合污。奄：忽，很快地。出：超出。

(8)形迹：身体，指生命。凭：任凭。化：造化，自然。往：指变化。灵府：指心。《庄子·德充符》：“不可入于灵府。”成玄英疏：“灵府者，精神之宅也，所谓心也。”

(9)贞刚：坚贞刚直。自：本来。质：品质、品性。乃：却。这两句是说，我的品质坚贞刚直，比玉石都更坚贞。

(10)仰想：遥想。东户：东户季子，传说中上古太平时代的君主。《淮南子·繆称训》：“昔东户季子之世，道路不拾遗，耒耜余粮宿诸田首。”宿：存放。中田：即田中。

(11)鼓腹：饱食。《庄子·马蹄》：“夫赫胥氏之时，民居而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游。”无所思：无忧无虑。

(12)：此，指东户时代。遂：就。灌我园：浇灌我的田园。这里指隐居躬耕。

[译文]

茅屋盖在僻巷边，
远避仕途心甘愿。

当夏长风骤然起，
林园宅室烈火燃。
房屋焚尽无住处，
船内遮荫在门前。
初秋傍晚景远阔，
高高明月又将圆。
果菜开始重新长，
惊飞之鸟尚未还。
夜半久立独沉思，
一眼遍观四周天。
年少守操即谨严，
转眼已逾四十年。
生命托付与造化，
内心恬淡长安闲。
我性坚贞且刚直，
玉石虽坚逊色远。
遥想东户季子世，
余粮存放在田间。
饱食终日无忧虑，
日出而作日入眠。
既然我未逢盛世，
姑且隐居浇菜园。

己酉岁九月九日

[说明]

己酉岁是晋安帝义熙五年（409），陶渊明四十五岁。

九月九日是重阳节，因“九”与“久”谐音双关，所以古人喜爱这个节日，希望能得长寿。但诗人值此之际，看到的是万物衰飒凋零，于是不禁联想到人生的短促，故悲从中来，难以自抑，最终仍是以借酒浇愁、及时行乐来自我安慰。此诗前半写景，后半言情，可谓景为情设，情因景起，且秋景如画，含情独悲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靡靡秋已夕，凄凄风露交⁽¹⁾。
蔓草不复荣，园木空自凋⁽²⁾。
清气澄余滓，杳然天界高⁽³⁾。
哀蝉无留响，丛雁鸣云霄⁽⁴⁾。
万化相寻绎，人生岂不劳⁽⁵⁾！
从古皆有没，念之中心焦⁽⁶⁾。
何以称我情？浊酒且自陶⁽⁷⁾。
千载非所知，聊以永今朝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靡靡(m m)：零落的样子。陆机《叹逝赋》：“亲落落而日稀，友靡靡而愈索。”已夕：

己晚。凄凄：寒冷的样子。交：交互，交加。

(2)蔓草：蔓生的草。蔓：细长不能直立的茎，木本曰藤，草木曰蔓。

(3)余滓(z 子)：残余的渣滓，指尘埃。杳然：深远的样子。

(4)丛雁：犹群雁。丛：聚集。

(5)万化：万物，指宇宙自然。寻绎：原指反复推求，这里是推移、更替的意思。劳：劳苦。

(6)没：指死亡。焦：焦虑。

(7)称(chèn 趁)：适合。陶：喜，欢乐。

(8)永：延长。《诗经·小雅·白驹》：“絜之维之，以永今朝。”

[译文]

衰颓零落秋已晚，
寒露凄风相缭绕。
蔓草稀疏渐枯萎，
园中林木空自调。
清澄空气无尘埃，
天宇茫茫愈显高。
悲切蝉鸣已绝响，
成行大雁啼云霄。
万物更替常变化，
人生怎能不辛劳！
自古有生即有死，
念此心中似煎熬。
如何方可舒心意，
饮酒自能乐陶陶。
千年之事无需知，
姑且行乐尽今朝。

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⁽¹⁾

[说明]

庚戌岁是晋安帝义熙六年(410)，陶渊明四十六岁。

陶渊明白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归田之后，经过多年的躬耕体验，对农业生产劳动有了更深的感受与思考。这首诗并不是描写秋收的具体情况，而是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在劳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，从而使其隐耕之念更加坚定不移。

清代邱嘉穗在《东山草堂陶诗笺》卷三评此诗说：“陶公诗多转势，或数句一转，或一句一转，所以为佳。余最爱‘田家岂不苦’四句，逐句作转。其他推类求之，靡篇不有。此萧统所谓‘抑扬爽朗，莫之与京’也。”很能说明这首诗的艺术特点。

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⁽²⁾。
孰是都不营，而以求自安⁽³⁾？
开春理常业，岁功聊可观⁽⁴⁾。
晨出肆微勤，日入负来还⁽⁵⁾。

山中饶霜露，风气亦先寒(6)。
田家岂不苦？弗获辞此难(7)。
四体诚乃疲，庶无异患干(8)。
盥濯息檐下，斗酒散襟颜(9)。
遥遥沮溺心，千载乃相关(10)。
但愿长如此，躬耕非所叹(11)。

[注释]

(1)西田：指住宅西边的田地。

(2)归：归依。道：指常理。固：本来。端：头，首要。

(3)孰：谁。是：这，指衣食。营：经营，操持。

(4)常业：日常事务，指农事。岁功：一年的收成。

(5)肆：从事，操作。微勤：轻微的劳作。负耒：扛着农具。

(6)饶：多。风气：指气候。

(7)弗获：不能，不得。辞：推辞，摆脱。此难：这种艰难辛苦的劳动。

(8)四体：四肢，代指身体。庶：幸，希冀之词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：“庶无罪悔，以迄于今。”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：“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，庶免于难。”异患：意外的祸患。这里指仕途风险。干：相犯，侵扰。

(9)盥(guàn 贯)濯：洗涤。盥指洗手，濯指洗脚。散：放开。襟颜：心胸和容颜。

(10)沮、溺：长沮、桀溺。见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其二注(7)。心：指隐耕之志。乃：竟。相关：相合，相通。

(11)叹：指因遗憾而叹息。

[译文]

人生归依有常理，
衣食本自居首端。
谁能弃此不经营，
便可求得自身安？
初春开始操农务，
一年收成尚可观。
清晨下地去干活，
日落扛犁把家还。
居住山中多霜露，
季节未到已先寒。
农民劳作岂不苦？
不可推脱此艰难。
身体确实很疲倦，
幸得不会惹祸患。
洗涤歇息房檐下，
饮酒开心带笑颜。
长沮桀溺隐耕志，
千年之下与我伴。
但愿能得长如此，
躬耕田亩无怨叹。

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⁽¹⁾

[说明]

丙辰岁是晋安帝义熙十二年（416），陶渊明五十二岁。

诗人自归田以来，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躬耕生活。其劳作是勤苦的，生活是贫困的，但诗人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安慰，这首诗就着重表凯了这种情怀。诗中写景形象生动，有力地烘托并体现了诗人内心情感的起伏波动。

贫居依稼穡，戮力东林隈⁽²⁾。
不言春作苦，常恐负所怀⁽³⁾。
司田眷有秋，寄声与我谐⁽⁴⁾。
饥者欢初饱，束带候鸣鸡⁽⁵⁾。
扬楫越平湖，泛随清壑回⁽⁶⁾。
郁郁荒山里，猿声闲且哀⁽⁷⁾。
悲风爱静夜，林鸟喜晨开⁽⁸⁾。
曰余作此来，三四星火颓⁽⁹⁾。
姿年逝已老，其事未云乖⁽¹⁰⁾。
遥谢荷ò翁，聊得从君栖⁽¹¹⁾。

[注释]

(1)下撰(xùn 迅)：地势低洼多水的地带，即诗中所说的“东林隈”。田舍：指田间简易的茅舍，可供临时休息、避雨之用。获：收获。

(2)依：依靠。稼穡(sè 瑟)：指农业劳动。稼是耕种，穡是收获。戮(l 陆)力：尽力。东林隈(w i 威)：指下撰田所在的地方。隈：山水等弯曲的地方；角落。

(3)春作：春耕。负所怀：违背自己的愿望。

(4)司田：管农事的官，即田官。眷：顾念，关注。有秋：指秋收，收获。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若农服田力穡，乃亦有秋。”寄声：托人带口信。与我谐：同我的想法相一致。谐：和合。

(5)饥者：渊明自称。初饱：刚刚能够吃上顿饱饭。这两句是说，经常挨饿的我，为吃了顿饱饭而非常高兴，早早起身束好衣带，等候天亮去秋收。

(6)扬楫(jí 及)：举桨，即划船。泛：浮行，指泛舟。清壑(hè 贺)：清澈的山间溪流。壑：山沟。

(7)郁郁：录本作“嚼嚼(jiào 叫，洁白貌)，今从诸本改。郁郁，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。闲且哀：悠缓而凄凉。

(8)悲风：指凄厉的秋风。爱静夜：谓好在静夜中呼啸。晨开：指天明。

(9)曰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此：指农业劳动。三四星火颓：指经历了十二年。三四：即十二。星火：即火星。颓：下倾。每当夏历七月以后，火星的位置开始向西下倾。下倾十二次，即经历了十二年。

(10)姿年：风姿年华，指青壮年。事：指农耕之事。云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乖：违背，违弃。

(11)荷ò翁：见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其一注(7)。聊：姑且。栖：居住，指隐居。

[译文]

贫居糊口靠农务，
尽力勤耕东林边。

春种苦辛不必讲，
常恐辜负我心愿。
田官关注秋收获，
传语同我意相连。
长期挨饿喜一饱，
早起整装待下田。
划动船桨渡平湖，
山间清溪泛舟还。
草木茂盛荒山里，
猿啼悠缓声哀怨。
悲凉秋风夜呼啸，
清晨林间鸟唱欢。
我自归田务农来，
至今已整十二年。
华年已逝人渐老，
依旧耕耘在田间。
遥遥致意荷ò翁，
姑且隐居为君伴。

饮酒二十首并序

〔说明〕

关于这组诗的写作时间，存有不同的看法，其中当以王瑶先生之说为较可信，即约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（417），陶渊明五十三岁。诗人在诗序中已说明这组诗非一时之作，但从“比夜已长”之句和诗中有关景物环境的描写来看，这组诗大约是写于同一年的秋冬之际。

在这二十首诗中，诗人多方面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、思想、志趣与情操。这些诗无论就内容还是就艺术而言，都足以代表陶诗成熟时期的风格，因此也深受历代人们的喜爱。

余闲居寡欢，兼比夜已长⁽¹⁾，偶有名酒，无夕不饮。顾影独尽⁽²⁾，忽焉复醉⁽³⁾。既醉之后，辄题数句自娱⁽⁴⁾。纸墨遂多，辞无诨次⁽⁵⁾。聊命故人书之⁽⁶⁾，以为欢笑尔⁽⁷⁾。

其一⁽⁸⁾

衰荣无定在，彼此更共之⁽⁹⁾。
邵生瓜田中，宁似东陵时⁽¹⁰⁾！
寒暑有代谢，人道每如兹⁽¹¹⁾。
达人解其会，逝将不复疑⁽¹²⁾。
忽与一觴酒，日夕欢相⁽¹³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兼：加之，并且。比：近来。夜已长：秋冬之季，逐渐昼短夜长，到冬至达最大限度。

(2)顾影：看着自己的身影。独尽：独自干杯。

(3)忽焉：很快地。

(4)辄：就，总是。

(5)诠（quán 全）次：选择和编次。

(6)聊：姑且。故人：老朋友。书：抄写。

(7)尔：“而已”的合音，罢了。

(8)这首诗从自然变化的盛衰更替，而联想到人生的福祸无常，正因为领悟了这个道理，所以要隐遁以远害，饮酒以自乐。

(9)衰荣：这里是用植物的衰败与繁荣来比喻人生的衰与盛、祸与福。无定在：无定数，变化不定。更：更替，交替。共之：都是如此。

(10)邵生：邵平，秦时为东陵侯，秦亡后为平民，因家贫而种瓜于长安城东，前后处境截然不同。（见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）这两句是说。邵平在瓜田中种瓜时，哪里还像做东陵侯时那般荣耀。

(11)代谢：更替变化。人道：人生的道理或规律。每：每每，即常常。兹：此。

(12)达人：通达事理的人；达观的人。会：指理之所在。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圣人以有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。”朱熹《本义》：“会谓理之所聚。”逝：离去，指隐居独处。

(13)忽：尽快。筋：指酒杯。持：拿着。

[译文]

我闲居之时很少欢乐，加之近来夜已渐长，偶尔得到名酒，无夜不饮。对着自己的身影独自干杯，很快就醉了。醉了之后，总要写几句诗自乐。诗稿于是渐多，但未经选择和编次。姑且请友人抄写出来，以供自我取乐罢了。

衰败繁荣无定数，
交相更替变不休。
邵平晚岁穷种瓜，
哪似当年东陵侯！
暑往寒来有代谢，
人生与此正相符。
通达之士悟其理。
隐遁山林逍遥游。
快快来他一杯酒。
日夕畅饮消百忧。

其二(1)

积善云有报，夷叔在西山(2)。
善恶苟不应，何事空立言(3)？
九十行带索，饥寒况当年(4)。
不赖固穷节，百世当谁传(5)？

[注释]

(1)这首诗通过对善恶报应之说的否定，揭示了善恶不分的社会现实，并决心固穷守节，流芳百世。深婉曲折的诗意之中，透露着诗人愤激不平的情绪。

(2)云有报：说是有报应。指善报。夷叔：伯夷、叔齐，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孤竹君死后，兄弟二人因都不肯继位为君而一起出逃。周灭商后，二人耻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（指野菜）而食，最后饿死。（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）西山：即首阳山。

(3)苟：如果。何事：为什么。立言：树立格言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或曰：‘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’若伯夷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耶？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。”

(4)九十行带索：《列子·天瑞》说隐士荣启期家贫，行年九十，以绳索为衣带，鼓琴而歌，能安贫自乐。况：甚，更加。当年：指壮年。

(5)固穷节：固守穷困的节操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曰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

〔译文〕

据说积善有善报，
夷叔饿死在西山。
善恶如果不报应，
为何还要立空言？
荣公九十绳为带，
饥寒更甚于壮年。
不靠固穷守高节，
声名百世怎流传？

其三⁽¹⁾

道丧向千载，人人惜其情⁽¹⁾。
有酒不肯饮，但顾世间名⁽³⁾。
所以贵我身，岂不在一生⁽⁴⁾？
一生复能几？倏如流电惊⁽⁵⁾。
鼎鼎百年内，持此欲何成⁽⁶⁾？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通过对那种只顾自身而追逐名利之人的否定。表明了诗人达观而逍遥自任的人生态度。

(2)道丧：道德沦丧。道指做人的道理，向：将近。惜其情：吝惜自己的感情，即只顾个人私欲。

(3)世间名：指世俗间的虚名。

(4)这两句是说，所以重视自身，难道不是在一生之内？言外之意是说，自苦其身而追求身后的空名又有何用！

(5)复能几：又能有多久。几：几何，几多时。倏(sh叔)：迅速，极快。

(6)鼎鼎：扰扰攘攘的样子，形容为名利而奔走忙碌之态。此：指“世间名”。

〔译文〕

道德沦丧近千载，
人人自私吝其情。
有酒居然不肯饮，
只顾世俗虚浮名。
所以珍贵我自身，
难道不是为此生？
一生又能有多久？
快似闪电令心惊。
忙碌一生为名利。
如此怎能有所成！

其四⁽¹⁾

栖栖失群鸟，日暮犹独飞⁽²⁾。
徘徊无定止，夜夜声转悲⁽³⁾。
厉响思清远，去来何依依⁽⁴⁾。
因值孤生松，敛翮遥来归⁽⁵⁾。
劲风无荣木，此荫独不衰⁽⁶⁾。
托身已得所，千载不相违⁽⁷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通篇比喻，以失群之孤鸟自喻，前六句写迷途徘徊，后六句写归来托身；又以“孤生松”喻归隐之所，表现出诗人坚定的归隐之志和高洁的人格情操。

(2)栖栖(x 西)：心神不安的样子。

(3)定止：固定的栖息处。止：居留。

(4)此二句焦本、逯本作“厉响思清晨，远去何所依”，今从李本、曾本、苏写本、和陶本改。厉响：谓鸣声激越。依依：依恋不舍的样子。

(5)值：遇。敛翮：收起翅膀，即停飞。

(6)劲风：指强劲的寒风。

(7)已：既。违：违弃，分离。

[译文]

栖惶焦虑失群鸟，
日暮依然独自飞。
徘徊犹豫无定巢，
夜夜哀鸣声渐悲。
长鸣思慕清境，
飞去飞来情恋依。
因遇孤独一青松，
收起翅膀来依归。
寒风强劲树木凋，
繁茂青松独不衰。
既然得此寄身处，
永远相依不违弃。

其五⁽¹⁾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⁽²⁾。
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⁽³⁾。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⁽⁴⁾。
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⁽⁵⁾。
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⁽⁶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写在和谐宁静的环境中，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。诗人在平静的心境中，体悟着自然的乐趣和人生的真谛。这一切给诗人的精神带来极大的快慰与满足。

(2)结庐：建造住宅。这里指寄居。人境：人间，世上。车马喧：车马往来的喧闹声。指世俗交往。

(3)尔：如此，这样。心远地自偏：意思是说，只要内心清静，远远超脱于世俗，因而虽居喧闹之地，也就像住在偏僻之处一样。

(4)悠然：闲适自得的样子。南山：指庐山。

(5)山气：山间雾气。日夕：近黄昏之时。相与还：结伴而归。

(6)此中：录本从《文选》作“此还”，今从李本、焦本、苏写本改。真意：淳真自然之意。《庄子·渔父》：“真者，所以受于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故圣人法天贵真，不拘于俗。”辨：辨析，玩味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辩也者，有不辩也，大辩不言。”忘言：《庄子·外物》：“言者所以在意也，得意而忘言。”这两句意思是说，从大自然得到启发。领悟到人生的真谛，但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，也无须用言语表达的。

[译文]

住宅盖在人世间，
清静却无车马喧。
问我为何能如此？
心超世外地显偏。
自顾采菊东篱下，
悠然无意见南山。
山间雾气夕阳好，
飞鸟结伴把巢还。
此中当自有真意，
我欲辨之已忘言。

其六⁽¹⁾

行止千万端，谁知非与是⁽²⁾？
是非苟相形，雷同共誉毁⁽³⁾。
三季多此事，达士似不尔⁽⁴⁾。
咄咄俗中愚，且当从黄绮⁽⁵⁾。

[注释]

(1)诗人在这首诗中，以愤怒的口吻斥责了是非不分。善恶不辨的黑暗现实，并决心追随商山四皓，隐居世外。

(2)行止：行为举止。端：种，类。

(3)苟：如果。相形：互相比较。雷同：人云亦云，相同。《礼记曲礼上》：“毋剿说，毋雷同。”郑玄注：“雷之发声，物无不同时应者，人之言当各由己，不当然也。”《楚辞·九辩》：“世雷同而炫曜兮，何毁誉之昧昧！”毁誉：诋毁与称誉。

(4)三季：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。达士：贤达之人。尔：那样。

(5)咄咄(du 多)：惊怪声。俗中愚：世俗中的愚蠢者。黄绮：夏黄公与绮里，代指“商山四皓”。见《赠羊长史》注(9)。

[译文]

行为举止千万种，
谁是谁非无人晓。

是非如果相比较，
毁誉皆同坏与好。
夏商周末多此事，
贤士不曾随风倒。
世俗愚者莫惊叹，
且隐商山随四皓。

其七⁽¹⁾

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⁽²⁾。
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⁽³⁾。
一觴虽独进，杯尽壶自倾⁽⁴⁾。
日入群动息，归鸟趋林鸣⁽⁵⁾。
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⁽⁶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主要写赏菊与饮酒，诗人完全沉醉其中，忘却了尘世，摆脱了忧愁，逍遥闲适，自得其乐。

(2)裛(yì意)：通“浥”，沾湿。掇(duo多)：采摘。英：花。

(3)泛：浮。意即以菊花泡酒中。此：指菊花。忘忧物：指酒。《文选》卷三十李善注“泛此忘忧物”说：“《毛诗》曰：‘微我无酒，以邀以游。’毛苌曰：‘非我无酒，可以忘忧也。’潘岳《秋菊赋》曰：‘泛流英于清醴，似浮萍之随波。’”远：这里作动词，使远。遗世情：遗弃世俗的情怀，即隐居。

(4)壶自倾：谓由酒壶中再往杯中注酒。

(5)群动：各类活动的生物。息：歇息，止息。趋：归向。

(6)啸傲：谓言动自在，无拘无束。轩：窗。得此生：指得到人生之真意，即悠闲适意的生活。

〔译文〕

秋菊花盛正鲜艳，
含露润泽采花英。
菊泡酒中味更美，
避俗之情更深浓。
一挥而尽杯中酒，
再执酒壶注杯中。
日落众生皆息止，
归鸟向林欢快鸣。
纵情欢歌东窗下，
姑且逍遥度此生。

其八⁽¹⁾

青松在东园，众草没其姿⁽²⁾。
凝霜珍异类，卓然见高枝⁽³⁾。
连林人不觉，独树众乃奇⁽⁴⁾。
提壶挂寒柯，远望时复为⁽⁵⁾。

吾生梦幻间，何事纵尘羈⁽⁶⁾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诗人以孤松自喻，表达自己不畏严霜的坚贞品质和不为流俗所染的高尚节操。诗末所表现的消极情绪中，带有愤世嫉俗之意。

(2)没：淹没。

(3)凝霜：犹严霜。殄(tǐn 舔)：灭绝，绝尽。异类：指除松以外的其它草木。卓然：高高挺立的样子。见：同“现”，显露。

(4)连林：树木相连成林。众乃奇：大家才感到惊奇。乃：才。

(5)壶：指酒壶。挂：逯本作“抚”，今据李本、焦本、和陶本改。柯：树枝。远望时复为：即“时复为远望”的倒装句。意思是还时时向远处眺望。

(6)何事：为什么。继(xiè 泄)：拴，捆绑。尘羈：尘世的羈绊。犹言“尘网”。

[译文]

青松生长在东园，
众草杂树掩其姿。
严霜摧调众草树，
孤松挺立扬高枝。
木连成林人不觉，
后调独秀众惊奇。
酒壶挂在寒树枝，
时时远眺心神怡。
人生如梦恍惚间，
何必束缚在尘世！

其九⁽¹⁾

清晨闻叩门，倒裳往自开⁽²⁾。
问子为谁欤？田父有好怀⁽³⁾。
壶浆远见候，疑我与时乖⁽⁴⁾。
“ 缕茅檐下，未足为高栖⁽⁵⁾。
一世皆尚同，愿君汨其泥⁽⁶⁾。”
“ 深感父老言，稟气寡所谐⁽⁷⁾。
纡辔诚可学，违己诘非迷⁽⁸⁾。
且共欢此饮，吾驾不可回⁽⁹⁾。”

[注释]

(1)这首诗以对话的方式，表现出诗人不愿违背自己的初衷而随世浮沉，并再一次决心保持高洁的志向，隐逸避世，远离尘俗，态度十分坚决。

(2)倒裳；颠倒衣裳。形容匆忙中来不及穿好衣服。语出《诗经·齐风·东方未明》：“东方未明，颠倒衣裳。”

(3)子：古代对男子的尊称。欤：疑问助词。田父(f 府)：年老的农民。好怀：好的情意。

(4)浆：指酒。远见候：谓远道而来，给予问候。疑：怪。乖：违背，不合。

(5)缕(lǎn 拦吕)：衣服破烂的样子。高栖：居住的雅称。这两句是说，穿着破烂的衣服，

住在茅草屋中，这样的地方不值得您这样高雅出众的人居住。

(6) 一世：举世，整个社会。尚同：以与世俗同流为贵。同：指同流合污，盲从附和。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汨（g 古）其泥：谓同流合污，随同流俗。汨：同“澀”，搅水使浊。《楚辞·渔父》：“屈原曰：‘举世皆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’渔父曰：‘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皆浊，何不澀其泥而扬其波？’是说可与世人同浊，不必独清。渊明意本此。以上四句是田父劝说之语。以下是诗人的回答。

(7) 稟气：禀性，天生的气质。谐：合。

(8) 纡轡：放松马缰缓行。纡：曲，引申为放松。纡轡缓行，喻作官，即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中“宛轡憩通衢”之意。违己：违背自己的初衷，指归隐躬耕。诘（jù 巨）：岂。迷：迷惑，糊涂。

(9) 驾：车，喻志向。回：逆转而行。

[译文]

清早就听敲门声，
不及整衣去开门。
请问来者是何人？
善良老农怀好心。
携酒远道来问候，
怪我与世相离分。
“破衣烂衫茅屋下，
不值先生寄贵身。
举世同流以为贵，
愿君随俗莫认真。”
“深深感谢父老言，
无奈天生不合群。
仕途做官诚可学，
违背初衷是迷心。
姑且一同欢饮酒，
决不返车往回奔！”

其十⁽¹⁾

在昔曾远游，直至东海隅⁽²⁾。
道路迥且长，风波阻中涂⁽³⁾。
此行谁使然？似为饥所驱⁽⁴⁾。
倾身营一饱，少许便有余⁽⁵⁾。
恐此非名计，息驾归闲居⁽⁶⁾。

[注释]

(1) 这首诗回忆以往曾因生计所迫而涉足仕途，经历了风波艰辛之后，诗人感到自己既不力求功名富贵，而如此劳心疲力，倒不如归隐闲居以保纯洁的节操。

(2) 远游：指宦游于远地。东海隅（yú 余）：东海附近。这里当指曲阿，在今江苏省丹阳县。陶渊明曾于四十岁时（晋安帝元兴三年）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，赴任途中写有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诗。

(3) 迥（ji ng 窘）：远。风波阻中涂：因遇风浪而被阻于中途。涂：同“途”。陶渊明三十六

岁时（晋安帝隆安四年），曾奉桓玄之命由江陵使都，返回途中遇大风被阻，写有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》诗。

(4)然：如此，这样。为饥所驱：被饥饿所驱使。作者在《归去来兮辞》序中说：“余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。……尝从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”

(5)倾身：竭尽全身力气；全力以赴。营：谋求。少许：一点点。

(6)非名计：不是求取名誉的良策。息驾：停止车驾，指弃官。

[译文]

往昔出仕远行役，
直到遥遥东海边。
道路漫长无尽头，
途中风浪时阻拦。
谁使我来作远游？
似为饥饿所驱遣。
竭尽全力谋一饱，
稍有即足用不完。
恐怕此行毁名誉，
弃官归隐心悠闲。

其十一(1)

颜生称为仁，荣公言有道(2)。
屡空不获年，长饥至于老(3)。
虽留身后名，一生亦枯槁(4)。
死去何所知？称心固为好(5)。
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宝(6)。
裸葬何足恶？人当解意表(7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通过对人生的思考，表达了诗人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。诗人认为，那种为追求身后的名声而固穷守节、苦己身心的行为是不值得的；同样，那种为希望能得长寿而认真保养贵体的行为也是不值得的。人死之后，不但贵体消亡，而且神魂灭寂，一无所知。所以诗人主张人生当称心适意、逍遥自任，不必有所顾忌，亦不必有所追求。

(2)颜生：即颜回，字子渊，春秋时鲁国人，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。称为仁：被称为仁者；以仁德而著称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子曰：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。”《孔子家语》：“回之德行著名，孔子称其仁焉。”荣公：即荣启期，春秋时隐士。见本组诗第二首注(4)。有道：指荣启期能安贫自乐。《列子·天瑞》：“孔子问（荣启期）曰：‘先生所以乐，何也？’对曰：‘吾乐甚多：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，吾得为人，一乐也；男女之别，男尊女卑，故男为贵，吾得为男矣，是二乐也；人生有不见日月，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乐也。贫者，士之常也；死者，人之终也。处常得终，当何优哉！’”

(3)屡空：指颜回生活贫困，食用经常空乏。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？屡空。”不获年：不得长寿。指颜回短命早死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哀公问：‘弟子孰为好学？’孔子对曰：‘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。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。’”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回年二十九，发尽白。蚤（早）死。”据《孔子家语》等书记载，颜回死时年仅三十一。长饥至于老：指荣启期长期穷困挨饿，直到老死。

(4) 枯槁：本指草木枯萎，这里指贫困憔悴。

(5) 称(chèn 趁)心：恰合心愿。固：必。《公羊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：“女(汝)能固纳公乎？”

(6) 客：用人生如寄、似过客之意，代指短暂的人生。《古诗十九首·今日良宴会》：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飘尘。”又《驱车上东门》：“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。”又《青青陵上柏》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”李善注：“老莱子曰：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寄也。寄者固归。列子曰：死人为归人，则生人为行人矣。《韩诗外传》曰：枯鱼衔索，几何不蠹？二亲之寿，忽如过客。”养：保养。千金躯：犹贵体，贵如千金的身体。化：指死。宝：指荣名。《古诗十九首·回车驾言迈》：“人生非金石，岂能长寿考？奄忽随物化，荣名以为宝。”

(7) 裸葬：裸体埋葬。《汉书·杨王孙传》载，杨王孙病危时嘱其子曰：“吾欲裸葬，以反吾真。死，则为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，既下，从足引脱其囊，以身亲土。”恶：不好。意表：言意之外的真意，即杨王孙所说的“以反吾真”的“真”。

[译文]

人称颜回是仁者，
又说荣公有道心。
颜回穷困且短命，
荣公挨饿至终身。
虽然留下身后名，
一生憔悴甚清贫。
人死之后无所知，
称心生前当自任。
短暂人生虽保养，
身死荣名皆不存。
裸葬又有何不好？
返归自然才是真。

其十二(1)

长公曾一仕，壮节忽失时(2)。
杜门不复出，终身与世辞(3)。
仲理归大泽，高风始在兹(4)。
一往便当已，何为复狐疑(5)？
去去当奚道！世俗久相期(6)。
摆落悠悠谈，请从余所之(7)。

[注释]

(1) 这首诗通过赞扬张挚和杨伦辞官归隐。不再复出的高风亮节，来比况自己的归隐之志；并劝说世人不要再受世俗的欺骗，当看破红尘。随他一道归去隐耕。

(2) 长公：张挚，字长公，西汉人，曾“官至大夫，免。以不能取容当世，故终身不仕”（《史记·张释之列传》）。壮节：壮烈的气节。失时：指失去了从政的时机。

(3) 杜门：谓闭门不出。杜：堵塞，断绝。

(4) 仲理：指东汉杨伦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杨伦，字仲理，为郡文学掾。志乖于时，遂去职，不复应州郡命。讲授于大泽中，弟子至千余人。”高风：高尚的品格、操守。兹：此，这里。

(5) 往：去。指出仕。已：止，停。指辞官归隐。狐疑：犹豫不决。

(6) 去去：这里有“且罢”、“罢了”的意思。曹植《杂诗·转蓬离本根》：“去去莫复道，沉

忧令人老。”奚道：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奚：何。

(7)摆落：摆脱。悠悠谈：指世俗妄议是非的悠谬之谈。《晋书·王导传》：“悠悠之谈，宜绝智者之口。”余所之：我所去的地方，指隐居。之：往，到。

[译文]

张挚一度入仕途，
壮烈气节不入俗。
决意闭门与世绝，
终身隐遁不再出。
杨伦归去大泽中，
高尚节操在此处。
既一为官便当止，
隐去何需再犹豫？
罢了尚有何话说！
世俗欺我已很久。
摆脱世上荒谬论，
请随我归去隐居。

其十三⁽¹⁾

有客常同止，取舍邈异境⁽²⁾。
一士长独醉，一夫终年醒。
醒醉还相笑，发言各不领⁽³⁾。
规规一何愚，兀做差若颖⁽⁴⁾。
寄言酣中客，日没烛当秉⁽⁵⁾。

【注释】

(1)这首诗以醉者同醒者设譬，表现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，在比较与评价中，诗人愿醉而不愿醒，以寄托对现实不满的愤激之情。

(2)同止：在一起，同一处。取舍：采取和舍弃，选择。取：遼本作“趣”，今从曾本、苏写本、焦本改。邈异境：境界迥然不同。

(3)领：领会，理解。

(4)规规：浅陋拘泥的样子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于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，索之以辩。是直用管窥天，用锥指地也。”渊明即用此典，故接下说“一何愚”。兀(wù)务)傲：倔强而有锋芒。差(chā)叉)：比较上，尚，略。颖：才能秀出，聪敏。

(5)酣中客：正在畅饮的人。烛当秉：遼本作“烛当炳”，曾本、焦本皆注一作“烛当秉”，从后者。秉：握持，拿着。《古诗十九首·生年不满百》：“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”(按：遼本从“炳”引曹丕《与吴质书》“古人思炳烛夜游”为据，此语当本胡刻本李善注《文选》卷四十二。李善注云：“古诗曰：‘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’秉或作炳。”则知李善所见《文选》原本当作“秉”，正文之，“炳”，乃后人刻入。查《四部丛刊》影宋本六臣注《文选》卷四十二即作，“古人思秉烛夜游”。)

[译文]

两人常常在一起，
志趣心境不同类。

一人每天独昏醉，
一人清醒常年岁。
醒者醉者相视笑，
对话互相不领会。
浅陋拘泥多愚蠢，
自然放纵较聪慧。
转告正在畅饮者，
日落秉烛当欢醉。

其十四⁽¹⁾

故人赏我趣，挈壶相与至⁽²⁾。
班荆坐松下，数斟已复醉⁽³⁾。
父老杂乱言，筋酌失行次⁽⁴⁾。
不觉知有我，安知物为贵⁽⁵⁾？
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⁽⁶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写与友人畅饮，旨在表现饮酒之中物我皆忘、超然物外的乐趣。

(2)故人：老朋友。挈（qiè切）壶：提壶。壶指酒壶。相与至结伴而来。

(3)班荆：铺荆于地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“班荆相与食，而言复故。”杜预注：“班，布也，布荆坐地。”荆：落叶灌木。这里指荆棘杂草。

(4)行次：指斟酒、饮酒的先后次序。

(5)这两句是说，在醉意中连自我的存在都忘记了，至于身外之物又有什么可值得珍贵的呢？

(6)悠悠：这里形容醉后精神恍惚的样子。迷所留：谓沉缅留恋于酒。深味：深刻的意味。这里主要是指托醉可以忘却世俗，消忧免祸。

[译文]

老友赏识我志趣，
相约携酒到一起。
荆柴铺地松下坐，
酒过数巡已酣醉。
父老相杂乱言语，
行杯饮酒失次第。
不觉世上有我在，
身外之物何足贵？
神志恍惚在酒中，
酒中自有深意味。

其十五⁽¹⁾

贫居乏人工。灌木荒余宅⁽²⁾。
班班有翔鸟，寂寂无行迹⁽³⁾。
宇宙一何悠，人生少至百⁽⁴⁾。
岁月相催逼，鬓边早已白。
若不委穷达，素抱深可惜⁽⁵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贫居荒宅之景与衰老将至之悲，但诗人并不为守穷而后悔，相反，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夙愿，那才深可痛惜。

(2)乏人工：缺少劳力帮手。

(3)班班：显明的样子。《后汉书·赵壹传》：“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。”

(4)悠：久远。少至百：很少活到百岁。

(5)委穷达：犹“委命”。委：听任。穷达：指穷达之命。素抱：平素的怀抱，即夙志。

〔译文〕

贫居无奈缺人力，
灌木丛生住宅荒。
但见翱翔飞鸟在，
无人来往甚凄凉。
无穷宇宙多久远，
人世难活百岁长。
岁月相催人渐老，
已白鬓发似秋霜。
我如不是任穷达，
违背夙怀才悲伤。

其十六⁽¹⁾

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⁽²⁾。
行行向不惑，淹留遂无成⁽³⁾。
竟抱固穷节，饥寒饱所更⁽⁴⁾。
弊庐交悲风，荒草没前庭⁽⁵⁾。
披褐守长夜，晨鸡不肯鸣⁽⁶⁾。
孟公不在兹，终以翳吾情⁽⁷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自己少年时颇有壮志，然老而无成，一生抱定固穷之节，饱受饥寒之苦，以至于现在。但诗人所感到悲哀的是，世上竟无知音。

(2)罕人事：很少有世俗上的交往。游好：游心，爱好。六经：六种儒家经典，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。这里泛指古代的经籍。

(3)行行：不停地走，比喻时光流逝。向：接近。不惑：指四十岁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四十而不惑。”淹留：久留，指隐退。《楚辞·九辩》：“蹇淹留而无成。”无成：指在功名事业上无所成就。

(4)竟：最终。抱：持，坚持。固穷节：穷困时固守节操，意即宁可穷困而不改其志。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饱：饱经，饱受。更：经历。

(5)弊庐：破旧的房屋。交：接。悲风：凄厉的风。曹植《杂诗》：“江介多悲风，淮泗驰急流。”没：淹没，覆盖。庭：庭院。

(6)这两句写寒夜饥寒交迫的窘状，即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诗中所说“寒夜无被眠；造夕思鸡鸣”之意。

(7)孟公：东汉刘龚，字孟公。皇甫谧《高士传》载：“张仲蔚，平陵人。好诗赋，常居贫素，

所处蓬蒿没人。时人莫识，惟刘龚知之。”陶渊明在这里是以张仲蔚自比，但是慨叹自己却没有刘龚那样的知音。翳（yì 意）：遮蔽，隐没。此处有“郁闷”之意。

[译文]

自小不同人交往，
一心爱好在六经。
行年渐至四十岁，
长久隐居无所成。
最终抱定固穷节，
饱受饥饿与寒冷。
破旧茅屋风凄厉，
荒草淹没前院庭。
披衣坐守漫长夜，
盼望晨鸡叫天明。
没有知音在身边，
向谁倾吐我衷情。

其十七(1)

幽兰生前庭，含薰待清风(2)。
清风脱然至，见别萧艾中(3)。
行行失故路，任道或能通(4)。
觉悟当念还，鸟尽废良弓(5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以幽兰自喻，以萧艾喻世俗，表现自己清高芳洁的品性。诗末以“鸟尽废良弓”的典故，说明自己的归隐之由，寓有深刻的政治含义。

(2)薰：香气。(3)脱然：轻快的样子。萧艾：指杂草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为此萧艾也。”

(4)行行：走着不停。失：迷失。故路：旧路，指隐居守节。“失故路”指出仕。任道：顺应自然之道。

(5)鸟尽废良弓：《史记·越王句践世家》：“蜚（飞）鸟尽，良弓藏。”比喻统治者于功成后废弃或杀害给他出过力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幽兰生长在前庭，
含香等待沐清风。
清风轻快习习至，
杂草香兰自分明。
前行迷失我旧途，
顺应自然或可通。
既然醒悟应归去，
当心鸟尽弃良弓。

其十八(1)

子云性嗜酒，家贫无由得(2)。

时赖好事人，载醪法所惑⁽³⁾。
觞来为之尽，是谘无不塞⁽⁴⁾。
有时不肯言，岂不在伐国⁽⁵⁾？
仁者用其心，何尝失显默⁽⁶⁾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分别以扬雄和柳下惠自况，一方面说明家贫无酒，幸赖友人馈赠；另一方面表示闭口不谈国事，以远祸全身。其中暗寓对国事前途的深忧。

(2)子云：扬雄，字子云，西汉学者。嗜（shì 试）：喜欢，爱好。

(3)时：常常。赖：依赖，依靠。好（hào 浩）事人：本指喜欢多事的人，这里指勤学好问之人。载醪（láo 牢）：带着酒。祛（q 区）所惑：解除疑惑问题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说扬雄“家素贫，耆（嗜）酒，人希至其门。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”。

(4)是谘（z 资）：凡是所询问的。无不塞：无不得到满意的答复。塞：充实，充满。

(5)伐国：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：“闻昔者鲁公问柳下惠：‘吾欲伐齐，如何？’柳下惠曰：‘不可。’归而有忧色，曰：‘吾闻伐国不问仁人，此

言何为至于我哉！’”渊明用此典故代指国家的政治之事。

(6)用其心：谓谨慎小心，仔细考虑。失：过失，失误。显默：显达与寂寞，指出仕与归隐。

【译文】

扬雄生性好饮酒，
无奈家贫无处得。
幸赖一些勤学者，
时常携酒来求学。
酒杯斟酒即饮尽，
有问必答解疑惑。
有时沉默不肯言，
岂非国事不敢说？
仁者行身细思量，
进退出处何尝错！

其十九⁽¹⁾

畴昔苦长饥，投来去学仕⁽²⁾。
将养不得节，冻馁固缠己⁽³⁾。
是时向立年，志意多所耻⁽⁴⁾。
遂尽介然分，终死归田里⁽⁵⁾。
冉冉星气流，亭亭复一纪⁽⁶⁾。
世路廓悠悠，杨朱所以止⁽⁷⁾。
虽无挥金事，浊酒聊可恃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记述自己当年因饥寒而出仕，由耻为仕而归田，又由归田而至于今的出处过程和感慨。尽管目前的境遇同样贫困，但走的是正途，没有违背初衷，且有酒可以自慰，所以诗人已经感到十分满足。从而表现了归隐的志趣与对仕途的厌恶。

(2)畴昔：往昔，过去。投来（l i 垒）：放下农具。这里指放弃农耕的生活。

(3)将养：休息和调养。（墨子·尚贤中）：“内有以食饥息劳，将养其万民。”不得节：不得法。节：法度。馁（nǐ）：饥饿。固缠己：谓自己无法摆脱。

(4)向立年：将近三十岁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三十而立。”后遂以“而立之年”称三十岁。渊明二十九岁始仕为江州祭酒，故曰“向立年”。志意多所耻：指内心为出仕而感到羞耻。志意：指志向心愿。

(5)遂：于是。尽：完全使出，充分表现出来。介然分：耿介的本分。介然：耿介，坚贞。《荀子·修身》：“善在身，介然必以自好也。”杨倞注：“介然，坚固貌。”田里：田园，故居。

(6)冉冉：渐渐。星气流：星宿节气运行变化，指时光流逝。亭亭：久远的样子。一纪：十二年。这里指诗人自归田到写作此诗时的十二年。

(7)世路：即世道。廓悠悠：空阔遥远的样子。杨朱：战国时卫人。止：止步不前。《淮南子·说林》：“杨子（即杨朱）见逵路（即歧路）而哭之，为其可以南，可以北。”

(8)挥金事：《汉书·疏广传》载：汉宣帝时，疏广官至太子太傅、后辞归乡里，将皇帝赐予的黄金每天用来设酒食，请族人故旧宾客，与相娱乐，挥金甚多。恃：依靠，凭借。这里有慰藉之意。

[译文]

昔日苦于长饥饿，
抛开农具去为官。
休息调养不得法，
饥饿严寒将我缠。
那时年近三十岁，
内心为之甚羞惭。
坚贞气节当保全，
归去终老在田园。
日月运转光阴逝，
归来已整十二年。
世道空旷且辽远，
杨朱临歧哭不前。
家贫虽无挥金乐，
浊酒足慰我心田。

其二十(1)

羲农去我久，举世少复真(2)。
汲汲鲁中叟，弥缝使其淳(3)。
凤鸟虽不至，礼乐暂得新(4)。
诛泐辍微响，漂流逮狂秦(5)。
诗书复何罪？一朝成灰尘(6)。
区区诸老翁，为事诚殷勤(7)。
如何绝世下，六籍无一亲(8)。
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(9)。
若复不快饮，空负头上巾(10)。
但恨多谬误，君当恕醉人(11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以历史的思考为基础，慨叹眼前世风日下，而思慕远古伏羲，神农时的真朴之风，表

现了诗人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。

(2)羲农：指伏羲氏、神农氏，传说中的上古帝王。去：离开。真：指真淳的社会风尚。

(3)汲汲(jí jí)：心情急切的样子。鲁中叟：鲁国的老人，指孔子，弥缝：弥补，补救行事的闭失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》：“弥缝其阙，而匡救其灾。”

(4)凤鸟虽不至：凤鸟即凤凰。古人认为凤凰是祥瑞之鸟，如果凤凰出现，就预示将出现太平盛世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凤鸟不至，河图不出，吾已矣夫！”礼乐暂得新：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，“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礼乐废”，后经孔子的补救整理，“礼乐自此可得而述”，才又得以复兴。

(5)洙泗：二水名，在今山东省曲阜县北。孔子曾在那里教授弟子。辍(chuò 辍)：中止，停止。微响：犹微言，指精微要妙之言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“孔子没而微言绝”。漂流：形容时光的流逝。逮(dài 代)：至，到。狂秦：狂暴的秦朝。

(6)这两句指秦始皇焚书事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丞相李斯奏书：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诸守、尉杂烧之。”

(7)区区：少，为数不多。诸老翁：指西汉初年传授经学的饱学长者，如伏生、申培、辕固生、韩婴等人。为事：指传授经学之事。

(8)绝世：指汉代灭亡。六籍：指六经。亲：亲近。

(9)驰车走：指追逐名利之徒奔走不息。走：奔跑。不见所问津：指没有像孔子那样为探求治世之道而奔走的人。问津：见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其二注(7)。

(10)快饮：痛饮，畅饮。头上巾：这里特指陶渊明自己所戴的漉(lù，过滤)酒巾。《宋书·隐逸传》载，渊明“值其酒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。毕，还复著之”。

(11)多谬误：谓以上所说，多有错误不当之处。这实际上是反语，为愤激之言。

【译文】

伏羲神农已遥远，
世间少有人朴真。
鲁国孔子心急切，
补救阙失使其淳。
虽未遇得太平世，
恢复礼乐面貌新。
礼乐之乡微言绝，
日月迁延至于秦。
诗书典籍有何罪？
顿时被焚成灰尘。
汉初几位老儒生，
传授经学很殷勤。
汉代灭亡至于今，
无人再与六经亲。
世人奔走为名利，
治世之道无问津。
如若不将酒痛饮，
空负头上漉酒巾。
但恨此言多谬误，
望君愿谅醉乡人。

止酒

[说明]

此诗为渊明闲居时所作。止酒，停止饮酒，即戒酒。诗人可以辞官，可以守穷，但不可一日无酒，饮酒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。所以对于渊明来说，停止饮酒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。但诗人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，说明自己对于酒的依恋和将要戒酒的打算。诗中每句用一“止”字，读来风趣盎然，具有民歌的情调。

居止次城邑，逍遥自闲止⁽¹⁾。
坐止高荫下，步止葺门里⁽²⁾。
好味止园葵，大欢止稚子⁽³⁾。
平生不止酒，止酒情无喜。
暮止不安寝，晨止不能起。
日日欲止之，营卫止不理⁽⁴⁾。
徒知止不乐，未知止利己。
始觉止为善，今朝真止矣。
从此一止去，将止扶桑涘⁽⁵⁾。
清颜止宿容，奚止千万祀⁽⁶⁾！

[注释]

(1)居止：居住。次：居住之处。闲止：闲居，家居无事。

(2)葺(bì 毕)门：犹柴门。葺同“篳”，用荆条或竹子编成的篱笆或其他遮拦物。这两句是说，坐歇在高树荫下，步行限于柴门之内。

(3)止园葵：只有园中的葵菜。大欢：最大的欢快、乐趣。止稚子：莫过于和幼儿在一起。

(4)营卫：气血经脉与御病机能。营指由饮食中吸收的营养物质，有生化血液，营养周身的作
用。卫指人体抗御病邪侵入的机能。止：止酒。不理：不调理，不调顺。

(5)将止：将到。扶桑涘(sì 四)：指神仙所居之处。扶桑：古人认为是日出之处。涘：水边。

(6)清颜止宿容：谓停到清瘦的仙颜代替旧日的容貌。奚止：何止。祀(sì 四)：年。

[译文]

我家住在县城边，
自任逍遥得悠闲。
高树清荫下面坐，
散步只到柴门前。
园中葵菜味道好，
最喜幼儿在眼前。
平生一向不戒酒，
戒酒我心不喜欢。
晚上不饮睡不安，
早晨不饮起床难。
天天打算把酒戒，
又恐经脉不循环。
只知戒酒心不乐，
不知戒酒身健全。

开始感觉戒酒好，
真正戒酒在今天。
从此一直戒下去，
一直戒到成神仙。
戒得仙颜换旧容，
岂止戒它千万年！

述酒(1)

[说明]

这首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（421），陶渊明五十七岁。

晋元熙二年（420）六月，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，自己称帝，改国号为宋，改年号为永初。次年九月，以毒酒授张祗，使鸩王。祗自饮而卒。继又令士兵越墙进毒酒，王不肯饮，士兵以被褥闷杀之。故陶渊明此诗以“述酒”为题。诗中运用隐晦曲折的语言反映此事，表达了诗人对篡权丑行的极大愤慨，同时也表现出诗人不肯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。

重离照南陆，鸣鸟声相闻(2)。
秋草虽未黄，融风久已分(3)。
素砾晶修渚，南岳无余云(4)。
豫章抗高门，重华固灵坟(5)。
流泪抱中叹，倾耳听司晨(6)。
神州献嘉粟，西灵为我驯(7)。
诸梁董师旅，芊胜丧其身(8)。
山阳归下国，成名犹不勤(9)。
卜生善斯牧，安乐不为君(10)。
平王去旧京，峡中纳遗薰(11)。
双阳甫云育，三趾显奇文(12)。
王子爱清吹，日中翔河汾(13)。
朱公练九齿，闲居离世纷(14)。
峨峨西岭内，偃息常所亲(15)。
天容自永固，彭殇非等伦(16)。

[注释]

(1) 遯本于题下有“仪狄造，杜康润色之”八字，并注云：“上八字宋本云旧注。曾本、苏写本此下又注，宋本云，此篇与题非本意，诸本如此，误。”

(2) 重离照南陆：寓言东晋之初，如日丽天，得以中兴。重离：代指太阳。离为周易八卦之一，卦形为☲，象征火。重卦（离下离上）后又为六十四卦之一，卦形为☲☲，卦名仍称离。《周易·说卦》：“离为火、为日。”故“重离”代指太阳。又暗喻司马氏。《晋书·宣帝纪》谓司马氏“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，为夏官祝融”，是说晋代皇帝司马氏是重黎的后代。而“重离”与“重黎”谐音。南陆：《周易·说卦》：“离也者，明也，万物皆相见，南方之卦也。”所以诗人说“重离照南陆”。南陆又暗指东晋所统治的南部中国。鸣鸟声相闻：比喻东晋之初人才济济，名臣荟萃。鸣鸟：指鸣叫的凤凰。凤凰喻贤才；凤凰鸣喻贤才逢时。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：“凤皇于飞，翊翊（huì，鸟飞声）其羽；亦集爱止，蔼蔼王多吉士。”（第七章）“凤皇鸣矣，于彼高冈；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（第九

章)

(3)融风：立春后的东北风。《说文·风部》：“东北曰融风。”段玉裁注：“调风、条风、融风，一也。”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。”按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引《易纬》：“立春条风至。”融又暗指司马氏。融为火，火神即祝融。相传祝融为帝尝时的火官，后人尊为人神。而祝融实即司马氏先人重黎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：“重黎为帝尝高辛居火正，甚有功，能光融天下，帝尝命曰祝融。”又见注(2)所引《晋书·宣帝纪》。所以融风又代指司马帝风。分：分散消失。这两句说，秋草虽然没有完全衰黄，但春风久已消失。同时暗喻东晋王室运祚已经逐渐衰弱。

(4)素砾(lì力)晶(xi o小，又读ji o皎)修渚：暗喻奸邪得势。素砾：白石。古人常用砾与玉并举，砾指好邪，玉比忠贤。《楚辞·惜誓》：“放山渊之龟玉兮，相与贵夫砾石。”范晔《后汉书·党锢传赞》：“径以涓浊，玉以砾贞……兰获无并，消长相倾。”晶：皎洁，明亮。修渚：长洲。这里是以江陵九十九洲代指渚宫江陵。汤汉注：“修渚，疑指江陵。”桓玄自称荆州刺史后，曾增填九十九洲为一百，为他称帝制，造祥瑞。素砾显于江清，则喻奸邪得势，同时也暗指桓玄盘踞江陵阴谋篡权。南岳无余云：暗喻司马氏政权气数已尽。南岳：即衡山，五岳之一，在湖南。晋元帝即位诏中曾说“遂登坛南岳”，而且零陵就在南岳附近。所以“南岳”代指江左司马氏政权。云：指紫云，即古代术家所谓王气。《艺文类聚》引晋·庾阐《扬州赋》注云：“建康宫北十里有蒋山，元皇帝未渡江之年，望气者云，蒋山有紫云，时时晨见云云。”又《晋书·元帝纪》：“始皇时望气者，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”；“元帝之渡江也，乃五百二十六年，真人之应在于此矣。”则“无余云”即指司马氏政权气数已尽。

(5)豫章抗高门：暗指刘裕继桓玄之后与司马氏政权分庭抗礼。豫章：郡名，在今江西南昌。《晋书·桓玄传》载，太尉桓玄讽朝廷以“平元显功封豫章公”。又《晋书》义熙二年(406)，“尚书论建义功，奏封刘裕豫章郡公”。抗：对抗，抗衡。高门，即皋门，天子之门。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：“乃立皋门，皋门有伉。”毛传：“王之郭门曰皋门。”(伉，通“闹”，高貌)孔疏：“皋高通用。”又《礼记·明堂位》：“天子皋门。”郑注：“皋之为言高也。”重华固灵坟：暗指晋恭帝已死，只剩坟墓而已。重华：虞舜名。这里代指晋恭帝。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，而舜墓即在零陵的九疑山。固：但，只。固灵坟：只剩一座灵坟。这两句意思是说，刘裕继桓玄之后与晋王室相抗衡，晋恭帝只有死路一条。

(6)抱中叹：内心叹息。抱指怀抱、内心。司晨：指报晓的雄鸡。这两句是说，内心忧伤而叹息，彻夜难眠，侧耳听着雄鸡报晓，等待天明。

(7)神州：战国时邹衍称中国为‘赤县神州’，后来用‘神州’作中国的代称。这里指国内。献嘉粟：嘉粟又称嘉禾，生长得特别茁壮的禾稻，古人认为是吉瑞的象征。晋义熙十二年(417)，巩县人得粟九穗，刘裕把它献给帝，帝又归于刘裕。西灵：西当为“四”之误。《礼记》：“麟、凤、龟、龙，谓之四灵。”义熙十三年，进封刘裕为宋王，诏书中曾说：“自公大号初发，爰暨告成，灵祥炳焕，不可胜纪。岂伊素雉远至，嘉禾近归已哉！”又晋恭帝《禅位诏》中也说“四灵效瑞”。为我驯：为我所驯服，即归属于我。“我”代指刘裕。这两句是说：刘裕假托祥瑞之兆，图谋篡位。

(8)诸梁：即沈诸梁，战国时楚人，封叶公。董：治理，统帅。师旅：军队。芊(qi n千)胜：楚太子的儿子，居于吴国，为白公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：白公杀楚令尹子西，赶走楚惠王，而自立为楚王。月余，叶公率众攻之，白公自杀，惠王复位。按：桓玄篡晋建立楚国，刘裕籍彭城，也为楚人。所以这两句以叶公、白公征战之事，影射桓玄篡晋后又为刘裕率众部所灭。

(9)山阳归下国：山阳指汉献帝刘协。东汉建安二十五年(220)，魏王曹丕称帝，废献帝为山阳公。山阳公十四年后寿终，年五十四。下国，即指逊位后归山阳(在今河南怀州)。成名犹不勤：指零陵王被杀。《周书·溢法解》：“不勤成名曰灵。”古代帝王不善终者，即追溢为“灵”。不勤：不劳，不安慰。成名：指受到追谥。这两句的含义是，零陵王虽然被迫禅位，但仍不免被杀害，死后也得不到安慰，他的命运还不如山阳公的善终。

(10)卜生善斯牧：卜生，指卜式。《汉书·卜式传》：“‘式’布衣草0(jué，通“”，草鞋)

而牧羊……上（汉武帝）过其羊所，善之。式曰：‘非独羊也，治民亦犹是矣。以时起居，恶者辄去，勿令败群。’上奇其言，欲试以治民。”善斯牧：善于牧羊。卜式善牧的特点，即在于“恶者辄去”，这一点也同样适于施政，汉末许芝在奏启曹丕应代汉称帝时，就曾引《京房易传》说：“凡为王者，恶者去之，弱者夺之，易姓改代，天命应常。”那么陶渊明此诗用卜式善牧的典故，则暗指刘裕铲除晋室中异己，为篡权作准备。安乐不为君：安乐，汉昌邑王刘贺的臣僚。不为君，不为君主尽职尽责，《汉书·龚遂传》载，昭帝死，刘贺嗣立，日益骄溢。而安乐身为故相，并不尽忠劝戒。此句以安乐不尽忠刘贺事，暗指晋臣僚不忠于晋室。

(11)平王会旧京：东周的开国君主周平王，于公元前七七一年东迁雒邑（今河南省洛阳市）之事。去：离开。旧京：旧都镐，在今陕西省西安市）。这里是借平王东迁事，指晋元帝建基江左。峡中纳遗薰：峡同“郊”，指郑郾（jiǎn 颊辱），即今洛阳。薰，薰育，亦作严狃。狃狃、犴粥、獯鬻、犴允等。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。殷周之际，主要分布在今陕西、甘肃北境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，春秋时被人称作戎、狄，后亦称为匈奴。刘聪为匈奴遗族，曾攻陷洛阳，晋元帝因此东迁。这两句是说，晋元帝离开旧都东迁江左之后，洛阳一带中原地区就被匈奴占领了。

(12)双阳甫云育：双阳，重日，寓言“昌”字。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。甫云育：开始有了后嗣。《晋书·孝武帝纪》载：“初，简文帝见讖云：‘晋祚尽昌明’。”待其于孝武帝降生，无意中竟取名为“昌明”。于是流涕悲叹，以为晋祚已尽。但孝武帝死后，子安帝又嗣位，晋朝并未尽于“昌明”。这句是说，孝武帝既已有了后嗣，便可延长晋朝江山。三趾显奇文：三趾，三足，即三足乌。晋初曾用它作为代魏的祥瑞。《晋诸公赞》：“世祖时，西域献三足乌。遂累有赤乌来集此昌陵后县。案昌为重日，乌者，日中之鸟，有托体阳精，应期曜质，以显至德者也。”显奇文：是说讖纬之言，本为晋代魏之祥瑞，而今又成为宋代晋之祥瑞，故曰“奇”。《宋书·武帝纪》：晋帝禅位于王，诏曰：“故四灵效瑞，川岳启图……瞻乌爱止，允集明哲，夫岂延康有归；咸熙告谢而已哉！”这句意思是，三足乌又成了刘宋代晋的祥瑞征兆。

(13)王子爱清吹：王子，即王子晋。《列仙传》载，周灵王太子名晋，好吹笙，年十七，乘白鹤，白日升仙而去。清吹，即指吹笙。此句以王子晋托言东晋，谓已亡去。日中翔河汾；日中，即正午，有典午之意。典，主其事，即“司”；午，属马，典午托言司马，暗指晋。翔：遨游。河汾：晋国地名。遨游河汾，暗指禅代之事。《梁书·武帝纪》载禅位策说：“一驾河汾，便有窅然之志；暂适箕岭，即动让王之心。”又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尧往见四子于汾水之阴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”这两句是以王子晋年十七而仙逝喻晋朝在刘裕的控制下十七年而亡，司马氏政权以禅代而告终。

(14)朱公练九齿：朱公指战国时范蠡。范蠡佐越破吴后，变姓名游于江湖，至陶（地名），号陶朱公。这里是以朱公隐“陶”字，是陶渊明自称。练九齿：修炼长生之术。九与“久”谐音义同；齿，年龄。九齿即长寿。世纷：世间的纷乱。这两句说，我要修炼长生之术，退隐闲居，离开纷乱的世界。

(15)峨峨：高大的样子。西岭：即西山，指伯夷、叔齐隐居之地，不食周粟，采薇充饥，终于饿死。偃息：安卧。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：“或偃息在床，或不已于行。”亲：“这里有钦慕、敬仰的意思。这两句是说：那高高的西山之中，安卧着我所仰慕的伯夷、叔齐两位高人。

(16)天容：天人之容，即出众人物的形象，指伯夷、叔齐。永固：永久保持。彭：古代传说中的长寿者彭祖。殇（shāng 伤）：指夭折的儿童。等伦：同等，一样。这两句是说，伯夷、叔齐那出众的节操将会永久存在，正如长寿的彭祖同夭折的儿童不能等量齐观。

[译文]

重黎之光普照南国，
人才众若风鸣相闻。
秋草虽然尚未枯黄，春风早已消失散尽。
白砾皎皎长洲之中，

南岳衡山已无祥云。
豫章与帝分庭抗礼，
虞舜已死只剩灵坟。
心中悲怨叹息流泪，
倾听鸡鸣盼望清晨。
国内有人献上嘉禾，
四灵祥瑞为我所驯。
叶公帅军讨伐白公，
白公兵败已丧其身。
献帝被废犹得寿终，
恭帝虽死不得存间。
卜式善牧恶者辄去，
安乐失职不为其君。
平王东迁离开旧都，
中原皆被匈奴入侵。
司马昌明已有后嗣，
三足乌显成宋代晋。
王子吹笙白日仙去，
正午遨翔汾河之滨。
陶朱修炼长生之术，
隐居避世离开纠纷。
高高西山夷叔所居，
安然仰卧为我所钦。
天人之容永世长存，
彭祖长寿难与比伦。

责子

[说明]

这首诗大约作于晋安帝义熙四年（408），陶渊明四十四岁。

责子，就是责备儿子。诗人以风趣幽默的口吻责备儿子们不求上进，与自己所希望的差距太大；勉励他们能好学奋进，成为良才。其中流露出诗人对爱子们的深厚、真挚的骨肉之情。

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⁽¹⁾。
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⁽²⁾。
阿舒已二八，懒惰固无匹⁽³⁾。
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⁽⁴⁾。
雍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
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⁽⁵⁾。
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⁽⁶⁾。

[注释]

(1)被(p 披)：同“披”，覆盖，下垂、鬓(bin)：面颊两旁近耳的头发。肌肤：指身体。实：

结实。

(2)五男儿：陶渊明有五个儿子，大名分别叫俨、俟、份、佚、佟，小名分别叫舒、宣、雍、端、通。这首诗中皆称小名。纸笔：这里代指学习。

(3)二八：即十六岁。故：同“固”。曾本云，“一作固”。无匹：无人能比。

(4)行：行将，将近。志学：指十五岁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子曰：吾十有五，而志于学。”后人遂以十五岁为志学之年。文术：指读书、作文之类的事情。

(5)垂九龄：将近九岁。觅：寻觅，寻找。

(6)天运：天命，命运。苟：如果。杯中物：指酒。

〔译文〕

白发覆垂在两鬓，
我身已不再结实。
身边虽有五男儿，
总不喜欢纸与笔。
阿舒已经十六岁，
懒惰无人能相比。
阿宣快到十五岁，
也是无心去学习。
阿雍阿端年十三，
竟然不识六与七。
通儿年龄近九岁，
只知寻找梨与栗。
天命如果真如此，
姑且饮酒莫论理。

有会而作并序

〔说明〕

这首诗约作于宋文帝元嘉三年（426），陶渊明六十二岁。“有会而作”就是有感而作。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日渐贫困，加之遇到灾荒，家中常常困乏，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。这首诗就真实地再现了诗人的这种困境。尽管穷困如此，但诗人仍能固穷守节，决不向权贵妥协，表现了老而弥坚的性格。

旧谷即没，新谷未登⁽¹⁾，颇为老农⁽²⁾，而值年灾，日月尚悠⁽³⁾，为患未已⁽⁴⁾。登岁之功⁽⁵⁾，既不可希⁽⁶⁾，朝夕所资⁽⁷⁾，烟火裁通⁽⁸⁾。旬日以来，始念饥乏。岁云夕矣⁽⁹⁾，慨然永怀⁽¹⁰⁾。我今不述⁽¹¹⁾，后生何闻哉⁽¹²⁾！

弱年逢家乏，老至更长饥⁽¹³⁾。
寂麦实所羨。孰敢慕甘肥⁽¹⁴⁾！
怒如亚九饭，当暑厌寒衣⁽¹⁵⁾。
岁月将欲暮，如何辛苦悲⁽¹⁶⁾！
常善粥者心，深念蒙袂非⁽¹⁷⁾。
嗟来何足吝，徒没空自遗⁽¹⁸⁾。
斯滥岂攸志，固穷夙所归⁽¹⁹⁾。

馁也已矣夫，在昔余多师⁽²⁰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未登：谷物没登场，即尚未收割。

(2)颇为老农：做了很久的农民。老农是作者自称。

(3)日月尚悠：日子还很长。悠：久远。

(4)未已：不止。

(5)登岁之功：一年的农业收成。

(6)希：希望，指望。

(7)朝夕：指每天，日常。资：资用，指吃的用的生活必需品。

(8)裁：同“才”，仅。

(9)云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夕：指年终。

(10)永怀：用诗歌来抒写怀抱。永：通“咏”。

(11)述：陈述，抒写。

(12)后生：后代，子孙。

(13)弱年：少年时期。更：经历。

(14)菽（sh 叔）：豆类的总称。甘肥：指精美的食品。

(15)怒（nì 逆）如：因饥饿而愁苦之状。（诗经·周南·汝坟》：“未见君子，怒如调饥。”毛传：“怒，饥意也。调，朝也。”郑玄笺：“怒，思也，未见君子之时，如朝饥之思食。”亚九饭：亚，次于。九饭：一个月吃九顿饭，指子思。《说苑·立节》说，子思住在卫国时，非常贫困，“三旬而九食”。这句是说，我饥饿穷愁，仅次于子思。当暑厌寒衣：在暑天还穿着讨厌的寒衣，谓贫穷而无夏衣更换。当：值。

(16)暮：指年终，一年将近。如何：奈何。

(17)善：称许，称赞。粥者：施粥以赈济饥民的人，这里指黔敖。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齐大饥，黔敖为食于路，以待饿者而食之。有饿者蒙袂辑屣，贸贸然来。黔敖左奉食，右执饮，曰：‘嗟！来食。’扬其目而视之，曰：‘予唯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斯也。’从而谢焉，终不食而死。”蒙袂（mèi 妹）：用衣袖蒙住脸。袂：衣袖。

(18)嗟来：不礼貌的吆喝声。吝：恨。徒没：白白地饿死。遗：失，弃。以上四句称许黔敖的善良本心，并为蒙袂者不食嗟来之食而惋惜，其实诗人自己也是不主张食嗟来之食的。萧统《陶渊明传》说渊明“躬耕自资遂报羸疾。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，僵卧瘠馁有日矣。道济谓曰：‘贤者处世，天下无道则隐，有道则至；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？’对曰：‘潜也何敢望贤？志不及也。’道济馈以梁肉，麾而去之。”陶渊明此诗“有会而作”，疑即有感于此而作。

(19)这两句用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”的典故，是说君子可以为保持节操而穷困，小人如穷困就会干出越轨之事。夙所归：平素的志向所期望达到的。

(20)馁（nèi）：饥饿。在昔：过去。余多师：我有很多老师。指值得效法的先贤，如伯夷、叔齐、子思，以及不食嗟来之食的蒙袂饥者等。

〔译文〕

陈谷已经吃完，新谷尚未收获，我这长期务农的老汉，又遇上了灾荒之年，来日方长，饥患未了。一年的收成，既然已无指望，日常生活所需，仅能勉强维持不至断炊。近十多天来，开始感到饥饿困乏。一年将尽，深有感慨，写下此诗以抒发怀抱。现在我如果不把心里话说出来，后代子孙又怎么能知道呢？

年少即逢家困乏，
老来更贫常受饥。
粗食淡饭愿已足，
哪敢企求精美味！
穷困仅次于子思，
暑天已厌穿寒衣。
一年岁月又将尽，
何等辛酸又苦悲！
施粥之人心善良，
掩面之人非所宜。
嗟来之食何足恨，
白白饿死徒自弃。
人穷斯滥非我愿，
君子固穷是本志。
饥饿贫穷又何妨，
古来多有我先师。

蜡日⁽¹⁾

[说明]

这是一首即景言情的清新小诗。岁暮蜡日，为祭神之时、诗人对酒赏梅，沉醉其间，表现出悠然自适的神情意态。

风雪送余运，无妨时已和⁽²⁾。
梅柳夹门植，一条有佳花⁽³⁾。
我唱尔言得，酒中适何多⁽⁴⁾！
未能明多少，章山有奇歌⁽⁵⁾。

[注释]

(1)蜡(zhà乍，又读chà岔)：周代十二月祭百神之称。《礼记·郊特性》：“蜡也者，索也者，索也，岁十二月，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。”

(2)余运：一年内剩下的时运，即岁暮。时已和：时节已渐和暖。

(3)夹门植：种植在门两旁。佳花：指梅花。

(4)唱：指咏诗。尔：你，指上句的佳花。言得：称赏之意。适：适意，惬意。这两句表现饮酒赏梅的沉醉之态。

(5)未能明多少：难以明了到底有多少，意谓极多。指“酒中适”。章山：江西南城县东北五里有章山，乔松修竹，森列交荫。疑当指此。

[译文]

风雪送走岁暮日，
不妨时节渐暖和。
梅柳种在门两侧，
一枝佳梅已著花。
我唱歌诗你称赏，
酒中适意何其多！

未能明了意多少，
章山之中有奇歌。
陶渊明集卷之四 诗五言

拟古九首

〔说明〕

这组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（421）前后，陶渊明五十七岁。

拟古，就是摹拟古诗之意。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，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。从内容来看，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、寄托感慨之作，其中多有托古讽今、隐晦曲折之辞。

其一(1)

荣荣窗下兰，密密堂前柳(2)。
初与君别时，不谓行当久(3)。
出门万里客，中道逢嘉友(4)。
未言心相醉，不在接杯酒(5)。
兰枯柳亦衰，遂令此言负(6)。
多谢诸少年，相知不忠厚(7)。
意气倾人命，离隔复何有(8)？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，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，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，违背誓约，轻易初心。

(2)荣荣：繁盛的样子。这两句写当初分别之景，有起兴的作用。兰取其贞洁，柳取其惜别。

(3)君：指出门的游子。不谓行当久：没说此行要很久。

(4)中道：中途。嘉友：好友。

(5)心相醉：内心已为之倾倒，即一见倾心。这两句是说，尚未饮酒交谈，便一见倾心。

(6)言：指临别誓约。负：违背，背弃。

(7)多谢：多多告诫。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：“多谢后世人，戒之慎勿忘。”相知不忠厚：当面相知的朋友未必就是忠厚之人。此句及按下两句皆为告诫之辞。

(8)意气：情谊，恩义。倾人命：送性命。离隔：分离，离弃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你为情谊可以不惜献出一切，可当那位不忠厚的朋友弃你而去之后，又有什么情谊存在呢？

〔译文〕

茂盛幽兰在窗下，
依依垂柳在堂前。
当初与你告别时，
未讲此行很久远。
出门万里客他乡，
半道交朋结新欢。
一见倾心似迷醉，
未曾饮酒尽言谈。
幽兰枯萎垂柳衰，

背信之人违誓言。
告诫世间青少年，
相知未必心不变。
你为情谊愿献身，
他将你弃无情感。

其二(1)

辞家夙严驾，当往志无终(2)。
问君今何行？非商复非戎(3)。
闻有田子泰，节义为士雄(4)。
斯人久已死，乡里习其风(5)。
生有高世名，既没传无穷(6)。
不学狂驰子，直在百年中(7)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，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，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。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。

(2)夙：早晨。严驾：整治车马，准备出行。曹植《杂诗》：“仆夫早匹驾，吾将远行游。”志无终：向往到无终去。按“志”一作“至”，亦通。无终：古县名，在今河北省蓟县。

(3)今何行：现在到那里去做什么。商：经商，做买卖。戎：从军。

(4)田子泰：即田畴，字子泰，东汉无终人。田畴以重节义而闻名。据《三国志·魏志·田畴传》载，当时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，幽州牧刘虞派田畴带二十多人到长安去朝见献帝。道路阻隔，行程艰难，但田畴等人还是到达长安朝见了献帝。献帝拜他为骑都尉，他说：“天子蒙尘，不可受荷佩。”辞不就，朝廷对他的节义很钦佩。当他返回时，刘虞已被公孙瓒杀害，但他仍到刘虞墓前悼念致哀，结果激怒公孙瓒，将他拘捕。后公孙瓒怕失民心，又将他释放。获释后，田畴隐居于徐无山中，归附他的百姓有五千多家，他就定法纪、办学校，使地方大治。节义：气节信义。士雄：人中豪杰。士，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。

(5)斯人：此人，指田畴。习其风：谓继承了他重节义的遗风。

(6)生：生前，在世时。高世名：在上世声誉很高。既没：已死之后。

(7)狂驰子：指为争名逐利而疯狂奔走的人。直：只，仅。百年中：泛指人活一世的时间。

〔译文〕

辞家早起备车马，
准备远行去无终。
请问前行欲何为？
不经商也不当兵。
听说有位田子泰，
节义崇高称豪英。
虽然此人久已死，
乡里承袭其遗风。
在世之时名誉高，
死后美名传无穷。
不学奔走逐名利，
荣耀只在一生中。

其三(1)

仲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(2)。
众蛰各潜骇，草木从横舒(3)。
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(4)。
先巢故尚在，相将还旧居(5)。
自从分别来，门庭日荒芜。
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(6)？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，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，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。

(2)仲春：阴历二月，遘(gòu 构)：遇，逢。东隅：东方。古人以东方为春。

(3)众蛰(zhé 哲)：各种冬眠的动物。蛰，动物冬眠。潜骇：在潜藏处被惊醒。从横舒：形容草木开始向高处和远处自由舒展地生长。从：同“纵”。以上四句描写季节变化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仲春二月，始雨水，雷乃发生，蛰曰咸动，启户始出。”

(4)翩翩：轻快飞翔的样子。庐：住室。

(5)先巢：故巢，旧窝。故：仍旧。相将：相随，相偕。旧居：指故巢。

(6)我心固匪石：本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》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”是说我的心并非石头，是不可转动的。比喻信念坚定，不可动摇。固：牢固，坚定不移。匪：非。君：指燕。

〔译文〕

二月喜逢春时雨，
春雪阵阵发东边。
冬眠动物皆惊醒，
草木润泽得舒展。
轻快飞翔春燕归，
双双入我屋里边。
故巢依旧还存在，
相伴相随把家还。
你我自从分别来，
门庭日渐荒草蔓。
我心坚定不改变，
君意未知将何如？

其四(1)

迢迢百尺楼，分明望四荒(2)。
暮作归云宅，朝为飞鸟堂(3)。
山河满目中，平原独茫茫(4)。
古时功名士，慷慨争此场(5)。
一旦百岁后，相与还北邙(6)。
松柏为人伐，高坟互低昂(7)。
颓基无遗主，游魂在何方(8)。
荣华诚足贵，亦复可怜伤(9)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。江山满目，茫茫无限，历史沧桑，古今之变，尤显人生一世，何其短暂！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，早已身死魂灭，只剩下荒坟一片，实在可怜可伤。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、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。

(2)迢迢(tiáo tiáo)：本义指遥远的样子，这里形容高高的样子。分明：清楚。四荒：四方荒远之地。

(3)归云宅：是说白云晚上把它当作住宅。形容楼之高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之五：“西北有高楼，上与浮云齐。”飞鸟堂：飞鸟聚集的厅堂。

(4)茫茫：辽阔，深远。

(5)功名士：追逐功名利禄之人。此场：指山河、平原。

(6)百岁后：去世以后。相与：共同，同样。北邙(máng)：山名，在洛阳城北，东汉、魏，西晋君臣多葬此山。这里泛指墓地。

(7)互低昂：形容坟堆高低不齐。昂：高。

(8)颓基：倒塌毁坏了的墓基。遗主：指坟墓的主人，即死者的后代。

(9)这两句是说，对于那些生前追求功名的人来说，荣华的确是珍贵的，但死后一无所得，且如此凄凉，也实在可怜可悲。

〔译文〕

登上高高百尺楼，
清晰可见远四方。
夜间云聚栖其内，
白日鸟集作厅堂。
远处山河尽在目，
平原一片渺茫茫。
古时热恋功名者，
慷慨争逐在此场。
一旦丧身离人世，
结局一样葬北邙。
墓边松柏被人伐，
坟墓高低甚凄凉。
无主墓基已毁坏，
谁知魂魄在何方？
生前名利实可贵，
如此凄凉堪悲伤！

其五⁽¹⁾

东方有一士，被服常不完⁽²⁾。
三旬九遇食，十年著一冠⁽³⁾。
辛苦无此比，常有好容颜⁽⁴⁾。
我欲观其人，晨去越河关⁽⁵⁾。
青松夹路生，白云宿檐端⁽⁶⁾。
知我故来意，取琴为我弹⁽⁷⁾。
上弦惊别鹤，下弦操孤鸾⁽⁸⁾。

愿留就君住，从今至岁寒⁽⁹⁾。

〔注释〕

- (1)这首诗托言东方隐士，实则是诗人自咏，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。
- (2)被服：所穿的衣服。被，同“披”。不完：不完整，即破烂。
- (3)三旬九遇食：三十天吃九顿饭。《说苑·立节》：“子思居卫，贫甚，三旬而九食。”著：戴。冠：帽子。
- (4)好容颜：愉悦的面容，这里有乐贫之意。
- (5)观其人：访问他。越河关：渡河越关。
- (6)这两句写东方隐士的居处，在青松白云之间，形容高洁。
- (7)故来意：特地来的意思。
- (8)上弦、下弦：指前曲、后曲。别鹤：即《别鹤操》，古琴曲名，声悲凄。孤鸾：即《双凤离鸾》，汉琴曲名。这两句所举琴曲，意在比喻隐士孤高的节操。
- (9)就君住：到你那里一起住。至岁寒：直到寒冷的冬天，这里是喻坚持晚节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

〔译文〕

东方有位隐居士，
身上衣服常破烂。
一月才吃九顿饭，
十年总戴一顶冠。
辛勤劳苦无人比，
和悦面容乐贫寒。
我欲前行访问他，
清晨出户越河关。
青松生长路两边，
缭绕白云在檐间。
知我特地前来意，
取琴为我来轻弹。
先弹凄怨别鹤操，
又奏高洁曲孤鸾。
我愿长留伴君住，
从今直到岁暮寒。

其六⁽¹⁾

苍苍谷中树，冬夏常如兹⁽²⁾。
年年见霜雪，谁谓不知时⁽³⁾。
厌闻世上语，结友到临淄⁽⁴⁾。
稷下多谈士，指彼决吾疑⁽⁵⁾。
装束既有日，已与家人辞⁽⁶⁾。
行行停出门，还坐更自思⁽⁷⁾。
不怨道里长，但畏人我欺⁽⁸⁾。
万一不合意，永为世笑嗤⁽⁹⁾。
伊怀难具道，为君作此诗⁽¹⁰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，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。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，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，不受世俗之欺，所以写诗以明志。

(2)苍苍：深青色，犹言“青青”。树：指松柏。常如兹：总是这样，谓郁郁葱葱，不凋零。

(3)时：季节的变化。暗寓时世。以上四句起兴，以松柏的坚贞自喻。

(4)世上语：泛指世俗流言。临淄：地名，战国时齐国国都，在今山东省。

(5)稷(jì 计)下：古地名，战国齐都临淄城稷门(西边南首门)附近地区。齐宣王招集文学、学术之士在此讲学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：“齐宣王时，稷下学士复盛。”集解引刘向《别录》：“齐有稷门，城门也。谈说之士，期会于稷下也。”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：“齐之稷下，如淳于髡(kūn 坤)、慎到、环渊、田骈、邹奭(shì 式)之属，各著书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世主。”谈士：善于言谈论辩之人，指稷下之士。谓这些人善空谈而不耐霜雪的考验。指彼：指望他们。决我疑：解决我的疑问。

(6)装束：整备行装。既有日：已经有好几日。

(7)这两句写临时时又徘徊不前，犹豫再三，表示内心复杂矛盾的状态。

(8)道里：道路里程，即路程。人我欺：即人欺我。人，指“谈士”。

(9)不合意：见解不同。嗤(chī 痴)：讥笑。遯本作“之”，今从焦本改。

(10)伊：此。难具道：难以详细他讲出来。君：泛指读者。

〔译文〕

葱郁苍青山谷树，
冬天夏日常如此。
年年经历霜和雪，
更变四时岂不知？
已厌听闻世上语，
交结新友去临淄。
齐国稷下多谈士，
指望他们解我疑。
备好行装已数日，
且同家属告别离。
欲行又止心犹豫，
还坐重新再三思。
不怕此行道路远，
担心谈士会相欺。
万一相互不合意，
永远为人所笑嗤。
心内之情难尽诉，
为君写下这首歌诗。

其七⁽¹⁾

日暮天无云，春风扇微和⁽²⁾。
佳人美清夜，达曙酣且歌⁽³⁾。
歌竟长叹息，持此感人多⁽⁴⁾。
皎皎云间月，灼灼叶中华⁽⁵⁾。

岂无一时好，不久当如何(6)！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以比兴的手法，感叹好景不长、青春易逝的悲哀。佳人酣歌，终将衰老；明月皎皎，将为云掩；灼灼叶花，终将凋零，所以诗人也不免自伤暮年之至。

(2)扇：轻吹。微和：微微的和暖之风。

(3)美：赞，喜爱。清夜：良夜。达曙：直到天明。酣：畅饮。

(4)歌竟：歌罢，唱完。持：凭，“念”的意思。此：指上四句的内容。

(5)灼灼：鲜艳灿烂的样子。华：同“花”。

(6)一时好：暂时的美好。不久：不长久。

〔译文〕

日暮长天无纤云，
春风微送气温和。
佳人喜爱清澄夜，
到晓酒酣欢唱歌。
歌罢凄然长叹息，
此情此景感伤多。
皎洁明月在云间，
绿叶之中鲜艳花。
虽有一时风景好，
好景不长当奈何！

其八(1)

少时壮且厉，抚剑独行游(2)。
谁言行游近？张掖至幽州(3)。
饥食首阳薇，渴饮易水流(4)。
不见相知人，惟见古时丘(5)。
路边两高坟，伯牙与庄周(6)。
此土难再得，吾行欲何求(7)？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假托自己少年之时仗剑远游、寻觅知音而不得的经历，抒发了深沉的愤世之情。

(2)壮且厉：身体强壮，性情刚烈。抚：持。独行游：只身远游。

(3)张掖(yè 夜)：地名，在今甘肃省，古代西部边陲之地。幽州：地名，在今河北省东北部，古代北方边陲之地。

(4)饥食首阳薇：用伯夷、叔齐事，见《饮酒二十首》其二注(2)。易水：水名，源出河北易县。荆柯为燕太子丹刺秦王，至易水上，高渐离击筑(zhú，古击弦乐器，形似箏)，荆柯慷慨悲歌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

(5)相知人：知己的人，即知音。这里指伯夷、叔齐、荆柯等人。丘：指坟墓。

(6)伯牙：俞伯牙，善弹琴，与钟子期为知音。事见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诗注(11)。庄周：即庄子，战国时的思想家。《庄子·徐无鬼》说，庄子送葬，过惠施之墓，说：“自夫子之死也，吾无以为质（指论辩的对手）矣，吾无与言之矣。”是说惠施死后，再也没有人能理解我而同我论辩了。

(7)此士：这些人，指上述的伯夷、叔齐、荆轲、伯牙、庄周等人。

〔译文〕

少时健壮性刚烈，
持剑只身去远游。
谁讲此行游不远？
我从张掖到幽州。
饥食野菜学夷叔，
口渴便喝易水流。
不见心中知音者，
但见古时荒墓丘。
路边两座高坟墓，
乃葬伯牙与庄周。
贤士知音难再得，
远游还想何所求？

其九⁽¹⁾

种桑长江边，三年望当采⁽²⁾。
枝条始欲茂，忽值山河改⁽³⁾。
柯叶自摧折，根株浮沧海⁽⁴⁾。
春蚕既无食，寒衣欲谁待⁽⁵⁾？
本不植高原，今日复何悔⁽⁶⁾！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具有明显的政治寓意。诗人以桑喻晋，言晋恭帝为刘裕所立，犹如“种桑长江边”，植根不固，依非其人，最终是山河改变，自取灭亡。

(2)种桑长江边：喻恭帝为刘裕所立，终受其祸。桑：暗指晋。西晋初，人们曾以桑作为晋朝的祥瑞之物。傅咸《桑树赋》序文说：“世祖（晋武帝司马炎，西晋开国之君）昔为中垒将，于直庐种桑一株，迄今三十余年，其茂盛不衰。”又赋中说：“惟皇晋之基命，爰于斯而发祥。”此外，陆机《桑赋》、潘尼《桑树赋》亦皆咏皇晋兴起之端。陶诗句意本此而引申指晋恭帝。三年望当采：三年后希望能采桑叶。寓言晋恭帝既已继位三年，应当做出些成绩。

(3)忽值：忽然遇到。山河改：山川河流的变迁。喻刘宋更替司马氏晋朝。

(4)柯：树枝。株：树干。沧海：指东海。

(5)无食：无桑叶可食。欲谁待：即“欲待谁”，指望靠谁来吐丝做棉衣。

(6)本：植物的根，这里指桑根。植：种，栽植。这两句是说，桑树本应植根于高原，却被种在长江边，自取毁灭，现在后悔又有何用。

〔译文〕

种植桑树在江边，
指望三年叶可采。
枝叶长出将茂盛，
忽然遇到山河改。
树枝树叶被摧折，
树干树根浮大海。

春蚕无叶不得食，
无茧寒衣哪里来？
不把根植在高原，
如今后悔亦无奈！

杂诗十二首

[说明]

按王瑶先生考论，这组诗的前八首辞意一贯，内容多叹息家贫年衰，及力图自勉之意，当为晚年所作。第六首中说：“昔闻长者言，掩耳每不喜；奈何五十年，忽已亲此事！”渊明五十岁当为晋安帝义熙十年（414），前八首即为这一年所作。后四首多咏旅途行役之苦，另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（401），时渊明三十七岁。

其一(1)

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(2)。
分散逐风转，此已非常身(3)。
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(4)！
得欢当作乐，斗酒聚比邻(5)。
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(6)。
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(7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慨叹光阴易逝、人生无常，所以告诫人们，在短暂的人生之中，应相亲相善、及时行乐、努力做人。

(2)蒂(dì 弟)：花或瓜果跟枝茎相连的部分。陌(mò 莫)：田间小路，东西为陌。这里泛指道路。

(3)常：永恒不变。

(4)落地：降生，一生产下来。为兄弟：语本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”

(5)聚：招集。比邻：近邻。

(6)盛年：壮年。

(7)待：等待。

[译文]

人生像是无根蒂，
飘荡犹如陌上尘。
聚散随风无定处，
此生不是永恒身。
人来世上皆兄弟，
何必骨肉才相亲！
得欢不妨及时乐，
有酒招来左右邻。
壮年一去不重来，
一日之中无两晨。

抓紧时间自努力，
从来岁月不待人！

其二(1)

白日沦西阿，素月出东岭(2)。
遥遥万里辉，荡荡空中景(3)。
风来入房户，夜中枕席冷(4)。
气变悟时易，不眠知夕永(5)。
欲言无予和，挥杯劝孤影(6)。
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骋(7)。
念此怀悲凄，终晓不能静(8)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秋夜之景与凄凉的感受，“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骋”是诗人孤独苦闷、心怀悲凄的原因所在。

(2)沦：沉，落。西阿（ ）：西山。阿，大的丘陵，逯本阿作“河”，今从何校宣和本、陶本改。素月：皓月，皎洁的月亮。

(3)辉：逯本作“晖”，今从李本、曾本、焦本改。荡荡：空旷广远的样子。景：同“影”，指月光。

(4)户：门。夜中：即夜半。

(5)气变：气候的变化。悟：意识到。时易：时节改变。时，指时令，节气。永：长。

(6)无予和（hè 贺）：即“无和予”，没有人同我相交谈。挥杯：举杯。

(7)掷：抛弃。不获骋（chǐng 逞）：不得施展。(8)终晓：彻夜，通宵达旦。不能静：指心情不能平静。

〔译文〕

夕阳沉落下西山，
皓月渐升出东岭。
万里遥遥洒清辉，
空中旷荡明夜景。
寒风吹入房门内，
夜半便觉席枕冷。
风冷才知节气变，
失眠方晓秋夜永。
欲言无有人交谈，
举起酒杯劝孤影。
日月匆匆弃人去，
平生有志却难成。
念及此事怀悲凄，
彻夜心中不平静。

其三(1)

荣华难久居，盛衰不可量(2)。
昔为三春蕖，今作秋莲房(3)。

严霜结野草，枯悴未遽央(4)。
日月有环周，我去不再阳(5)。
眷眷往昔时，忆此断人肠(6)。

〔注释〕

(1)这首诗写人生易逝的悲哀。草木枯萎可以再生，日月没去可以转还，人死之后却不会再生，因此诗人深深地眷念着青春时代的美好时光。

(2)荣华：植物的花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及荣华之未落兮，相下女之可诒。”居：停留。量：估量。

(3)三春：春季三个月。蕖（qú 渠）：芙蕖，即荷花。莲房：莲蓬。

(4)严霜：浓霜。结：凝结。枯悴：枯萎憔悴。遽（jù 巨）：立刻，马上。央：尽，指枯死。

(5)有环周：有循环往复。不再阳：不再生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近死之心，不可复阳也。”《经典释文》：“阳，谓生也。”

(6)眷眷：依恋不舍的样子。断人肠：形容极度痛苦。

〔译文〕

荣华艳丽不长久，
繁盛衰颓难估量。
往日春天三月花，
如今秋日作莲房。
浓霜凝聚野荒草，
枯萎衰黄未尽亡。
日月运行往复还，
我身逝去不返阳。
眷怀往日好时光，
念此哀伤似断肠。

其四(1)

丈夫志四海，我愿不知老(2)。
亲戚共一处，子孙还相保(3)。
筋弦肆朝日，樽中酒不燥(4)。
缓带尽欢娱，起晚眠常早(5)。
孰若当世士，冰炭满怀抱(6)。
百年归丘垄，用此空名道(7)！

〔注释〕

(1)由于“有志不获骋”，诗人也只得退而求自乐，这首诗便写隐居安处的自得之乐，同时对那些贪利求名的“当世士”表示鄙视。

(2)志四海：志在四方，谓志向远大。不知老：不知老之将至。语本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

(3)相保：相互爱护，相互依靠。

(4)筋弦：代指饮酒与奏乐歌唱。肆：陈列，谓摆在面前。朝日：当作“朝夕”，指终日。樽：酒杯。燥：干燥。

(5)缓带：放松束带，谓无拘无束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：陶渊明为彭泽令，时“郡遣督邮至县，

吏白应束带见之”，而渊明辞归，所以以缓带为愿。

(6)孰若：哪像。冰炭：比喻贪和求名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：“贪禄者见利不顾身，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，此相为论，譬若冰炭钩绳也，何时而合？”

(7)丘垄：指坟墓。道：同“导”，引导。

[译文]

丈夫有志在四海，
我愿不知将老年。
和睦亲戚相共处，
子孙孝敬保平安。
面前琴酒终日列，
杯里从来酒不干。
松带尽情娱乐欢，
晚间早睡晨起晚。
谁像当今世上人，
满怀名利若冰炭。
身亡同样归坟墓，
用此空名导向前！

其五⁽¹⁾

忆我少壮时，无乐自欣豫⁽²⁾。
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⁽³⁾。
荏苒岁月颓，此心稍已去⁽⁴⁾。
值欢无复娱，每每多忧虑⁽⁵⁾。
气力渐衰损，转觉日不如⁽⁶⁾。
壑舟无须臾，引我不得住⁽⁷⁾。
前途当几许？未知止泊处⁽⁸⁾。
古人惜寸阴，念此使人惧⁽⁹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首先回忆自己少壮之时的宏伟志向和乐观情绪，充满勃勃的生机；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诗人感到不仅气力渐衰、日觉不如，而且昔日的猛志已经减退，内心充满许多忧虑。眼见光阴荏苒，却又一事无成，更使诗人忧惧无限。

(2)无乐自欣豫：没有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内心也自然欢喜。欣豫：欣喜，愉快。

(3)猛志：谓雄心壮志。逸：奔驰，超越。骞翮(qiānhé 千和)：高高地展翅。骞：高举，飞起。翮：指鸟的翅膀。远翥(zhù 铸)：远飞。翥：飞举。

(4)荏苒(rěnrǎn 忍染)：时光渐渐过去。岁月颓：时光消逝。此心：指“无乐自欣豫”和“猛志逸四海”。

(5)值欢无复娱：与“无乐自欣豫”相对应，是说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内心也不感到愉快。每每：经常。

(6)日不如：一天不如一天。

(7)壑(hè 贺)舟：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夫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；然而夜半，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”比喻事物在不断变化，不可以固守。陶诗借用此典故，是比喻不断流逝的时间。须臾：片刻。住：停留。

(8)徐：同“途”。几许：几多，多少。止泊处：停船的地方，这里指人生的归宿。

(9)惜寸阴：珍惜短暂的时间。（淮南子·原道训）：“故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重寸之阴，时难得而易失也。”阴，指日影，光阴。

[译文]

忆我当年少壮时，
虽无乐事自欢娱。
胸怀壮志超四海，
展翅高飞思远去。
岁月渐移光阴逝，
当年心志日消除。
虽逢乐事难欢快，
每每心中多忧虑。
气力渐觉在减退，
我身已感日不如。
自然总在变化中，
使我不得停脚步。
未卜前程有多少，
谁知归宿在何处。
古人珍惜寸光阴，
念此使人心恐惧。

其六⁽¹⁾

昔闻长者言，掩耳每不喜⁽²⁾。
奈何五十年，忽已亲此事⁽³⁾。
求我盛年欢，一毫无复意⁽⁴⁾。
去去转欲远，此生岂再值⁽⁵⁾。
倾家时作乐，竟此岁月驰⁽⁶⁾。
有子不留金，何用身后置⁽⁷⁾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以盛年之欢同眼下状况相比较，深感岁月不饶人，且所剩时光不多，此生难再，当及时行乐。

(2)长者言：指老人回忆往事。语本陆机《叹逝赋》序：“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，同时亲故，或凋落已尽，或仅有存者。”

(3)亲此事：亲身经历这种事情。指上引“同时亲故，或凋落已尽，或仅有存者”。

(4)一毫无复意：即“无复一毫意”，是说不再有丝毫那样欢乐的心境了。

(5)值：遇到。

(6)倾家：倾尽家中所有的财物。竟：完，了结。

(7)有子不留金：无需为子孙留下金钱买田买屋。此用汉代疏广事，《汉书·疏广传》载：疏广官至太傅，后辞归乡里，以所受金每日设宴款待亲朋。别人劝他留些钱为子孙置田产，他说：“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！顾自有旧田庐，令子孙勤力其中，足以供衣食，与凡人齐。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，但教子孙怠堕耳。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。且夫富者，众人之怨也；吾既亡以教化子孙，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”身后置：为身后安置。

[译文]

昔闻老者忆平生，
常捂耳朵不喜听。
无奈我今五十岁，
忽然亲将此事经。
求我盛年时欢乐，
竟已丝毫无性情。
日月匆匆光阴快，
岂能再有当年景！
倾尽家财持作乐，
剩余岁月了此生。
无需为子留金钱，
岂用为死去经营！

其七⁽¹⁾

日月不肯迟，四时相催迫⁽²⁾。
寒风拂枯条，落叶掩长陌⁽³⁾。
弱质与运颓，玄鬓早已白⁽⁴⁾。
素标插入头，前途渐就窄⁽⁵⁾。
家为逆旅舍，我如当去客⁽⁶⁾。
去去欲何之？南山有旧宅⁽⁷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自叹衰老。行将就木，然而诗人却能以视死如归的态度对待人生，表现出其“不喜亦不惧”的达观精神。

(2)迟：缓行，放慢速度。四时：四季。

(3)掩：遮盖，铺满。鬃陌（mò 莫）：田间小路，东西为陌。

(4)弱质：虚弱的体质，作者自指。与运颓：同时运一道在减损、消耗。玄：黑。

(5)素标：白色的标记，指白发。涂：同“途”。就：趋，归。

(6)逆旅舍：接待客人的旅店。逆，迎。《列子·仲尼篇》：“处吾之家，如逆旅之舍。”《古诗十九首》之三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”《文选》卷二九李善注：“老莱子曰：‘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寄也。寄者固归。’列子曰：‘死人为归人，则生人为行人矣。’《韩诗外传》曰：‘枯鱼衔索，几何不蠹？二亲之寿，忽如过客。’”

(7)之：往。南山：指庐山。旧宅：指陶氏墓地。作者在《自祭文》中说：“陶子将辞逆旅之馆，永归于本宅。”

[译文]

日月如梭不缓慢，
四时相催不停步。
寒风吹动枯枝条，
落叶覆遮满道路。
弱质时运共减损，
黑发早白已满头。

白色标记在头上，
当知日暮渐穷途占
家似迎宾之旅店，
我如过客将行去。
前行将要去何方？
南山陶氏旧坟墓。

其八⁽¹⁾

代耕本非望，所业在田桑⁽²⁾。
躬亲未曾替，寒馁常糟糠⁽³⁾。
岂期过满腹？但愿饱粳粮⁽⁴⁾。
御冬足大布，粗絺以应阳⁽⁵⁾。
正尔不能得，哀哉亦可伤⁽⁶⁾。
人皆尽获宜，拙生失其方⁽⁷⁾。
理也可奈何，且为陶一觴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自言努力躬耕，却常常饥寒交迫，只能依靠糟糠、粗布充饥、御寒，勉强度日。顾念自身如此勤苦，而“人皆尽获宜”，于理实在不通。无可奈何，只有借酒浇愁，抚慰内心的愤愤不平。

(2)代耕：以官俸代替种田的收入，指当官食俸禄。《孟子·万章》：“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”又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诸侯之下士，视上农夫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”所业：所做之事。田桑：耕种田地，植桑养蚕。泛指农业劳动。

(3)躬亲：亲自。指亲自参加农业劳动。替：废，停止。馁：饥饿。糟糠：酒糟和谷糠，指粗劣的食物。

(4)过满腹：吃得过饱，指超过最低的生活需要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粳(jīng京)：粳稻，大米。

(5)御冬：抵御冬寒。大布：粗布。絺(chī吃)：葛布。应：遮挡。阳：指夏日骄阳。

(6)正：纵然，即使。尔：这，指粳粮、粗布。

(7)尽获宜：都各得其宜，即各得其所。拙生：拙于生计。方：办法。

(8)陶：乐。

[译文]

做官食俸非我愿，
耕作植桑是本行。
我自躬耕未曾止，
饥寒常至食糟糠。
饮食岂敢存奢望，
但愿饱食吃细粮。
粗布以足冬御寒，
夏天葛布遮骄阳。
纵然这些也难得，
实在令人心哀伤。
他人皆已得其所，
我性笨拙无好方。

天理不通没奈何，
举杯痛饮将忧忘。

其九⁽¹⁾

遥遥从羈役，一心处两端⁽²⁾。
掩泪泛东逝，顺流追时迁⁽³⁾。
日没星与昴，势翳西山巅⁽⁴⁾。
萧条隔天涯，惆怅念常餐⁽⁵⁾。
慷慨思南归，路遐无由缘⁽⁶⁾。
关梁难亏替，绝音寄斯篇⁽⁷⁾。

[注释]

- (1)这首诗写羈旅行役之苦和眷念家乡之情。
(2)羈役：羈旅行役，指出仕在外。一心处两端：身在仕途心在家中。
(3)泛东逝：乘船向东行驶。泛：船行水上。追时迁：追逐时光的流逝，指船行很快。
(4)日没：太阳落山。星与昴（m 0 卯）：二十八宿之二宿，星宿与昴宿。这里泛指星空。势：指星座。翳（yì 缢）：遮蔽，这里是隐没的意思。以星座的移动暗示船行之速。
(5)常餐：指平时家居的饮食。
(6)慷慨：意气激昂。遐：远。无由缘：没有理由。谓公务在身。
(7)关梁：关卡和桥梁。亏替：废止，废除。指难以逾越。绝音：指与家人音信不通。寄：寄托情怀。斯篇：这首诗。

[译文]

羈旅行役赴远道，
身行在外心飞还。
掩泪乘船向东去，
顺流而下赶时间。
日落空中星宿现，
星宿忽隐西山巅。
荒凉寂寞家万里，
惆怅思家平日餐。
激荡情怀欲南归，
路途遥远难实现。
桥梁关卡阻路途，
言信断绝寄此篇。

其十⁽¹⁾

闲居执荡志，时驶不可稽⁽²⁾。
驱役无停息，轩裳逝东崖⁽³⁾。
沉阴拟薰麝，寒气激我怀⁽⁴⁾。
岁月有常御，我来淹已弥⁽⁵⁾。
慷慨忆绸缪，此情久已离⁽⁶⁾。
荏苒经十载，暂为人所羈⁽⁷⁾。
庭宇翳余木，倏忽日月亏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仍表现“一心处两端”的痛苦心境。出仕行役，为人所羁，身不由己，岂如闲居时那般放任不羁。自由自在。所以诗人身在仕途、心早归还，其中寄寓着深沉的感慨。

(2)执：持有，指稟性。荡志：放任不羁的心志。时驶：时光逝去。稽：留。

(3)轩裳：即车。轩，古代一种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轻便车。裳，指车帷。逝：往、去。东崖：地名，诗人此行所去之处。

(4)沉阴拟薰麝（shè 射）：逯本作“泛舟拟董司”，诸本皆作“沉阴拟薰麝”，今从后者。拟：似，像是。薰麝：薰燃麝香。这句是说，天气阴沉，像是薰染麝香般浓烟弥漫。

(5)御：驾驶车马，这里比喻时间的流逝。淹：淹留，长期居留。指出仕为宦。弥：指期满。

(6)绸缪（chóu móu 仇谋）：犹缠绵，情意深厚的样子。

(7)荏苒（rǎn rǎn 忍染）：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。十载：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为江州祭酒，到写此诗的时间为十年。

(8)庭宇：庭院和屋檐。翳：遮盖。余木：很多树木。倏忽：忽忽，转眼之间。日月：指时光。亏：损耗。

[译文]

闲散之时多自由，
光阴逝去却难留。
如今驱使总行役，
眼下乘车东崖走。
天气阴沉似薰麝，
气寒激荡我怀忧。
日月运行有常规，
我来留滞岁月悠。
慷慨忆昔情意厚，
此情离我已很久。
忽忽度过十年整，
暂且为人忙不休。
忆我庭宇多树荫，
不觉岁月似奔流。

其十一(1)

我行未云远。回顾惨风凉(2)。
春燕应节起，高飞拂尘梁(3)。
边雁悲无所，代谢归北乡(4)。
离鹑鸣清池，涉暑经秋霜(5)。
愁人难为辞，遥遥春夜长(6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通过对春景的描绘，表现思念家乡的情怀。

(2)行：指行役。云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惨风：悲凉之风。

(3)应节：按照季节。起：指飞来。尘梁：落满灰尘的屋梁。

(4)边雁：边疆的大雁。无所：无处所，没有停总之处。代谢：更迭，交替。指一群接着一群，

陆陆续续。

(5)离鷗(k n 昆)：离群的鷗鸡。鷗鸡，似鹤之鸟。

(6)愁人：诗人自指。

[译文]

此行离去家不远，
回顾悲凄风正凉。
春燕依时已返家，
高飞恋恋绕屋梁。
悲哀大雁无居处，
陆续北飞归故乡。
落落鷗鸡鸣清池，
历经夏暑与秋霜。
我今惆怅言难尽，
漫漫煎熬春夜长。

其十二⁽¹⁾

袅袅松标崖，婉娈柔童子⁽²⁾。
年始三五间，乔柯何可倚⁽³⁾。
养色含津气，粲然有心理⁽⁴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借咏幼松以喻童子，幼松培育得当，便可成材，童子也是如此，寓有把希望寄托于新生后辈之意。

(2)袅袅(ni o 鸟)：摇曳，纤长柔美的样子。标：树梢。崖：遼本作“雀”，各本均作“崖”，今从后者。婉娈(luán 恋)：年少而美好的样子。柔：柔美。(3)三五：指十五岁。乔柯：高大的树枝。

(4)色：神色，精神。津气：津液精气。《素问·调经论》：“人有精气津液。”粲然：鲜明的样子。心理：神理，谓有神气。

[译文]

松梢摇曳在山崖，
恰似弱柔美少年。
年少大约十五岁，
高枝尚嫩不能攀。
保持生气细培养，
光粲有神可参天。

咏贫士七首

[说明]

这组诗大约作于晋。宋易代之交，是陶渊明晚年的咏怀之作。这些诗歌通过对古代贫士的歌咏，表现了诗人安贫守志、不慕名利的情怀。

其一(1)

万族各有托，孤云独无依(2)。
暖暖空中灭，何时见余晖(3)？
朝霞开宿雾，众鸟相与飞(4)。
迟迟出林翮，未夕复来归(5)。
量力守故辙，岂不寒与饥(6)？
知音苟不存，已矣何所悲(7)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以孤云、独鸟自况，象征着诗人孤独无依的处境和命运，表现出诗人守志不阿的高洁志趣。

(2)万族：万物。族，品类。托：依托，依靠。孤云：象征高洁的贫士，诗人自喻。

(3)暖暖(ài 爱)：昏暗不明的样子。余晖：留下的光辉。此句喻东晋灭亡。

(4)朝霞开宿雾：朝霞驱散了夜雾。喻刘宋代晋。众鸟相与飞：喻众多趋炎附势之人依附新宋政权。相与：结伴。

(5)翮(hè 河)：鸟的翅膀，代指孤鸟。喻贫士，即诗人自指。这句诗人自喻勉强出仕。未夕复来归：天未黑时又飞了回来。喻诗人辞官归隐。

(6)量力：根据自己的能力，犹尽力。守故辙：坚持走旧道，指前人安守贫贱之道。

(7)苟：如果。已矣：犹算了吧。

[译文]

万物各皆有倚靠，
孤云飘荡独无依。
昏昏消散灭空中，
何日才能见光辉？
朝霞驱散夜间雾，
众鸟匆匆结伴飞。
孤鸟迟迟出树林，
太阳未落又飞归。
量力而行守旧道，
哪能不苦受寒饥？
知音如果不存在，
万事皆休何必悲！

其二(1)

凄厉岁云暮，拥褐曝前轩(2)。
南圃无遗秀，枯条盈北园(3)。
倾壶绝余沥，窥灶不见烟(4)。
诗书塞座外，日昃不遑研(5)。
闲居非陈厄，窃有温见言(6)。
何以慰吾怀？赖古多此贤(7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与第一首都是这组诗的概括，前一首自叹孤独，世无知音；这一首自咏贫居之状，并

向古代寻求知音，以安慰自己的精神。

(2)凄厉：凄凉寒冷。云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拥褐(hè 贺)：围裹着粗布短衣。曝(pù 铺)：晒。轩：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室。

(3)圃(p 浦)：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子，即菜园。秀：指菜苗。盈：满。

(4)余沥(lì 力)：指剩下的残酒。沥，液体的点滴。(史记·滑稽列传)：“侍酒于前，时赐余沥。”窥：看。

(5)昃(zè 仄)：太阳西斜。遑(huáng 皇)：闲暇。研：研读。

(6)陈厄(è 饿)：在陈国受困。事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孔子“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愠见曰：‘君子亦有穷乎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’厄：困苦，危难。窃：谦指自己的意见。温(yùn 运)：含怒，怨恨。

(7)怀：内心。贤：贤士，指安贫乐道的古代贫士。

[译文]

寒冷凄凉已岁末，
裹衣晒暖在廊前。
南园不剩可食菜，
枯萎枝条满北园。
壶内未余一滴酒，
灶炉不见有火烟。
诗书堆满在身边，
过午腹饥没空看。
我与孔丘困陈异，
心中不免有怨言。
如何安慰我心情？
幸赖古时多圣贤。

其三(1)

荣叟老带索，欣然方弹琴(2)。
原生纳决履，清歌畅商音(3)。
重华去我久，贫士世相寻(4)。
弊襟不掩时，黎羹常乏斟(5)。
岂忘裘轻裘？苟得非所钦(6)。
赐也徒能辩，乃不见吾心(7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歌咏古代贫士荣启期和原宪的安贫乐道，表现了诗人安于贫居、不慕富贵的高尚品质。

(2)荣叟：指荣启期，春秋时隐士。叟，对老人的称呼。老：年老。带索：以绳索为衣带。这两句见《饮酒二十首》其二注(4)。

(3)原生：指原宪，字子思。孔子弟子。原宪清静守节，贫而乐道。《韩诗外传》载：原宪居鲁国时，一次子贡去看他，他出来接见时，穿着破衣服和裂开口的鞋子，“振襟则时见，纳履则堕决”。子贡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宪回答：宪贫也，非病也。仁义之匿，车马之节，宪不忍为也。讥笑了子贡的华丽车马装饰，“子贡惭，不辞而去。宪乃徐步曳杖，歌《商颂》而返。声沦于天地，如出金石”。纳：穿。决履：坏裂的鞋子。清歌：清新、清亮的歌曲。商音：曲名，指原宪所唱的《商颂》之曲。

(4)重华：虞舜名。相传尧舜时代，圣人治世，天下太平，无贫穷之人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。”去：离。相寻：相继，不断。

(5)弊襟：破衣。襟：上衣前襟，代指衣服。藜（lí离）羹：野菜汤。藜：植物名。一年生草本，亦称“灰菜”，嫩叶可食。糗（zhōu针）：“糗”（sǎ伞）的借用字，以米和羹。（墨子·非儒）：“孔丘穷于蔡陈之间，藜羹不糗。”《吕览》引作“糗”。《说文》：“糗，以米和羹也。古文糗从参。”

(6)裘：衣上加衣，即穿、披。轻裘：轻暖的毛皮衣。苟得：不义而得，非正道的获取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(7)赐：即子贡。姓端木，名赐，字子贡。孔子弟子。徒：徒然，只会。善辩：善于巧辩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子贡利口巧辞，孔子常黜其辩。”《论语·子罕》记子贡劝孔子出仕的话说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椟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”意思是，子贡说：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，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呢？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？孔子说：卖掉，卖掉！我是在等待识货者哩。“善辩”当指此。乃不见吾心：意谓自己隐居不仕的决心是不可以为劝说所动摇的。

[译文]

荣曳老年绳作带，
依然欢乐把琴弹。
子思脚下鞋开绽，
商颂清扬歌唱欢。
虞舜清平离我远，
世间贫士常出现。
衣衫破烂不遮体，
野菜汤中无米添。
谁不想穿轻暖裘？
得非正道我不羨。
子贡徒然善巧辩，
无人理解我心愿。

其四(1)

安贫守贱者，自古有黔娄(2)。
好爵吾不索，厚馈吾不酬(3)。
一旦寿命尽，蔽服仍不周(4)。
岂不知其极？非道故无忧(5)。
从来将干载，未复见斯禱(6)。
朝与仁义生，夕死复何求(7)？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古代贫士黔娄，借以表现诗人安贫守道的节操。

(2)黔娄：战国时齐国的隐士。齐、鲁的国君请他出来做官，他总不肯。家中甚贫，死时衾不蔽体。他的妻子和他一样“乐贫行道”。见刘向《列女传》、皇甫谧《高士传》。

(3)好爵：指高官。不索：不系恋于心。厚馈（huì愧）：丰厚的馈赠。

不酬：不理睬、不接受。酬，应对。（高士传）说：黔娄“修身清洁，不求进于诸侯，鲁恭公闻其贤，遣使致礼，赐粟三千钟，欲以为相，辞不受。齐王又礼之，以黄金百斤聘为卿，又不就。”

(4)蔽服仍不周：破衣被盖不住尸身。《列女传·黔娄妻传》：黔娄死，“曾子与门人往吊之。其妻出户，曾子吊之。上堂，见先生之尸在牖下，枕壁席稿，组袍不表。覆以布被，手足不尽敛，覆头则足见，覆足则头见。”

(5)极：指穷困到了极点。非道故无忧：与道无关的事情是不值得忧虑的。此句化用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句意，谓不为贫穷而忧虑。

(6)从来：从此以后，指自黔娄死后。复：再。斯俦(chóu 愁)：这类人物。俦，类。

(7)之两句用《论语·里仁》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之意，表示安贫守道的决心至死不渝。

[译文]

安于贫贱守道者，
自古黔娄为典范。
其心不恋高官位，
丰厚赠金他不羨。
一旦命终离世间，
破衣难把身遮全。
哪能不晓极贫寒？
与道无关不忧烦。
从那以来近千载，
世间不再有高贤。
早晨能与道同生，
晚上即亡无所憾。

其五⁽¹⁾

袁安困积雪，邈然不可干⁽²⁾。
阮公见钱入，即日弃其官⁽³⁾。
刍藁有常温，采芣足朝飧⁽⁴⁾。
岂不实辛苦？所惧非饥寒⁽⁵⁾。
贫富常交战，道胜无戚颜⁽⁶⁾。
至德冠邦闾，清节映西关⁽⁷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贫士袁安与阮公，表彰清尚廉洁、安贫守道的节操。

(2)袁安，字邵公，后汉汝南汝阳（今河南省商水县西北）人。家甚贫。《汝南先贤传》载，时袁安客居洛阳，值大雪，“洛阳令自出案行，见人家皆除雪出，有乞食者。至袁安门，无有行路。谓安已死，令人除雪入户，见安僵卧。问何以不出。安曰：‘大雪人皆饿，不宜干人。’令以为贤，举为孝廉”。邈然：本义是遥远貌，这里形容安详的情态。干：求取。

(3)阮公：其人其事未详。按诗句意，阮公本为官，当有人向他行贿时，他当天就辞去了官职。

(4)刍藁(chú gǎo 除稿)：喂牲口的干草。藁同“稿”，谷类植物的茎秆。温：指取暖。穷人无被眠，睡在干草上取暖，故曰“有常温”。芣(fú 举)：植物名。古代齐人称芋为芣（见《说文·艸部》）。飧：同“餐”。

(5)所惧非饥寒：意谓所惧在改变节操。

(6)贫富常交战：安贫与求富两种思想在内心产生斗争。《韩非子》：“子夏曰：‘吾入见先王之义，出见富贵，二者交战于胸，故臞（qú 渠，瘦）；今见先王之义战胜，故肥也。’”道胜：道义取胜，指安贫乐道之义。戚颜：忧愁的脸色。

(7)至德：最高尚的品德。冠邦闾：名冠家乡。邦，国。闾：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，指乡里。这一句评袁安。情节：清风亮节。映：照，辉映。西关：地名，当指阮公故里。

[译文]

袁安贫困阻积雪，
不去乞求心地安。
阮公见人来贿赂，
当日弃官归家园。
干草当床可取暖，
采芋足以充早餐。
岂不实在太辛苦？
忧虑变节非饥寒。
贫富二心常交战，
道义得胜带笑颜。
袁安德行成楷模，
阮公廉洁映西关。

其六⁽¹⁾

仲蔚爱穷居，绕宅生蒿蓬⁽²⁾。
翳然绝交游，赋诗颇能工⁽³⁾。
举世无知者，止有一刘龚⁽⁴⁾。
此士胡独然？实由罕所同⁽⁵⁾。
介焉安其业，所乐非穷通⁽⁶⁾。
人事固以拙，聊得长相从⁽⁷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东汉隐士张仲蔚。诗人与张仲蔚的性情、爱好、志向大致相同，算是真正的知音，所以渊明愿以之为楷模，“聊得长相从”。

(2)仲蔚：张仲蔚，东汉平陵（今陕西咸阳西北）人。《高士传》说他“隐身不仕……善属文，好诗赋。常居穷素，所处蓬蒿没人。闭门养性，不治荣名。时人莫识，唯刘龚知之”。

(3)翳然：隐蔽的样子。绝交游：断绝与世人的交往。工：善。

(4)刘龚：字孟公，刘歆之侄，与仲蔚友善。止：只，仅。

(5)此士：指张仲蔚。胡：何，为什么。独然：孤独如此，独特。罕所同：很少有人与之相同。

(6)介：耿介，耿直。焉：语助词，犹“然”。业：这里指兴趣爱好和志向。所乐非穷通：不以命运的穷通好坏而悲、喜。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“古之得道者，穷亦乐，通亦乐，所乐非穷通也。”

(7)人事：指社会上的人际交往。固：本来。拙：笨。这里指不会逢迎取巧。聊：且。相从：指追随张仲蔚的人生道路。这两句是诗人自指。

[译文]

仲蔚喜欢独贫居，
绕屋长满野蒿蓬。
隐迹不与世来往，
诗作清新夺天工。
举世无人了解他，

知音只有一刘龚。
此人何故常孤独？
只因无人与他同。
世俗交往数我笨，
姑且追随永相从。

其七⁽¹⁾

昔在黄子廉，弹冠佐名州⁽²⁾。
一朝辞吏归，清贫略难俦⁽³⁾。
年饥感仁妻，泣涕向我流⁽⁴⁾。
丈夫虽有志，固为儿女忧⁽⁵⁾。
惠孙一晤叹，腆赠竟莫酬⁽⁶⁾。
谁云固穷难？逸哉此前修⁽⁷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古代贫士黄子廉，称扬其不为儿女之忧而改变固穷守节的志向，以示自勉。

(2)黄子廉：《三国志·黄盖传》注引《吴书》说：“黄盖乃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也。”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引《风俗通》说：“颍水黄子廉每饮马，辄投钱于水，其清可见矣。”若为同一黄子廉，则知其尝为南阳太守，为人清廉。弹冠：弹去帽子上的灰尘，比喻预备出仕。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：“吉与贡禹为友，世称王阳在位，贡公弹冠，言其取舍同也。”是说王、贡二人友善，王吉做官，贡禹也准备出仕。佐名州：谓到著名的州郡去任职。佐：辅治。

(3)略：大略。这里泛指常人、普通人。俦：伴侣，同类。这里有比并的意思。

(4)仁妻：贤慧之妻。我：代黄子廉自称。

(5)丈夫：即大丈夫，有志之人。

(6)惠孙：人名，其事未详，当与黄子廉为同时人。晤：会面，相遇。腆（tǐn 舔）：丰厚。莫酬：不理睬，不接受。

(7)逸：远。前修：前代的贤士。

[译文]

从前有个黄子廉，
曾到名州去做官。
一旦辞官归故里，
无人能比甚贫寒。
饥年贤慧妻感慨，
对他哭泣泪涟涟。
志士虽然有骨气，
也为儿女把心担。
惠孙相见深忧叹，
厚赠不收很清廉。
谁讲固穷难保守？
遥遥思念众前贤。

咏二疏

[说明]

这首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（422），陶渊明五十八岁。参见《咏三良》说明。

二疏，指疏广与疏受，汉宣帝时兰陵（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）人。疏广任太子太傅，其侄疏受任太子少傅，任职五年；疏广认为名已成立，不离去恐有后患，便与疏受一道辞职还乡。当离去时，公卿大夫等送行者车百辆，观者皆叹曰：“贤哉二大夫。”皇帝和太子送给二疏很多财物，他们还乡后便以赐金日与亲友宾客宴饮共乐，而不留金为子孙置办房屋田产。事见《汉书·疏广传》。这首诗就是颂扬二疏的行为和品德，从而表现出诗人的志趣所在。

大象转四时，功成者自去⁽¹⁾。
借问衰周来，几人得其趣⁽²⁾？
游目汉廷中，二疏复此举⁽³⁾。
高啸返旧居，长揖储君傅⁽⁴⁾。
饯送倾皇朝，华轩盈道路⁽⁵⁾。
离别情所悲，余荣何足顾⁽⁶⁾！
事胜感行人，贤哉岂常誉⁽⁷⁾！
厌厌闾里欢，所营非近务⁽⁸⁾。
促席延故老，挥筋道平素⁽⁹⁾。
问金终寄心，清言晓未悟⁽¹⁰⁾。
放意乐余年，逞恤身后虑⁽¹¹⁾！
谁云其人亡，久而道弥著⁽¹²⁾。

[注释]

(1)大象：指天，大自然。《老子》：“大象无形。”又：“执大象。”王弼注：“大象，天象之母也。”转：运行。这两句是说，正如自然运行、四季更替一样，功成者亦自当退去。

(2)借问：请问。衰周来：自东周末期以来。趣：旨趣，意旨，道理。

(3)游目：随意观览，这里是放眼、回顾的意思。复：再，恢复。此举：这种行为，指“功成者自去”。

(4)高啸：犹高歌，形容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长揖（y 衣）：旧时拱手高举，自上而下的相见或道别的礼节。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：“酈生不拜，长揖。”诗中是指辞谢。储君傅：指太子太傅与太子少傅的职位。储君：太子。

(5)饯（jiàn 荐）行：以酒食送行。倾：尽。华轩：华贵的轻车，指富贵者乘坐的车子。盈：满。《汉书·疏广传》：“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（指饯行），供张东都门外，送者车数百两，辞决而去。”

(6)余荣：剩下的荣华。即指二疏所辞去的官职俸禄。

(7)胜：盛大，佳妙。贤哉岂常誉：《汉书·疏广传》：“道路观者皆曰：‘贤哉二大夫！’或叹息为之下位。”常：普通，一般。

(8)厌厌（y n 烟）：安逸、安祥的样子。《诗经·小雅·湛露》：“厌厌夜饮。”毛传：“厌厌，安也。”闾里：乡里。近务：眼前之事，指日常平凡的事情。

(9)促席：接席，座位靠近。表示亲近。延：邀请，
挥筋：举杯，指饮酒。道：叙说。平素：指往日的事情。

(10)问金终寄心：指疏广的子孙托人间疏广，给他们留下多少钱财以置办房舍田产。寄心：藏在心中的想法，关心。清言：指疏广所说“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”等语，参见

《杂诗十二首》其六注(7)。晓未悟：晓谕不明白的人。

(11)放意：纵情。余年：剩下的岁月，指晚年。遑恤身后虑：哪有闲暇考虑死后的事。遑：闲暇。恤：忧虑。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遑恤我后。”笺：“追，暇也。恤，忧也。”

(12)其人：指二疏。道：做人之道，指清操。弥：更加。著：显著，昭著，指广为人知。

[译文]

天地四时自运转，
完成功业当归还。
请问东周末世后，
几人能把其意传？
放眼汉代朝廷内，
二疏举止可称赞。
欢快高歌返故乡，
告别太子长辞官。
皇朝官吏皆出送，
华贵轻车填路问。
悲叹之情为送别，
荣华富贵岂足恋！
德操高尚感行人，
贤哉之誉岂一般！
乡里安逸相聚欢，
经营之事不简单。
邀来故老促席坐，
饮酒共将往事谈。
儿女关心遗产事，
疏广晓谕出清言。
纵情享乐度余年，
死后之事不挂牵。
谁说二疏已亡去？
日久其德更粲然。

咏三良

[说明]

这首诗同《咏二疏》、《咏荆轲》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，三篇体制大体相当，当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。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，当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（421）之后不久，暂系于永初三年，陶渊明五十八岁。。

三良，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：奄息、仲行、鍼（zhēn 针）虎。他们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才，是秦穆公的宠臣。穆公死，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。《左传·文公六年》：“秦伯任好卒，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为殉，皆秦之良也。国人哀之，为之赋《黄鸟》。”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，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。陶渊明的这首诗，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，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，而是借咏三良之事。表彰张祗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

酒先死的尽忠行为。（事见《述酒》诗说明）

弹冠乘通津，但惧时我遗⁽¹⁾。
服勤尽岁月，常恐功愈微⁽²⁾。
忠情谬获露，遂为君所私⁽³⁾。
出则陪文舆，人必侍丹帷⁽⁴⁾。
箴规响已从，计议初无亏⁽⁵⁾。
一朝长逝后，愿言同此归⁽⁶⁾。
厚恩固难忘，君命安可违⁽⁷⁾！
临穴罔惟疑，投义志攸希⁽⁸⁾。
荆棘笼高坟，黄鸟声正悲⁽⁹⁾。
良人不可赎，该然沾我衣⁽¹⁰⁾。

[注释]

(1)弹冠：弹去帽子上的灰尘，指准备出仕为官。见《咏贫士七首》其七注(2)。乘：驾馭，占据。通津：本指交通要道，这里指高官要职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之四：“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。”时我遗：即“时遗我”的倒装句，时不我待之意。我：指三良。

(2)服勤：犹言服侍、效劳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服勤至死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服勤者，谓服持勤苦劳辱之事。”尽岁月：一年到头。功愈微：功劳甚小。愈：更加。

(3)谬：妄，自谦之词。获露：得到表现。私：亲近，宠爱。

(4)文舆：华美的车子。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。丹帷：红色的帷幕。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。

(5)箴(zhēn)规：规谏劝戒。响已从：一发言就听从。初无亏：从不拒绝或轻视。亏：枉为。这两句是说，穆公对三良言听计从。

(6)言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同此归：一道去死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之《征义》引应劭曰：“秦穆公与群臣饮，酒酣，公曰：‘生共此乐，死共此哀。’于是奄息、仲行、鍼虎许诺。及公薨(hōng)（周代诸侯死之称），皆从死。”

(7)君命安可违：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，秦穆公死，康公立，遵照穆公的遗嘱，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，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，共“一百七十七人”。“君命安可违”即指此事。安，怎能。

(8)临穴罔(wǎng)惟疑：面对坟墓没有犹豫。罔：无。惟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疑：犹疑，犹豫。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：“临其穴，惴惴其栗。”投义：献身于大义。攸希：所愿。

(9)黄鸟声正悲：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：“交交（悲鸣声）黄鸟，止于棘。谁从穆公？子车奄息。维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临其穴，惴惴其栗。彼苍天者，歼我良人！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！”

(10)不可赎：不能挽救赎回。语本上引《诗经》。该(xuān)然：伤心流泪的样子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：“公该然出涕曰：‘不亦悲乎！’”

[译文]

出仕为官居要职，
只怕蹉跎好时光。
一年到头勤效力，
常恐功绩不辉煌。
忠情偶尔得表现，
于是得宠近君王。
出门陪同在车边，
入宫服侍丹帷旁。

规劝之言即听取，
建议从来不虚枉。
一旦君王长逝后，
愿得一道把命亡。
君王恩厚难相忘，
君命怎能敢违抗！
面临坟墓不犹豫，
献身大义志所望。
草丛笼罩高坟墓，
黄鸟啼鸣声悲伤。
三良性命不可救，
泪水沾湿我衣裳。

咏荆轲

[说明]

这首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（422），陶渊明五十八岁。参见《咏三良》说明。

此诗咏赞荆柯刺秦王之事，事见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及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荆轲，战国时齐国人，迁居卫，后来到燕国，好读书、击剑，与高渐离为知友。燕太子丹曾质于秦，秦王嬴政待之不善，丹怨愤逃归。时秦国东伐，将至燕。燕太子丹欲刺杀秦王，尽力招募勇士。荆轲被招，受到燕太子丹的恩遇和敬重。荆柯奉燕太子丹之命，带着燕国督亢地图去进献秦王，在地图中暗藏一把匕首，以便借机行刺。易水送别之后。荆轲义无反顾去见秦王，献上地图，图穷匕首现，追刺秦王，终因剑术不精而没能刺中秦王，反而被杀。陶渊明这首诗即咏赞此事。诗人以豪迈的诗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生动形象，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柯的壮烈活动，抒发了诗人内心无限的感慨。

燕丹善养士，志在报强嬴⁽¹⁾。
招集百夫良，岁暮得荆卿⁽²⁾。
君子死知己，提剑出燕京⁽³⁾。
素骖鸣广陌，慷慨送我行⁽⁴⁾。
雄发指危冠，猛气冲长缨⁽⁵⁾。
饮饯易水上，四座列群英⁽⁶⁾。
渐离击悲筑，宋意唱高声⁽⁷⁾。
萧萧哀风逝，淡淡寒波生⁽⁸⁾。
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壮士惊⁽⁹⁾。
心知去不归，且有后世名⁽¹⁰⁾。
登车何时顾？飞盖入秦庭⁽¹¹⁾。
凌厉越万里，透迤过于城⁽¹²⁾。
图穷事自至，豪主正怔营⁽¹³⁾。
惜哉剑术疏，奇功遂不成⁽¹⁴⁾！
其人虽已没，千载有余情⁽¹⁵⁾。

[注释]

(1)燕丹：燕国太子，名丹。姓与国同，是战国时燕王喜之子。士：门客。报：报复，报仇。强嬴（yíng 营）：强秦。嬴指秦王嬴政，即后来统一六国始称皇帝的秦始皇。

(2)百夫良：百里挑一的勇士。荆卿：即荆轲。卿，犹“子”，是燕人对他的尊称。

(3)死知己：为知己而死。燕京：燕国的都城，今北京地区。

(4)素骥：白色骏马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：“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”白色是丧服色，白衣冠以示同秦王决一死，以壮荆轲之行。此处用“素骥”，就表达这层意思。广陌：大路。慷慨：情绪激昂。

(5)雄发上指冠：怒发直指，冲起高高的帽子。雄发，怒发。冠：帽子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：“复为羽声慷慨，士皆瞋目，发尽上指冠。”纓（yīng 英）：系帽子的丝带。

(6)饮饯：饮酒送别。易水：在今河北省西部，源出易县境。

(7)渐离：高渐离，燕国人，与荆轲友善，擅长击筑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：“荆轲嗜酒，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，酒酣以往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于市中，相乐也，已而相别，旁若无人者。”这里是指送别的击筑。筑（zhú 竹）：古击弦乐器，形似箏。宋意：当为燕太子丹所养之士。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：“荆轲西刺秦王，高渐离、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。”

(8)萧萧：风声。淡淡：水波摇动的样子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载荆柯临行时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陶诗此二句即从《易水歌》第一句变化而来。

(9)商音：古代乐调分为宫、商、角、徵（zhǐ 止）、羽五个音阶，商音调凄凉。奏羽：演奏羽调。羽调悲壮激越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：“至易水上，既祖（饯送），取道。高渐离击筑，荆何和而歌，为变徵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。……复为羽声慷慨，士皆瞋目，发尽上指冠。”

(10)且：将。名：指不畏强暴、勇于赴死的英名。

(11)登车何时顾：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：“于是荆轲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。”谓决心已定，义无反顾。飞盖：车子如飞般疾驰。盖：车盖，代指车。

(12)凌厉：意气昂扬，奋起直前的样子。逶迤（wēi yí 威移）：路途弯曲延续不绝的样子。

(13)图穷：地图展开至尽头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：“荆轲取图奏之，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”事自至：行刺之事自然发生。豪主：豪强的君主，指秦王。怔营：惊恐、惊慌失措的样子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：“荆轲以匕首刺秦王，王惊而拔剑，‘时惶急，剑坚，故不可立拔’；‘环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为’。”

(14)剑术疏：剑术不精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载：秦王以佩剑断荆轲左股，荆轲坐地“引匕首以擗（zhì 掷）秦王，不中，中铜柱。”结果荆轲被杀，行刺失败。同上传载：“鲁勾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，私曰：‘嗟乎，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！’奇功：指刺秦王之功。遂：竟。

(15)其人：指荆轲。没：死。余情：不尽的豪情。

[译文]

燕丹太子爱侠客，
立志报仇刺嬴政。
百里挑一招勇士，
年终得士名荆卿。
君子能为知己死，
荆卿提剑出燕京。
雪白骏马嘶大道，
慷慨众人送我行。
怒发上指高冲冠，

男儿猛气冲长纓。
饮酒送别易水上，
四周列坐皆豪英。
渐离击筑音悲壮，
宋意引吭高歌声。
萧瑟悲风骤吹过，
凄寒水上波纹生。
商音凄婉闻流泪，
羽调激昂壮士惊。
此去心知不返归，
将能后世留英名。
义无反顾登车去，
疾驶如飞赴秦庭。
奋勇直前越万里，
曲折艰险过千城。
地图展尽匕首露，
嬴政突然心恐惊。
可惜剑术未能精，
盖世之功未建成。
壮士虽然久已逝，
千年之下寄深情。

读《山海经》十三首

[说明]

这组诗大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（422），陶渊明五十八岁。

这组诗除第一首具有诗序的性质外，其他十二首分咏《山海经》和《穆天子传》中所记奇异事物，多为借古讽今之作，以抒发诗人的壮志豪情和对现实不满的感慨。

《山海经》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。十八卷。作者不详。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，包括山川、道里、民族、物产、药物、祭祀、巫医等，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。晋代郭璞作注。《穆天子传》是晋代从战国时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（《汲冢书》）之一，作者不详。旧题晋郭璞注。六卷。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故事，后一卷记盛姬之死及其丧仪。

其一(1)

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(2)。
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(3)。
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。
穷巷隔深辙，颇回故人士”。
欢然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。
微雨从东来，好风与之俱。
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(5)。
俯仰终宇宙，不乐复何如(6)？

[注释]

(1) 这旨诗自咏隐居耕读之乐，是组诗的序诗。初夏之季，耕种之余，饮酌春酒，观览图书的诗人的神情伴随着美妙的神话故事遨游宇宙，乐趣无穷。

(2) 孟夏：初夏，农历四月。扶疏：枝叶茂盛纷披的样子。《韩非子·扬权》：“为人君者，数披其木，毋使本枝扶疏。”

(3) 欣有托：因为有了依托而高兴。托：依托、指寄身之处。庐：住宅。

(4) 穷巷：僻巷。隔深辙：谓距离大路很远。隔：隔开，相距。辙：车辙，代指大路。颇回故人车：经常使老朋友的车子掉转回去。颇：很，这里指经常。回：回转。故人：熟人，老朋友。

(5) 周王传：指《穆天子传》。山海图：指《山海经图》。《山海经》原有古图及汉代所传图，晋代郭璞曾为《山海经》作注，有图及赞。后原图均失，今所见图是清人补画。

(6) 俯仰：俯仰之间，形容时间很短。终究，尽。

[译文]

夏初草木竞生长，
叶茂枝繁树绕屋。
众鸟欢欣有住处，
我也喜爱我茅庐。
耕田播种事已毕，
有空还家读我书。
僻巷距离大道远，
友朋无奈转回路。
我心欢快饮春酒，
摘取园中好菜蔬。
微雨濛濛东面来，
好风与共使心舒。
《穆天子传》泛观览，
《山海经》中翻画图。
顷刻邀游遍宇宙，
我心不乐又何如？

其二(1)

玉台凌霞秀，王母怕妙颜(2)。
天地共俱生，不知几何年(3)。
灵化无穷已，馆字非一山(4)。
高酣发新谣，宁效俗中言(5)！

[注释]

(1) 这首咏赞西王母的妙颜，永寿和神通，以抒发诗人的厌弃世俗之情。

(2) 玉台：玉山上的瑶台，即西王母的居处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：“又西三百五十里，曰玉山，是西王母所居也。”凌霞：高出云霞之上。秀：灵秀，秀美。怡：安适愉快，和悦。妙颜：容颜美妙。

(3) 天地共俱生：谓王母与天地同生。几何年：多少岁。

(4) 灵化：神灵变化。无穷已：没有穷尽。仙馆非一山：《山海经》之《西山经》说西王母居玉山；《大荒西经》说西王母“处昆仑之丘”，郭璞注：“王母亦自有离宫别馆，不专住一山也。”《穆

天子传》说西王母居于弇（y n 掩）山，故曰“仙馆非一山”。

(5)高酣：高会酣饮。发新谣：《穆天子传》说，周穆王为西王母设宴于瑶池之上，西王母作歌谣道：“白云在天，丘陵自出；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；将子无死，尚复能来。”宁：怎，哪里。俗中言：凡俗之言。

[译文]

玉台灵秀出云霞，
王母安适美容颜。
天地与之共俱生，
不知岁月几多年。
神灵变化无穷尽，
仙馆很多非一山。
高会酣饮唱新谣，
哪像世俗凡语言！

其三(1)

迢递槐江岭，是谓玄圃丘(2)。
西南望昆墟，光气难与涛(3)。
亭亭明玕照，落落清瑶流(4)。
恨不及周穆，托乘一来游(5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昆仑玄圃，寄托向往美好而厌弃世俗之情。

(2)迢递（tiáodì 条弟）：高而远的样子。槐江岭：即槐江之山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：“槐江之山……多藏琅玕、黄金、玉，其阳多丹粟。其阴多采黄金银。实惟帝之平圃……爰有瑶（yáo 瑶）水，其清洛洛。”玄圃：即平圃，亦作“县（悬）圃。”《山海经·两山经》“平圃”，郭璞注：“即玄圃也。”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昆仑县圃，其尻（居）安在？”王逸注：“昆仑，山名也……其颠曰玄圃，乃上通于天也。”

(3)昆墟：即昆仑山。光气：珠光宝气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：“南望昆仑，其光熊熊，其气魂魂。”郭璞注：“皆光气炎盛相馄（k n）耀之貌。”涛：比并。

(4)亭亭：高高耸立的样子。玕（g n）：琅玕树，即珠树。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“琅玕树”郝懿行注：“《玉篇》引《庄子》云：‘积石为树，名曰琼枝，其高一百二侧，大三十围，以琅牙为之实。’是琅玕即琼枝之子似珠者也。”《本草纲目·金石部》：“在山为琅玕，在水为珊瑚。《山海经》云，开明山北有珠树。《淮南子》云，曾城九重，有珠树在其西。珠树，即琅玕也。”落落：同“洛洛”（见注(2)），水流动的样子。瑶：同“瑶”（见注(2)）。

(5)周穆：周穆王。《穆天子传》言其驾八骏游于玄圃。托乘：犹今言“搭车”。

[译文]

遥遥高耸槐江岭，
那是玄圃最高冈。
远望西南昆仑山，
珠光宝气世无双。
高高珠树光明照，
瑶水涓涓流细淌。

可恨不及周穆世，
搭车也去一游赏。

其四(1)

丹木生何许？乃在崆山阳(2)，
黄花复朱实，食之寿命长(3)。
白玉凝素液，瑾瑜发奇光(4)。
岂伊君子宝，见重我轩黄(5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表现企羨长生之意。丹木之实与丹水白玉，食之可以益寿延年；钟山之瑾瑜，佩之可以驱除不祥。

(2)丹木：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：“崆(mì密)山，其上多丹木，员叶而赤茎，黄华而赤实，其味如饴，食之不饥。丹水出焉，西流注于稷泽，其中多白玉，是有玉膏，其原沸沸汤汤，黄帝是食是飧。是生玄玉，玉膏所出，以灌丹木。丹木五岁，五色乃清，五味乃馨。黄帝乃取崆山之玉荣，而投之钟山之阳。瑾瑜之玉为良，坚栗精密，浊泽而有光。五色发作，以和柔刚。天地鬼神，是食是飧；君子服之，以御不祥。”崆：逮本作“密”，今从李本、焦本改。山阳：山的南面。

(3)朱实：红色的果实。

(4)瑾瑜：皆美玉。

(5)伊：彼。君子宝：即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中所说“君子服之，以御不祥”之意。见重：被重视，被看重。轩黄：黄帝轩辕氏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“黄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”

[译文]

丹木生长在何方？
就在崆山南坡上。
黄色鲜花红果实，
食之可以寿命长。
白玉凝成白玉膏，
瑾瑜发出奇异光。
岂止君子视为宝，
轩辕黄帝早赞扬。

其五(1)

翩翩三青鸟，毛色奇可怜(2)。
朝为王母使，暮归三危山(3)。
我欲因此鸟，具向王母言(4)。
在世无所须，唯酒与长年(5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三青鸟，并表现出诗人对于酒的嗜好和对长生的企盼。

(2)翩翩：轻快飞翔的样子。三青鸟：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：“西有王母之山……有三青鸟，赤首黑目。”郭璞注：“皆西王母所使也。”后因称传信的使者为青鸟。奇可怜：甚可爱。

(3)王母使：西王母的信使。见上郭璞注。又《山海经·海内北经》：“西

王母，梯几而戴胜杖，其南有三青鸟，为西王母取食，在昆仑虚北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九十一引《汉武故事》：“七月七日，上（汉武帝）于承华殿斋，正中，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，集殿前。上问东方朔，朔曰：‘此西王母欲来也。’有顷，王母至。有二青鸟如乌，侠（夹）侍王母旁。”三危山：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：“三危山，三青鸟居之。”郭璞注：“三青鸟主力西王母取食者，别自栖息于此山也。”

(4) 因：因依，依托。具：通“俱”，完全，详细。

(5) 须：通“需”，需要。唯：同“惟”，独，只有。长年：长寿。

[译文]

翩翩飞舞三青鸟，
毛色鲜明甚好看。
清早去为王母使，
暮归居处三危山。
我想拜托此青鸟，
去向王母表心愿。
今生今世无所求，
只要美酒与寿年。

其六⁽¹⁾

逍遥无皋上，音然望扶木⁽²⁾。
洪柯百万寻，森散覆肠谷⁽³⁾。
灵人侍丹池，朝朝为日浴⁽⁴⁾。
神景一登天，何幽不见烛⁽⁵⁾！

[注释]

(1) 这首诗吟咏日出之处和太阳的光辉，寄托向往光明之意。

(2) 无皋：即无皋。《山海经·东山经》：“无皋之山，南望幼海，东望搏（fú扶）木。”杳然：遥远的样子。扶木：即搏木，亦作扶桑或搏桑。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：“汤谷上有扶木，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载于乌。”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：“汤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。”郭璞注：“扶桑，木也。”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：“朝发搏桑。”

(3) 洪柯：大树枝。寻：古代的长度单位，八尺为一寻。森散：枝叶舒展四布的样子。肠（yáng阳）谷：同“汤（yáng）谷”，日所从出处。见注(2)。（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出自汤谷，次于蒙汜，自明及晦，所行几里？”《淮南·天文训》：“日出于肠谷，浴于咸池，拂于扶桑，是谓晨明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暘，日出也。”

(4) 灵人：指羲（x希）和，神话传说中太阳的母亲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：“东南海之外，甘水之间，有羲和之国，有女子名曰羲和……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十日。”丹池：即甘渊或咸池，太阳沐浴处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：“有女子名曰羲和，方（为）日浴于甘渊。”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日出于肠谷，浴于咸池。”

(5) 神景：指太阳。景：日光。何幽不见烛：什么阴暗的地方不被照亮。幽：阴暗。烛：照亮。

[译文]

逍遥无皋之山上，
远远望见木扶桑。

巨大树枝百万丈，
纷披正把肠谷挡。
羲和服侍丹池旁，
天天为日沐浴忙。
一旦太阳升上天，
何方阴暗不照亮！

其七⁽¹⁾

粲粲三珠树，寄生赤水阴⁽²⁾。
亭亭凌风桂，八千共成林⁽³⁾。
灵凤抚云舞，神鸾调玉音⁽⁴⁾。
虽非世上宝，爰得王母心⁽⁵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宝树生辉、鸾歌凤舞的神仙世界的奇异景象，寄托诗人遗世高蹈的情怀。

(2)粲粲：光彩鲜艳的样子。三珠树：古代神话中的树名。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：“三珠树在厌火北，生赤水上。其为树如柏，叶皆为珠。”赤水阴：赤水的南岸。

(3)亭亭：高高耸立的样子。凌风：迎风。八于：指八株桂树。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：“桂林八树，在贪隅东。”郭璞注：“八树而成林，言其大也。”

(4)灵凤：神灵的凤鸟。抚云舞：谓云中起舞。鸾（luán 恋）：传说凤凰一类的鸟。五音：美土般清脆悦耳的声音。这两句本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：“爰有歌舞之鸟，驾鸟自歌，凤鸟自舞。”

(5)爰（yuán 元）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

[译文]

栗烂光辉三珠树，
寄生赤水之南滨。
高高耸立迎风桂，
八树相连便成林。
灵异凤凰云中舞，
神奇鸾鸟鸣玉音。
虽然不是人间乐，
王母为之甚欢心。

其八⁽¹⁾

自古皆有没，何人得灵长⁽²⁾？
不死复不老，万岁如平常⁽³⁾。
赤泉给我饮，员丘足我粮⁽⁴⁾。
方与三辰游，寿考岂渠央⁽⁵⁾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长生不老，表示欣羨之情。

(2)没（mò 莫）：通“殁”，死亡。灵长：延绵久长。

(3)不死复不老：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：“不死民在其东，其为人黑色，寿，不死。”

(4)赤泉、员丘：同上注引文郭璞注：“有员丘山，上有不死树，食之乃寿；亦有赤泉，饮之不

老。”

(5)三辰：指日、月、星。考：老。渠：同“遽”，忽然，马上。央：尽，指死亡。

[译文]

自古人生就有死，
谁能长寿命不亡？
竟有不死也不老，
命活万岁也平常。
赤泉之水供我饮，
员丘之树我当粮。
日月星辰同我游，
哪能很快把命丧！

其九⁽¹⁾

夸父诞宏志，乃与日竞走⁽²⁾。
俱至虞渊下，似若无胜负⁽³⁾。
神力既殊妙，倾河焉足有⁽⁴⁾？
余迹寄邓林，功竟在身后⁽⁵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夸父的雄心壮志和非凡的毅力，尽管他壮志未酬，但他的功绩和精神却永垂后世。

(2)夸父：古代传说中的神人。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：“夸父与日逐走，入日。渴，欲得饮，饮于河、渭；河、渭不足，北饮大泽。未至。道渴而死。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诞：本义为大言，引申为大。《尚书·汤诰》：“工归自克夏，至于亳，诞告万方。”孔安国传：“诞，大也。”乃：竟然。

(3)虞渊：即禹渊、禹谷，传说中的日落之处。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：“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景，逮之于禹谷。将饮河而不足也，将走大泽，未至，死于此。”郭璞注：“禹渊，日所入也，今作虞。”无胜负：不分胜败。

(4)殊妙：非凡而奇妙。倾河：倾尽黄河之水。焉足有：何足有，即不足。

(5)余迹：遗迹，指夸父“弃其杖，化为邓林”。寄：寄留，留存。邓林：据毕沅考证，邓、桃音近，“邓林”即“桃林”。（见毕沅《山海经》校本）

[译文]

夸父志向真远大，
敢与太阳去竞走。
同时到达日落处，
好像没分胜与负。
神力非凡又奇妙，
饮尽黄河水不足。
弃下手杖化邓林。
身后功绩垂千古。

其十⁽¹⁾

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(2)。
刑天舞于戚，猛志固常在(3)。
同物既无虑，化去不复悔(4)。
徒设在昔心，良辰讵可待(5)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咏赞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，抒发了诗人空怀报负而无从施展的慷慨不平的心情。

(2)精卫：神话中的鸟名。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：“发鸠之山，其上多柘(zhè 浙)木，有鸟焉，其状如乌，文首，白喙(huì 汇，鸟嘴)，赤足，名曰‘精卫’，其名自戣(xi o 消，呼叫)。是炎帝之少女，名曰女娃。女娃游于东海，溺而不返，故为精卫。常衔西山之木石，以湮(y n 因，填塞)于东海。”微木：细木。

(3)刑天舞干戚：逯本作“形夭无干戚”，今据李本、焦本改。刑天：神名。干：盾。戚：斧。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：“刑天与帝至此争神，帝断其首，葬之常羊之山。乃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，操干戚以舞。”固：录本作“故”，今以陶本改。

(4)同物：等同于万物。意谓人同万物一样，生死并无差别，即《庄子·齐物论》所说的“物化”。化去：指死亡。

(5)徒设：空有。在昔心：指诗人自己往日的雄心。良辰：良好的时机。讵：岂。这两句是说：我空有往日的雄心壮志，实现壮志的良好机会哪里能够等到。

[译文]

精卫衔来细木草，
誓将以之填东海。
刑天头掉挥斧盾，
壮志依然常存在。
等同万物无所虑，
死去亦无可后悔。
空有当年雄壮志，
良机已过岂等待！

其十一(1)

臣危肆威暴，钦哂违帝旨(2)。
冥丽强能变，祖江遂独死(3)。
明明上天鉴，为恶不可履(4)。
长枯固已剧，鹤鹑岂足恃(5)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言臣危和钦哂违背上帝的旨意逞凶，结果遭到惩罚，说明恶人终有恶报。诗意暗寓对刘裕篡弑行为的诅咒。

(2)臣危肆威暴：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：“贰负(古天神，人面蛇身)之臣曰危，危与贰负杀窫(yà y 亚雨)。帝乃桔之疏属之山，桎其右足，反缚两手与发，系之山上木。”钦哂(p 披)违帝旨：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：“钟山，其于曰鼓，其状如人面而龙身，是与钦哂(按：哂原作鴞，据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引改)杀藻江于昆仑之阳，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崖，钦哂化为大鹑，其状如雕而黑文白喙，赤喙而虎爪，其音如晨鹤，见则有大兵；鼓亦化为鷩鸟，其状如鸱，赤足而直喙，黄文而

白首，见则其邑大旱。”是说钦 与鼓谋害了藻江，结果受到天帝的惩罚。

(3)窳窳强能变：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：“窳肃者，蛇身人面，贰负臣所杀也。”又《海内南经》：“窳窳龙首，居弱水中，……其状如龙首，食人。”郭璞注：“窳窳，本蛇身人面，为贰负臣所杀，复化而成此物也。”强：尚，还能。祖江：即藻江，见注(2)，郭璞注：“儻或作祖。”

(4)鉴：照，审察。履：行。

(5)枯：当作“桔”，指臣危被桔。固已剧：本来就痛苦。剧：痛苦。鷓、鸮：指鼓和钦 被天帝杀死后的变形。恃：凭仗。

[译文]

贰负之臣逞凶暴，
钦 违背帝旨意。
窳窳虽死尚能变，
祖江死去永消失。
上天可鉴明审察，
作恶之举不可为。
臣危被罚甚痛苦，
鷓鸮之变不足恃！

其十一(1)

鸱鸺见城邑，其国有放土(2)。
念彼怀王世，当时数来止(3)。
青丘有奇鸟，自言独见尔(4)。
本为迷者生，不以喻君子(5)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由鸱鸺和青丘鸟而联想到屈原的不幸，实则抒发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。

(2)鸱鸺(ch zh 吃朱)：逯本作“鸱(zh 舟)鸺”，今据李本、焦本改。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：“……有鸟焉，其状如鸱而人手，其音如痹，其名曰鸺，其名自号也，见则其县多放土。”见(xiàn 现)：出现。放土：被放逐的贤士。

(3)怀王：楚怀王，战国末期楚国君主。屈原便在怀王时被放逐的。数来止：数次飞来栖息。指屈原多次被放逐。

(4)青丘有奇鸟：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：“青丘之山……有鸟焉，其状如鸱，其音若呵，名曰灌灌，佩之不惑。”自言独见尔：是说灌灌鸟独自出现，无人看见。尔：句末助词。

(5)这两句说：灌灌鸟本来就是为迷惑者所生的，不必用它来晓喻明达之人。

[译文]

鸱鸺出现在城里，
国内便有放逐士。
想那楚国怀王时，
此鸟必定常飞至。
青丘之山有奇鸟，
独自出现人不知。
本来就为迷者生，
不必晓喻贤君子。

其十三(1)

岩岩显朝市，帝者慎用才(2)。
何以废共鯀，重华为之来(3)。
仲父献诚言，姜公乃见猜(4)。
临没告饥渴，当复何及哉(5)！

[注释]

(1)这首诗是本组诗的最后一首，带有总结的性质。诗中总结历史的兴亡之道，关键乃在“帝者慎用才”，对当世也寓有颇深的感慨。

(2)岩岩：本形容高峻的样子，这里代指显赫的大臣。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赫赫伊师，民具尔瞻。”显朝市：显赫于朝廷之中。

(3)废共鯀(g n 滚)：指帝尧的臣子共工与鯀，因不贤而被废弃处置。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欢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(jí 极，诛戮)鯀于羽山。四罪(处罚)而天下咸服。”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：“洪水滔天，鯀窃帝之息壤以埋洪水，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杀鯀羽郊。鯀复生禹，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。”重华：虞舜名。这两句是说：废弃共工与鯀，是帝舜所为。

(4)仲父(f 斧)：指管仲。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。献诚言：进献诚挚之言。姜公：指齐桓公，因其为姜姓。见猜：被猜疑。据《韩非子·十过》和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载，管仲命危时，齐桓公问以国政，管仲说易牙、开方、竖刁三人不可重用。管仲死后，桓公未听其言，结果三人专权。

(5)临没告饥渴：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载，齐桓公病重，竖刁等三人作乱，桓公被禁闭，终以饥渴而死。当复何及哉：又将怎么来得及呢。意谓已是后悔莫及。

[译文]

大臣显赫在朝廷，
君主用人当慎重。
共工与鯀被废弃，
帝舜所为除奸凶。
管仲临终肺腑语，
桓公到底没听从。
桓公临死困饥渴，
心中后悔有何用！

挽歌诗三首

[说明]

挽歌，哀悼死者的歌。陶渊明卒于宋文、元嘉四年(427)十一月，享年六十三岁。《挽歌诗》和《自祭文》是作者生前最后的作品。这组自挽的《挽歌诗》便作于逝世前的两个月，即九月。

“挽歌诗”，逯本作“拟挽歌辞”，今据萧统《文选》所引第三首及陶本改。

其一(1)

有生必有死，早终非命促(2)。
昨暮同为人，今旦在鬼录(3)。

魂气散何之？枯形寄空木⁽⁴⁾。
娇儿索父啼，良友抚我哭⁽⁵⁾。
得失不复知，是非安能觉？
千秋万岁后，谁知荣与辱？
但恨在世时，饮酒不得足。

[注释]

- (1)这首诗写刚死人敛的情景，表现出旷达的人生态度。
(2)非命促：并非生命短促。意谓牛死属于自然规律，故生命并无长短之分。
(3)昨暮：昨晚。同为人：指还活在世上。今旦：今晨。在鬼录：列入鬼的名册，指死去。
(4)魂气：指人的精神意识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疏：“附形之灵为魄，附气之神为魂。”散何之：散归何处。枯形：枯槁的尸体。寄空木：安放于棺木之中。
(5)索：寻找。

[译文]

人命有生必有死，
早终不算生命短。
昨晚生存在世上，
今晨命丧赴黄泉。
游魂飘散在何处？
枯槁尸身存木棺。
娇儿找父伤心啼，
好友痛哭灵柩前。
死去不知得与失，
哪还会有是非感？
千秋万岁身后事。
荣辱怎能记心间。
只恨今生在世时，
饮酒不足大遗憾。

其二⁽¹⁾

在昔无酒食，今但湛空觞⁽²⁾。
春醒生浮蚁，何时更能尝⁽³⁾！
肴案盈我前，亲旧哭我傍⁽⁴⁾。
欲语口无音，欲视眼无光。
昔在高堂寝，今宿荒草乡⁽⁵⁾。
一朝出门去，归来良未央⁽⁶⁾。

[注释]

- (1)这首诗写亲友祭奠和出殡的情景。诗中以生前无酒饮同死后有酒不能饮相对比，旷达幽默之中，深含无限的酸楚。
(2)湛(zhàn 占)空觞：是说往日的空酒杯中，如今盛满了澄清的奠酒。
(3)春醪(ló 劳)：春酒。浮蚁：酒面上的泡沫。《文选·张衡<南都赋>》：“醪敷径寸，浮蚁若萍。”刘良注：“酒膏径寸，布于酒上，亦有浮蚁如水萍也。”

(4)肴(yáo 摇)案：指摆在供桌上的盛满肉食的木盘。肴：荤菜。案：古代进食用的一种短脚木盘。盈：指摆满。

(5)荒草乡：指荒草丛生的坟地。按：逯本据《乐府诗集》于此句后校增“荒草无人眠，极视正茫茫”二句，为诸本所无。然此二句与第三首“四面无人居”、“荒草何茫茫”等句重复，故当删去。

(6)出门去：指出殡。良未央：未有尽头，遥遥无期。良：确，诚。

[译文]

生前贫困无酒饮，
今日奠酒盛满觞。
春酒清香浮泡沫，
何时能再得品尝！
佳肴列案满面前，
亲友痛哭在我旁。
想要发言口无声，
想要睁眼目无光。
往日安寝在高堂，
如今长眠荒草乡。
一朝归葬出门去，
想再归来没指望。

其三⁽¹⁾

荒草何茫茫，白杨亦萧萧⁽²⁾。
严霜九月中，送我出远郊⁽³⁾。
四面无人居，高坟正嵯峨⁽⁴⁾。
马为仰天鸣，风为自萧条⁽⁵⁾。
幽室一已闭，千年不复朝⁽⁶⁾。
千年不复朝，贤达无奈何⁽⁷⁾。
向来相送人，各已归其家⁽⁸⁾。
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⁽⁹⁾。
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⁽¹⁰⁾。

[注释]

(1)这首诗写送葬时的悲哀之情和萧条之景，十分感人。结语以“托体同山阿”的达观态度，体现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委运任化的人生观。

(2)何：何其，多么。茫茫：无边无际的样子。萧萧：风吹树木声。(3)严霜：寒霜，浓霜。送我出远郊：指出殡送葬。

(4)无人居：指荒无人烟。嵯峨(ji o yáo 交摇)：高耸的样子。

(5)马：指拉灵柩丧车的马。

(6)幽室：指墓穴。朝(zh o 招)：早晨，天亮。

(7)贤达：古时指有道德学问的人。无奈何：无可奈何，没有办法。指皆不免此运。

(8)向：先时，刚才。已归：逯本作“自还”，今从《文选》改。

(9)已歌：已经在欢快地歌了。是说人们早已忘了死者，不再有悲哀。

(10)何所道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。托体：寄身。山阿(啊)：山陵。

[译文]

茫茫荒野草枯黄，
萧瑟秋风抖白杨。
已是寒霜九月中。
亲人送我远郊葬。
四周寂寞无人烟，
坟墓高高甚凄凉。
马为仰天长悲鸣，
风为萧瑟作哀响。
墓穴已闭成幽暗，
永远不能见曙光。
永远不能见曙光。
贤达同样此下场。
刚才送葬那些人，
各自还家入其房。
亲戚或许还悲哀，
他人早忘已欢唱。
死去还有何话讲。
寄托此身在山冈。

联句

[说明]

联句，旧时作诗方式之一。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，相联成篇。相传此体始于汉武帝时《柏梁台诗》（后人多疑此诗为伪托）。初无定式，有一人一句一韵、两句一韵乃至两句以上，依次而下。后来习用一人出上句，续者须对成一联，再出上句轮流相继而成诗。这首诗即属于前一种体式。

传世陶集诸本皆录此诗，为渊明与愔之、循之同作，内容为咏雁。然愔之、循之姓名、事迹无考，且署名为渊明诗句者亦与渊明之他诗不类，故此诗之真伪当存疑，有待进一步考辨。

鸿雁乘风飞，去去当何极⁽¹⁾？
念彼穷居上，如何不叹息⁽²⁾！（渊明）
虽欲腾九万，扶摇竟何力⁽³⁾？
远招王子乔，云驾庶可饬⁽⁴⁾。（愔之）
顾侣正徘徊，离离翔天侧⁽⁵⁾。
霜露岂不切？务从忘爱翼⁽⁶⁾。（循之）
高柯擢条干，远眺同天色⁽⁷⁾。
思绝庆未看，徒使生迷惑⁽⁸⁾。（渊明）

[注释]

(1)去去：不停地飞行。当何极：谓最终要飞到那里。

(2)居士：犹处士。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。（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：“齐有居士田仲。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管宁传》：“胡居士，贤者也。”

(3)腾：腾飞。九万：指九万里高空。扶摇：自下而上的旋风，这里形容腾飞的样子。这两句语本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（tuán 团，拍、附）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”

(4)王子乔：名晋，周灵王的太子。事见《连雨独饮》注(3)。云驾：云车，仙人所乘。飭（chì 赤）：整治。指整治车马，准备遨游。

(5)侣：同伴，指雁。离离：忧伤的样子。（楚辞·九叹·思古）：“曾哀凄欷，心离离兮。”天侧：天边。

(6)切：切肤，痛切。指霜露寒气侵袭。务从忘爱翼：遯本作“徒爱双飞翼”，今从李本、曾本。苏写本、陶本改。务从：务必相随，指跟上伴侣，以免掉队。忘爱翼：顾不上爱惜自己的羽翼，意谓努力奋飞。

(7)高柯：指高树。擢：挺出，特出。

(8)思绝庆未看：仅凭想象而幸亏未曾亲眼所见。指“腾九万”、“王子乔”等事。庆：庆幸。徒使生迷惑：徒然使自己产生许多迷惑。

[译文]

空中鸿雁乘风飞，
远远高飞去哪里？
想到世间穷隐士，
怎不感伤长叹息！（渊明）
虽想升腾九万里，
大鹏展翅凭何力？
远方招请王子乔，
准备云车驾云气。（愔之）
大雁徘徊顾伴侣，
忧伤翱翔在天际。
寒霜岂不相侵袭？
奋飞相从不自惜。（循之）
高高大树枝挺立，
远眺天边同一色。
想象幸亏未曾见。
徒然自我寻迷惑。（渊明）
陶渊明集卷之五 赋辞

感士不遇赋并序

[说明]

这篇赋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，为陶渊明晚年的作品。士，这里指有才华、有抱负而不被重用的善良正直之人。赋，是一种半文半诗的文学体裁、讲究文采与韵节。

这篇赋的主旨，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。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，本怀大济苍生之志，但在虚伪、黑暗的社会中，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，往往使他们进退两难，慷慨悲愤。陶渊明以其丰富的社会阅历与切身体验，对世俗社会早已领悟甚深，所以他“宁固穷以济意，不委曲而累己”，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。昔董仲舒作《士不遇赋》⁽¹⁾，司马子长又为之⁽²⁾。余尝于三余之日⁽³⁾，讲习之暇，

读其文，慨然惆怅。夫履信思顺⁽⁴⁾，生人之善行⁽⁵⁾，抱朴守静⁽⁶⁾，君子之笃素⁽⁷⁾。自真风告逝⁽⁸⁾，大伪斯兴⁽⁹⁾，间阎懈廉退之节⁽¹⁰⁾，市朝驱易进之心⁽¹¹⁾。怀正志道之士⁽¹²⁾，或潜玉于当年⁽¹³⁾；洁己清操之人，或没世以徒勤⁽¹⁴⁾。故夷皓有“安归”之叹⁽¹⁵⁾，三闾发“已矣”之哀。⁽¹⁶⁾悲夫⁽¹⁷⁾！寓形百年⁽¹⁸⁾，而瞬息已尽⁽¹⁹⁾，立行之难⁽²⁰⁾，而一城莫赏⁽²¹⁾。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⁽²²⁾，屡伸而不能已者也⁽²³⁾。夫导达意气⁽²⁴⁾，其惟文乎⁽²⁵⁾？抚卷踌躇⁽²⁶⁾，遂感而赋之⁽²⁷⁾。

咨大块之受气，何斯人之独灵⁽²⁸⁾！禀神志以藏照，秉三五而垂名⁽²⁹⁾。或击壤以自欢，或大济于苍生⁽³⁰⁾；靡潜跃之非分，常傲然以称情⁽³¹⁾。世流浪而遂祖，物群分以相形⁽³²⁾。密网裁而鱼骇，宏罗制而鸟惊⁽³³⁾。彼达人之善觉，乃逃禄而归耕⁽³⁴⁾。山嶷嶷而怀影，川汪汪而藏声⁽³⁵⁾。望轩唐而永叹，甘贫贱以辞荣⁽³⁶⁾。淳源旧汨长分，美恶作以异途⁽³⁷⁾。原百行之攸贵，莫为善之可娱⁽³⁸⁾。奉上天之成命，师圣人之遗书⁽³⁹⁾。发忠孝于君亲，生信义于乡闾⁽⁴⁰⁾。推诚心而获显，不矫然而祈誉⁽⁴¹⁾。嗟乎⁽⁴²⁾！雷同毁异，物恶其上⁽⁴³⁾；妙算者谓迷，直道者云妄⁽⁴⁴⁾。坦至公而无猜，卒蒙耻以受谤⁽⁴⁵⁾。虽怀琬而握兰，徒芳洁而谁亮⁽⁴⁶⁾！哀哉！士之不遇，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⁽⁴⁷⁾。独抵修以自勤，岂三省之或废⁽⁴⁸⁾；庶进德以及时，时既至而不惠⁽⁴⁹⁾。无爱生之晤言，念张季之终蔽⁽⁵⁰⁾；愍冯史于郎署，赖魏守以纳计⁽⁵¹⁾。虽仅然于必知，亦苦心而旷岁⁽⁵²⁾。审夫市之无虎，眩三夫之献说⁽⁵³⁾。悼贾傅之秀朗，纤远辔于促界⁽⁵⁴⁾。悲董相之渊致，屡乘危而幸济⁽⁵⁵⁾。感哲人之无偶，泪淋漓以洒袂⁽⁵⁶⁾。承前王之清海，曰天道之无亲⁽⁵⁷⁾；澄得一以作鉴，恒辅善而佑仁⁽⁵⁸⁾。夷投老以长饥，回早夭而又贫⁽⁵⁹⁾；伤请车以备椁，悲茹蔽而殒身⁽⁶⁰⁾；虽好学与行义，何死生之苦辛⁽⁶¹⁾！疑报德之若兹，惧斯言之虚陈⁽⁶²⁾。何旷世之无才，罕无路之不涩⁽⁶³⁾。伊古人之慷慨，病奇名之不立⁽⁶⁴⁾。广结发以从政，不愧赏于万邑⁽⁶⁵⁾；屈雄志于戚竖，竟尺土之莫及⁽⁶⁶⁾；留诚信于身后，动众人之悲泣⁽⁶⁷⁾。商尽规以拯弊，言始顺而患入⁽⁶⁸⁾。奚良辰之易倾，胡害胜其乃急⁽⁶⁹⁾！苍旻遐缅，人事无已⁽⁷⁰⁾；有感有味，畴测其理⁽⁷¹⁾！宁固穷以济意，不委曲而累己⁽⁷²⁾。既轩冕之非荣，岂组袍之为耻⁽⁷³⁾？诚谬会以取拙，且欣然而归止⁽⁷⁴⁾。拥孤襟以毕岁，谢良价于朝市⁽⁷⁵⁾。

[注释]

(1)董仲舒：西汉哲学家，今文经学大师，著有《春秋繁露》等书。他所作的《士不遇赋》，收在《古文苑》中。

(2)司马子长：司马迁，字子长，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，所著《史记》为不朽之作。又为之：又作过一篇《悲士不遇赋》。其残文见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。

(3)三余之日：指闲暇之时。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学生利用“三余”的时间读书，谓“冬者岁之余，夜者日之余，阴雨者时之余也。”见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肃传》裴松之注。

(4)夫：发语词。履信：遵守信义。思顺：不忘忠孝。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：“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”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天之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履信思乎顺，又以尚贤也。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也。”

(5)生人：犹生民。人，人类。善行：良好的品行，即美德。

(6)抱朴：胸怀淳朴，不失本真。（老子）：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”守静：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不为外物所挠。

(7)笃(d 赌)素：犹笃志。志向专一不变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吕蒙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：“蒙始就学，笃志不倦。”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：“必施厥素尔。”注：“素，志也。”

(8)真风：自然淳朴的风尚。告逝：消失。

(9)大伪斯兴：虚伪之风盛行。斯：乃。

(10)闾阎：里巷的门，借指平民。懈：懈怠。廉退之节：廉洁谦让的节操与礼节。

(11)市朝：指官场，朝廷。驱：驰驱竞逐。易进：侥幸升官，指靠投机取巧往上爬。

(12)怀正：胸怀正直。志道：有志于治世之道。

(13)潜玉：藏玉，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。当年：正当有力之年，指壮年。

(14)没世：终生，一世。徒勤：徒劳，空忙。

(15)夷皓：指伯夷、叔齐和商山四皓。伯夷、叔齐事见《饮酒二十首》其二注(2)；商山四皓事见《赠羊长史》注(9)。“安归”之叹：伯夷、叔齐隐居首阳山，曾作歌曰：“神农虞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！”（《史记·伯夷叔齐列传》）商山四皓隐居时作歌曰：“唐虞世远，吾将安归？”（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）安归：归往何处。即无归处。

(16)三闾：指屈原。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。“已矣”之哀：屈原《离骚》结尾说：“已矣哉！国无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怀乎故都！”已矣：算了吧。即无可奈何之意。

(17)夫(fú 扶)：表感叹语气。

(18)寓形：寄身。寓：寄，寄托。形：身形，形体。

(19)瞬息：一转眼一呼吸之间，谓时间短促。尽：指生命结束。

(20)立行：指建立功业。

(21)一城莫赏：得不到赐爵封地。

(22)染翰：浸湿毛笔，指写作。

(23)伸：伸述，表白。已：止。

(24)导达意气：抒发性情意志。其：语助词，表示推测，犹“大概”。

(25)惟：只有。

(26)卷：书卷。指董仲舒和司马迁的《士不遇赋》。踌躇：原指犹豫不定，这里指反复思考。

(27)遂：于是。感：有所感触。赋：抒写，用作动词。

(28)咨(z 资)：嗟叹声。大块：大自然。受气：意思是禀承天地自然之气而万物生。王充《论衡，自然》：“天地合气，万物自生。”斯：此，这。独灵：最灵智，最尊贵、杰出。《礼记·礼运篇》：“人者，其天地之德，阴阳之交，鬼神之会，五行之秀气也。”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人，天地之性最贵者也。”陶渊明《形影神·形赠影》：“谓人最灵智。”这两句是说，承天地自然之气而万物生，为什么唯独人最为灵智呢？

(29)稟：承受。藏照：怀揣光明，即拥有智力。秉：持，具有。三五：三才五常的省略。三才：指天、地、人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“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材而两之。”五常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是儒家所说常行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。垂名：留名。垂：流传下去。

(30)击壤：古代的一种游戏，这里指隐居。晋代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：“壤父者，尧时人也。帝尧之世，天下太和，百姓无事。壤父年八十而击壤于道中。观者曰：‘大哉帝之德也！’壤父曰：‘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何德于我哉？’”宋代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卷十七引《艺经》云：“壤以木为之，前广后锐，长尺四寸，阔三寸，其形如履。将戏，先侧一壤于地，远三四十步，以手中壤击之，中者为上。”济：救助。苍生：指黎民，百姓。

(31)靡：无。潜：潜藏，指隐居。跃：显达，指出仕做官。非分：不合本分。傲然：高傲自足的样子。称情：符合心意。这两句是说，无论隐居还是做官，都随顺自然，各安本分，人们高傲自足。无拘无束。

(32)流浪：漂荡不定，这里指运行变化，犹“流转”。徂(cú)：往，过去。物：这里指人。群分：指分为善恶不同的人群。相形：各自区别，互为对应。

(33)密网裁：捕鱼的网织得很密。宏罗制：捕鸟的网罗张得很大。这两句比喻统治者的专制制度和好佞之徒陷害忠良的阴谋诡计。

(34)达人：通达有见识的人。善觉：善于观察形势，容易觉悟。逃禄：逃避爵禄，指不做官。

(35)巍巍（nì 逆）：高峻的样子。影：指隐士的身影。汪汪：水面宽广的样子。声：指隐士的声音。这两句是说，达人隐居于山水之间。

(36)轩唐：指轩辕与唐尧，相传为上古治世之君。永叹：长叹。辞荣：辞去荣华富贵。

(37)淳源：清澈的水源。这里比喻淳朴的道德风尚。汨（g 古）：水流动的样子。长分：指水源流到远处就分支了。美恶：美善与邪恶。作：出现，产生。

(38)原：探原，推究。百行：各种行为。攸贵：所贵。莫为善：莫若行善。

(39)奉：遵奉，奉行。成命：既定的命令。这里指命运的安排或自然的规律。师：师法，效法。

(40)发：显现，指行为表现。生：这里有“树立”的意思。乡间：乡里。

(41)推：以，凭借。显：显达。矫然：虚伪做作。祈誉：祈求荣誉。

(42)嗟乎：感叹之声。

(43)雷同：人云亦云；相同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毋剿说，毋雷同。”郑玄注：“雷之发生，物无不同时应者，人之言当各由己，不当然也。”《楚辞·九辩》：“世雷同而炫耀兮，何毁誉之昧昧！”毁异：诽谤异己，即抵毁不同于己见之人。物恶（wù 务）其上：世人憎恨那些才能超过自己的人。物：指人。《晋书·袁宏传》：“物恶其上，世不容哲。”

(44)妙算者：能预见先机之人。谓迷：被认为是糊涂。云妄：被说成是狂妄。

(45)坦：坦诚，坦荡。至公：最公正无私。无猜：对人没有猜忌。卒：最终，结果。以：因。

(46)琼（qióng 穷）：美玉，比喻贞洁。兰：兰草，比喻芳香。亮：明白，了解。

(47)炎帝帝魁之世：指传说中上古太平的时代。炎帝即神农氏，帝魁为黄帝子孙，皆为上古治世之君。张衡《东京赋》：“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。”

(48)祗（zhī 支）：恭敬。三省（xīng 醒）：每天多次自我反省。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曾子曰：‘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’”

(49)庶：希望。进德以及时：修治德行，等待施展抱负的机会。不惠：不顺利。

(50)爱生：指爱盎（《史记》作袁盎，此本《汉书》），字丝。汉文帝时任中郎将。晤言：当面说话。指爱盎向汉文帝当面推荐张释之。（事见《汉书·爱盎列传》）张季：名释之，字季。据《汉书·张释之列传》载，张释之担任骑郎（管理宫廷马匹的小官），十年不得提升，经爱盎向汉文帝当面推荐，文帝任释之为谒者仆射（当皇帝掌管传达的长官），后任廷尉，处事多得当。蔽：指被埋没。

(51)愍（mǐn 敏）：哀怜，忧病。冯叟：指冯唐。叟是对老者的称呼。据《史记·冯唐列传》载，汉文帝时，魏尚为云中（汉时地名，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，包括山西省西北一部分地区）太守。他爱惜士卒，优待军吏，匈奴远避。一度匈奴进犯，魏尚亲率车骑阻击，大胜。因报功的文书上所载杀敌数字与实际不符（相差六人）而被削职。一次文帝过郎署，同郎中署长的小官冯唐谈起此事，经冯唐代为辩白，文帝即派冯唐前往赦免魏尚之罪，仍令担任云中太守。而冯唐也因此被进封为车骑都尉。赖魏守以纳计：是说冯唐凭借魏尚的事，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才得以升迁。

(52)仅然：几乎，将近。这里是“勉强”的意思。知：知遇，指受

到重用。旷岁：耽搁、荒废了很长时间。

(53)审夫：确乎。夫：语中助词。眩：迷惑。三夫之献说：意为三人都说有虎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：庞恭“谓魏王曰：‘今一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’曰：‘不信。’‘二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’曰：‘不信。’‘三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’王曰：‘寡人信之。’庞恭曰：‘夫市之无虎也明矣，然而三人言而成虎。’”意谓人们常被谣言迷惑，信以为真。

(54)贾傅：指西汉贾谊。曾作长沙王大傅。梁怀王太傅。秀朗：才华出众。纤：曲。远辔：代指千里马。辔：马缰绳。促界：狭窄的范围。

(55)董相：指董仲舒。曾先后任江都王相、胶西王相。渊致：学识渊博。屢乘危而幸济：多次

遇险而幸免于难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载：江都王、胶西王皆骄纵，董仲舒为人正派，多次上疏谏净匡正，忤逆王意而险遭死罪，后幸免。虽得重用，后来他怕久后获罪，称病辞归。

(56)哲人：才智超众之人。无偶：无双。淋浪：泪流不止的样子。袂(mèi 妹)：衣袖。

(57)前王：指素王，即古代圣哲。《庄子·天道》：“玄圣素王之首。”疏曰：“夫有其道而无其爵者，所谓玄圣素王，自贵者也，即老君、尼父是也。”清海：犹明教。《后汉书·赵壹传》：“冀承清海，以释遥悚。”曰：同“幸”，乃，语助词。天道之无亲：用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(《老子》七十二章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)之意，是说天道对任何人都无亲疏之分，但总将好运赐给行善之人。

(58)澄：清。一：指天道。《老子》三十九章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。”鉴：镜，明察。恒：常常。辅善：帮助行善之人。佑仁：保佑为仁之人。

(59)夷：怕夷。投老：到老。回：颜回，字子渊，简称渊。早夭：见《饮酒二十首》其十一注(3)。

(60)请车以备諄(gu 果)：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。”颜渊死后，家里无钱买棺材，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以筹办。意思说虽然对老师不恭敬，却迫不得已。椁：外棺，泛指棺。茹蔽而殒(y n 允)身：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采薇而食之，及饿且死。”伯夷。叔齐隐于首阳山，采薇(野菜)而食，最后饿死。茹：吃。殒：死亡。

(61)好学：指颜回好学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哀公问：‘弟子孰为好学？’孔子对曰：‘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’行义：指伯夷、叔齐行义。事见《饮酒二十首》其二注(2)。

(62)若兹：像这样。指颜回家贫早夭，伯夷叔齐饿死。斯言：此言。指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之语。虚陈：空言，徒说。《饮酒二十首》其二：“积善云有”报，夷叔在西山。善恶苟不应，何事空立言？”与此处意同。

(63)旷世：犹旷代。绝代，世所未有。涩：阻滞，艰难。

(64)伊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病：忧虑。

(65)广：指李广。西汉名将。结发：犹“束发”，指年轻的时候。从政：指从军征伐匈奴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：“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萧关，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。”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。”不愧赏于万邑：是说李广战功卓著，封赏万户侯也不为过。李广少时为武骑常侍，文帝曾说：“借乎，子不遇时！如今子当高帝时，万户侯岂足道哉！”后李广屡立战功，匈奴畏避，呼为“飞将军”。

(66)戚竖：外戚小人，指卫青(汉武帝卫皇后之弟)。元狩四年一次出击匈奴的战役中，李广军因失道误期，卫青乘机责罚他，李广悲愤自杀。竟尺土之莫及：竟然连尺寸土地也未得封赏。武帝时，征匈奴者多封侯，而李广不得封。广弟“蔡为人在下中，名声出广下甚远；然广不得爵邑，官不过九卿，而蔡为列侯，位至三公。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。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：‘自汉击匈奴，而广未尝不在其中。而诸部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人，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；而广不为后人，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岂吾相不当侯邪？且固命也？’”(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)

(67)身后：死后。动：感动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：“太史公曰：传曰：‘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’(孔子语，见《论语·子路》)其李将军之谓也！余睹李将军，悛悛(xún旬，通“恂恂”，诚实谨慎的样子)如鄙人(乡野之人)，口不能道辞。及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尽哀。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。”又：李广“遂引刀自刭。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。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无老壮皆为垂涕。”

(68)商：指王商，字子威，西汉时人。尽规：尽力谋划。拯弊：拯救弊端，改革弊政。言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始顺而患入：开始顺处，而后遭祸患。《汉书·王商传》载，汉成帝时，王商任左将军，深受皇帝的信任；后任丞相，也很受尊重。然竟被王凤、张匡等人以谗言相害，被罢相后，发病吐血而死。

(69)奚：何。良辰：指施展才能的良好时机。易倾：容易用尽，意谓很快就结束了。胡：为什

么。害胜：陷害才能超过自己的人。

(70)苍旻(mín 民)遐缅：苍天遥远。旻：天。已：止。

(71)有惑有味：有些理解明白，有些迷惑不解。昧：暗。畴：通“谁”。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帝曰：畴若予工？”

(72)济意：成就意愿，使本心得以满足。累已：损害自己。

(73)轩冕：指高官厚禄。轩：达官贵人所乘的轻车。冕：官冕，官吏戴的帽子。《压子·缙性》：“古之所谓得志者，非轩之谓也。”《晋书·应贞传》：“轩冕相袭，为郡盛族。”缙(yù 运)袍：在乱麻为絮的袍子，穷人所穿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曰：‘衣敝缙袍，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，其子由也与？’”孔子赞美子路，说他穿着破棉袍与穿轻裘的人站在一起而并不以为耻。

(74)谬会：错误的领会。指领会以上四句的内容。谬：谦词。取拙：守拙，指隐而不止。归止：解职归乡。止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

(75)拥：抱着。孤襟：孤介的情怀。毕岁：终此一生。谢良价于朝市：拒绝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卖。即不愿应诏出仕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贡曰：‘有美玉于斯，韞椟(yùn dú 运读，藏在柜子里)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’子曰：‘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’”这里反用其意。谢：辞，拒绝。

〔译文〕

昔日董仲舒写过一篇《士不遇赋》，后来司马迁也写了一篇《悲士不遇赋》。我曾经利用冬闲、夜晚和阴雨天等闲暇之时，以及在讨论学习的空隙中，阅读了他们的作品，深为感慨而哀伤不已。遵守信义，不忘忠孝，是人类的美好品德；胸怀淳朴，心地清静，是君子恪守的素志。自从淳朴的风尚消失，于是虚伪之风盛行，廉洁谦让的操行在民间渐被淡忘，追逐高官厚禄的侥幸之心在官场上日益泛滥。一些胸怀正直、立志治世之士，正当壮年而隐居不仕；一些洁身自好、节操清廉之人，却徒劳终生。所以伯夷、叔齐和商山四皓都有“归往何处”的悲叹，三闾大夫屈原发出“算了吧”的哀怨。可悲啊！人生百年，转眼即逝，建立功业十分艰难，却得不到应得的赐爵封地。这就是古人慷慨挥笔，一再抒发而难尽其情的缘故。能够抒发性情意志的，大概只有文章吧？抚着古人的书卷反复思考，于是深有感触而写下这篇文章。

可叹承天地之气万物生育，为何这人类独为万物之灵！稟受神情意志而拥有智慧，凭三才五常之道而得留名。或居乡野击壤游戏以自乐，或出仕途拯救天下之百姓；隐没显达光不自然本分，傲然自得一切适合性情。时光流逝往古之世成为过去，好人坏人渐有分别群体自成。捕鱼之网密织而鱼恐惧，捕鸟之罗大张而鸟心惊。那通达明智之人善觉悟，于是逃避官禄隐居躬耕。高峻的山岭中有隐士的身影，广阔的河流上有隐士的歌声。遥想远古治世深深叹息，甘居贫贱辞却荣华虚名。清澈源头长流分支，善恶区分不同路途。推究各种行为中可贵者，莫若施行善事最可欢娱。遵从上天既定之命，效法圣人留传之书。忠于君主孝敬双亲，乡里再把信义建树。凭真诚之心获得显达，不虚伪做作祈求名誉。可叹哪！人云亦云诽谤异己，憎恨别人在己之上；把聪明之人说成糊涂，将正直之士视为狂妄。坦诚公正无猜忌，最终受辱遭诽谤。虽怀美玉握兰草，徒然芳洁谁称扬！悲哀呀！贤才不被重用，那是没赶上炎帝、帝魁时的太平之世。恭敬修身独自勤勉，反复自省哪能废弃；愿修治德行等待良机，但良机既至却不顺利。若非爱盎向皇帝面荐，想那张季

将永被遮蔽；可怜冯唐年老官职卑微，凭谏魏尚之事才把官提。虽勉强可称终遇知己，却愁苦煎熬荒废年岁。明知市上确实无虎，三人说有便受蒙蔽。可哀贾谊才华出众，委屈骏马局促狭界。可悲董仲舒学识渊博，屡遭危难而幸免一死。感慨哲人孤独无依，泪流纵横沾湿我衣。恭承前代圣王明明教诲，说是天道无私善者受恩；天道清澄可以明察，帮助善者保佑仁人。伯夷叔齐到老挨饿，颜回早逝家境甚贫；可伤请求孔子卖车以葬颜回，可悲伯夷叔齐食蔽终丧其身；虽然颜回好学伯夷叔齐行仁义，为何无论生死总是艰难长苦辛！如此报答恩德令人疑心，恐天道无私之说为空论。哪里是世世代代没有贤才，只是因条条道路皆被阻塞。古人所以感慨悲叹，忧虑功名不得建立。李广年少即从军疆场杀敌，盖世之功封万户侯也不愧；雄心壮志辱于外戚小人，竟然尺寸土地未得赏赐；真诚信义留在身后，感动众人之为悲泣。王商竭力谋划拯救弊端，开始顺利而后祸患殃及。为何施展才能的良机易尽，为何陷害忠良的邪心焦急！苍天遥远，人事不止；有些明白有些迷惑，谁能探究其中道理！宁愿守穷满足心意，不想委曲损害自己。既然仕途艰险难得荣耀，难道破袍在身就算羞耻？领会实谬采取守拙，姑且欣然隐居避世。怀抱孤介之情安度此生，绝不出卖灵魂损我心志。

闲情赋并序

[说明]

这篇赋是抒写爱情之作，大概是陶渊明青年时期的作品。赋中抒写对一位品貌出众的美人的爱慕之情，表明作者对爱情的渴望与热烈追求。

初，张衡作《定情赋》⁽¹⁾，蔡邕作《静情赋》⁽²⁾，检逸辞而宗澹泊⁽³⁾，始则荡以思虑⁽⁴⁾，而终归闲正⁽⁵⁾。将以抑流宕之邪心⁽⁶⁾，谅有助于讽谏⁽⁷⁾。缀文之士⁽⁸⁾，奕代继作⁽⁹⁾，并因触类⁽¹⁰⁾。广其辞义⁽¹¹⁾。余园间多暇⁽¹²⁾，复染翰为之⁽¹³⁾。虽文妙不足⁽¹⁴⁾。庶不谬作者之意乎⁽¹⁵⁾？

夫何瑰逸之令姿，独旷世以秀群⁽¹⁶⁾；表倾城之艳色、期有德以传闻⁽¹⁷⁾。佩鸣玉以比洁，齐幽兰以争芬⁽¹⁸⁾；淡柔情于俗内，负雅志于高云⁽¹⁹⁾。悲晨曦之易夕，感人生之长勤⁽²⁰⁾。同一尽于百年，何欢寡而愁殷⁽²¹⁾！褰朱帟而正坐，泛清瑟以自欣⁽²²⁾。送纤指之余好，攘皓袖之缤纷⁽²³⁾。瞬美目以流眄，含言笑而不分⁽²⁴⁾。曲调将半，景落西轩⁽²⁵⁾。悲商叩林，白云依山⁽²⁶⁾。仰睇天路，俯促鸣弦⁽²⁷⁾。神仪妩媚，举止详妍⁽²⁸⁾。激清音以感余，愿接膝以交言⁽²⁹⁾。欲自往以结誓，惧冒礼之为讟⁽³⁰⁾，待凤鸟以致辞，恐他人之我先⁽³¹⁾。意惶惑而靡宁，魂须臾而九迁⁽³²⁾。

愿在衣而为领，承华首之余芳⁽³³⁾；悲罗襟之宵离，怨秋夜之未央⁽³⁴⁾。愿在裳而为带，束窈窕之纤身⁽³⁵⁾；嗟温凉之异气，或脱故而服新⁽³⁶⁾。愿在发而为泽，刷玄鬓于颓肩⁽³⁷⁾；悲佳人之屡沐，从白水以枯煎⁽³⁸⁾。愿在眉而为黛，随瞻视以闲扬⁽³⁹⁾；悲脂粉之尚鲜，或取毁于华妆⁽⁴⁰⁾。愿在芜而为席，安弱体于三秋⁽⁴¹⁾；悲文茵之代御，方经年而见求⁽⁴²⁾。愿在丝而为履，附素足以周旋⁽⁴³⁾；悲行止之有节，空委弃于床前⁽⁴⁴⁾。愿在昼而为影，常依形而西东；悲高树之多荫，慨有时而不同⁽⁴⁵⁾。愿在夜而为烛，照玉容于两楹⁽⁴⁶⁾；悲扶桑之舒光，奄灭景而藏明⁽⁴⁷⁾。愿在竹而为扇，含凄飏于柔握⁽⁴⁸⁾；悲自

露之晨零，顾襟袖以缅邈⁽⁴⁹⁾。愿在木而为桐，作膝上之鸣琴；悲乐极以哀来，终推我而辍音⁽⁵⁰⁾。

考所愿而必违，徒契契以苦心⁽⁵¹⁾。拥劳情而罔诉，步容与于南林⁽⁵²⁾。栖木兰之遗露，臀青松之余阴⁽⁵³⁾。傥行行之有覲，交欣惧于中襟⁽⁵⁴⁾。竟寂寞而无见，独想以空寻⁽⁵⁵⁾。敛轻裾以复路，瞻夕阳而流叹⁽⁵⁶⁾。步徙倚以忘趣，色惨惨而矜颜⁽⁵⁷⁾。叶燮燮以去条，气凄凄而就寒⁽⁵⁸⁾。日负影以偕没，月媚景于云端⁽⁵⁹⁾。鸟凄声以孤归，兽索偶而不还⁽⁶⁰⁾。悼当年之晚暮，恨兹岁之欲殫⁽⁶¹⁾。思宵梦以从之，神飘飘而不安⁽⁶²⁾。若凭舟之失掉，譬缘崖而无攀⁽⁶³⁾。于时毕昂盈轩，北风凄凄⁽⁶⁴⁾。恫不寐，众念徘徊⁽⁶⁵⁾。起摄带以伺晨，繁霜粲于素阶⁽⁶⁶⁾。鸡敛翅而未鸣，笛流远以清哀⁽⁶⁷⁾。始妙密以闲和，终寥亮而藏摧⁽⁶⁸⁾。意夫人之在兹，托行云以送怀⁽⁶⁹⁾。行云逝而无语，时奄冉而就过⁽⁷⁰⁾。徒勤思以自悲，终阻山而带河⁽⁷¹⁾。迎清风以祛累，寄弱志于归波⁽⁷²⁾。尤《蔓草》之为会，诵《邵南》之余歌⁽⁷³⁾。坦万虑以存诚，憩遥情于八遐⁽⁷⁴⁾。

〔注释〕

(1)张衡：字平子。东汉文学家、科学家。所作《定情赋》残文见于《艺文类聚》卷十八。

(2)蔡邕(y ng 拥)：字伯喈。东汉文学家、书法家。所作《静情赋》已失传。

(3)检：检束，收敛。逸辞：热情奔放的言辞。这里指放荡之语。宗：本，以……为宗。澹泊：恬淡寡欲。

(4)荡：放纵。思虑：指构思、想象。

(5)闲正：犹“闲雅”，从容大方。

(6)抑：遏止，压制。流宕(dàng 荡)：放荡。

(7)谅：料想。讽谏：委婉劝谏。

(8)缀(zhuì 坠)文：作文。缀：连缀。

(9)奕(yì 艺)代：累世，屢代。继作：何孟春注：“赋情始楚宋玉，汉司马相如、平子、伯喈继之为《定》、《静》之辞。而魏则陈琳、阮璃作《止欲赋》，王粲作《闲邪赋》，应玩作《正情赋》，曹植作《静思赋》，晋张华作《永怀赋》，此靖节所谓‘奕世继作，并因触类，广其辞义’者也。”(《陶靖节集》卷五)

(10)触类：触及同类事情而有感动。

(11)广其辞义：在文辞和内容上都加以扩展和发挥。

(12)园闾：指田舍。闾：里巷的大门。

(13)染翰：用毛笔蘸墨。为之：写这篇赋。

(14)文妙：文彩，才华。

(15)庶：庶凡，即大概、希望之意。谬：违背。

(16)夫：发语词，无意义。瑰(gu 归)逸：仙姿出众的样子。瑰：奇伟、珍贵。逸：超迈。令：美好，美妙。旷世：世所未有。秀群：超群出众。

(17)表：外表，外貌。倾城：一城之人皆为之倾倒。形容女子容貌极美。《汉书·孝武李夫人传》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”期：希望，追求。有德于传闻：将美好的品德传扬。

(18)佩：佩戴。鸣玉：古人佩戴在身上的玉饰，行走时相击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，故谓之“鸣玉”。齐：并列，等量。

(19)淡：轻视，看不起。俗内：世俗之内。负：怀抱，具有。雅志：高雅脱俗之志。

(20)晨曦：早晨的阳光。易夕：容易迟暮。长勤：长期愁苦，充满忧劳。《楚辞·远游》：“惟

天地之无穷兮，哀人生之长勤。”

(21)同一：同样，相同。殷：多。

(22)褰(qi n千)：揭起，拉开。朱帷：红色的幔帐。泛：这里是弹奏的意思。清瑟：清越的瑟声。瑟：拨弦乐器、形似古琴、通常有二十五弦。

(23)送：舒放。纤指：柔细的手指。余好：美妙不尽。指瑟声袅袅不绝。攘(ráng嚷)：将。曹植《美女篇》：“攘袖见素手，皓腕约金环。”缤纷：指衣袖飘动的样子，美态纷呈。

(24)瞬(shùn顺)：目光转动。流眄(mi n免)：转动眼睛；斜视的样子。含言笑而不分：似笑非笑，难以分辨清。意谓总是面带微笑。宋玉《神女赋》：“含然若其不分兮。”

(25)景：日光。张载《七哀》诗：“朱光驰北陆，浮景忽西沈。”轩：窗。

(26)悲商：悲凉的秋风之声。商，为五音之一。古人以徵、角、商、羽配四季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孟秋之月，其音商。”叩林：吹动林木。

(27)睇(dì弟)：斜视，流盼。天路：天空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陈思王植传》注：“植常为瑟调歌辞曰：‘自谓终天路，忽焉下沈渊。’”《晋书·束晰传》：“徒屈蟠于坎井，眄天路而不游。”府促：低头急弹。

(28)神仪：神情仪态。妩媚：姿态美好可爱。详妍：安详美妙。

(29)：激发，指弹奏。接膝：促膝，挨近而坐。交言：交谈。

(30)结誓：订立相爱的誓约。冒礼：冒犯礼法。讪(qi n千)：同“愆”。过错。

(31)致辞：说媒。我先：先于我。传说帝誉高辛氏用凤凰为媒，传送礼物，娶得简狄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凤凰既受诒兮，恐高辛之先我。”

(32)惶惑：疑惧。《汉书·王嘉传》：“道路讙(喧)哗，群臣惶惑。”靡(m米)宁：不宁，不安。须臾：片刻，顷刻之间。九迁：屡变。九，表示多。

(33)华首：美丽的头面。余芳：散发出的芳香。

(34)罗襟：罗衣，丝绸制的衣服。宵离：是说夜间脱掉罗衣。未央：未尽，指秋夜长。

(35)裳(chàng长)：下身的衣服，即裙。《诗经·邶风·绿衣》：“绿衣 黄裳。”毛传：“上曰衣，下曰裳。”带：裙带。窈窕(y o t i o咬挑)：美好的样子。纤身：苗条的身材。这里指细腰。

(36)嗟：感叹。温凉：冷暖。异气：不同的气节、气候。脱故：脱去旧衣。服新：换上新衣。服：穿。

(37)泽：膏泽，指发膏。玄鬓：黑发。颓肩：垂削的双肩。古代女子双肩以削为美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。”

(38)屡沐：经常洗发。枯煎：枯干。

(39)黛(dài代)：青黑色的颜料。古代女子用以画眉。闲扬：安闲地扬起。

(40)尚鲜：讲究鲜艳。取毁：被毁。指被遮掩或抹掉。华妆：华艳的梳妆。

(41)芡(gu n关)：植物名，俗名水葱、席子草。亦指芡草编的席。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：“下芡上簟，乃安斯寝。”弱：柔弱。三秋：秋季。秋季三个月，故称。

(42)文茵(y n因)：原指车里的虎皮坐垫。《诗经·秦风·小戎》：“文茵畅鞅。”这里是指有花纹的皮褥。代御：代用，取代。御：用。经年：经过一年。见求：被需求，即被用。

(43)履(l吕)：鞋。附：依附。素足：白脚。周旋：转动，移动。

(44)行止：行走与停息。有节：有一定的节度限制。委弃：抛弃，弃置。

(45)不同：不同在，不在一起，即分开。

(46)玉容：如玉的容颜。形容貌美。陆机《拟古诗》：“玉容谁能顾，倾城在一弹。”《古诗十九首》之十二：“燕赵多佳人，美者颜如玉。”楹(ying盈)：厅堂前部的柱子。这里指放灯烛之处。

(47)扶桑：传说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这里指太阳。舒光：舒展光辉，放出光芒。奄：忽然。景：

同“影”，指烛影。藏明：指烛光被熄灭。

(48)凄飏(bì o 标)：凉风。柔握：握于柔手之中。

(49)晨零：早晨降落。顾：顾念，想。缅邈：遥远。

(50)辍(chuò 绰)：中断，停止。

(51)考：考虑，思量。违：违背心愿。契契：遯本作“契阔”，诸本皆作“契契”，今从后者改。契契：愁苦的样子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契契寤叹，哀我惮人。”

(52)拥：怀抱，充满。劳：忧愁。《诗经·邶风·燕燕》：“实劳我心。”罔诉：无处诉说。罔：无。容与：徘徊的样子。

(53)栖：居住，停留。木兰：植物名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透露：垂露，残露。翳(yì 益)：障蔽，遮盖。

(54)恍(t ng 倘)：同“倘”，推测之间，倘若。行行：徘徊的样子。覿(dì 敌)：见，相见。交：交互，交织。欣惧：欣喜和惧怕。中襟：内心。

(55)惓(yu n 冤)：忧愁。《诗经·陈风·泽陂》：“寤寐无为，中心悄悄。”

(56)斂：收敛，提起。裾(j 居)：衣服的前襟。复路：按原路往回走。流叹：叹息不止。

(57)徒倚：犹徘徊，流连不去。《楚辞·哀时命》：“然隐悯而不达兮。独徙倚而彷徨。”趣：同“趋”，前行。惨惨：暗淡无光的样子。表示心中忧虑。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：“忧心惨惨，念国之为虚。”矜(i n 今)颜：脸色寒冷庄重。

(58)夔夔(xiè 谢)：落叶声。去条：离开枝条。凄凄：寒凉的样子。《诗经·郑风·风雨》：“风雨凄凄。”就：接近，靠近。

(59)日负影：太阳带着它的光影。偕没：一同隐没、消失。媚景：明媚可爱的光影。

(60)凄声：哀伤的鸣叫声。索偶：寻找伴侣。

(61)悼：哀伤。当年：正当年，指壮年。晚暮：迟暮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”兹岁：今年。殒(d n 丹)：尽。

(62)宵梦：夜梦。之：指美女。飘飘(yáo 摇)：飘荡恍惚的样子。

(63)凭舟：乘船。掉(zhào 照)：划船用具。缘：攀缘。无攀：没有可供抓、登之物向上爬。

(64)毕、昴(m o 卯)：二星宿名。这里代指群星。盈：满。轩：窗户。

(65)(j i ng 寤)：犹“耿耿”，形容心中不能宁静。众念徘徊：谓各种念头萦绕心中。

(66)摄带：束带，指穿衣。伺晨：等待天亮。素阶：白色的台阶。

(67)笛流远：笛声悠扬，传得很远。清哀：清扬哀婉。

(68)妙密：美妙而细腻。闲和：闲雅平和。寥亮：同“嘹亮”，形容声音清越高远。向秀《思旧赋序》：“邻人有吹笛者，发声寥亮。”藏摧：同“摧藏”，极度悲伤。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：“未至二三里，摧藏马悲哀。”

(69)意：料想，猜度之词。夫(fú 扶)人：那个人。指所思慕的女子。在兹：在此。托行云以送怀：寄托行云以传送思慕的情怀。《楚辞·思美人》：“愿寄言于浮云兮，遇丰隆而不将。”

(70)奄冉：犹在苒。形容时光逐渐推移。就：随即。

(71)勤思：苦思。勤：愁苦。《楚辞·七谏·自悲》：“居愁勤其谁告兮！”阻山：为山所阻隔。带河：遯本作“滞河”，诸本皆作“带”，今从后者。带河：河如长带，挡住去路。

(72)祛(q 驱)累：消除忧累。奇弱志于归波：把杂念会之东流。弱志：懦弱之情，指杂念。归波：归向东海的水流。

(73)尤：责怪，埋怨。《蔓草》：指《诗经·郑风》中的《野有蔓草》篇。《诗序》说，此诗写“男女失时，思不期而会焉”，男女偶遇田野而私下相会。在封建社会，这种行为被看成是不合礼仪的。《邵南》：指《诗经》中《召南》一组诗，为十五国风之一。《诗大序》说：“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”其中对男女爱情的描写，被认为是符合封建礼教的。余歌：即遗侍。

(74)坦万虑：表露复杂多端的情思。存诚：保持真诚之心。憩(qì 气)：休息，停止。遥情：

指驰骋放荡的思绪。八遐：犹八荒。八方极远之地。

[译文]

当初，张衡作《定情赋》，蔡邕作《静情赋》，收敛放荡之辞而以恬淡寡欲为本，赋的开始放开思绪无所约束，最后结束时则闲雅大方。用它来遏止放荡的邪心，想来有助于委婉劝谏。作文之士，后来各代相继都有创作，都是因触及同类事情而有所感发，在文辞和内容上加以扩展和发挥。我家居之日多空闲，也提笔写了一篇。虽然文笔不够美妙，或许不会违背前代作家的用意吧？

姿容美好何等超迈，举世无双出众超群；容貌艳丽可以倾城，追求美德远近传闻。高洁可比佩玉脆音，能与幽兰相竞清芬。轻视世俗怀柔情，高雅脱俗志凌云。悲清晨阳光易迟暮，哀人生在世长苦辛。人生同样百年尽，乐何其少多愁心！揭开红幕正襟坐，弹奏清瑟自欢欣。纤指奏乐美妙无穷，皓腕抬起袖舞纷纷。目光转动顾盼生姿，似笑非笑难以区分。曲调弹奏近一半，日光落在西窗前。悲凉秋风吹林木，白云缭绕依远山。时尔抬头望天空，时尔俯首奏鸣弦。神情仪态多妩媚，举止安详且娇妍。清音激荡使我感动，愿得促膝相对交谈。欲自前往结下誓言，又怕违礼不敢冒犯。期待凤鸟为我传言，唯恐他人抢在我先。内心疑惧不得安宁，神魂屡变片刻之间。

愿随她身化为衣领，承享头上华美芬芳；悲叹夜来脱下衣衫，漫漫秋夜弃我一旁。愿随她身化为裙带，束在她那细腰之上；叹气候不同冷暖变，脱去旧衣又换新装。愿随她身化为发膏，涂刷秀发垂在柔肩；悲叹美人经常洗发，水冲我去变为枯干。愿在她身化为眉黛，伴随眺望安闲轻扬；悲叹脂粉讲究鲜艳，华艳梳妆将我毁伤。我愿化作一张草席，秋日轻托她那玉体；悲叹为那皮褥代替，再过一年才被想起。愿在她身化为丝鞋，伴随玉足前后周旋；可悲行止总有节制，晚上休息弃我床前。白天我愿做她身影，形影相伴不离行踪；悲高树之荫将影遮，叹不能总是相随从。夜间我愿化为明烛，柱旁照见如玉容颜；悲叹东方日放光芒，忽将我灭不再光明。愿随她身化为竹扇，玉手握持微扇凉风；悲叹霜露清晨降落，将我远弃已无可利用。我愿化为一段桐木，做成鸣琴躺她膝上；可叹乐极便又生悲，最终推我中止音响。

思我所愿皆难实现，徒然思虑愁苦我心。满怀忧愁无处诉说，独自徘徊在那南林。垂露木兰树下栖息，隐蔽我身青松之荫。徘徊之间倘若相见，欢欣惧怕交织于心。始终寂寞不见身影，独自忧思空自找寻。轻提衣襟返回原路，目视夕阳悲叹无限。步履徘徊忘记前行，心中忧虑脸色阴惨。树叶瑟瑟离开枝条，凉风凄凄天已渐寒。日带光影一同隐没，月色美好现于云端。孤鸟哀鸣独自归，只兽寻伴尚未还。正当壮年伤迟暮，可恨今岁将度完。我盼夜梦与她相伴，神思飘荡恍惚不安。比如乘船失去船桨，又似登山无处可攀。此时窗前繁星满天，北风飒飒无限凄寒。胸中耿耿彻夜难眠，各种念头萦绕心间。起身束带以待清晨，繁霜粲粲布满白阶。雄鸡缩翅尚未啼鸣，笛声悠远传送清哀。开始细腻闲雅平和，曲终嘹亮使人心碎。料想佳人就在此处，寄托行云以送情怀。行云消逝并无语言，时光渐渐随即已过。徒然苦思自寻悲念，最终仍被山河阻隔。面对清风消除烦忧，杂念付与东流之波。痛斥《蔓草》男女私会，当诵《邵南》正大诗歌。坦露内心保持真诚，放荡思绪已当止遏。

归去来兮辞并序

[说明]

辞序已署明作于“乙巳岁十一月”，即晋安帝义熙元年（405），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彭泽令归田之初所作。

“归去来兮”就是归去，“来”、“兮”都是语助词，无义。辞，在汉代往往与赋并称为“辞赋”，源于“楚辞”，是一种抒情赋，同样讲究文采与韵节。

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这一年归隐，十三年仕途坎坷，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，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，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，并从此不再出仕。因此这篇辞无异于渊明终生归隐不仕的宣言。这篇辞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，融叙事、写景、抒情为一体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。其中不仅充分展示了作者高尚的情操，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对现实与世俗的不满。其乐天安命的态度，无疑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。

余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⁽¹⁾。幼稚盈室⁽²⁾，缗无储粟⁽³⁾，生生所资⁽⁴⁾，未见其术⁽⁵⁾。亲故多劝余为长吏⁽⁶⁾，脱然有怀⁽⁷⁾，求之靡途⁽⁸⁾。会有四方之事⁽⁹⁾，诸侯以惠爱为德⁽¹⁰⁾，家叔以余贫苦⁽¹¹⁾，遂见用于小邑⁽¹²⁾，于时风波未静⁽¹³⁾，心惮远役⁽¹⁴⁾，彭泽去家百里⁽¹⁵⁾，公田之利⁽¹⁶⁾，足以为酒⁽¹⁷⁾，故便求之⁽¹⁸⁾。及少日⁽¹⁹⁾，眷然有归欤之情⁽²⁰⁾。何则？质性自然⁽²¹⁾，非矫励所得⁽²²⁾。饥冻虽切，违己交病⁽²³⁾。尝从人事⁽²⁴⁾，皆口腹自役⁽²⁵⁾。于是怅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犹望一稔⁽²⁶⁾，当敛裳宵逝⁽²⁷⁾。寻程氏妹丧于武昌⁽²⁸⁾，情在骏奔⁽²⁹⁾，自免去职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余日。因事顺心，命篇曰《归去来兮》⁽³⁰⁾。乙巳岁十一月也⁽³¹⁾。

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⁽³²⁾？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⁽³³⁾！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⁽³⁴⁾；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⁽³⁵⁾。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⁽³⁶⁾。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⁽³⁷⁾。

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⁽³⁸⁾。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⁽³⁹⁾。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⁽⁴⁰⁾。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⁽⁴¹⁾。引壶觞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⁽⁴²⁾。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⁽⁴³⁾。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⁽⁴⁴⁾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时矫首而遐观⁽⁴⁵⁾。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⁽⁴⁶⁾。景翳翳以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⁽⁴⁷⁾。

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⁽⁴⁸⁾。世与我而相违，复驾言兮焉求⁽⁴⁹⁾？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⁽⁵⁰⁾。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于西畴⁽⁵¹⁾。或命巾车，或棹孤舟⁽⁵²⁾。既窈窕以寻壑，亦崎岖而经丘⁽⁵³⁾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⁽⁵⁴⁾。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⁽⁵⁵⁾。

已矣乎，寓形宇内复几时⁽⁵⁶⁾！曷不委心任去留？胡为乎遑遑欲何之⁽⁵⁷⁾？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⁽⁵⁸⁾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⁽⁵⁹⁾。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⁽⁶⁰⁾。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⁽⁶¹⁾！

[注释]

(1)耕植：耕田植桑，泛指农事。自给(j 几)：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。给：供给，

供应。

(2)幼稚(zhì志):幼儿。稚:幼小。盈:满。

(3)甗:同“甗”,瓦瓮,这里指盛米的陶器。

(4)生生所资:维持生活所需用的。前一个“生”为动词,后一个“生”为名词。资:取给,凭藉。

(5)术:途径,方法。这里指谋生的手段。

(6)亲故:亲戚朋友。长(zhǎng掌)吏:指地位较高的县级官吏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:“县令、长皆秦官……皆有丞、尉,秩四百石至二百担,是为长吏;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,是为少吏。”这里泛指做官。

(7)脱然:犹“霍然”。《春秋公羊传·昭公十九年》:“乐正子春之视疾也,复加一饭,则脱然愈。”有怀:有所起念。

(8)靡途:没有途径,即没有门路。

(9)会:遇,适逢。四方之事:经略四方的大事,指当时州邵间地方势力的争斗。四方:指诸侯国。

(10)诸侯:西周、春秋时分封的各国国君。这里指当时各地军阀。惠爱:施爱于人。

(11)家叔:指陶夔(kuī魁),作者的叔父,时任太常卿,掌国家祭祀礼乐之职。

(12)见:被。于:逯本作“为”,据李本、焦本改。邑:县。指彭泽县。

(13)风波未静:战事未已,时局不定。这里指刘裕讨伐桓玄。

(14)惮:害怕。远役:指到远处做官。

(15)彭泽:具名。在今江西省彭泽县西南。去:距,距离。

(16)公田:指供俸禄的官地。利:收益。

(17)足以为酒:足够酿酒之用。萧统《陶渊明传》:渊明“公田悉令吏种秫(shú熟,黏高粱),曰:‘吾尝得醉于酒足矣。’妻子固请种秔(同“粳”),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,五十亩种粳。”

(18)故便:所以就。求之:指求为彭泽县令。

(19)及:到,指到任。少日:不久。

(20)眷然:眷念的样子。归欤之情:回家的念头。欤:语助词,无意义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:“子在陈曰:归与,归与!吾党之小子狂简,斐然成章,不知所以裁之。”

(21)质性自然:本性真率。

(22)矫励:勉强克制情欲,以志节来策励自己。这里引申为“做作”。《晋书·刘琨传》:“然素奢豪,嗜声色,虽暂自矫励,而辄复纵逸。”

(23)违己:指违背自己的本性与志向。交病:指身、心同时遭受痛苦。病:忧苦。

(24)人事:指出仕为官。

(25)口腹自役:为生计所迫而去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情。役:役使,驱使。

(26)一稔(rěn忍):收获一次,即一年。稔:谷物成熟。

(27)敛裳:指收拾行装。宵逝:犹宵遁,指乘夜悄然离去。

(28)寻:不久。程氏妹:渊明同父异母的妹妹,嫁于程氏。见《祭程氏妹文》。武昌:地名,在今湖北省鄂州市。

(29)情在:按照情理应当。骏奔:急赴,骑快马飞奔。《晋书·王述传》:“急缓赴告,骏奔不难。”

(30)命篇:名篇,题篇名。

(31)乙巳岁:即晋安帝义熙元年(405)。

(32)羌:荒芜。胡不归:为何不归去。《诗经·邶风·式微》:“式微式微,胡不归?”胡:何。

(33)心为形役:心志为身形所役使。即序文中所说“尝从人事,皆口腹自役”之意。奚:为何。

(34)谏：止挽救。追：补救。此二句语出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

(35)迷途其未远：化用屈原《离骚》：“回朕车以复路兮，及行迷之未远。”迷途：指出仕。今是而昨非：典出《庄子·则阳》：“蘧（qú 渠）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（化：变化，不墨守成规），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讪（q 屈，退）之以非也。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。”今是：以今之退隐为是。昨非：以昨之出仕为非。

(36)遥遥：同“摇摇”，行船摇动的样子。轻飏（yáng 扬）：轻疾，形容船行轻而快的样子。飏：飞扬，飘扬。

(37)征夫：远行之人。熏（x 希）微：天色微明。熏：放光明。

(38)乃；语助词，无意义。瞻：望见。衡宇：横木为门的房子，这里指家中简陋的住宅。衡：同“横”。载欣载奔：高兴得奔跑起来。载：且，又。

(39)僮仆：尚未成年的仆人。僮：“童”的本字，古称未成年的男子。萧统《陶渊明传》：渊明出为彭泽令，“不以家累自随，送一力（服役的仆人）给其子，书曰：‘汝旦夕之费，自给为难，今遣此力，助汝薪水之劳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’”稚子：幼小的儿子。渊明此时共有五子，长子十三岁，幼子五岁。参见《责子》诗。

(40)三径：汉代赵岐《三辅决录》卷一：“蒋诩归乡里，荆棘塞门，舍中有三径，不出，唯求仲、羊仲从之游。”后因以“三径”指归隐后所住的田园。就荒：近于荒废。

(41)樽（z n 尊）：盛酒器。

(42)引：取来。壶觞（sh ng 商）：酒壶与酒杯。自酌：自饮酒。眄（mi n 免）：斜视。这里是闲观的意思。庭柯：庭院中的树。柯：树枝，代指树。怡颜：面带笑容。怡：喜悦的样子。

(43)倚：靠。寄傲：寄托做世之情。审：明白，深知。容膝：仅能容下双膝的小屋。极言居室狭小。《文选》李善注引《韩诗外传》曰：“北郭先生妻曰：‘今结驷列骑，所安不过容膝；食方丈于前，所甘不过一肉。’”易安：容易得到安适。

(44)涉：涉足，散步。常关：经常是关闭着的。意谓不常与人往来。

(45)策：拄着。扶老：手杖的别名。流憩：漫步休息。矫首：抬头。矫：举，抬起。遐观：远望。

(46)无心：形容云随意飘荡的样子。岫（xiù 袖）：山穴。

(47)景：指日光。翳翳（yí 缢）：光线暗弱。入：指太阳落山。盘桓：徘徊，逗留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怅盘桓而不能去。”

(48)息交、绝游：断绝与世俗的交往。

(49)相违：相互背逆，互不相容。复：再，还。驾言：驾车外出，指交友。《诗经·邶风·泉水》：“驾言出游。”言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焉求：何求。

(50)情话：知心话。

(51)春及：春天来到。事：指耕种之农事。西畴：西边的田地。

(52)或：时或，有时。巾车：有帷的车。《周礼·春官·序官》有“巾车”，郑玄注：“巾，犹衣也。”贾公彦疏：“巾，犹衣也者，谓玉金象革等以衣饰其车。”棹：划船用具，这里作动词用，义同“划”。

(53)窈窕：深远的样子。壑（hè 贺）：山沟。崎岖：高低不平的样子。丘：丘陵，小山。

(54)欣欣以向荣；谓草木繁荣茂盛。欣欣：草木茂盛的样子。涓涓：细水慢流的样子。《荀子·法行》：“涓涓源水，不壅不塞。”

(55)善：欣喜，羡慕。得时：适时，与时相适。行休：行将结束。指生命将要完结。

(56)寓形：寄身，托身。宇内：世间。

(57)曷：何。委心：随顺心意。去留：行止，胡为：为何。遑遑：心神不安的样子。之：到，往。

(58)帝乡：神话中天帝住的地方。这里指仙界，成仙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千岁厌世，去而上

仙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。”期：希望。

(59)怀：盼望。良辰：美好的时节。植杖而耘耔(z子)：指隐耕的行为。植杖：见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其一注(7)。耘：除草。耔：在苗根培土。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：“今适南亩，或耘或耔。”

(60)皋：水边高地。舒啸：尽情地放声长啸。赋诗：作诗。

(61)聊：姑且。乘化：顺从大自然的运转变。归尽：指死亡。乐夫天命：以顺从天命力乐，即乐天安命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”奚：何。

[译文]

我家贫穷，靠种地不够养家糊口，幼子又多，米缸里没有余粮，如何才能得到生活所需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亲戚朋友多劝我去谋个官职，我内心豁然有所动念，只是一时没有门路求得。适逢多事之秋，诸侯以施爱于人为美德，叔父因我贫苦而举荐我，于是我被任命在彭泽这个小县做县令。当时时局不定，心里害怕到远处做官，彭泽县离我家仅有一百里地，作为俸禄的官地中的收获，足够用来酿酒，所以我才请求做彭泽县令。到任后不久，因思念家乡便产生了回家的念头。为什么呢？我生性真率自然，不是勉强自己做作得来。挨饿受冻虽然痛苦，但违背本心却更加痛苦。以前也曾出仕为官，都是为了养家糊口、填饱肚皮而自我驱使。于是惆怅感慨，内心激动不平，为有负于平生之志而深感惭愧。本指望干满一年之后，便应该收拾行装乘夜悄然离去。不久，我那位嫁给程氏的妹妹在武昌去世，按情理应当疾速奔赴那里，所以我也就自己免官离职。从仲秋到入冬，在任八十多天。因辞官归隐这件事顺遂了我的心意，所以写此文章题为《归去来兮》。时乙巳年十一月。

归去吧，田园将要荒芜，为何不归？违心步入仕途，既是自己所为，何必惆怅独自悲！深知往事不可挽救，来日尚可努力追回；确实迷路好在不远，感到今是昨日为非。归舟飘荡轻快飞扬，寒风飘飘吹拂我衣。问行人前程有多少，恨天未亮晨光暗昧。

一眼望见我家陋宅，心中欢快向前飞奔。年轻童仆上前欢迎，幼子盼望等在家门。家园萧条近于荒废，青松秋菊尚喜犹存。领着幼儿进入室内，已备有酒满满一樽。取来酒壶举杯自饮，闲观庭树心喜开颜。靠在南窗寄托做世之情，深知居室狭小易得安闲。每天漫步家园有趣味，院中虽有柴门常闭关。拄着拐杖漫步休息，时尔抬头远眺闲观。闲云悠悠飘出山间，鸟儿疲倦也知飞还。夕阳渐暗日将落山，抚摸孤松流连忘返。

归去吧，让我与世断绝不再交游。世俗与我互不相容，还驾车出游何所求？心喜亲戚知心话语，爱好琴书可消我忧。农民们告诉我春天来到，我将从事春耕西边田头。有时驾着带帷马车，有时划起一叶小舟；山沟深远寻幽探胜，道路不平经历山丘。草木茂盛欣欣向荣，涓涓泉源细水慢流。羡慕万物皆得其时，感慨自身生命将休。

算了吧，人生在世能有几时！何不随心听任去留？干吗心神不安要到哪里？荣华富贵非我所愿，神仙世界不可希冀。盼望佳日独自出游，或者躬耕整理田地。登上东面高岗纵情长啸，面对清澈溪流吟诵新诗。姑且顺应自然变化了此生，乐天安命还有什么可怀疑！

陶渊明集卷之六 记传赞述

桃花源记并诗

[说明]

这篇作品为陶渊明晚年所作。作品以虚构的方式，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乱，没有压迫，没有剥削，人人劳动、平等自由，道德淳朴、宁静和睦的社会生活图景——桃花源，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社会理想。这个理想中的美好社会，与当时黑暗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从而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否定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。

晋太元中⁽¹⁾，武陵人捕鱼为业⁽²⁾，缘溪行⁽³⁾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⁽⁴⁾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⁽⁵⁾；渔人甚异之⁽⁶⁾。复前行，欲穷其林⁽⁷⁾。林尽水源⁽⁸⁾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，便舍船从口入。初极狭，才通人⁽⁹⁾；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⁽¹⁰⁾。土地平旷⁽¹¹⁾，屋舍俨然⁽¹²⁾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⁽¹³⁾；阡陌交通⁽¹⁴⁾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⁽¹⁵⁾；黄发垂髫⁽¹⁶⁾，并怡然自乐⁽¹⁷⁾。见渔人，乃大惊；问所从来⁽¹⁸⁾，具答之⁽¹⁹⁾。便要还家⁽²⁰⁾。为设酒杀鸡作食⁽²¹⁾。村中闻有此人，咸来问讯⁽²²⁾。自云先世避秦时乱⁽²³⁾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⁽²⁴⁾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⁽²⁵⁾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、晋⁽²⁶⁾。此人——为具言所闻⁽²⁷⁾，皆叹惋⁽²⁸⁾。余人各复延至其家⁽²⁹⁾，皆出酒食。停数日，辞去。此中人语云：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⁽³⁰⁾。”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⁽³¹⁾，处处志之⁽³²⁾。及郡下⁽³³⁾，诣太守⁽³⁴⁾，说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志，遂迷，不复得路。南阳刘子骥⁽³⁵⁾，高尚士也；闻之，欣然规往⁽³⁶⁾。未果⁽³⁷⁾，寻病终⁽³⁸⁾。后遂无问津者⁽³⁹⁾。

嬴氏乱天纪，贤者避其世⁽⁴⁰⁾。
黄绮之商山，伊人亦云逝⁽⁴¹⁾。
往迹浸复湮，来径遂芜废⁽⁴²⁾。
相命肆农耕，日入从所憩⁽⁴³⁾。
桑竹垂余荫，菽稷随时艺⁽⁴⁴⁾。
春蚕收长丝，秋熟靡王税⁽⁴⁵⁾。
荒路暧交通，鸡犬互鸣吠⁽⁴⁶⁾。
俎豆犹古法，衣裳无新制⁽⁴⁷⁾。
童孺纵行歌，斑白欢游诣⁽⁴⁸⁾。
草荣识节和，木衰知风厉⁽⁴⁹⁾。
虽无纪历志，四时自成岁⁽⁵⁰⁾。
治然有余乐，于何劳智慧⁽⁵¹⁾？
奇踪隐五百，一朝敞神界⁽⁵²⁾。
淳薄既异源，旋复还幽蔽⁽⁵³⁾。
借问游方士，焉测尘嚣外⁽⁵⁴⁾？
愿言躡清风，高举寻吾契⁽⁵⁵⁾。

[注释]

(1)太元：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（376—396）。

- (2)武陵：晋时郡名，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一带。
- (3)缘：沿着。
- (4)夹岸：溪流的两岸。
- (5)落英：落花。一说初开的花朵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缤纷：繁多的样子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佩缤纷其繁饰兮。”
- (6)异：惊奇。之：指桃花林。
- (7)穷：尽，走完。
- (8)林尽水源：桃花林的尽头，就是溪流的源头。
- (9)才通人：仅能容一个人通过。
- (10)豁然开朗：形容山狭隘幽暗一变而为开阔明亮。
- (11)平旷：平整广阔。
- (12)俨(yǎn)然：整齐的样子。
- (13)属：类。
- (14)阡陌(qiānmò)：田间小路，南北为阡，东西为陌。
- 交通：互相通达。
- (15)悉：都，全。
- (16)黄发：指老人。《诗经·鲁颂·宫》：“黄发台背。”郑玄笺：“皆寿征也。”《尚书·秦誓》：“尚猷(犹)询兹黄发。”垂髫(tiáo)：指儿童。古时童子未冠者头发下垂，故称。潘岳《藉田赋》：“被褐振裾，垂髫总发。”《后汉书·伏湛传》：“髻发厉志，白首不衰。”
- (17)怡然：愉悦的样子。
- (18)所从来：从何处来。
- (19)具：全，都。之：他们，指桃花源中人。
- (20)要(yào)：通“邀”，邀请。
- (21)为：远本据曾本、苏写本补。
- (22)咸：都。问讯：询问消息。
- (23)自云：指桃花源中人自己说。先世：先辈，祖先。
- (24)邑人：同乡人。绝境：与外界隔绝的地方。
- (25)间(jiàn)：隔：隔绝，断绝往来。
- (26)无论：更不用说。
- (27)此人：指渔人。为：给。具言：元备陈述。所闻：指渔人所知道的世间的情形。
- (28)惋：怅恨，叹惜。
- (29)延：邀请。
- (30)不足：不值得，没必要。
- (31)扶：沿着。向路：先前进来时的路。
- (32)志：作标记。
- (33)及郡下：到了武陵郡的城下。
- (34)诣(yì)：往见。太守：郡的行政长官。
- (35)南阳：在今河南省南阳市。刘子骥：名骥之，隐居不仕，爱游山水。(见《晋书·隐逸传》)
- (36)规：计划，打算。
- (37)未果：没有实现。
- (38)寻：不久。
- (39)问津：问路。这里指前去探寻、访求。
- (40)嬴氏：指秦始皇。秦为嬴姓。天纪：日月星辰历数，这里指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。
- (41)黄绮：夏黄公与绮里季。这里指商山四皓。见《赠羊长史》注(9)。之：到，往。伊人：他

们。指最初来到桃花源的人。云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逝：去，逃隐。

(42)往迹：指桃花源中人最初避乱往桃花源的踪迹。浸复湮：逐渐消失埋没。来径：通往桃花源的道路。

(43)相命：互相招呼。肆：致力。从：相随，结伴归来的意思。憩：休息。

(44)余荫：浓荫。菽：豆类的总称。稷：高粱。一说谷物。随时：按照季节。艺：种植。

(45)靡：无。

(46)暧(ài 爱)：昏暗不明。指路为荒草遮掩，若有若无。交通：指行走。鸡犬互鸣吠：即记中所说“鸡犬相闻”之意。

(47)俎(z 祖)豆：古代祭祀的礼器，这里指祭祀的仪式。俎用以载牲，豆用以盛肉。犹古法：仍旧用古代的礼法。新制：新的样式。

(48)童孺：儿童。纵：尽情，无拘无束。行歌：边走边唱。斑白：头发花白的老人。游诣：游玩。诣：往。

(49)节和：“育气和暖，指春天。木衰：指草木凋零。风厉：风声凄厉，指秋天。

(50)纪历志：岁时的记载，即历书。四时：四季。

(51)余乐：不尽的欢乐。于何：在哪里。劳：动用。智慧：指心机。

(52)奇踪：奇异的踪迹，指桃花源。五百：自秦至晋太元不足六百年，五百是举其成数。敞：敞开，神界：神仙般的世界。

(53)淳：指桃花源中淳朴的风尚。薄：指世间浮薄的社会风气。源：根源。旋：很快。复：又，再。幽蔽：深深地隐蔽。

(54)游方士：游于方内之士，指世俗之人。方：区域，指世间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彼，游方之外者也；而丘，游方之内者也。’”焉：哪里，如何。尘嚣(xi o 消)外：喧哗的世尘之外。

(55)言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躡：踏着。高举：高飞。契：契合，投合，指志同道合的人。

[译文]

晋朝太元年间，武陵郡有一位以捕鱼为生的人。一天他划着小船沿溪前行，忘记走了多远。忽然遇见一片桃花林，溪水两岸百步之内，除桃树外没有其它杂树。芳草鲜艳美好，落下的桃花瓣飘飘洒洒。渔人十分惊异眼前的景色。他继续往前划行，想走到桃花林的尽头。桃花林的尽头也正是这条溪水发源的地方，这里有一座山。山间有个小洞口，隐隐约约透出一点光亮。渔人离船上岸，进入山洞。山洞起初很狭窄，仅容一个人通过；再往前走几十步。便一下子开阔明亮起来。只见土地平坦广阔，房屋排列整齐，这里有肥沃的田地，清澈美丽的池塘，还有桑树、竹子之类；田间小路交错相通，还能听到村落间鸡鸣狗叫的声音。那里来来往往耕种田地的人们，不论男女，衣着打扮同山外的人没有什么区别；不论是老人还是儿童，都显得那么愉快而自得其乐。他们看到渔人，十分惊讶。问他从何处来，渔人都作了回答。山里人邀请渔人到家里，为他摆酒。杀鸡。做饭款待他。村里听说来了这样一位客人，都跑来打听外界的消息。据山里人自己讲，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朝的暴政，带领妻儿。乡亲来到这与外界隔绝的地方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，于是同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。问如今外界是何朝何代，他们竟不知有过汉朝，就更不用说魏朝和晋朝了。渔人把自己所知道的外界之事一一讲给他们听，大家听后都感慨叹惜。其他人也分别把他邀至家中，都拿出酒食款待他。住了几天，渔人向大家告辞。山里人嘱咐渔人说：“这里的情况可没有必要对外面的人讲啊。”渔人从山洞出来，找到自己的船，便沿着

原路往回行，一路上处处做了标记。来到武陵郡城下，前去拜见太守，述说自己此行的所见所闻。太守马上派人随渔人到桃花源去，寻找先前所做的标记，结果迷失方向，再也找不到原路。南阳有位刘子骥，是个高雅之人；听说此事后，高兴地要计划前往寻找桃花源。尚未成行，不久因病去世。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去寻找桃花源了。

秦王暴政乱纲纪，
贤士纷纷远躲避。
四皓隐居在商山，
有人隐匿来此地。
往昔踪迹消失尽，
来此路途已荒废。
相唤共同致农耕，
天黑还家自休息。
桑竹茂盛遮浓荫，
庄稼种植按节气。
春蚕结茧取长丝，
秋日丰收不纳税。
荒草遮途阻交通，
村中鸡犬互鸣吠。
祭祀仍遵古礼法，
衣裳没有新款式。
儿童欢跳纵情歌，
老者欣然自游憩。
草木花开知春到，
草衰木凋知寒至。
虽无年历记时日，
四季推移自成岁。
欢快安逸乐无穷，
哪还需要动知慧？
奇踪隐蔽五百岁，
一朝开放神奇界。
浮薄淳朴不同源，
转眼深藏无处觅。
请问世间凡夫子，
可知尘外此奇迹？
我愿踏乘轻云去，
高飞寻找我知己。

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⁽¹⁾

[说明]

此文是陶渊明为其已故外祖父孟嘉写的一篇传记。文中记述了孟嘉的生平事迹，并着重表现其温雅平旷、任怀适意的气质个性，以及他身在官场而

能坚守“行不苟合，言无夸矜”的清操美德。

君讳嘉⁽²⁾，字万年，江夏鄂人也⁽³⁾。曾祖父宗，以孝行称⁽⁴⁾，仕吴司空⁽⁵⁾。祖父揖，元康中为庐陵太守⁽⁶⁾。宗葬武昌新阳县⁽⁷⁾，子孙家焉⁽⁸⁾，遂为县人也。君少失父，奉母二弟居。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⁽⁹⁾，闺门孝友⁽¹⁰⁾，人无能间⁽¹¹⁾，乡里称之。冲默有远量⁽¹²⁾。弱冠⁽¹³⁾，袴类咸敬之⁽¹⁴⁾。同郡郭逊，以清操知名，时在君右⁽¹⁵⁾，常叹君温雅平旷⁽¹⁶⁾，自以为不及。逊从弟立⁽¹⁷⁾，亦有才志，与君同时齐誉⁽¹⁸⁾，每推服焉。由是名冠州里，声流京邑⁽¹⁹⁾。太尉颍川庾亮⁽²⁰⁾，以帝舅民望⁽²¹⁾，受分陕之重⁽²²⁾，镇武昌，并领江州。辟君部庐陵从事⁽²³⁾。下郡还，亮引见⁽²⁴⁾，问风俗得失。对曰：“嘉不知，还传当问从吏⁽²⁵⁾。”亮以麈尾掩口而笑⁽²⁶⁾。诸从事既去，唤弟翼语之曰：“孟嘉故是盛德人也。”君既辞出外，自除吏名，便步归家；母在堂，兄弟共相欢乐，怡怡如也⁽²⁷⁾。旬有余日⁽²⁸⁾，更版为劝学从事⁽²⁹⁾。时亮崇修学校，高选儒官，以君望实⁽³⁰⁾，故应尚德之举⁽³¹⁾。太傅河南褚裒⁽³²⁾，简穆有器识⁽³³⁾，时为豫章太守，出朝宗亮⁽³⁴⁾，正旦大会州府人士⁽³⁵⁾，率多时彦⁽³⁶⁾，君坐次甚远⁽³⁷⁾。裒问亮：“江州有孟嘉，其人何在？”亮云：“在坐，卿但自觅。”裒历观，遂指君谓亮曰：“将无是耶⁽³⁸⁾？”亮欣然而笑，喜裒之得君，奇君为裒之所得，乃益器焉⁽³⁹⁾。举秀才⁽⁴⁰⁾，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⁽⁴¹⁾，再为江州别驾⁽⁴²⁾、巴丘令⁽⁴³⁾、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⁽⁴⁴⁾。君色和而正，温甚重之。九月九日，温游龙山⁽⁴⁵⁾，参佐毕集⁽⁴⁶⁾，四弟二甥咸在坐。时佐吏并著戎服⁽⁴⁷⁾，有风吹君帽堕落，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⁽⁴⁸⁾，以观其举止。君初不自觉，良久如厕⁽⁴⁹⁾，温命取以还之。廷尉太原孙盛为谏议参军⁽⁵⁰⁾，时在坐，温命纸笔，令嘲之。文成示温，温以著坐处⁽⁵¹⁾。君归，见嘲笑而请笔作答，了不容思⁽⁵²⁾。文辞超卓，四座叹之。奉使京师，除尚书删定郎⁽⁵³⁾，不拜⁽⁵⁴⁾。孝宗穆皇帝闻其名⁽⁵⁵⁾，赐见东堂，君辞以脚疾，不任拜起⁽⁵⁶⁾，诏使人扶入。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。永，会稽人⁽⁵⁷⁾，丧亡，君求赴义⁽⁵⁸⁾，路由永兴⁽⁵⁹⁾。高阳许询⁽⁶⁰⁾，有隼才⁽⁶¹⁾，辞荣不仕，每纵心独往，客居县界⁽⁶²⁾。尝乘船进行，适逢君过，叹曰：“都邑美士，吾尽识之，独不识此人。唯闻中州有孟嘉者，将非是乎？然亦何由来此？”使问君之从者。君谓其使曰：“本心相过⁽⁶³⁾，今先赴义，寻还就君⁽⁶⁴⁾。”及归，遂止信宿⁽⁶⁵⁾，雅相知得⁽⁶⁶⁾，有若旧交。还至，转从事中郎，俄迁长史⁽⁶⁷⁾。在朝澹然⁽⁶⁸⁾，仗正顺而已。门无杂宾，尝会神情独得⁽⁶⁹⁾，便超然命驾，径之龙山⁽⁷⁰⁾，顾景酣宴⁽⁷¹⁾，造夕乃归⁽⁷²⁾。温从容谓君曰：“人不可无势⁽⁷³⁾，我乃能驾御卿。”后以疾终于家，年五十一。始自总发⁽⁷⁴⁾，至于知命⁽⁷⁵⁾，行不苟合，言无夸矜⁽⁷⁶⁾，未尝有喜温之容⁽⁷⁷⁾。好酣饮，逾多不乱。至于任怀得意，融然远寄⁽⁷⁸⁾，傍若无人。温尝问君：“酒有何好，而卿嗜之？”君笑而答曰：“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⁽⁷⁹⁾。”又问听妓⁽⁸⁰⁾，丝不如竹⁽⁸¹⁾，竹不如肉⁽⁸²⁾，答曰：“渐近自然⁽⁸³⁾。”中散大夫桂阳罗含⁽⁸⁴⁾，赋之曰：“孟生善酣，不愆其意⁽⁸⁵⁾。”光禄大夫南阳刘耽⁽⁸⁶⁾，昔与君同在温府，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⁽⁸⁷⁾：“君若在，当已作公否⁽⁸⁸⁾？”答云：“此本是三司人⁽⁸⁹⁾。”为时所重如此。渊明先亲，君之第四女也。《凯风》“寒泉”之思⁽⁹⁰⁾，实钟厥心⁽⁹¹⁾。谨按采行事⁽⁹²⁾，撰为此传。惧或乖谬，有亏大雅君子之德，所以战战兢兢，若履深薄云尔⁽⁹³⁾。

赞曰：孔子称：“进德修业，以及时也⁽⁹⁴⁾。”君清蹈衡门⁽⁹⁵⁾，则令闻

孔昭⁽⁹⁶⁾，振纓公朝⁽⁹⁷⁾，則德音允集⁽⁹⁸⁾。道悠運促⁽⁹⁹⁾，不終遠業⁽¹⁰⁰⁾，惜哉！仁者必壽⁽¹⁰¹⁾，豈斯言之謬乎！

[注释]

(1)故：亡故。征西大將軍：指溫桓。溫桓，字元子，譙國（今安徽省懷遠縣）人，晉明帝時為征西大將軍。長史：是溫桓屬下的一種官職名稱，總理幕府。孟府君：指孟嘉。漢、晉時尊稱太守為府君，子孫對先父先祖也稱府君。

(2)諱：避諱，諱名。舊時對帝王將相或尊長不直稱其名，叫做避諱。所以用來指所避諱的名字。

(3)江夏：郡名，郡治在今湖北省安陸縣。鄂：江夏郡下屬的縣，在今湖北武昌。按《晉書·孟嘉傳》作“ ”（méng 盟）， 在今河南省羅山縣西南，也是江夏郡下屬的縣。

(4)稱：稱譽，聞名。

(5)吳：三國時吳國。司空：古代官職名，掌管工程建設。

(6)元康：晉惠帝司馬衷年號（291—299）。廬陵：郡名，在今江西省吉水縣東北。太守：郡的最高行政長官。

(7)宗：指孟宗。武昌：晉時郡名。新陽縣：當作陽新縣，三國時吳所置。《晉書·地理志》武昌郡下有陽新縣，而無新陽縣。

(8)家焉：在那里安家。焉：代詞，指陽新。

(9)陶侃：陶淵明的曾祖父，曾任太尉，封長沙郡公，後拜大將軍，死後追贈大司馬。

(10)閨（gu 歸）門：室內的門，這裡指在家中。孝友：孝敬長輩，友於兄弟。《禮記·樂記》：“在閨門之內，父子兄弟同聽之，則莫不和親。”

(11)間：離間，使關係疏遠。

(12)沖默：襟懷淡泊，語言簡默。遠量：胸懷闊大，度量大。

(13)弱冠：指二十歲。古代男子二十歲行加冠禮。

(14)禱類：同輩之人。咸：都。

(15)右：上。古人以有為上。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：“位在廉頗之右。”

(16)溫雅：溫文儒雅。平曠：平易曠達。

(17)從弟：堂弟，同祖父的兄弟。立：名，即郭立。

(18)齊譽：名聲相當，不分上下。

(19)流：流傳。京邑：京城，指東晉都城建康。

(20)太尉：全國的最高軍事長官。庾亮死後被追贈為太尉。潁川：郡名，郡治在今河南許昌。庾亮：字元規，晉明帝庾皇后之兄。明帝時累遷中書監，加左衛將軍，以功封永昌縣公。成帝初徙中書令，官至征西將軍，鎮武昌。死後謚號文康，追贈太尉。

(21)帝舅：庾亮為晉明帝皇后之兄；晉成帝即位，他便是皇帝的舅父。民望：指在國內的聲望。

(22)分陝之重：指輔佐君主朝政的重任。周成王即位時年幼，周公旦與召公奭（shì 是）輔佐朝政，分陝而治，周公主治陝之東，召公主治陝之西。後因用此典表示幼主臨朝，大臣輔政。

(23)辟：征召。部：所部，即屬下。從事：官名，刺史的佐吏。

(24)引見：召見。

(25)傳（zhuàn 撰）：傳舍，客舍。古時供來往行人居住的旅舍，《漢書·酈食其傳》：“沛公至高陽傳舍。”顏師古注：“傳舍者，人所止息，前人已去，後人復來，轉相傳也。”從吏：跟從官僚的下級隨員。

(26)麈（zh 主）尾：拂塵。麈：獸名，似鹿而大，其尾辟塵。魏晉人清談時常執的一種拂子，用麈的尾毛製成。

(27)怡怡（yí 夷）：和悅的樣子。如：然。

(28)旬有餘日：十多天。十天為一旬。

- (29)更：更换，改。版：名册。指载有职官的名册。劝学从事：掌管教育的佐吏。
- (30)望实：名望与实才。
- (31)应：适合。尚德：重视道德修养，指教育之事。举：荐举，举用，指职务。
- (32)太傅：官名，辅佐君主或辅导太子的官。褚裒（póu 抔）：诸本皆作“褻”，逯本据《晋书》校改，今从后者。襦裒，字季野。女为晋康帝皇后。曾任豫章太守。死后追赠太傅。
- (33)简穆：干练而温和。器识：指度量与才识。
- (34)出朝宗亮：指离开豫章来朝见庾亮。朝宗：诸侯朝见天子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：“春见曰朝，夏见曰宗。”这里指下级晋见上级。
- (35)正旦：正月初一。
- (36)率多：大多为。时彦：当时的名流。彦：贤俊之士。《尚书·太甲上》：“旁求俊彦。”孔安国传：“美士曰彦。”《诗经·郑风·羔裘》：“彼其之子，邦之彦兮。”
- (37)远：指距离主座远。
- (38)将无：岂不，难道不。是：这，这人。
- (39)益器：更加器重。
- (40)举秀才：指孟嘉被推举力秀才。
- (41)庾翼：庾亮之弟。亮卒后翼接任都督江。荆等州军事，以安西将军号兼荆州刺史，镇武昌。府：州府。功曹：官名，掌管选署功劳之职。
- (42)别驾：州刺史的佐吏。
- (43)已丘令：已丘县令。巴丘：在今江西省峡江县北。
- (44)参军：将军府佐僚。
- (45)龙山：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。
- (46)参佐：泛指将军府属官吏。毕集：都会集一处。
- (47)著：穿着。戎服：军装。
- (48)目：目示，使眼色。
- (49)如厕：上厕所。如：往。
- (50)廷尉：掌刑狱之官。孙盛：字安国，太原人，著有《魏氏春秋》、《晋阳秋》等书。
- (51)著：放置。坐处：指孟嘉的坐处。
- (52)了不容思：丝毫不加考虑，构思。
- (53)除：授职，拜官。尚书删定郎：官名。
- (54)不拜：不接受任命，不受官职。
- (55)孝宗穆皇帝：晋穆帝司马聃，庙号孝宗，谥为穆。
- (56)不任：不胜任，不能做到。拜起：指拜见的礼节。
- (57)会稽：郡名，在今浙江绍兴。
- (58)赴义：指前往吊丧。
- (59)由：经由，经过。永兴：县名，在今浙江萧山县西。
- (60)高阳：今河北蠡县一带。许询：字元度，高阳人，好游山水，为当时名士。
- (61)隼（jùn 峻）：通“俊”，英俊，俊秀。
- (62)客居：旅居，指许询游至此而客居。县界：指永兴县境内。
- (63)本心：本想。过：访。
- (64)寻：不久。就：接近，这里指拜访。
- (65)止：停留，逗留。信宿：连宿两夜，再宿口信。
- (66)雅：很，甚。相知得：相互成为知音，彼此情投意合。
- (67)俄：不久。迁：升迁，提官。
- (68)朝：指州府。（tui 颓）然：随顺柔和的样子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“夫坤，然示人简矣。”

- (69)会：遇，适逢。神情独得：指内心有所体悟。
- (70)径之：径直前往，直到。
- (71)景：同“影”，指自己的身影。
- (72)造夕：到了晚上。
- (73)势：指地位权势。
- (74)总发：亦作“总角”，指儿童时代。
- (75)知命：指五十岁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五十而知天命。”
- (76)夸矜：犹矜夸，夸耀自己的长处，自我吹嘘。矜：自以为贤能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：“唯汝不矜，天下莫与汝争能。”
- (77)愠(yùn 运)：含怒，怨恨。
- (78)融然：恬适的样子。远寄：心寄世外。
- (79)明公；对有名位者的尊称。
- (80)听妓：听歌妓弹奏演唱。
- (81)丝：指弦乐器。竹：指管乐器。
- (82)肉：指歌喉，声乐。
- (83)渐近自然：因丝、竹乐器皆人工制成，而歌喉乃是天生，所以说是“渐近自然”。
- (84)中散大夫：官职名。桂阳：今湖南省郴县。罗含：字君章，桂阳耒阳人。尝为州主簿，桓温极重其才，以为江左之秀。累迁廷尉、长沙相。
- (85)不愆(qi n千)其意：谓内心清醒，没有过失。愆：过失，失误。
- (86)光禄大夫：官职名。南阳：今河南南阳。刘耽：字敬道，南阳人。少有行检，以义尚著称，历度支尚书，公平廉慎。为桓玄之岳父，玄辅政时，以耽为尚书令，加侍中，不拜卒。
- (87)从父：叔父，指陶夔。太常：即大常卿，掌国家祭把礼乐之职。
- (88)公：指三公(司徒、司马、司空)，又称三司，为全国军政最高长官。否：录本作“不”，今从焦本、李本改。
- (89)本是：本来应当是。三司人：三司中人。三司即三公。
- (90)《凯风》“寒泉”之恩：指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(诗经·邶风·凯风)：“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”“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氏劳苦。”
- (91)钟：汇聚，专注。厥：其。
- (92)按：审察，研求。采：采集，搜集。行事：行踪事迹。
- (93)如履深薄：好像是行走在深渊的边缘、薄冰之上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云尔：句末助词。
- (94)进德修业：提高道德修养，增进业务知识。及时：谓及时为世所用。孔子此二句见《周易·文言·乾卦》：“子曰：……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。”
- (95)清蹈衡门：指隐居在家之时。清：情操，高洁。蹈：谓出入。衡门：陋室。
- (96)令闻：美名传扬。孔昭：很显著。
- (97)振纓公朝：指出仕为官。振纓：振动冠上的纓带，即戴上官帽。《晋书·周馥传》：“馥振纓中朝，素有俊彦之称。”
- (98)德音：犹令闻，好的声誉。(诗经·豳风·狼跋)：“德音不暇。”允：诚信。
- (99)道悠运促：天道悠远，人命短促。
- (100)远业：大业。
- (101)仁者必寿：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知(智)者乐，仁者寿。”

[译文]

已故孟君讳名嘉，字万年，江夏郡鄂县人氏。曾祖父孟宗，因孝行而闻

名，在吴国做官，为司空。祖父孟揖，晋惠帝元康年间做过庐陵太守。孟宗死后葬在武昌郡新阳县，子孙在那里安家，于是成为该县人氏。孟嘉少年丧父，奉养母亲同二弟住在一起，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的第十女为妻，在家孝敬长辈，兄弟和睦，无人能使他们相互疏远，为此受到当地人的称赞。孟嘉襟怀淡泊，语言简默，很有度量，二十岁时，已受到同辈人的敬佩。同郡的郭逊，以清高的节操而闻名，当时名声在孟嘉之上。他常赞叹孟嘉温文儒雅、平易旷达，认为自己不如孟嘉。郭逊的堂弟郭立，也是有才华有志向之人，他与孟嘉同时而名声相当，却常对孟嘉推许心服。因此孟嘉名冠州里，声传京城。太尉庾亮是颍川人，他以皇帝舅父的身份和在国内的威望，受命辅佐朝政的重任，坐镇武昌，兼任江州刺史。他征召孟嘉为其所部庐陵郡的从事。一次孟嘉下郡回来，庾亮召见，问他下面风俗好坏。孟嘉回答说：“孟嘉不知道，待我回旅舍时当问问随从的小吏。”庾亮拿着拂尘掩口而笑。诸位从事离开后，庾亮叫来弟弟庾翼并对他说：“孟嘉毕竟是有盛德之人啊。”孟嘉告辞出来之后，自己除去其从事的官名，就步行还家；老母在堂，兄弟共相欢乐，一派和悦。过了十多天，孟嘉被改任为劝学从事的官职。当时庾亮重视修建学校，选拔德高望重者为儒官，凭着孟嘉的名望和实才，所以符合这一重视道德修养的职务。太傅褚裒是河南人，他干练而温和，很有度量且有才识，当时他任豫章太守。一次他离开豫章来朝见庾亮，适逢正月初一庾亮大会州府人士，其中大多是贤俊名流之辈，孟嘉的座位离主座很远。褚裒问庾亮：“江州有位孟嘉，他在哪里？”庾亮说：“他在此，您只管自己寻找。”褚裒一一看过，于是指着孟嘉对庾亮说：“难道不是这人吗？”庾亮高兴地笑了，喜的是褚裒能认出孟嘉来，同时也为孟嘉能被褚裒认出来而感到惊奇，于是就更加器重孟嘉。孟嘉被推举为秀才，又做过安西将军庾翼府的功曹，还做过江州别驾、巴丘县令。征西大将军谁国人桓温的参军。孟嘉为人和气而且正派，桓温非常看重他。九月九日，桓温游龙山，所部参佐官吏全都到齐，他的四弟二甥也都在坐。当时下属官员都穿着军装，一阵风将孟嘉的帽子吹落在地，桓温目示左右及宾客不要讲话，以观孟嘉的举止。孟嘉开始并没在意，过了好一阵子起身上厕所去了，桓温叫人把帽子捡起还给孟嘉。廷尉太原人孙盛任谏议参军，当时在坐，桓温使人拿来纸笔，让他写文嘲笑孟嘉。文章写好后给桓温看，桓温把它放在孟嘉的坐处。孟嘉返回坐处，见嘲笑自己的文章后，便请求纸笔作答，细毫不加考虑，文辞超众卓越，四座之人人为之赞叹。奉命出使京城，被任命为尚书删定郎，他没有接受任命。晋穆帝司马耽闻其名，要在东堂亲自召见孟嘉，孟嘉以脚疾为借口推辞不去，说自己不能做拜见的礼节，皇帝还是下诏命人将他扶入东堂相见。孟嘉曾经做过刺史谢永的别驾。谢永是会稽人，不幸去世，孟嘉请求前去吊丧，以尽往日下属之情，途经永兴县。高阳人许询，有俊才，辞去荣禄不愿做官，常常随心所欲，独来独往，此时正客居在永兴县界。一次他乘船到附近去，正遇孟嘉经过，他赞叹道：“都市中的优秀人物我全都认识，唯独不识此人。也只有中州的孟嘉，只闻其名未见其人，这难道不正是他吗？可是他又因何而至此地呢？”许询请人去问孟嘉的随从打听。孟嘉告诉来说：“我本就打算前去拜访，现在我先去吊丧尽义，不久回头就到许先生那里去。”孟嘉返回时，于是就在许询处连住两夜，两人相互成为知音，彼此很是投机，像是多年的老友。孟嘉回到桓温府后，转官为从事中郎，很快又升迁为长史。孟嘉在州府随顺和气，只是凭着自己的正直和顺而待人接物罢了。

家中没有闲杂的客人来往，尝遇内心有所感触体悟，就超然驾车，直去龙山，顾影痛饮，至晚方归。桓温曾经和缓地对孟嘉说：“人不能没有权势，这样我才能驾驭您。”后来孟嘉因病在家去世，终年五十一岁。从儿童时代直到五十岁，孟嘉行事从不苟且求合，言辞之中从不自我吹虚，从未有过喜怒哀乐的表情。喜欢酣畅饮酒，即使过量仍言行不乱。至于放纵情怀、得其意趣之时，便心寄世外、恬适安然，旁若无人。桓温曾经问孟嘉：“酒有什么好处，而您如此嗜好它？”孟嘉笑着回答说：“明公您只是没得到酒中的意趣罢了。”桓温又问关于歌妓弹唱，为什么听起来弦乐不如管乐，管乐不如歌喉声乐呢？孟嘉回答说：“那是因为逐渐接近自然的缘故。”中散大夫桂阳人罗含，为孟嘉赋诗说：“孟嘉善饮酒，不失其本意。”光禄大夫南阳人刘耽，过去与孟嘉同在桓温府中供职，我的叔父太常卿陶夔曾经问刘耽：“孟嘉如还在世，是否可以做到三公的职位？”刘耽回答说：“他本来就应当是三公中的人物。”孟嘉就是如此被当时人所推重。我已故的母亲，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。正如《诗经·凯风》“寒泉”之诗那样，对母亲的思念，充满我的内心。我谨慎地采录。考察孟嘉生平的行踪事迹，写成这篇传记。只恐有错误之处，而有损于大雅君子的德行。所以我战战兢兢，真像是临深渊。履薄冰啊。

赞语是：孔子曾说：“提高道德修养，增进业务知识，是想及时为世所用。”孟嘉以高洁的情操隐居柴门之时，则美名远扬；出仕做官之时，则有口皆碑。天道悠远而人命短促，没能终成大业，多么可惜啊！仁者必定长寿，这话岂不是说错了么！”

五柳先生传

[说明]

从文中所述家贫之状看，此文当为渊明晚年所作。

萧统《陶渊明传》说渊明“颖脱不群，任真自得。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；时人谓之实录。”可见是一篇自传性的散文。文中叙写五柳先生的兴趣。爱好，着重突出其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”的安贫乐道。任真自得的志向与性情。

先生不知何许人也⁽¹⁾，亦不详其姓字⁽²⁾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⁽³⁾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⁽⁴⁾。每有会意⁽⁵⁾，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⁽⁶⁾，家贫不能常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⁽⁷⁾。造饮辄尽⁽⁸⁾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⁽⁹⁾。环堵萧然⁽¹⁰⁾，不蔽风日。短褐穿结⁽¹¹⁾，箪瓢屡空⁽¹²⁾，晏如也⁽¹³⁾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

赞曰：黔娄之妻有言：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⁽¹⁴⁾。”其言兹若人之俦乎⁽¹⁵⁾？酣觞赋诗，以乐其志。无怀氏之民欤？葛天氏之民欤⁽¹⁶⁾？

[注释]

(1)何许：何处，什么地方。

(2)姓字：姓名与表字。

(3)号：别号，指人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，一般是自称。

(4)不求甚解：指读书只领会要旨，不过于在字句上花工夫。

(5)会意：领悟其意。

(6)性嗜（shì 试）酒：生性喜好饮酒。

(7)置：设，备好。之：指五柳先生。

(8)造：往，到。辄：就，总是。尽：指尽兴。

(9)曾：乃。不吝情去留：谓不以去留为意。吝：惜，舍不得。不吝情：即一切都尽情尽性，不拘俗礼。

(10)环堵萧然：犹家徒四壁。环堵：房屋的四面墙。萧然：空空荡荡的样子。

(11)短褐（hè 贺）：粗布短衣。穿结：指衣上的破洞和补绽。

(12)箪瓢屡空：谓穷得揭不开锅。箪：盛饭的竹器。瓢：舀水的器具。《论语·雍也》说颜回贫穷，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。”

(13)晏如：平静安逸的样子。曹植《求自试表》：“方今天下统一，九州晏如。”

(14)戚戚：忧惧的样子。《汉书·韦玄成传》：“今我度兹，戚戚其惧。”汲汲：急切追求的样子。《列女传》：“鲁黔娄先生死，曾子与门人往吊焉。曰何以为溢？其妻曰：“以康为谥。昔先王尝赐之粟三十钟，先生辞而不受，是其余富也；君尝欲授之以国相，先生辞而弗为，是其余贵也。彼先生者，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；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急急于富贵；求仁而得仁，求义而得义，其溢为康不亦宜乎？”又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：“不汲汲于富贵，不戚戚于贫贱。”

(15)兹：这，指五柳先生。若人：那人，指黔娄。

俦：类，辈。

(16)无怀氏、葛天氏：都是传说中上古盛世的帝王。（见晋代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、宋代罗泌《路史·禅通纪》）这两句是说五柳先生质朴淳真，像是上古无怀氏、葛天氏那个时代的人。

[译文]

先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，也不清楚他的姓名表字。他的住宅边有五棵柳树，因而就用“五柳”当作自己的别号。悠闲恬静，少言寡语，不羡慕荣华利禄。喜欢读书，只领会要旨，不过于在字句上花工夫。于其意每当有所领悟，便高兴得忘记吃饭。生性喜好饮酒，家中贫困不能经常得到。亲戚老友知道他这样，有时就备好酒请他去。去喝酒就总是要喝尽兴，希一醉方休。喝醉之后就退席，去留任情，毫不在意。家徒四壁，空空荡荡，又不能挡风遮日。粗布短衣破了就打补绽，常常揭不开锅，即便如此他还是一副平静安逸的模样。常写文章以自寻乐趣，也很能表达自己的心志。得与失皆置之度外，就这样了此一生。

赞语是：黔娄的妻子说过：“不为贫贱忧虑烦恼，不为富贵钻营奔忙。”她所说的那人（黔娄）与五柳先生大概是一类人吧？畅快地饮酒作诗，愉悦自己的心志。他是上古无怀氏时代的人呢？还是葛天氏时代的人呢？

扇上画赞附尚长禽庆赞

[说明]

扇上画赞，就是为扇面上人物画像所题写的赞辞。这些人物都是古代的隐士，陶渊明借此抒发对古代隐士生活的羡慕与景仰，并表现自己的隐居之志。这篇赞文用四言韵语写成，除前后各八句是全文的开头与结束外，中间部分每四句赞美一人，共八人。

荷 丈人 长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张长公 丙曼容 郑次都 薛孟尝

周阳硅

三五道邈⁽¹⁾，淳风日尽；九流参差⁽²⁾，互相推陨⁽³⁾。形逐物迁⁽⁴⁾，心无常准⁽⁵⁾；是以达人⁽⁶⁾，有时而隐。

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；超超丈人，日夕在耘⁽⁷⁾。辽辽沮溺，耦耕自欣；入鸟不骇，杂兽斯群⁽⁸⁾。至矣放陵，养气浩然；蔑彼结驷，甘此灌园⁽⁹⁾。张生一仕，曾以事还；顾我不能，高谢人间⁽¹⁰⁾。岌岌丙公，望崖辄归；匪骄匪吝，前路威夷⁽¹¹⁾。郑叟不合，垂钓川湄；交酌林下，清言究微⁽¹²⁾。孟尝游学，天网时疏；眷言哲友，振褐偕徂⁽¹³⁾。美哉周子，称疾闲居；寄心清尚、悠然白娱⁽¹⁴⁾。

翳翳衡门⁽¹⁵⁾，洋洋泌流⁽¹⁶⁾；日琴日书，顾盼有俦⁽¹⁷⁾。饮河既足⁽¹⁸⁾，自外皆休⁽¹⁹⁾；缅怀千载⁽²⁰⁾，托契孤游⁽²¹⁾。

[注释]

(1)三五：指三皇五帝。道：治世之道。邈：遥远。

(2)九流：先秦至汉初的学术流派，即法、名、墨、儒、道、阴阳、纵横、杂、农九家。（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参差：长短、高低不齐。这里指见解各不相同。

(3)互相推陨（y n 允）：互为消长，此起彼伏。推：推进。陨：陨落。

(4)形逐物迁：外在的形象随着事物本身的变化而变化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圣人以有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”

(5)常准：一定的标准。常：永久的，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不变的。

(6)是以：所以，因此。达人：通达事理、达观之人。贾谊《鹏鸟赋》：“小智自私兮，贱彼贵我；达人大观兮，物无不可。”

(7)这四句咏赞荷菜（diào吊）丈人。事出《论语·微子》，见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其一注(7)。四体：四肢。勤：劳，出力。超超：超凡脱俗的样子。耘：除草。

(8)这四句咏赞长沮、桀溺。事出《论语·微子》，见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其二注(7)。又《论语·微子》载桀溺对子路说：“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避世之士哉？”子路将此语告诉孔子，孔子说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！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辽辽：遥远的样子。（《楚辞·九叹·优苦》：“山修远其辽辽兮，涂（途）漫漫其无时。”）入鸟不骇，杂兽斯群：是说长沮、桀溺过着与鸟兽同群的隐居生活。斯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

(9)这四句咏赞於（w 乌）陵仲子。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：楚王听说於陵（地名，在今山东长山县西南）有位陈仲子有贤才，遣使者聘他为相，仲子入告其妻，其妻曰：“夫子左琴右书，乐在其中矣。结驷连骑。所安不过容膝；食方丈于前，所甘不过一肉，今以容膝之安、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，乱世多害，恐先生不保命也。”于是他们夫妻一起逃走。为人灌园。至矣：多么高尚啊。养气浩然：有坦荡的正直之气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结驷：车马众多，指做高官。（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）：“子贡相卫，而结驷连骑。”

(10)这四句咏赞张长公。西汉张挚，字长公，曾“官至大夫，免。以不能容当世，故终身不仕”（《史记·张释之列传》）。渊明《饮酒二十首》其十二：“长公曾一仕，壮节忽失时，杜门不复出，终身与世辞。”与此四句意同。顾：念。谢：辞。人间：指官场。

(11)这四句咏赞邢曼容。丙公：指邢丹，字曼容，西汉末琅邪（今山东诸城）人。丙是“邢”的借字。《汉书·两龚传》：“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，为官不肯过六百石，辄自免去，其名过于汉。”按：“汉”即那汉，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，后为太中大夫。王莽秉政，乞骸骨归乡里。岌岌（tiáo条）：山高高的样子。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状亭亭以岌岌。”崖：山崖，指高官。辄：就，总是。匪：同“非”。吝：贪鄙。威夷：险阻。《尔雅·释地调“西陵威夷。”郝懿行义疏：“《文选·西征赋》云：‘登

峭权之威夷。’李善注引《韩诗》曰：‘周道威夷。’薛君曰：‘威夷，险也。’”

(12)这四句咏赞郑次都。郑叟：指郑敬，字次都，东汉汝南人。清志高世，新蔡都尉逼他做了功曹之职。厅事前树时有清汁，以为甘露，郑敬兑：“明府政未能致甘露，此青木汁耳。”遂称病辞去，隐大阳山中，渔钓自娱。同郡好友邓敬作了督邮，前去看他，他正在大泽钓鱼。遂在泽旁折荷为坐，饮酒畅谈终日。（事见《后汉书·邓恢传》及注）湄（méi 梅）：水边。微：精妙的道理。

(13)这四句咏赞薛孟尝。薛包，字孟尝，东汉汝南人。好学笃行，以孝梯闻名当世。建光中征拜侍中，称病不起。年八十余卒。（事见《后汉书·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》）天网：指朝廷法令严密。时疏：时有疏漏，指薛孟尝可以拒绝为官，不听号令。眷：眷恋，顾念。言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哲友：贤智之友。振褐：犹振衣。拂拭、抖擻衣服。（《楚辞·渔父》：“新沐者心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”陶诗此处言抖掉世俗灰尘去隐居。褐：粗布衣服。偕徂（cú）：同往。指隐居。

(14)这四句咏赞周阳硅。周阳硅事迹未详，据诗意知其称病辞官闲居，性恬淡有清操。

(15)翳翳：这里指树荫遮蔽、光线不明的样子。衡门：柴门，陋室。衡同“横”，横木为门。

(16)洋洋泌（bì 必）流：涌出的泉水激荡流淌。洋洋：形容盛大、众多。泌：涌出的泉水。《诗经·陈风·衡门》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”

(17)侑：类，同伴。

(18)饮河既足：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这里指生活所需不用太多，稍有即可满足。河：指河水。

(19)自外皆休：此外都不需要。

(20)缅：遥远的样子。怀；想，思念。

(21)托：寄托，托身。契：契合，指志同道合的人。

[译文]

三皇五帝盛世遥远，淳朴风尚日渐消尽；九流学派见解不一，相互之间有增有损。外形随着物体改变，心中没有一定标准；所以那些明智之人，审时不容逃去归隐。

孔子不能参加劳动，五谷庄稼不能区分；荷ò丈人隐居世外，日暮仍在田中耕耘。长沮桀溺距今遥远，并肩耕作自得欢欣；鸟儿飞近并不惊心，隐居偏远与兽为群。道德高尚陈仲子君，涵养深厚正气浩然；蔑视那些高官厚禄，甘心隐去为人灌园。张挚曾经一度出仕，后因有事把家来还；自念与世不能相容，高蹈远去不再为官。邴曼容君德操高尚，被封高官便把家还；既不骄纵也不贪鄙，仕途多有险阻艰难。郑敬与世不能相合，隐居垂钓大泽之边；故友来访林下共饮，畅谈终日常义微言。薛包笃行潜心游学，仕途罗网也能逃避；顾念往日贤智之友，一同振衣携手逃离。周阳硅君值得赞美，托疾辞官在家闲居；寄心尘外清操高尚，悠然适意自得欢娱。

树荫之下柴门陋舍，泉水涌出激荡长流；有琴可弹有书可读，左顾右盼琴书为友。生活所需稍有即足，其他一切皆无所求；遥遥怀念千载之上，寄心知音独自遨游。

尚长禽庆赞(1)

尚子昔薄宦，妻孥共早晚(2)。
贫贱与富贵，读易悟益损(3)。
禽生善周游，周游日已远(4)。
去矣寻名山，上山岂知返(5)！

[注释]

(1)本集不载此篇，远本据《艺文类聚》补附于此。尚长：此据《高士传》，《后汉书》作向长，字子平，东汉朝歌（今河南省淇县北）人。隐居不仕，精通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。家贫无资给，好事者借之，取足而反其余。建武中儿女嫁娶既毕，遂肆意与禽庆俱游五岳名山，不知所终。（见《高士传》、《后汉书》）禽庆：字子夏，东汉北海（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）人。以儒生去官，不仕王莽。（见同上）

(2)薄宦：鄙薄仕宦，以做官为耻。孥（nú 奴）：儿女。（诗经·小雅·常棣）：“乐尔妻孥。”

(3)此二句本《高士传》：向长“读《易》至损益卦，喟然叹曰：‘吾已知富不如贫，贵不如贱，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’”易：指《周易》。益损：《周易》中的益卦和损卦。“与”字原缺，据何注本补。

(4)周游：指到处游赏山水。

(5)此二句即《高士传》所说向长与禽庆“俱游五岳名山，竟不知所终。”

[译文]

向长昔日耻为官，
妻子儿女共早晚。
富贵不如贫贱好，
读《易》悟出益与损。
禽庆喜欢遍游赏，
游赏之地已遥远。
离开尘世访名山，
上山哪里知还返！

读史述九章

[说明]

本文各章都是用四言韵语写成，是渊明读《史记》时有感而作的。文中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叙述与评论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，抒发了自己的怀抱。文章当作于晋室亡后不久。

余读《史记》，有所感而述之。

夷齐⁽¹⁾

二子让国⁽²⁾，相将海隅⁽³⁾。天人革命⁽⁴⁾，绝景穷居⁽⁵⁾。采薇高歌⁽⁶⁾，慨想黄虞⁽⁷⁾。贞风凌俗⁽⁸⁾，爱感懦夫⁽⁹⁾。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伯夷、叔齐，颂扬他们坚贞超俗的品格。伯夷、叔齐：事见《饮酒二十首》其二注⁽²⁾。

(2)二子：指伯夷、叔齐。子：古代男子的尊称。让国：互让君位。（史记·伯夷列传）载：孤竹国君临死前遗命叔齐为君。孤竹君死后，叔齐因伯夷是兄，请伯夷继位。伯夷因父命在先，不肯违背，便逃去。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随兄逃去。

(3)相将：相随，相伴。海隅：海滨。（孟子·尽心》“伯夷避纣，居北

海之滨。”

(4)天人革命：指周武王伐纣，周朝取代商朝。《周易·革卦·象辞》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

(5)绝景：灭绝踪影，指隐居。景通“影”。穷居：居住在偏僻之处。

(6)采薇高歌：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伯夷、叔齐‘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，其辞曰：‘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虞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祖兮，命之衰矣！’薇：野菜。”

(7)黄虞：黄帝和虞舜。

(8)凌：逾越，超越。

(9)爱：乃。感懦夫：使懦弱之人感奋振动。（孟子·万章）：“伯夷‘当纣之时，居北海之滨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’”

[译文]

伯夷叔齐互让君位，相伴逃离至于海滨。顺天应人武王伐纣，夷叔匿迹远居穷困。采薇充饥悲哀高歌，慷慨思念黄帝虞舜。贞廉之风超越世俗，感奋振动懦弱之人。

箕子(1)

去乡之感(2)，犹有迟迟(3)。矧伊代谢(4)，触物皆非。哀哀箕子，云胡能夷(5)？狡童之歌(6)，凄矣其悲。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箕子，表现改朝换代后的悲哀。箕子：名胥余，殷纣王的大臣，任太师。纣王淫乱暴虐，杀少师比干。箕子恐惧，佯装疯颠，做了奴隶，被纣王所囚禁。周武王灭商，才把箕子释放。（事见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

(2)去乡：离开故乡。

(3)迟迟：形容不忍离去而前行迟缓的样子。

(4)矧(sh n 审)：况且，何况。伊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代谢：指改朝换代。

(5)云：句首语助词，无意义。胡：何。夷：平。

(6)狡童之歌：指箕子所作《麦秀》之诗。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其后箕子朝周，过故殷墟，感宫室毁坏，生禾黍，箕子伤之。欲哭则不可，欲位为其近妇人，乃作《麦秀》之诗以歌咏之。其诗曰：‘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，不与我好兮！’所谓狡童者，纣也。”

[译文]

离开家乡那种感情，尚且依恋难以舍弃。更何况是改朝换代，眼前一切总觉其非。箕子哀伤无限悲痛，心中如何才能平息？感慨所作《麦秀》之诗，哀伤凄凉深表其悲。

管鲍(1)

知人未易，相知实难(2)，淡美初交(3)，利乖岁寒(4)。管生称心，鲍叔必安。奇情双亮(5)，令名俱完(6)。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管仲与鲍叔牙，赞美二人相互知心，亲密无间的友情。管：指管仲，名夷吾，字仲，春秋时齐国颖上（今安徽省颖上县）人。鲍：指鲍叔牙，春秋时齐国大夫，与管仲相友善。管仲与鲍叔牙同处于齐，二人甚相友善。管仲事公子纠，鲍叔牙事公子小白。小白继立为齐桓公，杀公子纠，囚禁管仲，鲍叔牙力谏桓公释放管仲，以为管仲可以辅成霸王之业。桓公遂召管仲，使之位于高国之上，鲍叔牙以身下之。任以国政，号曰仲父，桓公遂成霸业。管仲曾说：吾与叔牙分财多取，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；谋事困穷，不以我为愚，知时不利也；二仕三退，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遇时也；三战三走，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（事见《列子·力命》、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）

(2)相知：相互知心。

(3)淡美：指君子之交，以淡泊为美。《礼记·表记》：“故君子之接若水，小人之接如醴。君子淡以成，小人甘以坏。”

(4)利乖岁寒：是说即使利益相违背，仍保持坚贞不渝的友谊。乖：违背，冲突。岁寒：借指坚贞的松柏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曰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。”

(5)奇情：谓世间罕见的友情；双亮：交相辉映。

(6)令名：美名。充：完美无缺。

[译文]

了解别人已不容易，能获知音实在困难。君子之交淡泊为美，利益相违友情不变。只要管仲能得称心，鲍叔无怨必定心安。罕见友情交相辉映，完美名声永远流传。

程杵⁽¹⁾

遗生良难⁽²⁾，士为知己⁽³⁾。望义如归⁽⁴⁾，允伊二子⁽⁵⁾。程生挥剑，惧兹余耻⁽⁶⁾。令德永闻⁽⁷⁾，百代见纪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程婴与公孙杵臼（chǐ jiù 楚旧），颂扬他们为知己而重义轻生的行为和品德。程杵：即程婴与公孙杵臼，二人皆春秋时晋国人。程为赵朔之友，公孙为赵朔门人。时赵朔为司寇屠岸贾所杀害，并要灭其族。赵朔妻遗腹生一儿，屠岸贾仍准备加害。程与公孙设计，由公孙抱别人的婴儿隐藏于山中，而由程去屠岸贾处告发。于是屠岸贾派人到山中将公孙杵臼和假婴儿杀害。程婴则抱着赵朔的遗孤隐藏于山中。后赵朔遗孤长成，即赵武，攻灭了屠岸贾。程婴为报公孙杵臼之大义，遂亦自杀。（事见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）

(2)遗生：舍弃生命。良：实在。

(3)为知己：谓为知己者而死。

(4)望义如归：为义而死，视死如归。

(5)允：诚信。（《诗经·小雅·车攻》：“允矣君子。亦谓诚然，信然。《尚书·益稷》：“庶尹允谐。”

(6)惧兹余耻：谓如果活下去则是一种耻辱，所以内心不安。是说公孙杵臼为义而死，自己亦当以死相报，否则便对不起公孙杵臼。

(7)令德：美德。

(8)百代：指百代以后。纪：记载。

[译文]

舍弃生命实在不易，君子献身甘为知己。为义而死视之如归，程婴杵臼确实如此。程婴赴义挥剑自尽，只怕独存视为羞耻。二人美德永远传扬，百代之后可见所记。

七十二弟子⁽¹⁾

询询舞雩⁽²⁾，莫曰匪贤⁽³⁾。俱映日月⁽⁴⁾，共飡至言⁽⁵⁾。恸由才难⁽⁶⁾，感为情牵⁽⁷⁾。回也早夭⁽⁸⁾，赐独长年⁽⁹⁾。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孔子七十二弟子，赞扬他们高尚的人品道德。（史记·孔子世家）：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，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

(2)询询(xún 旬)：谦恭谨慎的样子。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赞》：“李将军询询如鄙人，口不能出辞。”舞雩(yú 于)：求雨的祭坛，在曲阜县东南。（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）：“曾藏(di n点，《论语》作点)字皙(x 西)。恃孔子，孔子曰：‘言尔志。’咸曰：‘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平舞雩，咏而归。’孔子唱尔叹曰：‘吾与藏也！’”这里指孔子众弟子从学于孔子。

(3)莫曰匪贤：意谓无一不是贤人。匪同“非”。

(4)映日月：与日月相辉映。极赞孔子弟子高尚的品德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谓屈原：“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

(5)飡：同“餐”。这里是体会。理解的意思。至言：至理名言。最正确、最有价值的话。这里指孔子的教诲之语。

(6)恸(tòng 痛)由才难：是说孔子为才华难得的弟子的死去而悲哀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回年二十九，发尽白，蚤(早)死。孔子哭之恸，曰：‘自吾有回，门人益亲。’鲁哀公问：‘弟子孰为好学？’孔子对曰：‘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’”

(7)感为情迁：是说孔子总是为弟子们而挂念、担忧。

(8)回：指颜回。

(9)赐：指端木赐，字子贡，少孔子三十一岁。长年：长寿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子贡“常相鲁、卫，家累千金，卒终于齐。”

[译文]

仲尼弟子恭敬从学，没有一个不是忠贤。高尚道德辉映日月，一同领悟至理名言。孔子悲痛人才难得，情感总为弟子所牵。颜回不幸过早去世，唯独子贡享得长年。

屈贾⁽¹⁾

进德修业，将以及时⁽²⁾。如彼稷契⁽³⁾，孰不愿之？嗟乎二贤，逢世多疑⁽⁴⁾。候詹写志⁽⁵⁾，感鹏献辞⁽⁶⁾。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屈原和贾谊，为他们既德且贤却不得时遇而感慨。屈原，战国时楚国人。名平，字原；又名正则，字灵均。楚怀王时任左徒、三闾大夫，主张联齐抗秦。后遭诬陷而被放逐。顷襄王时再遭谗毁，滴于江南，自投汨罗江而死。传世有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天问》等作品。贾谊，汉洛阳人。以年少能通诸家书，文帝召为博士，迁太中大夫。谊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制法度，兴礼乐。又数上疏陈政事，言时弊，为大臣所忌，出为长沙王太傅，迁梁怀王太傅而卒，年三十三。世

称贾太傅，又称贾生。传世有《治安策》、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等作品。二人事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。

(2)此二句参见《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》：“进德修业，以及时也。”句注。

(3)稷(jì 计)：即后稷，名弃，为舜农官，别姓姬氏。(见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及《史记·周本纪》)契(xiè 谢)：传说中商族始祖帝喾的儿子，虞舜之臣。舜时助禹治水有功，任为司徒。赐姓子氏，封于商。(见《史记·殷本纪》)

(4)疑：猜忌，即不被信任。

(5)候詹写志：是说屈原向郑詹问卜后写《卜居》以抒发怀抱。候：占验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：“望气候星。”詹：郑詹尹。《楚辞·卜居》：“屈原既放，三年不得复见……往见大卜郑詹尹曰：‘余有所疑，愿因先生决之。’詹尹乃端策拂龟。”

(6)感鹏(fú 扶)献辞：是说贾谊有感于鹏鸟飞到舍间而写下《鹏鸟赋》以自伤悼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：“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，有鵩飞入贾生舍，止于坐隅。楚人命鵩曰‘服’。贾生既以滴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自以为寿不得长，伤悼之，乃赋以自广。”

[译文]

增进道德提高学业，盼望及时有为世上。就像舜时后稷与契，谁不希望他们那样？可叹二贤屈原贾谊，遭逢猜忌疏远忠良。问卜詹尹抒发怀抱，有感鹏鸟作赋自伤。

韩非⁽¹⁾

丰狐隐穴⁽²⁾，以文自残⁽³⁾。君子失时，白首抱关⁽⁴⁾。巧行居灾⁽⁵⁾，伎辩召患⁽⁶⁾。哀矣韩生，竟死《说难》⁽⁷⁾。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韩非，为其可悲的命运而哀伤。韩非，战国时韩国诸公子。与李斯同师事荀卿，李斯自以为不如。曾建议韩王变法，不被采纳。后使秦国，李斯忌其才，入狱自杀。尝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难》等篇，十余万言，即今传《韩非子》二十卷。事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。

(2)丰狐隐穴：大狐狸隐藏于山穴之中。《庄子·山木》：“夫丰狐文豹，栖于山林，伏于岩穴，静也。”丰狐即大狐。

(3)以文自残：是说丰狐、文豹因其漂亮的毛皮而给自己带来灾祸。文：花纹。《韩非子·喻老》：“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，文公受客皮而叹曰：‘此以皮之美自为罪。’”陶诗此处比喻韩非以才华出众而给自己带来灾祸。

(4)抱关：守门的小吏，喻地位卑微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“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，恶乎宜乎？抱关击柝。”又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故或禄天下而个自以为多，或监门御旅，抱关击柝，而下自以为寡。”注：“抱关，门卒也。击柝，击木所以警夜者。”

(5)巧行居灾：美善的行为容易处祸。巧：美善，美好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

(6)伎(zhì 志)辩：强辩。这里指韩非善于著书立说。

(7)竟死《说难》：是说尽管韩非写了《说难》指出游说之人易遭祸患的种种情况，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避免像《说难》中所写的那样，终因游说于秦而死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：“然韩非知说之难，为《说难》书甚具，终死于秦，不能自脱。”

[译文]

大的狐狸隐藏山穴，皮毛美丽因而遭难。君子不被时所重。用，到老看门地位低贱。美善行为容易处祸，强辩也能引来灾患。韩非遭遇实在可哀，说秦而死竟如《说难》。

鲁二儒⁽¹⁾

易代随时⁽²⁾，迷变则愚⁽³⁾。介介若人⁽⁴⁾，特为贞夫⁽⁵⁾。德不百年，污我诗书⁽⁶⁾。逝然不顾⁽⁷⁾，被褐幽居⁽⁸⁾。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西汉初鲁地的两位儒生，赞美他们耿介孤高的品德。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》载：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，叔孙通谏议前往征鲁诸生以定礼仪，“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。鲁有两生不肯行，曰：‘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谀以得亲贵。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伤者未起，又欲起礼乐。礼乐所由起，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。吾不忍为公所为。公所为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往矣，无污我！’叔孙通笑曰：‘若真鄙儒也，不知时变。’”

(2)易代：诸本皆作“易代”，逯本据《艺文类聚》校改为“易大”；今仍从前者。随时：即随时而变。

(3)迷变：迷于变化，即不知随时变化。以上二句指叔孙通“若真鄙儒也，不知时变”之语。

(4)介介：耿直孤高的样子。若人：那样的人，指鲁二儒。

(5)侍：出众，卓异。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：“维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”贞夫：忠直的人。《晋书·桓玄传》：“乃下书曰：‘夫三才相资，天人所以成功；理由一统，贞夫所以司契。’”

(6)污我诗书：即鲁二儒所说：“公所为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往矣。无污我。”诗书：指古代诗书所载礼乐制度。

(7)逝：通“誓”，决意。不顾：即不顾叔孙通之征召。

(8)被褐：穿着粗布衣。幽居：犹隐居。

[译文]

改朝换代随时改变，若不改变视为愚笨。耿介孤高鲁之二儒，品德出众忠直之人。积德尚未能达百年，违反古法有辱斯文。决意不理朝廷征召，穿粗布衣幽然而隐。

张长公⁽¹⁾

远哉长公⁽²⁾，萧然何事⁽³⁾？世路多端⁽⁴⁾，皆为我异⁽⁵⁾。敛辔赜来⁽⁶⁾，独养其志。寝迹穷年⁽⁷⁾，谁知斯音⁽⁸⁾！

[注释]

(1)这一章述评张长公，颂扬其能保持高洁的节操。张长公，即张挚，字长公。张释之之子。“官至大夫，免。以不能取容当世，故终身不仕”（《史记·张释之冯唐列传》）。《索引》：“谓性公直，不能曲屈见容于当世，故至免官不仕也。”

(2)远：指距写此文的时间已经遥远。

(3)萧然：寂寞冷落的样子。何事：为了什么。

(4)世路：指世间的人生道路。多端：即很多。端：头绪。

(5)为：与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曰：道不同不相为谋。”

(6)敛辔：收起马缰绳。指归隐不再出仕。与“敛策”意同。赜（ji 揭）来：即去来。指张挚辞官归隐。

(7)寝迹：隐迹。谓隐居。陶渊明《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》：“寝迹衡门下，邈与世相

绝。”穷年：指终生。即上引《史记》所说“以不能取容当世，故终身不仕。”

(8)斯：此，这。

[译文]

张摯距今已很遥远，寂寞冷落竟为何事？人生道路多种多样，世人竟然皆与我异。收起缰绳辞去官职，独自修养他那高志。隐居终身不再出仕，谁能理解此中深意！

陶渊明集卷之七 疏祭文

与子俨等疏

[说明]

疏是布陈的意思，这里是一种用于告诫类似书信的文体。故《宋书》及《南史》说渊明“与子书以言其志，并为训戒日……”。从文中“吾年过五十”语可知此文为渊明五十岁以后的作品。文章的内容是向儿子们叙说自己的生平与志趣，并告诫儿子们要团结友爱，勉励他们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。

告俨、俟、份、佚、佟⁽¹⁾：

天地赋命⁽²⁾，生必有死；自古圣贤，谁能独免⁽³⁾？于夏有言⁽⁴⁾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⁽⁵⁾。”四友之人⁽⁶⁾，亲受音旨⁽⁷⁾。发斯谈者⁽⁸⁾，将非穷达不可妄求⁽⁹⁾，寿夭永无外请故那⁽¹⁰⁾？

吾年过五十，少而穷苦，每以家弊⁽¹¹⁾，东西游走⁽¹²⁾。性刚才拙⁽¹³⁾，与物多忤⁽¹⁴⁾。自量为己⁽¹⁵⁾，必贻俗患⁽¹⁶⁾。佩悦辞世⁽¹⁷⁾，使汝等幼而饥寒⁽¹⁸⁾。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⁽¹⁹⁾。败絮自拥⁽²⁰⁾，何惭儿子⁽²¹⁾？此既一事矣⁽²²⁾，但恨邻靡二仲⁽²³⁾，室无莱妇⁽²⁴⁾，抱兹苦心⁽²⁵⁾，良独内愧⁽²⁶⁾。

少学琴书，偶爱闲静，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

见树木交荫⁽²⁷⁾，时鸟变声⁽²⁸⁾，亦复欢然有喜。常言五六月中，北窗下卧，遇凉风暂至，自谓是羲皇上人⁽²⁹⁾。意浅识罕⁽³⁰⁾，谓斯言可保⁽³¹⁾。日月遂往，机巧好疏⁽³²⁾。缅求在昔⁽³³⁾，咄然如何⁽³⁴⁾！

疾患以来，渐就衰损⁽³⁵⁾，亲旧不遗⁽³⁶⁾，每以药石见救⁽³⁷⁾，自恐大分将有限也⁽³⁸⁾。汝辈稚小家贫，每役柴水之劳⁽³⁹⁾，何时可免？念之在心，若何可言⁽⁴⁰⁾！然汝等虽不同生⁽⁴¹⁾，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⁽⁴²⁾。鲍叔，管仲，分财无猜⁽⁴³⁾；归生，伍举，班荆道旧⁽⁴⁴⁾；遂能以败为成⁽⁴⁵⁾。因丧立功⁽⁴⁶⁾。他人尚尔⁽⁴⁷⁾，况同父之人哉！颖川韩元长⁽⁴⁸⁾，汉末名士，身处卿佐，八十而终，兄弟同居，至于没齿⁽⁴⁹⁾。济北记稚春⁽⁵⁰⁾，晋时操行人也⁽⁵¹⁾，七世同财⁽⁵²⁾，家人无怨色。《诗》曰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⁽⁵³⁾。”虽不能尔⁽⁵⁴⁾，至心尚之⁽⁵⁵⁾。汝其慎哉⁽⁵⁶⁾，吾复何言！

[注释]

(1)俨(yǎn 眼)、俟(sì 四)、份(bīn 宾)、佚(yì 义)、佟(tóng 童)：陶渊明的五个儿子。参见渊明《责子》诗。

(2)赋：给予。

(3)谁能独免：逮本作“谁独能免”，今据《宋书》及李本、焦本改。

(4)子夏：姓卜，名商，字子夏，春秋时卫国人，孔子的学生。

(5)此二句见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(6)四友：孔子的学生颜回、于贡、子路、子张，为孔子四友。（见《孔丛子·论书》）子夏与他们是同辈。

(7)音旨：指孔子的教诲。旨：要义。

(8)发：发表，讲。斯谈：这话，指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之语。

(9)将非：岂不是。穷达：矢志与显达，指命运的好坏。妄求：分非地追求。

(10)寿夭：长寿与短命。外请：在命定之外求保。故：缘故。

(11)以：因。弊：贫乏。

(12)游走：在外奔波，指外出做官。

(13)性刚：性格刚直。才拙：才能拙劣。指不会逢迎取巧。

(14)与物多忤(w 午)：与社会人事多不相合。许：逆，违背。

(15)自量为己：自己估量自己。即为自己考虑。

(16)贻：遗留。俗患：指世俗官场上的祸患。

(17)g 倅(m nmi n 敏免)：勉力，努力。辞世：指辞去世俗事物，即辞官归隐。

(18)汝等：你们。

(19)孺仲：东汉王霸，字孺仲（《后汉书》作“儒仲”），太原人。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说他“少有情节。及王莽篡位，弃冠带，绝交宦……以病归。隐居守志，茅屋蓬户。连征不至，以寿终”。又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载：太原王霸“妻亦美志行。初，霸与同郡令狐于伯为友，后于伯为楚相，而其子为郡功曹。子泊乃令子奉书于霸，车马服从，雍容如也。霸子时方耕于野，闻宾至，投耒而归，见令狐于，沮怍不能仰视。霸目之，有愧容，客去而久卧不起。妻怪问其故，始不肯告，妻请罪，而后言曰：‘吾与子伯素不相若，向见其于容服甚光，举措有适，而我儿曹蓬发历齿，未知礼则，见客而有惭色。父子恩深，不觉自失耳。’妻曰：‘君少修清节，不顾荣禄。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？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于乎！’霸屈起而笑曰：‘有是哉！’遂共终身隐遁。”

(20)败絮：指破棉袄。拥：缠裹，穿着。

(21)何惭儿子：又何必为儿子的贫寒而惭愧呢。

(22)一事：一样的事。是说儿子同自己一样，同处贫寒之中，故不必为之惭愧。

(23)靡：没有。二仲：指汉代的两位隐士羊仲、求仲。参见《归去来兮辞》注(40)。

(24)莱妇：老莱子的妻子。春秋时楚国的老莱子，在蒙山之南隐居躬耕。楚王用重礼来聘请他做官。他的妻子竭力劝止他说：“今先生食人酒肉，受人官禄，为人所制也，能免于患乎？”老莱子便与妻子一起逃隐于江南。（事见《高士传》、《列女传》）

(25)抱兹：怀此。

(26)良：甚，很。

(27)树木交荫：树木枝叶交错成荫。

(28)时鸟：候鸟。

(29)羲皇上人：太古之人。羲皇：伏羲氏，古代传说中的上古帝王。

(30)意浅：思想单纯。识罕：见识稀少。

(31)谓：以为。斯言：指“常言”四句。保：保持，维持。

(32)机巧：指逢迎取巧。好疏：很生疏。

(33)緬：远。

(34)眇然：渺茫的样子。

(35)就：接近。衰损：衰老。

(36)遗：遗弃。

(37)药石：泛指药物。石：指治病的石针。

(38)大分(fèn 奋)：寿命。

(39)每：常。役：担任，被迫从事。

(40)若何可言：意谓有什么话可说呢。若何：怎么。

(41)不同生：不是一母所生。长子伋为渊明前妻所生，后四子为续弦翟氏所生。

(42)四海之内皆兄弟：语出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(43)无猜：无有猜忌。事见《读史述九章·管鲍》注。

(44)归生、伍举：战国时楚国入，二人为好友。伍举因罪逃往郑国，再奔晋国；在去晋国的路上与出使晋国的归生相遇。两人便在地上铺荆草，席地而坐，叙说昔日的情谊。归生回到楚国后对令尹子木说，楚国人才为晋国所用，对楚国不利。楚国于是召回伍举。（事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、《国语·楚语》）班：布列。道旧：叙旧。

(45)以败为成：指管仲因得鲍叔的帮助而在失败中转向成功。起初，管仲辅佐公子纠，鲍叔辅佐公子小白，后来公子小白打败了公子纠，即位为齐桓公，管仲被囚禁，鲍叔向齐桓公极立推荐管仲。管仲被起用力相，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。（事见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）

(46)因丧立功：指伍举在逃亡之中因得归生的帮助而回到楚国立下功劳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载：伍举回到楚国后，辅佐公子围继承了王位，这就是楚灵王。

(47)他人：别人，非亲兄弟之人。这里指鲍叔与管仲。归生与伍举。尚尔：尚且能够如此。

(48)颍川：郡名，今河南省禹县。韩元长：名融，字元长，东汉时人。年轻时不为章句而善辨事理，声名甚盛，曾受到大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、大将军等五府的同时征召；汉献帝时官至太仆。为九卿之一。（事见《后汉书·韩韵列传》）

(49)没齿：犹言终身。

(50)济北：古地名，在今山东省长清县。汜（fàn 范）稚春：名毓，字稚春，西晋时人。《晋书·儒林传》说他家累世儒素，九族和睦，到记毓时已经七代。当时人们称赞其家“儿无常父，衣无常主”。

(51)操行人：品行高尚的人。

(52)同财：共同拥有财产，指没有分家。

(53)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：此二句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车辖》。意思是说：对古人崇高的道德则敬仰若高山，对古人的高尚行为则效法和遵行。

(54)尔：那样。

(55)至心：至诚之心。尚：崇尚，羡慕。

(56)汝：犹“汝等”，你们。其：语气词，这里有“应当”的意思。

[译文]

告诉严、侯、份、佚、侮诸子：

天地赋予人类以生命，有生必定有死。自古至今，即便是圣贤之人，谁又能逃脱死亡呢？子夏曾经说过：“死生之数自有命定，富贵与否在于天意。”孔子四友之辈的学生，亲身受到孔子的教诲。子夏之所以讲这样的话，岂不是因为人的穷困和显达不可非分地追求，长寿与短命永远不可能在命定之外求得的缘故吗？

我已经年过五十，年少时即受穷苦，家中常常贫乏，不得不在外四处奔波。我性格刚直，无逢迎取巧之能，与社会人事多不相合。自己为自己考虑，那样下去必然会留下祸患。于是我努力使自己辞去官场世俗事务，因而也使你们从小就过着贫穷饥寒的生活。我曾被王霸贤妻的话所感动，自己穿着破棉袄，又何必为儿子不如别人而惭愧呢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我只遗憾没有求仲、羊仲那样的邻居，家中没有像老莱子妻那样的夫人，怀抱着这样的苦心，内心很是惭愧。

我少年时曾学习弹琴、读书，间或喜欢悠闲清静，打开书卷，心有所得，

便高兴得连饭也忘记吃了。看到树木枝叶交错成荫，听见候鸟不同的鸣声，我也十分高兴。我常常说，五六月里，在北窗下面躺着，遇到凉风一阵阵吹过，便自认为是伏羲氏以前的古人了。我的思想单纯，见识稀少，认为这样的生活可以保持下去。时光逐渐逝去，逢迎取巧那一套我仍十分生疏。要想恢复过去的那种生活，希望又是多么渺茫！

自从患病以来，身体逐渐衰老，亲戚朋友们不嫌弃我，常常拿来药物给我医治，我担心自己的寿命将不会很长了。你们年纪幼小，家中贫穷，常常担负打柴挑水的劳作，什么时候才能免掉呢？这些事情总是牵挂着我的心，可是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！你们兄弟几人虽然不是一母所生。但应当理解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的道理。鲍叔和管仲分钱财时，互不猜忌；归生和伍举久别重逢，便在路边铺上荆条坐下畅叙旧情；于是才使得管仲在失败之中转向成功，伍举在逃亡之后回国立下功劳。他们并非亲兄弟尚且能够这样，何况你们是同一父亲的儿子呢！颖川的韩元长，是汉末的一位名士，身居卿佐的官职，享年八十岁，兄弟在一起生活，直到去世。济北的汇稚春，是晋代一位品行高尚的人，他们家七代没有分家，共同拥有财产，但全家人没有不满意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对古人崇高的道德则敬仰若高山，对古人的高尚行为则效法和遵行。”虽然我们达不到那样高的境界，但应当以至诚之心崇尚他们的美德。你们要谨慎做人啊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！

祭程氏妹文

[说明]

这篇祭文作于晋安帝义熙三年（407）五月，陶渊明四十三岁。

程氏妹是陶渊明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比渊明小三岁，因嫁给程家，故称程氏妹。程氏妹于义熙元年（405）十一月在武昌去世，渊明曾辞去彭泽令前往奔丧，见《归去来兮辞序》。过了一年半之后，渊明向她祭奠，写下这篇祭文。文中赞扬了程氏妹的言行品德，并通过回忆往日兄妹的友情而寄托深切的哀思。

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⁽¹⁾，程氏妹服制再周⁽²⁾。渊明以少牢之奠⁽³⁾，俯而酌之⁽⁴⁾。呜呼哀哉⁽⁵⁾！

寒往暑来，日月寝疏⁽⁶⁾，梁尘委积⁽⁷⁾，庭草荒芜。寥寥空室，哀哀遗孤⁽⁸⁾。看筋虚奠⁽⁹⁾，人逝焉如⁽¹⁰⁾！

谁无兄弟⁽¹¹⁾。人亦同生，嗟我与尔⁽¹²⁾，特百常情⁽¹³⁾。慈妣早世⁽¹⁴⁾，时尚孺婴，我年二六⁽¹⁵⁾，尔才九龄。爰从靡识⁽¹⁶⁾，抚髻相成⁽¹⁷⁾。咨尔令妹⁽¹⁸⁾，有德有操。靖恭鲜言⁽¹⁹⁾，闻善则乐。能正能和，惟友惟孝。行止中闺⁽²⁰⁾，可象可效⁽²¹⁾。我闻为善，庆自己蹈⁽²²⁾，彼苍何偏⁽²³⁾，而不斯报⁽²⁴⁾！昔在江陵⁽²⁵⁾，重罹天罚⁽²⁶⁾，兄弟索居⁽²⁷⁾，乖隔楚越⁽²⁸⁾。伊我与尔⁽²⁹⁾，百哀是切⁽³⁰⁾。黯黯高云⁽³¹⁾，萧萧冬月⁽³²⁾，白雪掩晨，长风悲节⁽³³⁾。感惟崩号⁽³⁴⁾，兴言位血⁽³⁵⁾。

寻念平昔⁽³⁶⁾，触事未远⁽³⁷⁾，书疏犹存⁽³⁸⁾，遗孤满眼⁽³⁹⁾。民如何一往，终天不返⁽⁴⁰⁾！寂寂高堂，何时复践？藐藐孤女⁽⁴¹⁾，曷依局恃⁽⁴²⁾？莹莹游魂⁽⁴³⁾，谁主谁祀⁽⁴⁴⁾？奈何程妹，于此水已⁽⁴⁵⁾！死如有知，相见蒿里⁽⁴⁶⁾。呜呼哀哉！

[注释]

(1)维：句首助词，无意义。晋义熙三年：即公元407年。义熙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。甲辰：古人用于支纪日，甲辰是该年五月初六。

(2)服制：眼丧的礼制。再周：两个周期。已嫁姊妹，按服制应为九个月。义熙三年五月距程氏妹之死约十八个月，所以说服制再周。

(3)少牢：古代称祭把用的豕和羊。奠：用祭品向死者致祭。

(4)酹(hèi 泪)：洒酒于地表示祭奠。

(5)呜呼哀哉：悲呼之辞。祭文中常用的感叹句。

(6)寢(jìn 进)疏：渐远。寢：同“浸”，逐渐。

(7)梁尘：屋梁上的尘土。委：堆积。

(8)遗孤：指程氏妹留下的孤女。

(9)肴(yáo 摇)：熟的肉食。觞：原指饮酒器，这里指酒。虚：这里是徒然、空自的意思。

(10)人逝：指程氏妹已经去世。焉如：何往，哪儿去了。

(11)兄弟：古代常以“兄弟”概指兄弟姊妹。

(12)嗟：感叹词。尔：你。

(13)特：特出的，独有的。百：百倍。常情：指一般的兄妹之情。

(14)妣(b 比)：已经死去的母亲，指程氏妹的生母，作者的庶母。

(15)二六：十二岁。

(16)爰：乃。靡识：无知。指尚未懂事。

(17)抚髻相成：谓从小互相爱护着一起长大。髻：古代指孩子的下垂的头发。

(18)咨：叹息声。令：美，善。

(19)靖：安静。恭：谦逊有礼。鲜：少。

(20)行止中闺：谓言行举止都符合女性的规范。闺：本指女子起居的内室，这里代指女性。

(21)可象可效：值得学习和效法。象：法，楷模。

(22)庆自己蹈：言幸福应是由自己努力而取得。庆：幸福。自：由于。蹈：实行。

(23)彼苍何偏：苍天为什么这样不公正。彼苍：指天。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：“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。”偏：偏私，不公正。

(24)而不斯报：没有给予应有的报应。斯报：指上文“庆自己蹈”句意，应得此善报。

(25)昔在江陵：指作者于晋隆安五年(401)七月销假还江陵任职。

(26)重(chóng)罹(lí 离)：再一次遭受。天罚：上天的惩罚。指作者的生母孟氏在这一年的冬天去世。因为庶母先亡，故生母又逝是“重罹天罚”。

(27)兄弟：指兄妹。索居：独居。这里指兄妹散居。

(28)乖隔楚越。谓分居异地。乖：相离。楚越：楚地与越地。《庄子·德充符》：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。”楚越并非实指，仅借以表示分居异地。

(29)伊：句首助词。

(30)是：语助词，用以确指“百哀”。切：痛切。

(31)黯黯(àn 暗)：深黑，昏暗。

(32)萧萧：形容寒风声。

(33)悲：悲号，形容风声凄厉。节：节气，节令。

(34)感惟崩号：感恸得叩头哭号。崩：崩角。形容叩头像山崩一样。语出《尚书·泰誓中》“若崩厥角”。号：号哭。

(35)兴：举，指举哀。言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位血：哭出血来。形容极度悲哀。

(36)寻念：追思。平昔：过去的日子。

(37)触事未远：谓事情就像在眼前一样，并不遥远。

(38)书疏：指互通的书信。

(39)满眼：在眼前；一睁开眼就看见。

(40)终天：永久。

(41)藐藐：幼小的样子。

(42)曷：同“何”。依、恃：都是依靠的意思。失父为失怙，失母为失恃。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。”

(43)茕茕(qi6ng 穷)：孤独的样子。

(44)主：掌管，指祭把之事。祀：祭。

(45)永已：永远完了。

(46)蒿里：是死者魂魄所归之处，即指墓地。古乐府有丧歌《蒿里行》。

[译文]

晋代义熙三年五月六日，为程氏妹服丧已满十八个月了。渊明我用猪、羊二牲为你祭奠，躬身以酒洒地。悲哀啊，悲哀！

寒往暑来，岁月渐逝，屋梁上尘土堆积，庭院里杂草丛生，一片荒芜。寂寞空旷的屋里悲哀哭啼的是她遗下的孤女。陈列着酒肉只能作虚空的祭奠，你已逝去，不知去往何处！

谁无兄弟姐妹，同样都是父母所生。唉，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，却超过一般人的百倍。慈母早年去世，当时你还很小，我十二岁，你才九岁。就从那无知的童年时代，我们相互爱护着一起长大。唉，你是我善良的妹妹，既有优良的德行，又有美好的操守。你安静谦逊，少言寡语，听到美好的事情就内心高兴。你为人端正而又温和，既和兄弟友爱，又能孝顺长辈。你言行举止都符合女性的规范，值得学习和效法。我听说行善之人，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幸福，可是苍天为什么这样不公正，没有给她以善报！过去在江陵之时，再一次遭到上天的惩罚——母亲去世，你我分散而居，相隔异地。惟有我们兄妹二人，经受着无数的哀痛。高空乌云密布，冬月寒风萧萧，清晨白雪覆盖大地，大风在冬季里悲号。我悲伤感恸得叩头哭号，每当伤心眼中就哭出血来。

追思过去的日子，事情就像在眼前一样，并不遥远，互通的书信依然还在，你的遗孤就在眼前。为什么你一去就永远不返！寂静的高堂上，何时再有你的足迹？幼小的孤女，能依靠谁呢？你那孤独游荡的魂魄，有谁主祭把呢？如何是好啊程妹，就这样永远完结了！如果死后有知，那我们将来就在墓地相会吧。悲哀啊，悲哀！

祭从弟敬远文

[说明]

这篇祭文作于晋安帝义熙七年(411)八月，陶渊明四十七岁。

从弟，为同祖父的弟弟，即堂弟。渊明的堂弟敬远，比渊明小十六岁，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。渊明与敬远“父则同生，母则从母”，他们自幼长期相处，情同手足；长大后志趣相投，感情深厚，一道隐居耕躬，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。现敬远溘然早逝，作者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，写下这篇祭文，以表示对堂弟的深切悼念之情。

岁在辛亥⁽¹⁾，月惟中秋⁽²⁾，旬有九日⁽³⁾，从弟敬远，卜辰云⁽⁴⁾，气永宁后土⁽⁵⁾。感平生之游处⁽⁶⁾，悲一往之不返，情恻恻以摧心⁽⁷⁾，泪愍愍而盈眼⁽⁸⁾。乃以园果时醒⁽⁹⁾，祖其将行⁽¹⁰⁾。呜呼哀哉！

於烁吾弟⁽¹¹⁾，有操有概⁽¹²⁾。孝发幼龄⁽¹³⁾，友自天爱⁽¹⁴⁾。少思寡欲⁽¹⁵⁾，靡执靡介⁽¹⁶⁾。后己先人，临财思惠⁽¹⁷⁾。心遗得失⁽¹⁸⁾，情不依世⁽¹⁹⁾。其色能温⁽²⁰⁾，其言则厉⁽²¹⁾。乐胜朋高⁽²²⁾，好是文艺⁽²³⁾。遥遥帝乡⁽²⁴⁾，爱感奇心，绝粒委务⁽²⁵⁾，考槃山阴⁽²⁶⁾。淙淙悬溜⁽²⁷⁾，暖暖荒林⁽²⁸⁾，晨采上药⁽²⁹⁾，夕闲素琴⁽³⁰⁾。曰仁者寿⁽³¹⁾，窃独信之⁽³²⁾；如何斯言，徒能见欺⁽³³⁾！年甫过立⁽³⁴⁾，奄与世辞⁽³⁵⁾，长归蒿里⁽³⁶⁾，逸无还期⁽³⁷⁾。

惟我与尔，匪但亲友⁽³⁸⁾，父则同生⁽³⁹⁾，母则从母⁽⁴⁰⁾。相及龃齿⁽⁴¹⁾，并罹偏咎⁽⁴²⁾，斯情实深，斯爱实厚！念畴昔日⁽⁴³⁾，同房之欢，冬无组褐⁽⁴⁴⁾，夏渴瓢箪⁽⁴⁵⁾，相将以道⁽⁴⁶⁾，相开以颜⁽⁴⁷⁾。岂不多乏，忽忘饥寒。余尝学仕⁽⁴⁸⁾，缠绵人事⁽⁴⁹⁾，流浪无成⁽⁵⁰⁾。惧负素志，敛策归来⁽⁵¹⁾。尔知我意，常愿携手，置彼众议⁽⁵²⁾。每忆有秋⁽⁵³⁾，我将其刈⁽⁵⁴⁾，与汝偕行，航舟同济⁽⁵⁶⁾。三宿水滨，乐饮川界⁽⁵⁶⁾。静月澄高，温风始逝。抚杯而言，物久人脆⁽⁵⁷⁾。奈何吾弟，先我离世！

事不可寻，思亦何极⁽⁵⁸⁾？日祖月流⁽⁵⁹⁾，寒暑代息⁽⁶⁰⁾。死生异方，存亡有域，候晨永归⁽⁶¹⁾，指涂载陆⁽⁶²⁾。呱呱遗稚⁽⁶³⁾，未能正言⁽⁶⁴⁾；哀哀孳人⁽⁶⁵⁾，民礼仪孔闲⁽⁶⁶⁾。庭树如故，斋宇廓然⁽⁶⁷⁾，孰云敬远⁽⁶⁸⁾，何时复还？余惟人斯⁽⁶⁹⁾，昧兹近情⁽⁷⁰⁾。蓄龟有吉⁽⁷¹⁾，制我祖行⁽⁷²⁾。望施翩翩⁽⁷³⁾，执笔涕盈。神其有知，昭余中诚⁽⁷⁴⁾。呜呼哀哉！

[注释]

(1)辛亥：指晋安帝义熙七年，公元411年。

(2)惟：为，是。仲秋：八月。

(3)旬有九日：十九日。旬：十日为一旬。有：又

(4)卜辰：占卜择日。云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窆(bi n 贬)：下棺安葬。

(5)宁：安息。后土：指地下。

(6)游处：交往，相处。

(7)恻恻：悲痛的样子。摧心：伤心。愍愍(m n 敏)：哀伤的样子。盈：满。

(9)时醒：指新酿制的酒。

(10)祖：古人出行时祭把路神。这里指为敬远灵柩安葬而送行。

(11)於(w 乌)烁(shuò 朔)：赞美的感叹词。烁：光辉美盛的样子。

(12)概：气度，节操。

(13)孝发幼龄：谓年少时即知孝顺父母。

(14)友：指对兄弟的友爱。天：指天性。

(15)少思：谓无所忧虑。寡欲：追求不多。

(16)靡：无，不。执：固执。介：孤僻。

(17)惠：给人以好处。

(18)遗：忘，不计较。

(19)依世：趋附世俗。

(20)色：面容，态度。温：温和，和善。

(21)厉：严肃。

(22)乐胜朋高：以结交高明的朋友为快乐。胜：优越美好。

(23)好：爱好。是：语助词，用以确指行为的对象。这里指“文艺”。文：指诗辞文章。艺：指琴棋书画。

(24)帝乡：神话中天帝住的地方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。”

(25)绝粒：犹辟谷。古代道家以摒除火食，不进米谷为一种修炼的方法。委：委弃。务：指世俗事务。

(26)考梁：《诗经·卫风》的篇名。诗序说：“考巢，刺庄公也。不能继先公之业，使贤者退而穷处。”后因以作隐居穷处的代称。山阴：山的北面。这里指隐居于山林深处。

(27)淙淙(cóng从)：象声词，形容流水的声音。悬溜：瀑布。

(28)暧暧：昏暗不明的样子。

(29)上药：上等的药物。《文选》稽康《养生论》：“故神农曰：上药养命，中药养性者，诚知性命之理，因辅养以通也。”

(30)闲：习。素琴：不加装饰的琴。

(31)曰：说，这里指孔子说。仁者寿：语出《论语·雍也》，谓行仁德者可以长寿。

(32)窃：谦指自己，犹私下，暗中。

(33)徒：徒然，白白地。见欺：被欺。

(34)甫：才，刚刚，立：而立之年，指三十岁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三十而立。”

(35)奄：忽然，突然。

(36)蒿里：指墓地。

(37)邈：远。

(38)匪：同“非”。但：只，仅仅。

(39)父则同生：两人的父亲都是陶茂之子。

(40)母则从母：两人的母亲是对方的姨母。从母即姨母。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嘉以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陶侃的两个孙子，一个生渊明，一个生敬远。

(41)龆(tiáo条)齿：指童年。龋：毁齿，指儿童换牙。《韩诗外传调“故男八月生齿，八岁而龆齿。”

(42)罹：遭受。偏咎：偏丧，这里指丧父。

(43)畴昔：过去。

(44)缊(yùn运)褐：粗布棉衣。

(45)瓢箪：瓢饮箪食，指饮食简陋。箪：盛饭竹器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一箪食，一瓢饮。”

(46)相将以道：相互以道义支持。勉励。

(47)相开以颜：谓相互愉悦解忧。开：悦。

(48)学仕：指外出做官。

(49)缠绵：纠缠。人事：指官场中的应酬往来。

(50)流浪：指为‘言时四处奔波。无成：无所成就。

(51)敛策：收起马鞭，指辞去官职。

(52)置：废弃，弃置。众议：指世俗的议论。

(53)有秋：即秋天。有：名词词头，无意义。

(54)其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刈(yì义)：割，这里指收割庄稼。

(55)航(fng仿)：船。一说两船相并。王粲《赠蔡子笃》诗：“舫舟翩翩，以溯大江。”后来一般指小船。

(56)川界：河边。

(57)脆：脆弱。指生命短暂。

(58)何极：哪有尽头，极：尽，终。

(59)徂(cú)：往。

(60)代息：代谢，交替。

(61)候：等待。晨：清晨，指下葬的时间。永归：指永远安息于地下。即“永归本宅”之意。

(62)涂：通“途”，道路，这里指去墓地的道路。载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涉(zhì至)：登，升，这里指登程、上路。

(63)呱呱(gu谷)：小儿哭声。稚：幼儿。

(64)未能正言：指尚未学会说话。

(65)嫠(lí离)人：寡妇。

(66)孔：甚，很。闲：同“娴”，熟知。

(67)斋字：屋舍。廓然：空荡荡的样子。

(68)孰云：谁说。

(69)余惟人斯：我揣想别人啊。惟：思。斯：句末助词，犹“兮”。

(70)昧兹近情：不理解这种亲密的感情。

(71)蓍(sh诗)龟：古人占卜吉凶所用的蓍草和龟甲。吉：吉祥之兆。

(72)制：成法，礼制。指按规定的丧礼制度。

(73)旌(zhào兆)：指旧时出丧时为棺柩引路的旗，俗称魂幡。翩翩：轻快地飘动的样子。

(74)昭：明。中：心。

[译文]

辛亥年八月十九日，为堂弟敬远，占卜择定了日子下棺安葬，永远安息于地下。感念我们平日同游共处，我为你一去不返而悲伤，我心情悲痛感伤，伤心得热泪满眼。于是用园中之果和新酿制的酒，为你的灵柩安葬而送行。悲痛啊，悲痛！

我那光明磊落的弟弟啊，既有节操又有气度。少年时代即知孝顺父母，对兄弟的友爱本于天性。无忧无虑，追求不多，既不固执，也不孤僻。遇先为别人打算，然后才考虑自己，面对财物时总想惠及他人。内心不计较得失，性情不趋附世俗。他态度温和，他言辞严肃。以结交高明的朋友为快乐，爱好诗辞文章与琴棋书画。遥远的神仙世界，使他感到好奇，于是不食烟火，抛弃世俗事务，隐居于山林深处。淙淙作响的瀑布，森郁昏暗的荒林，清晨采摘仙药，晚上研习素琴。孔子曾说：行仁德者可以长寿。我偏偏相信了。可是为什么这句话，却白白地将我欺骗呢！敬远年龄刚过三十，却忽然与世长辞，永远安眠于地下，遥遥没有回还之日。

我与你之间，不仅仅是亲爱友善，我们的父亲是亲兄弟，我们的母亲是亲姊妹。在童年时代，我们又都失去了父亲，我们的感情实在太深，我们的友爱确实很厚！想想过去的日子，同住一处的欢乐，虽然冬天没有粗布棉衣，夏天饥渴了靠箪食瓢饮勉强度日，但我们以道义相互勉励，相互愉悦以解忧愁。难道生活不是很贫乏吗？只是我们忘记了饥寒之苦。我曾经外出做官，为那些往来应酬之事缠身，虽四处奔波，却一事无成。只怕辜负了平日的志向，我辞去官职回到家乡。你知道我的心意，常愿与我携手同游，而不顾及世俗的议论。每当回忆起那秋收之时，我将要去收割庄稼，和你一道前往，一同乘舟渡水。我们在那河边连宿三夜，且饮酒取乐。澄静的明月挂在高空，夏季的热风已经消失。我们持杯畅谈，事物长存，人生短暂。这是为什么啊，我的弟弟，你竟在我之前离开了人世！

往事难以追寻，思念哪有尽头？岁月流逝，寒暑更替。一死一生各在一方，一存一亡界域相隔，等待清晨为你安葬，准备踏上去往墓地的路程。你留下的呱呱啼哭的幼儿，尚未能学会说话；你抛下的悲哀的寡妇，非常懂得礼仪。庭院中的树木依旧，屋舍之中空空荡荡，谁说敬远何时能再归还？我揣想别人啊，不会理解我们这种亲密的感情。占卜好了的吉祥之日，按照规定的丧礼制度为你送行。眼看着轻快飘动的魂幡，我拿着笔啼泪不止。你的神灵如有知觉，就会明白我心中的诚意。悲痛啊，悲痛！

自祭文

【说明】

此文写于宋文帝元嘉四年（427）九月，陶渊明六十三岁。过了两个月，陶渊明便逝世了。所以，这篇祭文可以说是他的绝笔之作。

祭文，一般是生者为祭奠死者而作，但这篇祭文却是作者为自己所作。祭文中回顾、总结了自己的一生，一方面肯定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，另一方面表现了不与黑暗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。

岁惟丁卯⁽¹⁾，律中无射⁽²⁾。天寒夜长，风气萧索⁽³⁾，鸿雁于征⁽⁴⁾，草木黄落。陶子将辞逆旅之馆⁽⁵⁾。永归于本宅⁽⁶⁾。故人凄其相悲⁽⁷⁾，同祖行于今夕⁽⁸⁾。羞以嘉蔬⁽⁹⁾，荐以清酌⁽¹⁰⁾。候颜已冥⁽¹¹⁾，聆音愈漠⁽¹²⁾。呜呼哀哉！

茫茫大块⁽¹³⁾，悠悠高畏⁽¹⁴⁾，是生万物⁽¹⁵⁾，余得为人。自余为人，逢运之贫⁽¹⁶⁾，箪瓢屡罄⁽¹⁷⁾，絺绤冬陈⁽¹⁸⁾。含欢谷汲⁽¹⁹⁾，行歌负薪⁽²⁰⁾，翳翳柴门⁽²¹⁾，事我宵晨⁽²²⁾，春秋代谢⁽²³⁾，有务中园⁽²⁴⁾，载耘载耔⁽²⁵⁾，乃育乃繁⁽²⁶⁾。欣以素饷⁽²⁷⁾，和以七弦⁽²⁸⁾。冬曝其日⁽²⁹⁾，夏濯其泉⁽³⁰⁾。勤靡余劳⁽³¹⁾，心有常闲⁽³²⁾。乐天委分⁽³³⁾，以至百年⁽³⁴⁾。

惟此百年⁽³⁵⁾，夫人爱之⁽³⁶⁾，惧彼无成⁽³⁷⁾，愒日惜时⁽³⁸⁾。存为世珍⁽³⁹⁾，殁亦见思⁽⁴⁰⁾。嗟我独迈⁽⁴¹⁾，曾是异兹⁽⁴²⁾。宠非己荣⁽⁴³⁾，涅岂吾缁⁽⁴⁴⁾？粹兀穷庐⁽⁴⁵⁾，酣饮赋诗。识运知命，畴能罔眷⁽⁴⁶⁾。余今斯化⁽⁴⁷⁾，可以无恨。寿涉百龄⁽⁴⁸⁾，身慕肥遁⁽⁴⁹⁾，从老得终⁽⁵⁰⁾，奚所复恋⁽⁵¹⁾！

寒暑愈迈⁽⁵²⁾，亡既异存⁽⁵³⁾，外姻晨来⁽⁵⁴⁾，良友宵奔⁽⁵⁵⁾，葬之中野⁽⁵⁶⁾，以安其魂。窆窆我行⁽⁵⁷⁾，萧萧墓门⁽⁵⁸⁾，奢耻宋臣⁽⁵⁹⁾，俭笑王孙⁽⁶⁰⁾，廓兮已灭⁽⁶¹⁾，慨焉已遐⁽⁶²⁾，不封不树⁽⁶³⁾，日月遂过。匪贵前誉⁽⁶⁴⁾，孰重后歌⁽⁶⁵⁾？人生实难，死如之何⁽⁶⁶⁾？呜呼哀哉！

【注释】

(1)惟：为，是。丁卯：指宋文帝元嘉四年（427）。

(2)律中（zhòng 众）无射（yì 意）：指农历九月。律：乐律。古时把标志音高的十二律同十二个月份相配，用十二律的名称代表月份。无射：为十二律之一，指农历九月。

(3)萧索：萧条，冷落。

(4)鸿雁：大雁。于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征：行，这里指飞过。

(5)逆旅之馆：迎宾的客舍，比喻人生如寄。参见《杂诗十二首》其八注(6)、(7)。

(6)本宅：犹老家，指坟墓。

(7)故人：指亲友。其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相：交相。

(8)祖行：指出殡前夕祭奠亡灵。

(9)羞：进献食品，这里指供祭。

(10)荐：进，供。《周礼·天官·庖人》：“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。”郑玄注：“荐，亦进也；备品物曰荐，致滋味乃为羞。”清酌：指祭奠时所用的酒。

(11)候：伺望。冥：昏暗，模糊不清。

(12)聆：听。漠：通“寞”，寂静无声。

(13)大块：指大地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扶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”

(14)晏(mín民)：天。

(15)是：此。指天地，大自然。

(16)运：指家运。

(17)罄(qīng庆)：空。

(18)絺绤(chī xì 痴细)：夏天穿的葛布衣，絺是细葛布，绤是粗葛布。陈：设、列，这里指穿。

(19)谷汲：在山谷中取水。

(20)行歌：边走边唱。负薪：背着柴禾。

(21)翳翳：昏暗的样子。柴门：用树条编扎的门，指屋舍简陋。

(22)事我宵晨：谓料理日常生活。事：做。宵晨：早晚。

(23)代谢：相互更替。

(24)务：指从事农活。中园：园中，指田园。

(25)载：又，且。耘：除草。籽(z子)：在苗根培土。

(26)乃育乃繁：谓作物不断滋生繁衍。乃：就。

(27)素牍(dú独)：指书籍。牍是古代写字用的木简。

(28)和：和谐。七弦：指七弦琴。

(29)曝(pù瀑)：晒。

(30)濯(zhuó浊)：洗涤。

(31)勤靡余劳：辛勤耕作，不遗余力。靡：无。

(32)常：恒久。闲：悠闲自在。

(33)乐天：乐从天道的安排。委分(fèn忿)：犹“委命”，听任命运的支配。分：本分，天分。

(34)百年：一生，终身。

(35)惟：句首助词。

(36)夫(fú扶)：句首助词。人：犹“人人”。

(37)彼：指人生一世。无成：无所成就。

(38)愒(kài慨)：贪。

(39)存为世珍：生前被世人所尊重。存：指在世之时。

(40)歿：死。见思：被思念。

(41)嗟我独迈：感叹自己独行其是。迈：行。

(42)曾：乃，竟。兹：这，指众人的处世态度。

(43)宠非己荣：不以受到宠爱为荣耀。

(44)涅(niè聂)岂吾缁(z滋)：污浊的社会岂能把我染黑。涅：黑色染料。缁：黑色，这里用作动词，变黑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不曰白乎。涅而不缁。”

(45)粹(zuó昨)兀：挺拔突出的样子，这里形容意气高傲的样子。

(46)畴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罔：无。眷：眷念，留恋，指人世。

(47)斯：此，这样。化：物化，指死去。

(48)涉：及，到。百龄：百岁，这里指老年。

(49)肥遁：指退隐。《周易·遁卦》：“上九，肥遁，无不利。”肥：宽裕自得。遁：退避。

(50)从老得终：谓以年老而得善终。

(51)奚：何。

(52)逾迈：进行。

(53)亡：死。异：不同于。存：生，活着。

(54)外姻：指母族或妻族的亲戚。这里泛指亲戚。

(55)奔：指前来奔丧。

(56)之：作者自指。中野：荒野之中。

(57)窅窅(y o 咬)：隐晦的样子。

(58)萧萧：风声。

(59)奢耻宋臣：以宋国桓魋(tuí 颓)那样奢侈的墓葬而感到羞耻。宋臣：《孔子家语》说，孔子在宋国时，宋国的司马(官职)桓魋为自己造石椁，三年不成，工匠皆病，孔子以为过于奢侈了。

(60)俭笑王孙：以汉代的杨王孙过于简陋的墓葬而感到可笑。《汉书·杨王孙传》载：杨王孙临死前嘱咐子女：“死则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，既下，从足引脱其囊，以身亲土。”

(61)廓：空阔，指墓地。火：消灭，指人已死去。

(62)遐：远，指死者远逝。

(63)不封：不垒高坟。不树：不在墓边植树，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庶人县封，葬不为雨止，不封不树。”作者自视为庶人：

(64)匪：同“非”。前誉：生前的美誉。

(65)孰：谁。后歌：死后的歌颂。

(66)如之何：如何，怎样。之：语助词，无意义。

【译文】

现在是丁卯年九月，天气寒冷，秋夜漫长，景象萧条冷落，大雁南飞，草木枯黄凋零。陶子将要辞别这暂时寄居的人世，永远回到自己本来的住处。亲友们怀着凄伤悲哀的心情，今晚一道来祭奠我的亡灵，为我送行。他们为我供上了新鲜的果蔬，斟上了清酒。看看我的容颜，已是模糊不清；听听我的声音，更是寂静无声。悲痛啊，悲痛！

茫茫大地，悠悠高天，你们生育了万物，我也得以降生人间。自从我成为一个人，就遭遇到家境贫困的命运，饭筐水瓢里常常是空无一物，冬天里还穿着夏季的葛布衣服。可我仍怀着欢快的心情去山谷中取水，背着柴禾时还边走边唱，在昏暗简陋的茅舍中，一天到晚我忙碌不停。从春到秋。田园中总是有活可干，又是除草又是培土，作物不断滋生繁衍。捧起书籍，心中欣欢；弹起琴弦，一片和谐。冬天晒晒太阳，夏天沐浴于清泉。辛勤耕作，不遗余力，心中总是悠闲自在。乐从天道的安排，听任命运的支配，就这样度过一生。

这人生一世，人人爱惜它，唯恐一生不能有所成就，格外珍惜时光。生前为世人所尊重，死后被世人所思念。可叹我自己独行其是，竟是与众不同。我不以受到宠爱为荣耀，污浊的社会岂能把人染黑？身居陋室，意气傲然，饮酒赋诗。我识运知命，所以能无所顾念。今日我这样死去，可说是没有遗憾了。我已至老年，仍依恋着退隐的生活，既以年老而得善终，还又有什么值得留恋！

岁月流逝，死既不同于生，亲戚们清晨便来吊唁，好友们连夜前来奔丧，将我葬在荒野之中，让我的灵魂得以安宁。我走向幽冥，萧萧的风声吹拂着墓门，我以宋国桓魋那样奢侈的墓葬而感到羞耻，以汉代杨王孙那过于简陋

的墓葬而感到可笑。墓地空阔，万事已灭，可叹我已远逝，既不垒高坟，也不在墓边植树，时光自会流逝。既不以生前的美誉为贵，谁还会看重那死后的歌颂呢？人生道路实在艰难，可人死之后又能怎样呢？悲痛啊，悲痛！附录一

陶证士诔并序

颜延之

夫璇玉致美，不为池隍之宝；桂椒信芳，而非园林之实。岂其深而好远哉？盖云殊性而已。故无足而至者，物之藉也；随踵而立者，人之薄也。若乃巢、高之抗行，夷、皓之峻节，故弓父老尧。禹，锜铎周、汉；而绵世浸远，光灵不属，至使菁华隐没，芳流歇绝，不其惜乎！虽今之作者，人自为量，而首路同尘，辍涂殊轨者多矣！岂所以昭末景、泛余波？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，南岳之幽居者也。弱不好弄，长实素心；学非称师，文取指达；在众不失其寡，处言愈见其默。少而贫病，居无仆妾；井臼弗任，藜藿不给；母老子幼，就养勤匾；远惟田生致亲之议，追悟毛子捧檄之怀；初辞州府三命，后为彭泽令。道不偶物，弃官从好。遂乃解体世纷，结志区外；定迹深栖，于是乎远。灌畦鬻蔬，为供鱼寂之祭；织狗纬萧，以充粮粒之费。心好异书，性乐酒德；简弃烦促，就成省旷。殆所谓国爵屏贵，家人忘贫者与！有诏征为著作郎，称疾不到。春秋若干，元嘉四年月日，卒于寻阳县之某里。近识悲悼，远士伤情，冥默福应，呜呼淑贞。夫实以诛华，名由溢高，苟允德义，贵贱何弃焉？若其宽乐令终之美，好廉克己之操，有合隘典，无葱前志。故询诸友好，宜溢曰靖节征士。其辞曰：

物尚孤生，人固介立，岂伊时遣，蜀云世及！嗟乎若士，望古遥集，韬此洪族，蔑彼名级。睦亲之行，至自非敦；然诺之信，重于布言。廉深简絮，贞夷粹温；和而能峻，博而不繁。依世尚同，诡时则异；有一于此，两非莫置。岂若夫子，因心违事；畏荣好古，薄身厚志。世霸虚礼，州壤推风。孝惟义养，道必怀邦。人之秉彝，不隘不恭。爵同下士，禄等上农。度量难钧，进退可限。长卿弃官，稚宾自免。子之悟之，何悟之辨！赋诗归来，高蹈独善。亦既超旷，无适非心。汲流旧，葺字家林。晨烟暮蔼，春煦秋阴。陈书辍卷，置酒弦琴。居备勤俭，躬兼贫病；人否其忧，子然其命。隐约就闲，迂延辞聘。非直也明，是惟道性。纠缠翰流，冥漠报施。孰云与仁，实疑明智。谓大盖高，胡侃斯义！履信曷凭，思顺何真？年在中身，痰维痼疾。视死如归，临凶若吉。药剂弗尝，禱祀非恤。傖幽告终，怀和长毕。呜呼哀哉！敬述靖节，式尊遗占。存不愿丰，没无求瞻。省讣却膊，轻哀薄敛。遭壤以穿，族葬而室。呜呼哀哉！深心追往，远情逐化。自尔介居，及我多暇。伊好之洽，接阎邻舍。宵盘昼憩，非舟非驾。念昔宴私，举觞相海。独正者危，至方则碍。哲人卷舒，布在前载：取鉴不远，吾规子佩。尔实愀然，中言而发。违众速尤，连风先蹶。身才非实，荣声有歇。睿音永矣，谁箴余闭。呜呼哀哉！仁焉而终，智焉而毙。黔娄既没，展禽亦逝。其在先生，同尘往世。施此靖节，加彼康惠。呜呼哀哉！

附录二

宋书·隐逸传

沈约

陶潜，字渊明。或云渊明字元亮。寻阳柴桑人也。曾祖侃，晋大司马。潜少有高趣，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，曰：

先生不知何许人，不详姓字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贫不能恒得；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；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尝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

其自序如此，时人谓之实录。

亲老家贫，起为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复为镇军、建威参军。谓亲朋曰：“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？”执事秆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公田悉令吏种休稻，妻子固请种秔，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秔，五十亩种秫。郡遣督邮至县，吏白应束带见之。潜叹曰：“我不能为五斗米，折腰向乡里小人！”即日解印绶去职，赋《归去来》。其词曰：

归去来兮，田园荒芜胡不归？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！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；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。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希微。

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。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。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携幼入室，有酒停尊。引壶掬而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。倚南窗而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而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策扶老以流觴，时矫首而遐观。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景翳翳其将入，抚孤松以盘桓。

归去来兮，请息交而绝游。世与我似相遗，复驾言兮焉求？说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上春，将有事于西畴。或命中车，或悼扁舟；既窃窈以穷壑，亦崎嶇而经丘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
已矣乎，寓形宇内复几时！奚不委心任去留？胡为遑遑欲何之？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。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！

义熙末，征著作佐郎，不就。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，不能致也。潜尝往庐山，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资酒具，于半道栗里要之。潜有脚疾，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；既至，欣然便共饮酌。俄顷弘至，亦无件也。先是，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，在寻阳与潜情款，后为始安郡，经过，日日造潜。每往，必酣饮致醉；临去，留二万钱与潜；潜悉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。尝九月九日无酒，出宅边菊丛中坐久，值弘送酒至，即便就的，醉而后归。潜不解音声，而畜素琴一张，无弦，每有酒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贵贱造之者，有酒辄设。潜若先醉，便语客：“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”其真率如此。郡将候潜，值其酒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，毕，还复著之。

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，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代；自高祖王业渐隆、不复肯仕。所著文章，皆题其年月，义熙以前，则书晋氏年号，自永初以来，唯云甲子而已。与子书以言其志，并为训戒，曰：

天地赋命，有往必终；自古圣贤，谁能独免？子夏言曰：“死生有命、富贵在天。”四友之人，亲受音旨。发斯谈者，岂非穷达不可妄求，寿夭永无外请故邪？

吾年过五十，而穷苦荼毒，以家贫弊，东西游走。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。自量为己，必贻俗患。g 俛辞世，使汝幼而饥寒耳。常感孺仲贤妻之言，败絮自拥，何惭儿子？此既一事矣。但恨邻靡二仲，室无莱妇，抱兹苦心，良独罔罔。

少年来好书，偶爱闲静，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见树木交荫，时鸟变声，亦复欢尔有喜。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，遇凉风暂至，自谓是羡皇上人。意浅识陋，日月遂往，緬求在昔，眇然如何！

疾患以来，渐就衰损，亲旧不遗，每以药石见救，自恐大分将有限也。恨汝辈稚小，家贫无役，柴水之劳，何时可免？念之在心，若何可言！然虽不同生，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。鲍叔、敬仲，分财无猜；归生、伍举，班荆道旧；遂能以败为成，因丧立功。他人尚尔，况共父之人哉！颖川韩元长，汉末名士，身处卿佐，八十而终，兄弟同居，至于没齿。济北汜稚春，晋时操行人也，七世同财，家人无怨色。《诗》云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汝其慎哉，吾复何言！

又为《命子》诗以贻之曰：

悠悠我祖，菱自陶唐。迥为虞宾，历世垂光。御龙勤夏，豕韦翼商。穆穆司徒，厥族以昌。

纷红战国，漠漠衰周。凤隐于林，幽人在丘。逸虬挠云，奔鲸骇流。天集有汉，眷予愍侯。

矜赫愍侯，运当攀龙。抚剑夙迈，显兹武功。参誓山河，启上开封。臬臺丞相，允迪前踪。

浑浑长源，蔚蔚洪柯。群川载导，众条载罗。时有默语，运固隆污。在我中晋，业融长沙。

桓桓长沙，伊勋伊德。天子畴我，专征南国。功遂辞归，临宠不惑。孰谓斯心，而可近得？

肃矣我祖，慎终如始。直方二台，惠和千里。矜皇仁考，淡焉虚止。寄迹风云，冥兹惶喜。

嗟余寡陋，瞻望靡及。顾惭华鬓，负景只立。三千之罪，无后其急。我诚念哉，弧闻尔泣。

卜云嘉日，占尔良时。名尔曰伊，字尔求思。温恭朝夕，念兹在兹。尚想孔饭，庶其企而。

厉夜生子，遮而求火。凡百有心，奚待于我！既见其生，实欲其可。人亦有言，斯情无假。

日居月诸，渐免于孩。福不虚至，祸亦易来。夙兴夜寐，愿尔斯才。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！

潜，元嘉四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附录三

陶渊明传

萧统

陶渊明，字元亮。或云潜，字渊明。浔阳柴桑人也。曾祖侃，晋大司马。渊明少有高趣，博学，善属文；颖脱不群，任真自得。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，时人谓之实录。

亲老家贫，起为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，偃卧瘠馁有日矣。道济谓曰：“贤者处世，天下无道则隐，有道则至，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？”对曰：“潜也何敢望贤，志不及也。”道济馈以粱肉，麾而去之。

后为镇军、建威参军。谓亲朋曰：“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？”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不以家累自随，送一力给其子，书曰：“汝旦夕之费，自给为难，今遣此力，助汝薪水之劳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”公田悉令吏种秫，曰：“吾常得醉于酒足矣。”妻子固请种秔，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。岁终，会郡遣督邮至县，吏请曰：“应束带见之。”渊明叹曰：“我岂能为五斗米，折腰向乡里小儿！”即日解绶去职，赋《归去来》。征著作郎，不就。

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，不能致也。渊明尝往庐山，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资酒具，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。渊明有脚疾，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，既至，欣然便共饮酌。俄顷弘至，亦无迁也。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，在浔阳与渊明情款，后为始安郡，经过浔阳，日造渊明饮焉。每往，必酣饮致醉。弘欲邀延之坐，弥日不得。延之临去，留二万钱与渊明；渊明悉遣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。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，久之，满手把菊，忽值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归。渊明不解音律，而蓄无弦琴一张，每酒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贵贱造之者，有酒辄设。渊明若先醉，便语客：“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”其真率如此。郡将尝候之，值其酿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，漉毕，还复著之。

时周续之入庐山，事释慧远，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，渊明又不应征命，谓之“浔阳三隐”。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，与学士祖企、谢景夷三人，共在城北讲《礼》，加以雘校。所住公廨，近于马队。是故渊明示其诗云：“周生述孔业，祖谢响然臻；马队非讲肆，校书亦已勤。”

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，与其同志。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代，自宋高祖工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元嘉四年将复征命，会卒，时年六十三。世号靖节先生。

附录四

陶渊明集序

萧统

夫自炫自媒者，士女之丑行；不伎不求者，明达之用心。是以圣人韬光，贤人遁世。其故何也？含德之至，莫逾于道；亲己之切，无重于身。故道存而身安，道亡而身害。处百龄之内，居一世之中，倏忽比之白驹，寄寓谓之逆旅，宜乎与大块而荣枯，随中和而任放，岂能戚戚劳于忧畏，汲汲役于人间！齐讴赵女之娱，八珍九鼎之食，结驷连镳之游，侈袂执圭之贵，乐则乐矣，忧亦随之。何倚伏之难量，亦庆吊之相及。智者贤人居之，甚履薄冰；愚夫贪士竞之，若泄尾闾。玉之在山，以见珍而招破；兰之生谷，虽无人而犹芳。故庄周垂钓于壕，伯成躬耕于野，或货海东之药草，或纺江南之落毛。譬彼鹑雏，岂竞鸢鷂之肉；犹斯杂县，宁劳文仲之牲！至如子常、宁喜之伦，苏秦、卫鞅之匹，死之而不疑，甘之而不悔。主父偃言：“生不五鼎食，死即五鼎烹。”卒如其言，岂不痛哉！又有楚子观周，受折于孙满；霍侯驂乘，祸起于负芒。饕餮之徒，其流甚众。唐尧四海之主，而有汾阳之心；子晋天下之储，而有洛滨之志。轻之若脱屣，视之若鸿毛，而况于他乎？是以至人达士，因以晦迹。或怀厘而谒帝，或披褐而负薪，鼓揖清潭，弃机汉曲。情不在于众事，寄众事以忘情者也。

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，吾观其意不在酒，亦寄酒为迹焉。其文章不群，词采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独超众类，抑扬爽朗，莫之与京。横素波而傍流，干青云而直上。语时事则指而可想，论怀抱则旷而且真。加以贞志不休，安道苦节，不以躬耕为耻，不以无财为病，自非大贤笃志，与道污隆，孰能如此乎？余爱嗜其文，不能释手，尚想其德，恨不同时。故更加搜求，粗为区目。白壁微瑕者，惟在《闲情》一赋，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，卒无讽谏，何必摇其笔端？惜哉！无是可也。并粗点定其传，编之于录。

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，驰竞之情遣，鄙吝之意法，贪夫可以廉，懦夫可以立，岂止仁义可蹈，亦乃爵禄可辞！不劳复傍游太华，远求柱史，此亦有助于风教尔。

